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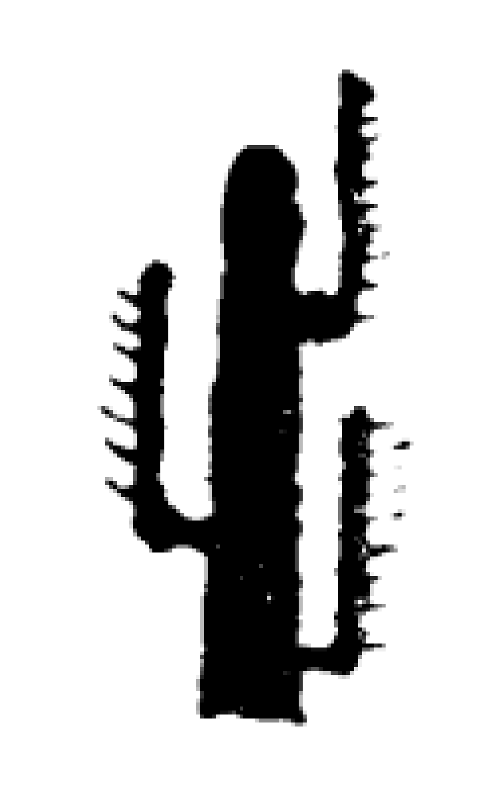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最明净的地区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著

徐少军 王小芳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最明净的地区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著　徐少军　王小芳译



(滇)新登字 01 号

CARLOS FUENTES

LA REGION MAS TRANSPARENTE

根据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84 年版本译

装帧设计：张守义
作家画像：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最明净的地区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徐少军 王小芳 译

责任编辑：郭家芹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四川省温江人民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75 字数：335000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1—6500
ISBN7-222-01047-5/I·269 定价：14.20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 版 说 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云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20世纪60年代声誉鹊起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是本世纪拉丁美洲文学史上最具特色、最为重要，因而也最受世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它主要是以其四位代表作家的四部长篇小说，即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1962）、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1963）、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游戏》（1963）和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排炮般地震惊了世界文坛，从而赢得了国际声誉的。

拉丁美洲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拉开这场“文学爆炸”的序幕的，当首推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因为早在1958年，他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并引起了拉丁美洲乃至世界文坛的广泛注意。

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于1928年11月11日生于墨西哥城一个外交官家庭，祖籍德国。其曾祖父因受俾斯麦迫害，流亡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种植咖啡。祖父为银行家，后携全家移居墨西哥城。其父拉斐尔·富恩特斯·博

蒂盖尔为职业外交官，富恩特斯得以从小随其遍游世界各国，拓展视野，增加知识。由于家庭条件优越，自小接受良好文化教育。四岁开始学习英语，这为他日后用英文直接撰稿打下坚实的基础。稍长，便在墨西哥及拉美各国著名学校就读。

富恩特斯很小就表现出很高的写作天赋。十二三岁时，即创作短篇小说数篇，发表在国立智利学院的校刊上。1950年，富恩特斯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毕业，赴日内瓦深造，同时作为墨西哥代表团成员，在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从此开始其外交官生涯。后曾历任文化参赞、外交部文化关系司司长、驻法大使等职，公余从事文学活动。

1954年，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何塞·阿雷奥拉为给本国青年作家提供出版园地，创办当代作家出版社，富恩特斯应约于一月之内写出他的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并付梓出版。他将墨西哥民间传说和神话溶入故事情节、将变幻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开始引起公众注意。

1955年，富恩特斯获正式律师资格。同年，与友人合作创办《墨西哥文学杂志》，提出“有益于民族的文化才会被接受为世界文化”的主张。该刊虽于1958年停办，但在文学界享有较高威望。

为谋生计，富恩特斯双管齐下，一面用西班牙文从事多种文学样式的写作，一面直接用英文为美国报刊撰稿。他与人合作，还将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中篇小说《追捕》、墨西哥作家鲁尔弗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等拉丁美洲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脚本，搬上银幕。

1958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问世，

作家一举成名。1962年，他的另一部代表作长篇小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出版，作家声誉倍增。许多拉美著名作家对该书十分推崇，说它写出了“墨西哥的伟大，墨西哥的戏剧，以及它的贪吝，它的纯洁，它的温柔”，是一部“最为全面、最为完美、成就最为显著的小说”。该书通过墨西哥新闻界大资本家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临终回忆，叙述了他从贫苦孤儿成为革命军官，后又变为百万富翁，从投机革命到打入政界的坎坷、堕落的一生，展现了1910年革命前后墨西哥社会的风云变幻。在创作此书时，富恩特斯运用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轮流交替的手法，同时还采用逆时和顺时交叉的写法，使故事情节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从克罗斯弥留之际回忆往事，另一条从病倒到死去，在读者之前呈现一立体画面。

富恩特斯的其他重要长篇小说还有写一个外省青年反抗自己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好良心》（1959）；写一个女影星和她的精神不安的儿子的关系的《神圣的区域》（1967）；通过一个墨西哥大学教授及其妻子、情妇和朋友游览乔卢拉神庙，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政治对墨西哥的影响的《换皮》（1967）；反映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罗马和墨西哥、基督和羽蛇的历史的《我们的土地》（1977）；探索墨西哥民族气质、发掘墨西哥民族渊源的《渊深源远的家族》（1980）；通过一个离家来墨西哥实现“安乐死”的美国作家的遭际，反映美墨两种文化冲突的《美国老人》（1985）；以展望未来的特殊笔法，描绘1992年发生在墨西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的《克里斯托瓦尔·诺纳托》（1987）等。此外，他还著有短篇小说集《盲人之歌》（1965），文学评论

集《西班牙语美洲新小说》（1969）、《两扇门户的窗子》（1970）、《墨西哥时代》（1971）、《塞万提斯，或阅读的批评》（1976），剧本《所有的猫都是哑嗓子》（1970）、《独眼的是国王》（1974）、《月光下的兰花》（1982）等。

由于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作家曾于1967年获西班牙简明丛书文学奖，1977年获委内瑞拉加列戈斯文学奖，1979年获墨西哥雷耶斯文学奖，1987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

本书《最明净的地区》是富恩特斯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作家多年呕心沥血的结晶；出版时适值作家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最明净的地区”一语，出自19世纪德国著名地质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之口。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位于纵贯全国的墨西哥高原的南端，坐落在墨西哥中南部的高原盆地上。该城虽地处亚热带，但地势较高，且三面环山，因此气候凉爽宜人，空气清新明净，四季如春。洪堡博士在考察了墨西哥盆地之后，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举世无双的“最明净的地区”。

可如今，这块“最明净的地区”却每下愈况。由于城市工业盲目地迅猛发展，污染极其严重。墨西哥城三面环山，是一个盆地，环境幽雅，但逐年增加的工厂所排出的废气浓烟，也因此不易四散；再加上各类汽车的废气，使城市上空常常蒙上一层灰色污浊的烟雾，“最明净的地区”徒有虚名。然而富恩特斯的意图显然并非提出一份环境污染的调查报告，从而勾画一幅治理城市的蓝图。作家认为，远较环境污染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墨西哥恶浊的社会风气，是被政治投机商和达官巨贾搞得乌烟瘴气的墨西哥社会现实。富恩特斯

借用洪堡的一句名言作为小说的篇名，令读者反其意而悟之，是颇具嘲讽意味的。

这部小说，确如作者所言，是“一个城市的传记，一部现代墨西哥的总结”。多少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殖民主义的掠夺，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墨西哥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变得支离破碎，满目疮痍，人民痛苦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墨西哥人民殷切盼望有一天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铲除荡涤社会上一切罪恶和污泥浊水。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这股巨大力量终于迸发出来了：1910年，一场革命的烈火蔓延全国，革命的矛头直指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革命风暴过后，墨西哥确实有了些变化：革命清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部分障碍，把教育事业推向全国，社会开始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但是，从本质上讲，1910年的这场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从一开始，它就是不彻底的。它不可能、也没有把墨西哥从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一批利欲熏心的政治投机商和野心家却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果实，成了新贵，成为新的统治阶层，人民依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和实惠。

富恩特斯在他的这部小说里，正是以这样一个政治背景，气势磅礴地描绘和再现了墨西哥现代社会图景的：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震撼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农民出身的费德里克·罗布莱斯为尽快改变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参加了起义队伍。几经磨难，甚至一度几乎送命，他变得冷酷无情，唯利是图。随部队来到墨西哥城后，他投机取巧，靠倒卖因革命破产的家族的地皮发了大财。继而将他的

触角伸向工业和金融业，最后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大银行家。在其事业处于巅峰时，他的股票生意受挫，很快就破了产。绝望中，他将自己的豪华住宅和不贞的妻子诺尔曼·拉腊戈蒂付之一炬，本人却躲进一个双目失明的女人家中，隐姓埋名，苦挨岁月。

这里，大银行家罗布莱斯自然是本书所着力刻画的中心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作家对之施以浓墨重彩，也不仅是因为与这个角色有联系、有瓜葛、有爱有憎的人物众多，还因为通过这个人物的发迹起家和衰败没落，通过他的投机钻营和残忍冷酷，我们可以看见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更可以悟出1910年墨西哥的这场革命的软弱、不彻底以及给投机者流以可乘之机等致命缺陷。因为，只要制度没有根本改变，或者说，只是"换汤不换药"，一切都会恢复原样。你看，罗布莱斯出身佃农，应该说是农民起义队伍的中坚力量；但是革命胜利后，旧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却没有大的变化。罗布莱斯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紧接着便要在经济上捞取好处，于是，他通过倒卖地皮等奸诈手段，一跃而成为腰缠万贯的阔佬。这是作家对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极为深刻的剖析。而且，还需指出的是，在富恩特斯笔下，罗布莱斯在如此行事时，是"理直气壮"的，他恬不知耻地自认为这一切"有益于国家"，自己是民众的"救世主"。这是作家刻画资产阶级人物寡廉鲜耻的极为高明的一笔。

除了罗布莱斯这个中心人物之外，本书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是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一是诗人曼努埃尔·萨马科那。作家通过对萨马科那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来阐述和完善自己对墨西哥未来命途的看法。萨马科那认为墨

西哥应致力于寻找自己已失去的、富有民族特点的精神财富，维护和保存自己的历史。对此，富恩特斯不以为然，他认为应当把继承民族传统、接受欧洲精神财富和推陈出新结合在一起。因此，墨西哥人不必向后看，而应着眼于未来；今日的墨西哥人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开创新的历史篇章，要继往开来。

西恩富戈斯这个人物很特殊。他虽然不是全书的主角，但却是本书所描写的全部历史的见证人，是联系书中各色人等的纽带。他可以超脱人类的一切限制和束缚而无处不在，也可以逾越人间的所有障碍和羁绊而四处容身，颇具半人半神的色彩。因此，可以认为，西恩富戈斯实际上是墨西哥人民生活中印第安精神影响的化身。通过这个神秘或魔幻的人物，作家巧妙地向读者展示了各种人物的脸谱和身影：由一文莫名的穷光蛋而平步青云的银行家罗布莱斯，模样儿标致迷人而狂热追求金钱和男人的诺尔曼·拉腊戈蒂，以出卖灵魂为荣、暗地里拼命捞钱的工会律师利布拉多·依巴拉，忧国忧民却又迂腐保守的知识分子萨马科那以及不同阶级、各个阶层的芸芸众生。类似西恩富戈斯这样的人物，在以往的拉丁美洲小说中似乎很少见到。古巴著名作家卡彭铁尔（*1904—1980*）在他的中篇小说《人间王国》（*1949*）中塑造了黑奴蒂·诺埃尔的形象，把他的经历和感受作为联系全书前后的关键，但是作家所刻意描绘的并不是蒂·诺埃尔个人的荣辱恩怨，而是如火如荼的群众革命和民族起义。西恩富戈斯虽然也不是全书的主角，但是他出场的次数比任何一个人物都要频繁，他的活动比起蒂·诺埃尔来，也要主动、活跃、广泛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恩富戈斯既是作家在艺

术技巧上的一个巧妙安排，又是墨西哥民族灵魂的代表，他审视着墨西哥的历史进程，思考着墨西哥的民族危机，憧憬着墨西哥的未来。

在创作手法上，富恩特斯在《最明净的地区》一书中，大胆借鉴并运用了现代文学巨擘如乔伊斯、福克纳、劳伦斯、多斯·帕索斯等人的技巧：他运用了乔伊斯的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福克纳的用现在进行时描写过去的、甚至十分遥远的事情的手法，劳伦斯的运用将来时叙事、描写的手段；至于多斯·帕索斯这位著名的美国作家，对富恩特斯的影响则最为广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富恩特斯对多斯·帕索斯所倡导的“摄影机眼”的运用。根据这种技法，作家仿佛长了一双电影摄影机般的眼睛，对他笔下的人物，可以运用全景、远景、近景、特写、溶入、闪回、切入等影视手段多方位、多层次地来加以刻画和描绘，因而灵活生动，全面客观，效果真实。《最明净的地区》中出场的大大小小人物，大多是这种技法运用得当的成功范例。

此外，为了渲染和烘托历史氛围，富恩特斯还在小说中恰如其分地采用了相应的报纸标题、报刊摘录、流行歌曲的歌词、名人名言等真实材料，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和艺术效果。如描写1923年墨西哥农民起义领袖潘乔·维亚罹难时，就把当时报纸的通栏标题原封不动地搬进小说：“维亚被害／一代英豪潘乔·维亚／竟被可耻叛徒谋害！／可叹英雄潘乔·维亚／如今葬身坟茔！”还引用了广为流传的歌谣：“别了，我的小妹妹／别再为潘乔哭泣……”又引用了墨西哥著名教育家、文学家胡斯托·谢拉的一句名言：“吾魂乃为吾民言。”这句话镌刻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校园的一面墙

上，至今完好无损。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材料，不仅可以使老一辈的墨西哥民众回首往事，从而缅怀先烈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还可令年轻一代对父辈英雄生出无限崇敬。

不难看出，在富恩特斯的全部文学创作生涯中，《最明净的地区》是他最初的成功尝试，小说既展示了他的文学才华，也显现了他的雄厚功底。难怪当代著名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在读了本书之后，深深地被小说的全景式描写、抒情的文笔以及发人深省的思索所折服①。这表明，多诺索所看到的，是一颗将要在拉美乃至世界文坛产生巨大影响的璀璨的文学之星，而后来的事实果真证实了别具慧眼的多诺索的预言。

当然，中国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由于不太熟悉拉丁美洲的历史，或许会对富恩特斯所列举的一大批墨西哥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人物感到陌生，甚至产生厌烦情绪，然而作家认为这是他们重温历史的必要手段。我认为，客随主便，人家请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历史博物馆，或是瞻仰他们的先烈陵园，对扩大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准，更新我们的观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林一安

1990年11月17日于北京

---

① 参见何塞·多诺索：《我所经历的"文学爆炸"》，第38页，阿根廷南美出版社，1984年版。

人 物 表

德奥万多

弗朗西斯科·德奥万多　大庄园主，革命后迁居国外

劳伦萨·德奥万多　弗朗西斯科之妻

华金·德奥万多　弗朗西斯科之子

费尔南达·德奥万多　华金之妻

本哈明·德奥万多　华金之子

卢卡斯·德奥万多　堂弗朗西斯科之侄

安赫利卡·德奥万多　卢卡斯之妻

平比内拉·德奥万多　卢卡斯之女；1951年同罗德里戈·波拉结婚

萨马科那

阿古斯丁·萨马科那神父　莫莱利亚的神父

安娜·玛丽亚·萨马科那　乌鲁阿帕附近的一个小庄园的女主人

埃内斯蒂娜·萨马科那　神父的长女

费利佩·萨马科那上尉　神父的长子，曾是韦尔塔手下的军

官，后又是卡兰萨的军官

梅塞德斯·萨马科那 神父的二女儿

曼努埃拉·萨马科那 神父的三女儿

曼努埃尔·萨马科那 梅塞德斯唯一的儿子

波　拉

赫瓦西奥·波拉 *1910*年革命时的军官

罗森达·波拉 赫瓦西奥之妻

罗德里戈·波拉 赫瓦西奥之子，诺尔曼的未婚夫，平比内拉的丈夫

资产阶级人物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 德奥万多庄园的农民之子，革命战士，外国公司的律师、顾问，银行家，先同诺尔曼结婚，后同奥特西娅结婚

诺尔曼·拉腊戈蒂·德罗布莱斯 其元配

罗贝托·雷古莱斯 金融家

西尔维娅·雷古莱斯 罗贝托之妻

贝提纳·雷古莱斯 罗贝托之女

海梅·塞瓦略斯 年轻律师，贝提纳的未婚夫

胡安·费利佩·科托 投机商

堂赫纳罗·阿里亚加 银行家，投机商

追随者

胡尼奥 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

皮奇　哲学系学生

博勃·古铁雷斯　食利者，晚会组织者

佩德罗·卡塞奥克斯　马球运动员，西尔维娅·雷古莱斯的情夫

夏洛特·加西亚　晚会主持人

拉里　画家的模特儿，诗人的缪斯，博勃的情妇

古斯　同性恋者

古基塔　专事寻觅有家产的人的女子

格罗里亚·巴尔塞塔　一外交官之妻

帕科·德尔金托　当地模仿海明威手法的作家

胡列特

奇乔　获利者

洛皮托斯　政客的秘书

外国人

班帕亲王　自诩为贵族的意大利厨师

达尔多·莫拉托　阿根廷作家，曾任奥坎波的秘书和博尔赫斯作品清样的校对者

纳塔莎　曾是彼得堡、巴黎和柏林的夜总会的女歌手，曾首次演唱库特·魏尔的歌曲

阿斯帕古科利伯爵夫人　德国一小贵族夫人

莱米尼伯爵　原名托马斯·舒瓦茨　得克萨斯的冒险家，靠墨西哥的硫磺发了财

法比奥·米罗斯　南美想象派诗人，聂鲁达崛起后他开始走下坡路

索皮·艾因沃斯　美国一条洗涤剂生产线的继承人

平基　塞尔维亚的贵族，在马赛被刺的亚历山大国王的表弟
西蒙·埃弗拉因　叙利亚—黎巴嫩人，电影制片商

知识分子

埃斯特维斯　在墨西哥介绍海德格尔的人
贝尔纳多·苏普拉托斯　艺术爱好者，曾写过几首诗
洛佩斯·威尔逊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路易斯·皮内达　讽刺文学杂志出版商，后任墨西哥驻波尔图领事
巴勃罗·贝雷阿　诗人，后为高级官员
赫苏斯·德奥尔莫斯　诗人、记者
拉蒙·弗里亚斯　诗人，后任大使
豪尔赫·泰列　诗人，人类学家
罗贝托·拉德依拉　诗人，1939年自杀
托马斯·梅迪亚纳　诗人，1950年暴死
奇诺·塔博阿达　电影、戏剧导演

平　民

格拉迪斯·加西亚　夜总会的记卡员
胡安·莫拉莱斯　出租汽车司机
罗莎·莫拉莱斯　胡安之妻
贝贝，胡安，豪尔赫　胡安之子
皮奥金托　巡道员
马格达莱纳　巡道员之妻
菲德里奥　巡道员之子，咖啡馆的服务员
加夫列尔　巡道员之子，工人，偷渡苦工

贝帕　巡道员之女，失业

堂娜塞莱纳　维亚部队的老女战士

帕洛莫　北方旅的老军曹

贝托　出租汽车司机

图诺　工人

菲弗　失业者

奥特西娅·恰孔　打字员，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的第二个妻子

堂纳西亚诺　官员，奥特西娅·恰孔的第一个丈夫

革命者

弗洛兰·雷耶罗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的表兄，里约布兰科工人罢工的组织者

佩德罗·里约斯　马德罗部队的战士

辛度弗·马索特尔　萨帕塔部队的战士

依内斯·亚诺斯将军　萨帕塔的支持者，后转而支持独裁者韦尔塔

利布拉多·依巴拉　工会律师

桑切斯　工人领袖

看护人

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

特奥杜拉·莫克特苏玛

小说的情节与历史的真实年表

小　说	历　史
1900年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出生于德奥万多庄园的一个贫苦雇工的家庭。	自1876年起，波菲略·迪亚斯一直是墨西哥的独裁者，大庄园制形成，民族资源被拱手让给外国公司，军警镇压人民。
1905年	
知识界的激进分子赫瓦西奥·波拉和罗布莱斯的表兄弗洛兰·雷耶罗参加里约布兰科工人的大罢工。	里约布兰科的纺织工人举行大罢工，这是对独裁统治不满的首次渲泄。 俄国爆发1905年革命。
1909年	
罗布莱斯被带到莫莱利	马德罗宣布与迪亚斯竞选总

亚，任牧师的司事。波拉参加马德罗的竞选活动。

统。

巴尔干半岛爆发危机。

1910年

波拉投身马德罗阵线，进行战斗。

迪亚斯再次当选总统。11月20日，马德罗号召武装起义。

1911年

马德罗领导的革命获胜。德奥万多家族避难于美国。

人民武装打败迪亚斯；独裁者宣布辞职，并流亡海外。马德罗当选总统。他维持了迪亚斯的军事和行政机构，并未实施社会变革。萨帕塔举起土改旗帜。

土耳其—意大利战争爆发。

1913年

梅塞德斯·萨马科那离开修道院，回到位于米却肯州的庄园。被韦尔塔投入大狱的赫瓦西奥越狱后在萨帕塔的部队里继续斗争。罗德里戈·波拉出生。

韦尔塔发动反革命政变。马德罗被害。北方在卡兰萨领导下，南方在萨帕塔领导下，人民举行起义，反对新的独裁统治。

巴尔干半岛爆发战争。

1914年

罗布莱斯被牧师带到萨马科那的庄园。之后，离开庄园参加革命部队。

反对韦尔塔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奥布雷贡和维亚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革命者保证实行土改。韦尔塔出走，奥布雷贡占领墨西哥城。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5年

堂弗朗西斯科·德奥万多去世。其家属子女移居巴黎。罗布莱斯参与反维亚的运动。曼努埃尔·萨马科那出生。

获胜的革命运动分裂成二大派：以卡兰萨为首的资产阶级和以维亚·萨帕塔为首的人民阵线。在塞拉亚，维亚败于卡兰萨派的奥布雷贡将军。
伊帕尔战役爆发。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爆发。

1916年

罗森达·波拉在墨西哥城的一家商店工作，并送罗德里戈上学。诺尔曼·拉腊戈蒂出生。

革命阵营的资产阶级获胜，其代表人物为：卡兰萨，奥布雷贡，卡列斯，德拉韦尔塔。凡尔登战役爆发。

1917年

罗布莱斯跟随奥布雷贡的部

革命宪章诞生，宣布实行土

队进入墨西哥城。堂娜塞莱纳·帕洛莫和皮奥金托跟随维亚向北撤。

改，保护工人阶级，并将地下资源收归国有。维亚袭击美国一村镇。珀欣讨伐维亚。美国参加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爆发。

1918年

奥特西娅·恰孔出生。

卡兰萨当选总统。

马恩河战役再度爆发。大战结束。

1919年

萨帕塔被卡兰萨手下的军人暗杀。

凡尔赛和约。

魏玛共和国。

1920年

诺尔曼·拉腊戈蒂的父亲破产后自杀。女孩被其姑父带到墨西哥城。

卡兰萨推迟土改。卡列斯，奥布雷贡和德拉韦尔塔在阿瓜普列塔举行暴动。卡兰萨被害。

布里昂和国家组合。

1921年

罗布莱斯同依巴拉一起攻读

奥布雷贡任总统。开始土

法律。

改。由于对宪法第27条不满，美国拒绝承认墨西哥政府。与美达成限制土改范围的协议。
普安卡雷，哈丁，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滋事。

1924年

依巴拉投入土改斗争。罗布莱斯趁机倒卖因革命破产的家族的地皮。罗德里戈·波拉同罗贝托·雷古莱斯一起上学。

卡列斯和德拉韦尔塔争夺总统职务。德拉韦尔塔发动暴乱后被流放。卡列斯任总统后对全国经济进行整顿，开始实施发展交通、建设学校和修筑水库的政策。美国阻止墨将其地下资源收归国有。
墨索里尼出任意大利首领。
希特勒在暴动失败后被捕入狱。
列宁去世。

1928年

罗德里戈·波拉上高中。依巴拉任左派工会的律师。

教会拒绝革命法令。教徒战争爆发。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塞拉诺被害。奥布雷贡再次当选后被一天主教徒刺杀。

苏联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

1929年

罗布莱斯同搞赌博业的人建立联系。依巴拉因从事工会活动被捕入狱。



卡列斯作为实际上的最高领袖，通过名义上的总统对国家进行控制。他日益接近美国（莫诺为大使）。迫切希望迅速改善自己处境的革命者开始腐败。
美国出现经济危机。

1934年

依巴拉出狱。罗布莱斯靠买卖地皮发了财。

卡德纳斯任总统。卡列斯认为他不过是个傀儡。但是，卡德纳斯将其流放，并重新推动革命进程：实行土改，组织工农，普及教育。
在德国，希特勒上台；罗斯福推行新法。

1935年

德奥万多一家返回墨西哥。罗布莱斯任美国公司的律师和顾问。罗德里戈同诺尔曼

土改创造了国内市场；农民流入城市，变成工人或流氓无产者。在苏联，斯大林的

订婚，并抛弃自己的母亲。

专政得到巩固；入侵埃塞俄比亚的事件爆发。

1938年

罗布莱斯出卖桑切斯领袖。依巴拉从事乡村教育。诺尔曼和甜蜜的生活。

卡德纳斯开展反庄园主的斗争，并将石油收归国有。奥地利被吞并，西班牙内战。慕尼黑协议。

1940年

罗布莱斯与诺尔曼结婚。

卡马乔任总统后，政治上向右转。资产阶级靠土改成了“新阶层”。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二次世界大战。

1946年—1952年

小说主要描写的年代。

阿莱曼任总统。墨西哥资产阶级掌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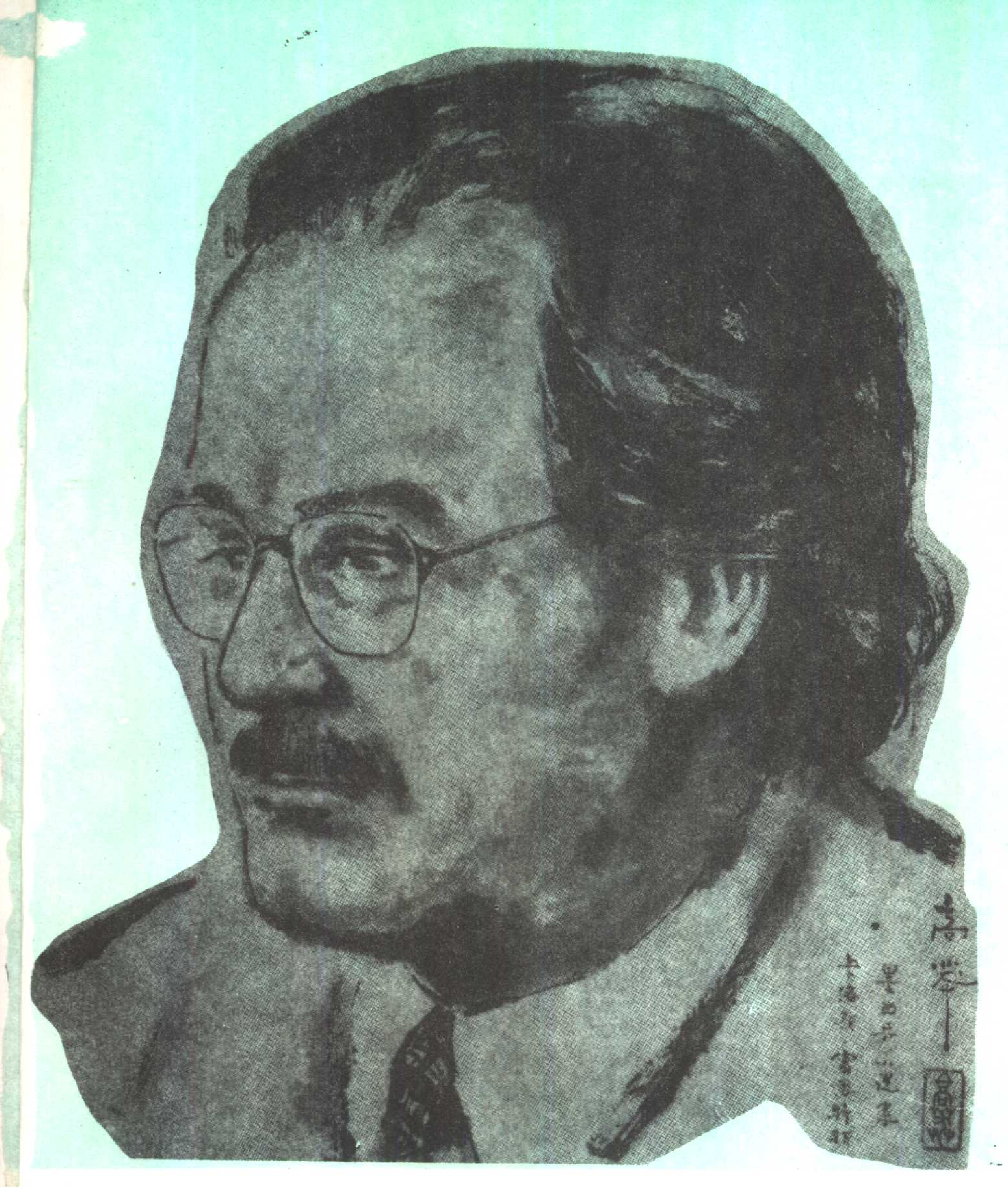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译者简介

徐少军，1953 年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祖籍山东。1975 年北京外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毕业，后留学墨西哥。1981 年获西班牙语言文学硕士学位。1989 年获副译审职称。现任驻墨西哥大使馆二秘。主要译作有《堂吉诃德》（中西对照注释本）及拉美小说、散文多篇。

王小芳，女，1955 年生于北京。1975 年北京外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毕业，后留学墨西哥。现任新华社主任编辑（同副译审）。曾发表拉美文学作品多篇。



卡洛斯·富恩特斯　　　　高　莽　画

一

鄙人名叫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生在、住在墨西哥联邦区。这倒无关紧要。墨西哥从不知悲剧为何物，有的只是耻辱。我身体里的血是耻辱，它如同龙舌兰的刺扎着我。我日益严重的瘫痪是耻辱，每日的朝霞都因此而凝固成血块。游玩、处世、信仰——每天，无论是得奖，还是受罚，我看见的都是那黑色的汗毛孔，我知道，这些汗毛孔被谷地①的底部堵得严严实实。阿纳华克②的精灵不去捣碎葡萄——心脏，不去饮大地的甘露烈性酒——他的酒，骨骼的冻胶，不去寻求肉体上的欢乐，而是把自己圈起来，试图把敲碎的石头和深色的圆玉变成黑色的液体。他双膝跪倒，头戴用龙舌兰做的王冠，持鞭抽打自己（我们）。他在用羽毛装饰的旗杆上，或是在汽车堆里跳舞。他为争风吃醋，为酒吧里的斗殴，为争论某个问题送命。他是一位没有同情心的诗人，患虐待狂的艺术家，道貌岸然的小人，表面天真、实质狡诈的人。我不再做那断断续续的祈祷。运气。松弛。折磨自己总是甚于

① 墨西哥城位于谷地。

② 墨西哥的别名。

折磨别人：噢；我的失败，失败的我！我无法将此噩耗告诉他人，因为它使我愧对非但不愿宽恕，反而逼迫我尽早败北，以便了解我和我的人的众神。噢，战败者的面孔！它无法容忍被血沾污的金子和干燥的土地，它是支离破碎的乐谱，是混沌不清的色彩，是身披用大话做成的铠甲，在真空里作战的勇士。我的大脑抽搐着，希冀寻觅柔和的东西：祖国，阴蒂，白糖，丝绒般的赞美诗。去攀拟笼中之兽。我背对生活，因为我没有勇气正视它，摔得粉碎的身体因异化而呻吟，对制约视而不见。我们出于自由的本能去摆脱纵横交错、没有支柱的网络，将笔蘸饱墨汁，坐在路旁玩弄着色彩……刚一出生，你便抛弃一切，走向死亡，让别人用你的腐肉谱写新的史诗；死亦为活，你克制住自己，没有说出那句或许会使人瞠目结舌的话。你在最后一个太阳上驻足不前，之后，胜利的喜悦传遍了你那空空如也、静止不动、满是脓包、挂满头衔和饰物的躯壳。在珠光宝气的爬行物中间，在发动机和手摇风琴的噪音中，我听着铜鼓的回声。蛇是有着古老传说的动物，它正卧在你的玻璃柜里。你的眼睛里闪烁着赤道上空才有的烈日的光芒，你的身上布满荆棘。兄弟，你别食言！抽出你的鞭子，磨快你的匕首。你否认好了，你不说话好了，你不去同情别人好了，你视而不见好了。请你抛开思乡之愁和所有的悬念。每天都始于出生。当你的记忆似乎变得清晰时，当你在几乎不被人觉察拨弹乐器时，当街头的手摇风琴声响起时，请你把火再次拨旺。请你独自把火拨旺。你的英雄不会回来助你一臂之力。你并不知道，你来这里会碰上我，会到这个藏有殉葬品的高原。我们就住在这里。汗臭和广藿香、砖瓦和地铁的气味在马路上飘荡着，撞击着；

懒散而又僵硬的肉体也逛荡着，撞击着，而眼神却永远不会撞击。你和我从未一起跪下去接圣饼，我们一同问花寻柳，一同寻欢作乐，直至死时才分手。我们倒在这里。又有什么办法？兄弟，忍着吧。或许有一天我的手会碰到你的手。来吧，同我一起进入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这座仅有几根下水道的城市，这座玻璃上满是哈气和铁锈的城市，这座记载着我们的健忘症史的城市，这座布满了噬人暗礁的城市，这座使太阳停止不前的城市，这座日光烤晒时间漫长的城市，这座受文火煎熬的城市，这座水淹至颈的城市，这座不知羞耻地昏睡着的城市，这座有着黑色神经的城市，这座有着三个肚脐眼的城市，这座臭气薰天的城市，这座头顶青天、脚踩蛆虫的城市，这座灯光熣灿的古城，这座孕育不祥鸟的古城，这座尘嚣甚上的新城，这座位于天际的城市，这座有着深色漆树和宝石的城市，这座泥土之下是一片光辉灿烂的城市①，这座既有腹地又有山峦的城市，这座受人凌辱、惨遭失败的城市（这一失败我们不能公布于众，只能记在心里。），这座有着集市和大瓮的肉块的城市，这座对愤怒进行思索的城市，这座遭受令人揪心的失败的城市，这座圆顶建筑比比皆是的城市，这座为咽喉干渴的兄弟设置饮水槽的城市，这座虽患健忘症，但竭力回忆童年，披挂上羽毛的城市，这座猪狗不如的城市，这座虽遭饥馑，却仍大摆阔气的城市，这座染有麻风病和霍乱的城市。色彩热烈的龙舌兰果。没有翅膀的鹰。星一般的蛇②。我们就该着在这里过日子。又有什么办

① 墨西哥城的城基是旧时印第安人之都。

② 墨西哥国徽的图案为一只叼着蛇的鹰站在龙舌兰上。

法。在这片最明净的地区里。

格拉迪斯·加西亚

"起来！"

清洁工在格拉迪斯的屁股上拍了一下。她猛地吸了一口清晨寒冷的空气，最后扫了一眼夜总会那面灰朦朦的镜子和堆满了烟蒂的杯子。丘帕米托哈欠连天地趴在一面鼓上。柠檬色的灯光已经熄灭了，棕榈树形状的壁柱重又隐藏在昏暗之中。一只猫在街上的水坑中间跑来跑去，眼珠就像夜里女士们佩戴的胸饰别针那样闪闪发亮。格拉迪斯脱下鞋歇了一会儿，咧着嘴，露出几颗金牙，又叼起一颗烟并把它点燃，每过15分钟她就要抽一支烟。格雷罗大街上的水已经退了，总算可以穿着鞋走路了。从布卡莱利大街上传来阵阵刺耳的自行车铃声，有轨电车也已通行了。街上就像一个无所不包的垃圾箱，既有旧报纸团，也有乡下人开的咖啡馆扔出的废弃物，还有死狗；一位老太太聚精会神地抠着一只罐头盒；孩子们在用报纸和硬纸板搭起的窝棚里酣睡，不时地翻翻身子。葬礼上最昏暗的烛光。从卡瓦利多大街到道克托莱斯大街的路面就像一口沥青棺材，凄惨得像只行乞的手。只有在复活节时，这段环形马路才多少有些活力。可是，在平时，它有生命吗？远处是卡洛斯四世①和他的侏儒霓虹灯王室。您所饮用的掺姜汁啤酒的威士忌有五分之四是由我们

---

① 卡洛斯四世是墨西哥出的一种饮料。

提供　香浓美味

掺姜汁啤酒的威士忌　香浓美味

要是谈论油炸食品．报童和他们干瘪的肚子的话，格拉迪斯就没词了，因为她对白天发生的事情，对吞噬这个现代化大村庄的废墟的烟雾一无所知。她独自走着，瘦长的身躯裹在亮闪闪的绛紫色缎面衣服里，仿佛夹在缕花的响板中间一样。每打一次哈欠，她总要抠抠金牙，瞪着蚂蚱似的眼睛，反刍动物似的东张西望。六点一刻的时候独自一人走在布卡莱利大街上真是太无聊了！她哼起夜里从“巴利海”夜总会的胖琴师那里学来的小调。贝托常在我面前把女人说得神奇无比；这个出租汽车司机常拉我出去兜风，还把我带到这里。这家伙真帅，真逗！他常说：

“只要女人坐我的车，我的心都酥了。”

“‘就你一个人，宝贝？’

‘不是和你在一起吗？我能坐下来吗？’”就连丘帕米托也认识他了。她常对着麦克风为他演唱曼博舞曲：我是一名出租汽车司机，是啊，是啊，一名出租汽车司机

“‘你真漂亮，宝贝。晦晦晦。你的哈拉维舞跳得就和上等女人一样好。’

‘你少来劲儿，傻瓜。’

‘唉，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是啊，一名出租汽车司机，一个顶逗人的男人，他穿着那件金丝雀色的毛衣，可真让我着迷

‘宝贝，你上学时没跟别人搞一手？’

‘上学时？瞧你胡说些什么！’

‘过去有个名叫马耶雅的壮小伙子总和我过不去。我那

时又瘦又矮，他却又高又大，总欺负我。可自从我杀了一个人，被判了两年刑之后，你可不知道他见了我那副模样，比见了老朋友满脸堆笑还要殷勤的多。不过我现在谁也不想招惹。你知道开出租车有多难！有些人一下车就骂骂咧咧的。就让他们骂吧。有人来坐你的车总比躺在床上等死强。眼下谁管谁呢！真的。’”

不管他怎么说，也没人开他的玩笑？

“‘要不是跳舞、搞女人，我也会有大把大把的钞票。我每天都去那些地方跳舞。轻柔的曲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还想怎么着？所以，我就穷得叮当响。’”

我们都是如此度日。和他在一起的感觉总有点儿特别。可是，黑皮肤的人都喜欢黄头发的女人，贝托就被一个黄头发女人勾引跑了。现在，一个有口臭，自称是某个部的高级职员的瘦老头儿每星期五来找她。就这老头儿还给她一些钱。他总是煞有介事地搂着她，大声喊："青铜种族，下贱的青铜种族！"然后，反复吹嘘每逢星期五他是如何借口搞周末总结，瞒过老婆，到这里来的。这和跟贝托在一起的感觉真不一样。

“‘您喜欢巴利海夜总会的表演吗？’

‘喜欢，去你的，我喜欢你……’

‘那您就常来玩，别只是星期五来。当然，也没人强迫您。’

‘我对你说过，每到星期五，我都要骗我老婆。有一天，……’”

这就是格拉迪亚的出生地：矗立在高原上徒有四壁的宫殿和令人窒息的大都市，犹如一块日益扩散、令人作呕的癣块。

有一天，几个杂货铺老板开着车带她去奎尔纳瓦卡，可是车子走到特拉尔帕就坏了。她没能见到高山、大海，没尝到帚状砾芥的筋的滋味，没能在海滩上晒太阳，没触摸到欧楂果的硬壳，不懂得美的要素。……大海一定非常非常漂亮……混凝土、烟尘和亮闪闪的垃圾拴住了她。双目紧闭，总也不睁开。她总算走到道克托莱斯大街了。精疲力尽的她打开卧室里的小灯，你们富贵我们贫穷；你们应有尽有我们一无所有；难道你们才是大慈大悲的母亲？黄蜂无腰，躺了下来。他们是蠢货？牌签，牌签无声无息地落在桌面上。十个比索。已经挣不到那么多钱了。顾客榨干了她。老了吗？30岁。苦吗？去问贝托吧。她第一次想到，等做不动巴利海夜总会里的活时该怎么办。怎么谋生？明天我到商场去，看看售货员的薪水如何。要给人留下个好印象。莉里亚娜会借给我一件狐皮或者兔皮大衣。那次进电影院时人家送的香水放到哪里去了？要多洒点利美尔牌香水；没有比厚脸皮，蛮不讲理的外国佬更糟糕的了……牌签，牌签，蟑螂动弹不得①，倚着冰冷的墙壁，蜷缩在灯光下，像是失去了双腿，肚子却变大了，变大了　你们要用贞洁的披袍永远盖住你们的子女，保护他们吧，他们永远是你们的，噢！耶稣之魂的守护者们，盖住你们的子女。

她走出时装店，来到大街上。突然下起的瓢泼大雨同灰濛濛的楼房连成一片。城市里的雨就是这样：刺鼻，污浊，渗透不到地里。在酸雨的抽打下，人们低着头，惊慌失措地

① 引自墨西哥一首民歌。

听命于老天爷的白色定音鼓。雨水和凡士林把脑袋弄得精湿。墨西哥的天空在喷射：在令人绝望的寂静中等待着，像囚犯似的倚着墙壁等待着：枪声总也不响，在雨水里，矮小和肥胖的身子与汽油和沥青的蒸发物溶为一体，一刹那都成了木乃伊。雨中，广告牌的油漆开始剥落，石头热气腾腾，城市就像一片静止的乌云，到处散发着陈旧的皮毛、长袍和绿帐篷的气味，隐约可以听到车轮的滚动和阵阵歌声：天空像是撕裂了一个口子，水泥和墨西哥人已无它求：让雨水和泥土去打斗吧，让狂风和脸庞去撕咬吧，让人们去等待吧，随他们去贴在墙上，浑身淋个精湿，胡须下垂着，眼珠亮闪闪的，双脚湿漉漉的，浑身肌肉紧紧地绷着，散发着难闻、不卫生的气味，眼睛里长着白内障，身上到处是疖子，躲在墙壁的凹处，如同永恒的偶像，蹲在孤独的大墙下，在垃圾堆里翻寻着可啃嚼的食物；让他们去等待吧，属蝙蝠的种族。让他们在离潮湿的源头和角落更近的地方去等待吧：角落里的雨声，低而沉闷的咳嗽声，或许会在雨中拥抱？拥抱大家，而黑沉沉的天空中的影子却在说，你在这里，他们在那里。格拉迪斯吸了一下从鼻孔里垂下来的液体。利美尔香水像是夜里的泪水流淌着。兔子腐烂了。格拉迪斯停下来，抽出一只手。

（真傻，是吗？听着，千万当心。同穷鬼搞到一起会丢掉饭碗的。滚蛋！几点？6点。9点才开门呢。这会儿雨下得够大的。）

你可成了落汤鸡了，小宝贝！一辆自行车过去时刹了一下车。夜幕降临了，这是她的夜晚，是天使和空虚为她保留的夜晚。格拉迪斯在胡阿雷斯大街上游逛，整座城市弥漫着

瓦斯味。其他人，她所爱的人都在哪里？难道就没有一幢温暖的房子容纳她，让她和别人共同生存？她的亲人……

老头儿是捕鸟的，每天一大早便出去捕鸟，母亲在家为他煮加烧酒的咖啡，我们则收拾鸟笼子。那是在靠近诺诺阿尔科桥的地方。他们管我叫加乌德西亚。是谁让我在1月22日出生的？夏日的床板滚烫的，所有的人都感到热血沸腾。父母和最小的孩子睡一张床，我和我的兄弟们睡另一张床。也不知是哪一位兄弟占有了我，我竟毫无察觉。床板灼热，我们年龄虽小，却感到异常冲动。那年我13岁。人都是这么长大的。后来再也没见到他们。

在普拉多饭店对面，她碰到一群高个子的男人，和珠光宝气、用烟嘴吸烟的金发女郎。他们都说西班牙语，根本不是美国人……

“快点，皮奇，我们坐出租汽车吧。”

“亲爱的①，我这就来。让我整理一下头发。”

“诺尔曼，我们在博勃家再见。你别迟到，狂欢都得像英国人那样守时……”

“另外，博勃那小子等参加狂欢的女人们一唱完歌，就把寡妇牌烧酒换成黑妹牌朗姆酒了。”

“一会儿见，老伙计！”

“酒会上见。”

这群男女犹如神仙下凡，个个亭亭玉立，马路上的其他人同他们一比简直成了黑色的毛虫。什么其他人！就是她自己。这个轻率的女人是出售美国造的小商品、便宜货、处理

① 原文为法文。

品商贩的姐妹，是卖彩票和卖报纸的人的姐妹，是上穿满是污垢、油泥的汗衫，下穿灯蕊绒裤子，是登破凉鞋，满街转悠的乞丐、拉皮条的人的姐妹。可就是她，在一个位于卖鳄鱼皮包和卖冰糖花生的摊贩之间的小铺里，花了两个比索买了一只铝制烟嘴。

月亮的腹地

胡尼奥一边喋喋不休地唠叨着，一边有意触摸皮奇的右乳房。雨夜里，出租汽车对付不了路面的水坑，颠簸着行驶。每颠一次，胡尼奥就往皮奇那边挨一点。皮奇向左边看了一眼，又看了看表。

“你就会看到，博勃组织的聚会有多带劲。诗人曼努埃尔·萨马科那，存在主义哲学家埃斯特维斯，颇有骑士风度的范帕亲王，国际知名女士夏洛蒂·加西亚，还有数不清的贵族、画家和同性恋者，也就是说，墨西哥的所有名流都会去那里的。博勃还安了迷幻灯。要是有人在他的卧室里锁着门呆上半小时，也没有人大惊小怪的。那都是些会享受的人。我爸爸才怪呢。每次我去博勃家，他总要拉长脸，一边吃着玉米片①，一边嘟囔：‘堕落、嗜酒狂、性变态。’还是出来好。是不是？可怜的老头子只会像开清单那样说话。你瞧，自己没点本钱真不行。不过，只要他每个月给我零花钱也就凑合了。”

① 一种食物，用牛奶泡着吃。

皮奇把她的一头卷发靠在胡尼奥的脖颈上，说："真棒，胡尼奥！能认识那么多知识分子！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他们都是佼佼者。说真的，我为了独立生活吃了不少苦头。要不是学了点心理学，天晓得会遇到什么麻烦。唔——你用的雅德莱牌香水真够香的……　"

出租汽车在一幢有着彩色花砖砌成的阳台和巨大、光滑的玻璃楼体的公寓楼前停了下来。楼顶房屋里传来阵阵碰杯声。

胡尼奥对司机说："听着，你现在去蒙特阿拉拉特街第3094号接一位女士。[redacted]来的。"

司机局促不安[redacted]，说："不行啊，我的小上司。[redacted]乐意为您效劳的。"

"怎么不行？什[redacted]？"胡尼奥反驳道。他一边向博[redacted]的漂亮袖口。

司机仍然不肯答[redacted]日兴许行。巴利拉科区太远了。"

胡尼奥打开车里的灯，往车里扫了一眼：

"这么说，你叫胡安·莫拉莱斯，车牌号是37242罗？我们会去找车队老板算账的……"

胡安·莫拉莱斯笑了笑：

"大概他已经见上帝了……"说完一踩油门就走了。他本想按按汽车喇叭发泄一下，但忍住没按。他摸摸额头上的疤痕，挂上二档，吹起了口哨。

"不像话，越来越不像话了。"胡尼奥叹了口气，便挽着皮奇的胳膊上了电梯。

“好好吻吻我，这样……你别假正经了。”

“胡尼奥，等一会儿……别把我的面纱弄皱了。接着跟我说呀，还有谁来？”

“还不是那几个老古董，什么平皮内拉，还是金发女孩。皮埃罗真是绝了。大家都管她叫体面人家的坏孩子。你还会看见……，啊，那个叫西恩富戈斯的。你可要当心，离那个家伙远一点儿。”

油漆大门一打开，呛人的烟雾立即飘了出来，完全盖过了散香瓶里散发的馨香。皮奇和胡尼奥大声笑着走了进去。

“博勃，博勃！”

“亲爱的！请进来感知永恒的真理吧！那儿有个印第安人用托盘在送饮料。是这儿。噢，兰波，这疯狂的时代！”

穿着花马甲，一副善良面孔的博勃跳着跑过去，让来宾们静下来。靠近楼梯的地方有个平台，朗诵家（自然是由来自加勒比的女郎担任）已经摆好姿式，两眼紧盯着地面，就好像那里有兰波筵席上的文字游戏。这位身着古希腊新款式紧身衣的杰出的朗诵家猛烈扭动了一下身躯，张开双手，抬头仰望：

“故乡的人们，
将忧愁埋在心中，
那坚强的意志，
来自鲁文·达里奥① ……”

来宾们随声附着。十来个女青年和上了年纪的女士团团围住曼努埃尔·萨马科那；埃斯特维斯在一个角落里同两个

① 鲁文·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对拉美现代派诗歌影响很大。

戴眼镜的姑娘交谈。皮埃罗·卡塞阿小声重复着：晃着白兰地酒杯可真有趣。夏洛特·加西亚毫无顾忌地把她的长柄眼镜在人们头顶上挥来挥去。陪着班帕亲王的古斯为聚会没有一个摄影师感到烦躁不安。西尔维娅和罗贝托·雷古莱斯脸上总带着微笑，冷漠地坐在沙发上，就像是在等待两辆他们并不打算乘坐的慢车。阿根廷的人文学家达尔多·莫拉托翻阅着房间里少得可怜的几本书。朗诵家在远处吟诗，她与来宾之间的距离恰好是一个高级酒吧里的钢琴演奏家与嘈杂的顾客之间的距离。皮奇和胡尼奥互相打声招呼，亲亲脸，一起走到酒柜跟前。

博勃过来说："等拉莉和鼓手们来了之后，才有好戏看呢。"

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走进客厅。他站住做了个鬼脸，点燃一支香烟。

首先要随波逐流，不要发问，不要紧盯住别人，听任流言、阴影和污浊的裹挟。变换灯光。黄色。这对他们的路。博勃应该弄来X光。有必要吗？镜子。污斑无限地增殖。灯，背，腰，那么多被无数次剃去毛发的腋下，内心的良知，喷烟吐雾的机器，随波逐流，臭气……肉体与气味，不可能摆脱它们，却可以使它们变得高贵。这个人的身体俗不可耐，那个人的身体高雅脱俗。这股气味刺鼻，那股气味贵族味十足。一会儿再盯别人的面孔。现在要随波逐流。忘掉自我，幸福的关键是忘掉他人；不求自我解脱，但求征服他人。

在两层楼的公寓套房里，被涂成红色、赭色和钴色的墙壁上挂着几幅立体照片，其中有夏加尔①，薄丘尼②和米罗③的作品，只有胡安·索里阿诺的一幅画是原作，画面上

几头蓝色的水牛站在淡墨色的沙滩上，偶像翻倒在地，一个骑车人正驶向未来，下面是伤口绽开的科阿特利古埃矮神④。蔓生植物一直爬到巨大的窗户上。在用花瓷砖装饰的酒吧的瓶子堆里，一个尼龙色皮肤的美国女人正在电话机旁卖弄风骚，很有一幅《绅士》杂志上模特的派头。曼努埃尔·萨马科那的侧影具有希腊人的线条，腮帮鼓鼓的。他半躺在沙发上，抚摸着乱蓬蓬的头发，神情庄重地不断喷云吐雾，以便让追随者注意他面部的线条，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最具魅力的地方。这些追随者有的是受博勃的后语言纯正派热情感召的年青作家，有的是曾被巴尔巴·哈科布⑤的诗弄得神魂颠倒的浓妆老妇人。萨马科那说道：

"现在诗人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就是用其它方式去称呼面包和酒。不过，当然要假设人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面包和酒。然后，就可以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掌握它，不再做它的奴隶……"

一位患散光眼的青年说："可是，诗人首先是为万物命名的人。"

"是啊，可是不要把'命名'同合众社使用的缩写符号等同起来，难道仅仅由于合众社并非正确的理解力，诗歌就应该借口'明白易懂'而消融于时代之中，并与其共存亡？"

---

① 夏加尔（1887—？），法国画家，版画家。

② 薄丘尼（1882—1916）：意大利未来派画家，雕塑家。

③ 米罗（1893—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

④ 阿兹台克人信奉的土地与死亡之神。

⑤ 巴尔巴·哈科布（1883—1942）：哥伦比亚诗人，真名为贝尼特斯。

“噢，真精彩……”

“萨马科那先生，我想说，狂妄……”

“是啊，有人是狂妄。关于帝国主义你们谈了不少。试问，假如我们的言论，也就是说，我们的想像力的价值变小了，会不会有助于帝国主义？相反，假如我们有一点所谓的狂妄，最大程度地发挥我们的语言和想象力，我们会不会更像男子汉，更像墨西哥人？……”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应该是直接的，面向人民的。”

“请不要小看这可怜的人民。请您坦率地说，我们的人民是对‘我又一次感到了孤独，噢，犹如一泓清水的孤独，使我思绪泯灭’理解得深呢，还是对‘伟大的父亲斯大林，是工人的堡垒’理解的更深？此外，请您不要把什么都扯在一起。您反对帝国主义，这当然欢迎，但是朋友，斗争要讲究实效。即要反帝，就要触及它的利益，而不是写几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歌瑶。不过，您对什么更感兴趣，是进行真正的反帝斗争，还是伸张正义、行善除恶呢？”

患散光眼的年青人站了起来，手中的烟灰撒了老妇人的一身：“堕落，叛徒，纯艺术分子！国务院①付给你多少钱？”

曼努埃尔·萨马科那安祥地喷了口烟：“就是当小丑也需要诚实和想象力。”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按了一下电纽。

“请吩咐，先生。”女秘书嘶哑的嗓子低声说道。

---

① 指美国国务院。

罗布莱斯低头凑近话筒，一边抚摸着丝绸领带：

“通知公司的股东星期六10点开会。议题是利布拉多·依巴拉股份的转让问题。要准时。假如依巴拉再来电话，您可以把电话接过来。就这些。”

“是，先生。”

罗布莱斯啪的一声关上通话机，从皮椅上站了起来。在地上铺着地毯，墙上镶着桃花心木的写字间里，钟摆又敲响了。现在是晚上9点。费德里克·罗布莱斯望着自己映在窗户上幽灵般的影子。就和迪亚斯将军①一样，他也变白了，甚至显得高贵了。他摸摸为掩饰凸起的腹部而设计的西服翻领，看看修剪整齐的指甲，感到很是愉快。

“先生，利布拉多·依巴拉先生打电话来了……”

“请接过来。”

罗布莱斯闭上眼睛。请接过来。利布拉多·依巴拉。利布拉多·依巴拉。应该一下子就想象出他的模样：3千比索的股份。一身鼠灰色的衣服。身上总是带着小餐馆的味道。秃头。借来的假发涂满了发油。小眼睛圆圆的，显得很恭顺。还有别的事吗？是的……不，没别的事，没别的事。

“请接过来。依巴拉，您好吗？您的腿怎么样？真的？是啊，刚才我不在写字间。他们没告诉你吗？好吧，您有什么事？”

一条腿被机器轧断；机器继续转动，开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贪婪地咀嚼这奇怪的物体：钢铁和螺母咀嚼的是一位老年人的肢体

① 迪亚斯（1830—1915）：墨西哥总统，独裁者，被1910年革命推翻。

“是啊，当然啰。很遗憾，我没去医院。您也知道，我不光有这家小公司，还有几家更重要的……没有，没人告诉我……当然，怎么办呢？”

3千比索的股份，大家的企业，23个股东，一个看管机器，防止工人捣乱，浑身臭哄哄的老头子

“怎么，依巴拉？工伤？您说什么？您知道您说了些什么傻话？嗯？”

有限责任股份公司

“不，朋友。您完全弄错了。作为股东，您答应额外干些活的。收回工伤的说法吧。我是说，收回……有限责任？您别太天真了。您知道在和谁说话？您想一想，假如我不能无限地负责，严肃的信贷机构肯和我们订合同吗？您算了吧。”

3千比索的股份；所有的积蓄；大家都这么说；我的全部积蓄，现在全完了

罗布莱斯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玻璃板裂了一道缝：“调解委员会？您听着，榆木脑袋；您是股东，不是工人。现在就来调查？您尽管去当您的调解委员会好了。尽管去。您知道会冒什么险？……知道就好。您的什么？星期六要开大会。我们看看您的请求会不会被一致通过，嗯？看看您的那份钱能不能撤回。”

一家企业，不管是大是小，让它运转起来谈何容易。这些家伙懂什么？一条瘸腿和3千比索是无法让企业运转起来的。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人都反对一个人……先是在小交易中让步，然后……

“再见，依巴拉。祝您健康。”

罗布莱斯挂上话筒。关于股份公司的信。最尊贵的朋友：正如您知道的那样，可以预见，本年度成立的公司有50%以上都是股份公司。您不以为这意味着……

罗布莱斯揿了一下电纽。

博勃的家具是怎样的呢？那是古罗马帝国的式样。几张矮桌上放满了做成轿车形状的餐具，餐具里是蓝色玻璃做成的葡萄。一部马尔罗①关于美学哲学的毛边书，M·斯皮兰②的全集和一套画册整整齐齐地放在小玻璃书柜里。木制的读书架上放着一本诗集和两个秘鲁制造的烟缸。楼梯的每一级台阶上都摆着一盆仙人掌。皮埃罗·卡塞阿照旧晃着白兰地酒杯。皮奇和胡尼奥在他旁边不时发出阵阵笑声，这是对如此热闹的场面必要的表示。

"皮奇，皮埃罗刚从英国回来。"

"亲爱的，萨维勒路真是值得一提。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这条路那样为边界的。但是，这次我去那里，有一个满意的发现：饮食的简单化仿佛极大地影响了传统的严肃性。你们知道吗？人们已经从另一个方面去享受生活了。胡尼奥，这位美人是谁啊？"

罗贝特·雷古莱斯应该一直保持微笑。罗贝特·雷古莱斯注视着他妻子的侧影。她下颚的肉已经下垂。同她结婚时，他曾想象过，永远不会看到西尔维娅衰老，或者说，他永远不会为她的青春逝去不安。热恋。爱情。伴侣。这是必

---

① 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

② 斯皮兰（1918—）：美国侦探小说家。

然之路。应该保持微笑：

"去吧，跟他走吧。大家不都知道吗？装腔作势干什么？"

西尔维娅连眉毛都没抬一下，一边含笑招呼着远处的客人，一边说：

"住嘴。要不是为了孩子……"

贝尔纳蒂托·苏普拉托斯和阿马德奥·托托萨挨着曼努埃尔·萨马科那坐了下来。萨马科那尽管满脸不高兴，还是改变了他喜爱的姿势——半躺。

他用手擦擦额头，接着说："我们应该回到像帕斯卡①，歌德那样的伟大所倡导的行为准则上去。要尊重生活，要像济慈说的那样，'我坚信，获得美的愿望与喜悦是我创作的唯一目的，为此，不惜在清晨将我夜里的劳动成果付之一炬。'难道今天就不能有一个克维多②，去从事一个男子汉与创造者的纯朴、神圣和唯一的职业吗？"

托托萨咳嗽一声，伸出双手：

"我亲爱的曼努埃尔，您忽略了社会潮流的意义所在。您过于怀旧，热衷于业已受挫的理想。当然，不幸的是，理论应该先于行动。但是，理论就是观点，终会成为行动。应该了解穷人的苦难和团结一致的迫切性……"

"当然要同这丑恶的世界进行斗争。不能再继续保持这种修道院式的、在资产阶级面前自惭形秽的文化。这一文化现在成了一种装饰品，其组成是可消耗的资产。应该重新把她

①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作家。

②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

变成不可替代的圣物！应该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就是莱昂纳多①。诗人的使命就是深入、神圣的沟通，也就是爱的使命。”

苏普拉托斯说：“确实，爱是思维范畴里的现实②。”

胡安·莫拉莱斯目光炯炯有神，脸上带着自豪的微笑，砰地一声推开小餐馆的大门。

“进去，老伴，进去，孩子们。”

罗莎整理了一下棉布衣裳。孩子们向一张空桌子跑去。胡安一步三摇地从其他顾客中穿过去，还拽了一下刷子似的胡须。一个跑堂点头哈腰地说：

“先生们，请进，请这边走。”

贝贝、胡安尼托和豪尔赫把下巴顶在桌布上，读着油迹斑斑的菜谱，而他们的母亲却一直在整理衣服。胡安坐下来，拿起一根牙签玩耍。

“胡安，该是这些孩子睡觉的时候了，明天还要上学呢，而且……”

“老太婆，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来吧，小伙子们，想吃点什么？”

胡安·莫拉莱斯挠着额头上的暗红色伤疤。总算明白了，20年来总是夜里开出租车，真不易啊。就像别人说的那样，额头上顶着自己的标记。多少个醉汉、多少个婊子养的，到了凌晨三点一刻，还要去阿兹卡波察尔科区，去布宜诺斯艾利

① 指莱昂纳多（1562—1631）及其兄（1559—1613），均为西班牙诗人。

② 此句为法文。

斯大街。冷不丁哪位顾客被开了瓢，还得下车去把他抬下来，到头来累个贼死。一切都是为了每天能挣20个比索。不过，总算熬到头了。

“怎么样，吃什么？”

“听着，伙计，给孩子们来块蛋糕，来块蛋糕。”

“胡安……”

“老太婆，不用担心，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还有的人坐车不安好心，要偷他的钱。要是这样，我就不客气了，也就是因为这个，罗西塔①，我差点被解雇。为什么要成天担惊受怕的？我父亲早就对我说过，‘唉，胡安，你生来就是替别人当牛做马的命，该着自找苦吃，替别人跑腿。别忘了时不时地寻寻开心。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但不能干傻事。谁也不会同我们算生活账，人们很快就会忘记我们的。’可那是在小地方，这里是首都，来不得斯文，不然就会被人干掉。

“听着，伙计，给我们来只整鸡，要烤得焦黄的。再来几块蛋糕，要草莓的。要带奶油的。让马利亚奇②乐队给我们弹几支曲子。”

罗莎总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就是她生孩子时我也没和她在一起。她总是在每天晚上7点摆好咖啡，每天早上7点准备好刮胡子水（早上上床睡觉时，床总是凉的，冰凉的。就好像在里面睡过的不是人，而是夜晚与寒霜。就好像罗莎没有肉，没有血，也没有生过孩子的腹腔。她还从来没见过马利亚奇乐队呢。现在总算见到了。时来运转了）。

---

① 罗西塔为罗莎的爱称。

② 墨西哥一种民间音乐。

“罗莎，给咱们弹支什么曲子？”

“让孩子们挑吧……”

“疤瘌胡安，疤瘌胡安……”

小餐馆里弥漫着辣椒、新烤好的玉米面小饼，油渣和凉水的味道。胡安摸摸肚子，向周围扫了一眼：铺着花台布的桌子；柳条编的椅子，肤色黝黑、穿着精纺开司米服装和油橄榄色风衣、谈论着女人和斗牛的男人；梳着黑色的卷发，涂着鲜红的口红、带着假睫毛，刚刚从电影院里出来的女人。谁不在注视着他和他的全家？

在那片田野上没有留下一支花朵。

“胡安，我们不能……”

“怎么不能？我一直想着能有今天。来瓶葡萄酒，要那种带金色商标的。你知道……”

要是我今天不给那美国佬开车会怎么样？要是旅馆里的人要包我一天的车时，我不在班上会怎么样？要是那个美国佬不带我去赛马场，也不给我40比索的彩票又会怎么样？

“喂，兄弟，你赢了，去领钱吧。”

“怎么我赢了？怎么回事？喂，在哪儿领钱？”

“新手总是交好运。”

“看来你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老太婆，祝你健康。”

拿着手枪不分清红皂白地就把他赶了出来

罗莎终于露出了混血种人特有的微笑，吮着沾在手指上的草莓。

八百比索。“你是新手，交了好运。不过你要是再来，非把你扒的只剩下一件衬衣。”他怎么会再去呢？他要当白班

司机了，要像正常人那样11点上床，6点起床。现在他有八百比索，有个好的开头，可以听马利亚奇曲子，可以替罗莎暖被窝了。

罗德里格·波拉低着头，紧锁双眉地走出电梯。他的风衣的颜色同其他来宾的深色服装

“瞧，木炭色，伦敦的流行色。”

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走近围着曼努埃尔的人圈。

“爱是思维范畴里的现实。”

西恩富戈斯用手撑着墙，仔细地琢磨着这句话，一边吮吸着鸡尾酒里的黑色油橄榄。苏普拉托斯。爱是现实……这类句子要是在别的场合或许听听也就过去了，这次却会使人们记起他作为智者享有的名气。他专读别人的生平传记（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是靠借贷过日子?）：这是他的奠基石。这些日子该读塔列兰①的传记了；先前，靠着马基雅维利②，拿破仑，肖伯纳，王尔德③和吉列尔莫·普列托④使大家开始欣佩起他的才华；大家都知道他机敏、无畏，有着光辉的思想、犬儒主义和民族气息。那个患散光眼的年青人叫洛佩斯·威尔逊，他是来实地了解他的敌人的，他这是深入虎穴，要亲眼目睹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时也来享受享受。这里什么样的

① 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大臣，出身贵族家庭。以权变多诈闻名。

②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君主论》（一译《霸术》）等。

③ 王尔德（1856—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

④ 普列托（1818—1897）：墨西哥浪漫主义诗人。

人都有。有位外省的诗人，还是第一次涉足这轻浮的社交圈子。有对时髦夫妇，他们是时尚的行家，令人羡慕的社会之镜映出了他们的魅力和风采。有位脸蛋长得像个土豆蛋似的小说家，总是面无表情，天晓得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的。他就像是座死火山，才能全来自黑暗，正用单调的声音遍数各个村子，庄园，牧师先生，酋长大人和那些定居外省、总也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们。现在这位连一本书都没有出过的作家正在大吹特吹他的头20页文稿的第20个版本。不过这倒无关紧要。他聪明，够朋友，招人喜欢，是个活宝，在墨西哥这是最重要的。有位作了官的知识分子，自诩治学严谨，不乏真知灼见。有一群年青的社会主义的诗人，他们把马克思当成他们的达达①。还有商人，他们是三博系列商店的救世主，鸡尾酒的梅塞纳斯②，是一些只要简单报道一下他们星期天的活动，就可以使他们的名声大起大落的人。他们的对面，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们充满自信，目空一切（难道墨西哥的知识分子从未发现波波乌人③总是用厌恶和鄙视的态度看待他们吗？）。还有一个自称要当个名扬四海的高级姘头的女孩子，她有一个周密的计划：两个电影明星，一个打回力球的运动员，在好莱坞试试身手，在里维埃拉④住上九个月，一个百万富翁。还有一位名门望族的最末子

① 指达达主义。

② 梅塞纳斯（公元前69—8年）：罗马骑士，曾用其智慧保护文学创造。

③ 指《波波·乌》，是殖民前土著人的一部文学作品。此处喻指印第安人。

④ 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度假胜地。

嗣，他自认为是最后一位伟大的绅士，魅力无穷，生来就是为了叼着象牙烟嘴在沙龙里招摇，勾引那些只想不时换换口味的女人，唬唬处女。还有墨西哥所有穿着黑色衣裳、举止高雅的金发女郎，她们自信在这个衰败、凄凉的国家里代表着国际潮流。她们的丈夫，有的是功成名就的律师，有的是初露头角的工业家，他们从不放过博勃这类人举办的任何一次聚会，都以为这就是最终的犒赏，是巨大的欢乐和极大的成功。还有攀龙附凤之徒，这些无名鼠辈，原来是低级官员或是小学教员的孩子，由于追随当今社会名流，便一下子抖了起来，四处炫耀用唾液粘在身上的高雅的标签：格子马甲，马克——法比奥——布鲁托发式。还有一大批被废黜了的侯爵和他们的典仪官夏洛特·加西亚，战争使他们流落到这个高原地区。博勃竭尽全力去找一批人，并找到了一批人，编织起一个寻欢作乐的网。这里面有重要人物，也有将会失意的人。比如说，罗德里戈·波拉，他对凡是拒绝他的立场的人一概加以拒绝；曼努埃尔·萨马科那，他将永远领会不到神意，永远找不到生命的释义……；诺尔曼……；还有费德里克。这批人将是有勇气和耐心去回忆往事的人。

远处有人在谈论永恒的美德：

“因为我觉得我未曾感到……
我的心告诉我
生命已经消亡，
此时帕尔卡①走来
将归途变为去路。”

① 地狱之神。

围在曼努埃尔周围的人有的表示赞同，有的挤眉弄眼，有的小声议论。托尔托萨挥舞着眼镜说：

“我认为已经取得了同穷人思想上的交流。您别这样看着我，并不一定非得是厨师才能评价鸡蛋饼。是的，我是坐在这里，在博勃的聚会上喝酒，但是我无时不刻不与劳苦大众心心相印。当在自己的国土上发生偷渡苦工和梅茨基塔尔山谷的悲剧时，不妨扪心自问，自己是否有权拥有书房，是否有权在星期日上午读读艾略特①的作品，是否有权拥有自己舒适的文化圈子，坐在博勃家里咬文嚼字。”

萨马科那打断他说：“我不想在这里卖弄学识。不过，当你同一个穷鬼坐一辆公共汽车时，你肯定也会捂鼻屏息的。”

波拉举起一个手指说：“并非所有人都必须成为穷鬼，同时，也并非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叛逆者……”

萨马科那挤挤眼说：“朋友，还是把词想好了再开尊口。至于加缪②，一个典型的法兰西人……”

贝尔纳迪托觉得这是他出风头的机会，便说：“对不起，他不是法兰西人，是白痴③。”

大家都吃惊地盯住他时，苏普拉托斯说了一句：“吾意何人知？”罗德里格·波拉大声说：“让我们说得明白一些吧。我热爱诗歌……”

“可是诗歌爱你吗？”他身后一个柔和的声音说。这是

---

① 艾略特（1888—1965）：英国诗人，散文家，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 加缪（1913—1960）：法国作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③ 原文为法文。

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的声音。

“是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吗？”

“他是位威风凛凛、令人生厌、让人为其付出昂贵代价的人。就像上帝一样，无所不在，可谁也看不见他。他自由出入官方场合和社会名流与大亨的办公室。有人说他是银行家的智囊，有人说他是面首，也有人说他不过是个吸毒的家伙。他飘然而至，又飘然而去。不管怎么说，他不过是我们这个不和谐的世界上一个普通人。”

古斯整了整他的红呢子上衣，说：

“和谐，和谐。我的上帝！只有古希腊人才懂得和谐是最高价值。对立在和谐中消亡。既然和谐为本，人就有权爱他所喜欢的人，而不必像奶油小生坚持的那样，非要同臀部硕大的臭女人睡觉。男人从来不会有难闻的味儿。”

正在喷云吐雾的班帕亲王对此表示同意。这时，夏洛特·加西亚端着马提尼酒杯走过来说：

“不管人们怎么说，贞操这个问题实在是很清楚的。你们知道，我到博勃家来可是件需要勇气的事，因为同拉里的事情不太妙。但是，等她来了，我会告诉她实话的：她恶毒，她伤害了我，但我仍然崇拜她。噢，班帕家族的最后一代。我累了，我对一切都厌倦了。”夏洛特像舞蛇人那样摸着自己的喉咙接着说：“真想毁掉别人的幸福婚姻！博勃尽想炫耀，请来这帮一事无成、搞文学的年青人。瞧瞧他们！一点儿不稳重，不讲规矩。我们简直生活在非洲了！玩玩乐乐是不错，可酒会就是酒会，应该有实际结果。博勃总也弄不明白，今天的新贵就是明天的贵族，就和今天的贵族曾是昨天的新贵是一个道理。”

班帕亲王感到受了侮辱，反问道："那前天的贵族又是什么呢？"

夏洛特捏了一下亲王苍白的脸蛋说："啊，亲爱的。那是唯一无足轻重的，至少在墨西哥是如此。那是今天的小官僚。当然，不包括像你这样工作繁忙的人……哟！那是谁来了？真漂亮！噢，你们看她的腿多么纤细！"

纳塔莎自信地走了进来。一身绿色丝绒衣裳把她的脸蛋衬得像月亮那样皎洁，卷曲的头发上顶着一顶跳狐步舞时兴戴的黄色小帽。自*1935*年以来，她一直是一年一度的圣斐明节的主持人，是墨西哥各国游客云集的海滨上的风流人物。几位年青作家不由自主地让出大厅里最舒适的沙发。纳塔莎坐下来，等待着。

习俗从不失误；黄色的灯光是要人们彬彬有礼，掌握分寸；现在换成蓝色的，是要人们准备各种借口和悄悄话，好在今晚施展一番。他们就会和中了邪一样。波拉在那里喝着第五杯酒。他在想，"我比他们要高贵。我尽可以让他们厌倦。"大家都盯着他。又下雨了。入夜后的第一场雨。西尔维娅跟着皮埃罗站了起来……依斯卡·西恩富戈斯笑了。

西尔维娅摸黑走近彼德罗·卡塞奥克斯。她一边紧张地摆弄着镶着钻石的粉盒，一边说："皮埃罗，等一会儿……"

卡塞奥克斯摸着她的耳朵说："亲爱的，又是等一会儿？你我的好事总是要再等一会儿。你知道吗，我不喜欢送上门来的。你瞧雷古莱斯，气得就像尼伯龙格①一样。给我免去家庭风波吧。再见，永别了。"

① 尼伯龙格：德国传说中富有的小人国国王，后其财富被人抢走。

纳塔莎坐在沙发上笑了。她猜得出她用的伎俩，还是她教的。可怜的皮埃尔，都开始掉头发了。

正当博勃把灯光从蓝色变成绿色时，诺尔曼·拉腊戈蒂·德罗布莱斯走了进来。她浑身珠光宝气，日射式发型，金耳环，紫眼睑，在灯光下越发显得光彩照人。罗德里戈·波拉马上离开大家。卡塞奥克斯喷了一口克拉文牌香烟作掩护，悄悄对皮奇说："皮奇，我们亲爱的胡尼奥需要一杯咖啡，或许还需要别的什么。帮我把他弄到卧室去吧。"胡尼奥令人厌恶地可着嗓子对所有走近酒柜的人喊道："噢，超现实主义分子！噢，海德格尔①派！"接着又摇头晃脑地唱道："放开我，让我走吧，你咬住了我的手指。"

皮奇说："真难堪，您说他为什么不能控制自己？阿德勒②认为……"

胡尼奥一倒在床上便入睡了。

"好了，不会有麻烦了。我们坐下来看着他睡吧。可怜的胡尼奥。有些人附庸高雅，说什么发现圣诞老人并不存在。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怎么也会动非分之念？"

"卡塞奥克斯先生，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胡尼奥教我……"

"卡塞奥克斯先生，卡塞奥克斯先生。就好像你怕我似的。就像大家那样叫我皮埃罗好了。"

"讲礼貌不等于……"

"激情，"皮埃罗搂住皮奇的胯部，轻轻吻了一下她的

① 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② 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

脖颈。

“唉呀……”

“我的王后，你还是处女？”

“皮埃罗！玩玩可以……呣……但先得有思想准备，然后……呣……再享受生活……”皮奇的声音就像滤管的滴水声，越来越弱。

“纯洁的思想，不纯洁的躯体①。”

“皮埃罗，我的皮埃罗！要是有人进来怎么办？我的头巾！我的扣子！”

“我已经把门锁上了。”皮埃罗摸索着找到开关，把灯关上。

“皮埃罗，胡尼奥还在这儿呢。”

“他以为还在狂欢呢……来吧，美人儿。”

“唉，皮埃罗，皮埃罗。”

“圣母玛丽亚，我的情人……等等，等等……你是我苦恼的根源②”

纳塔莎用青筋累累的手摸了摸坚硬、白皙的颧骨，和藏在齐耳高的丝绒衣领下的脖颈。她有一种摸到大提琴柔软的琴弦的感觉。她一看见皮埃罗和那个酷似另一个时代的纳塔莎的女孩子进了卧室，就猜到会发生的一切。她回忆起1935年的皮埃罗，那是个具有拜伦般魅力的青年，和她这位风华年少、被情人们簇拥着遨游欧洲都市和海滨的女士。她情不自禁地重重叹了一口气。她把丝绒衣服紧紧地裹在耳上，站起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原文为法文。

来，两眼炯炯有神地离开了嘈杂、昏暗的大厅。

蒙特内格罗酒吧里到处是喃喃低语声，不时传来轻微的碰杯声。装饰淡雅的房间里，柔软的地毯、化妆品和杜松子酒散发着幽香。一个招待员拿着电话跑来跑去，一会儿是订约会，一会儿是致敬意，又一会儿是商定野餐远足。古基塔习惯地把长袍抖落在椅背上。

“格罗里亚，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在智利。我亲爱的，你知道吗，那里的生活就同这里唐波尔菲略[①]时代一样。专门的圈子，多气派。你知道，他们待客真是热情至极，不管是在依皮科饭店，还是在联合俱乐部，或是在马尔葡萄园，都有冰镇香槟，熏烤的食品……不像这里，到处都是田纳西州[②]来的人开的小吃店。你在四周看一看就知道了。”

格罗里亚对着手里的小镜，噘着嘴，仔细地往脸上扑着粉。

当然，当然，他们快活而又风流；可是，看看这儿，我不觉得他们积极主动，有条有理……③

“说真的，同一个职业外交官结婚也够难为她的。有人说过，有四种行为是永远不能放弃的：外交官，新闻记者，喜剧演员和妓女。你呢，你这个大美人儿？”

古基塔晃了晃头发卷曲的小脑袋，剔剔牙齿，说：“在

---

① 即迪亚斯，墨西哥将军、政治家。1910年革命前，统治墨西哥近三十年。

② 美国一州名。

③ 此段原文为英文。

这儿，你也知道，在墨西哥什么都是一回事……”

喔，有你所能想象的最漂亮的古迹，是次真正的旅行，价格也便宜①……

“女孩子还是那样，结婚五个月就怀上孩子，简直像口高压锅。”

“那么心灵呢？”

“我来对你说。我曾经认识一个独臂人。要是我必须为他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我会这么做的。应该适时分清肉体和灵魂。”

一群戴着草帽的美国人高喊着“墨西哥万岁！”走了进来。格罗里亚打了个冷颤。导游皮肤黝黑，个子不高，身穿一件鸽子色的长上衣。他对四重奏乐队队长说：

“喂，银行家罗布莱斯要在家里办一场慈善舞会，你一定得去。由于名额有限，而且我得带着这个极棒的家伙一起去，我将只有机会去那家人家，却不能问候女主人。你瞧这位老爷多缺德。我只好割下这块我用来当丈夫的东西了。这玩意儿真棒。靠了它，我去了庄园，去了阿卡普尔科②，有了那段棕榈树下的浪漫史。简直就像根硬管子。你信不信？”

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拉里，祝你生日快乐。③

“把这杯喝完，他们还得跟我们一起去博勃家呢。”

古基塔晃晃肩膀：“我再也不想见你了。”

---

① 此段原文为英文。

② 墨西哥海滨旅游城市。

③ 原文为英文。

罗森达费力地站起来后，感到双膝在宽松的黄睡袍下面直发软，赶紧依在黄铜床头栏杆上。她直楞楞地盯着挂在墙上的镜子，镜子里映出她那洋葱皮般的皮肤。罗森达总算站稳了。她走到柜子跟前，从她熟悉的地方取出几张已经泛黄、褪色的照片，又上了床。有张照片签着她的名字：罗森达·苏巴兰，*1910*年。照片上的女孩子梳着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卷发，倚着照相馆里的柱子，手托着腮，身子成S型。另一张照片上有行潦草的字：罗森达·德波拉。上面端坐着一位妇女，姿势同上一张照片上的一样，头也向前倾，身边有个削瘦、眼睛睁得大大的男孩子。另一张是位身材魁梧、头发油光的军人，他面带威武的笑容，僵直的胳膊上挎着一顶插有羽毛的头盔。看到这张照片，罗森达变得结巴了，脖子上的血管没有节奏地抽动起来。她感到一阵窒息，相片滑落到地上。她紧紧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装满奶制品、榅桲果和蜜罐的食品柜，一幢像箱子那样密封的房子和一道巨大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墙。她转眼望去，突然感到恐惧，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眼前霰弹如雨，每颗子弹就像一个会飞的太阳，直射惊恐万状的老妇人的眼睛。老人精疲力竭，口水不住地流到胸前。

客厅里烟雾腾腾。博勃一个人端着杯子坐在台阶上，尽情地享受这成功、热闹的场面。蓝眼睛前是一片甜蜜的梦境。博勃真是个人物。真不得了，连阿斯帕古科利伯爵夫人都来了。真了不起！

伯爵夫人径直走到班帕、古斯和夏洛特等人跟前，用带

有黑山地区①的口音开门见山地说："亲爱的，这儿只有干巴巴的米饭和煎蛋饼。快给我弄些下酒菜来。"

在一个角落里，几位戴眼镜的小姐正一边听埃斯特维斯急促地讲话，一边不住地点头。他说："墨西哥人就是这样：毫无个性，一盘散沙，遇上问题只知道害怕，或者好奇。达瑟②了解人的结局。他认为人是各种可能性的组合，最后一种可能性便是死亡。死亡总是由第三者去观察，自己无法体验。那么，达瑟是如何看待死亡的呢？"

由于兴奋，戴眼镜的小姐们感到出汗了，便脱去毛衣。

"……是一个即将死亡的生物；是纯粹的生物和子虚乌有之间的关系……喔，那个阿根廷人来了。对不起，南方人的抽象思维是无法推演的。……"

棕色皮肤、散发着香水气味的达尔多·莫拉托彬彬有礼地探过头来说："埃斯特维斯，请说下去，说下去。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了解墨西哥人的想法。很有意思，看到各种正在萌发的事物真是有趣。你们做的对。会成功的。请把我介绍给姑娘们吧。不过，您这是要干什么？"

埃斯特维斯故作严肃地说："我去洗手间。"

"喔！你们知道发明厕所的人的故事吗？"

戴眼镜的小姐们窘迫地笑着表示不知道。莫拉托理理领带和凸花料上衣的宽领子，说："糟糕！你们的文化怎么有这么大的空白！约翰·沃通是伊莎贝尔王后的大臣，拉丁文学者和维吉尔③作品的翻译者。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在王室

① 南斯拉夫地名。
② 达瑟（1873—1941）：阿根廷数学家。
③ 维吉尔（公元前70—19年）：拉丁诗人。

里他还是遭到暗算。伊莎贝尔把他流放到一个冰冷、简陋的城堡里。解手要穿过寒冷的野地。那么，如何利用解手后头脑清醒的宝贵时刻来翻译《伊尼特》呢？”

拿着一本诗集的莫拉托喝光了杯子里面的酒："噢，对不起，夫人，我弄脏您的衣服了吗？"

诺尔曼·罗布莱斯回过头来说："没关系。快13年了，我的罗德里科[1]。不过，你也知道，墨西哥的好处是，谁也管不着谁。另外，由于没有季节变化，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13年了，诺尔曼。"

"怎么？"

"你在等你丈夫吗？"

她嚼着油橄榄，睁大眼睛像先前那样笑起来。心里想，我的罗德里科，我从来没有等过我的丈夫，嘴上却说："我的什么？没等什么……"

"诺尔曼，"罗德里戈想握住夫人温暖、满是珠宝的手。

"噢，安静点儿。你还当是小时候在我们的花园里吗？杜松子酒啊，你要把我淹没！"她端着酒杯哈哈大笑。

她用一枚光闪闪的扣针别住纱巾，简直变了一个人。他从未见她这么漂亮。

"罗德里戈，你的情绪很低落。我觉得事情还是在向好的方面转变。"

罗德里戈一边摊开手向前伸去，一边说："那要看你处

① 系罗德里戈之爱称。

在什么位置。”

“不，不，不，你不要又像领导那样发表冗长的演说。在这点上，以前你很使我厌烦。这是其一。其二是你没有道理。我说得对不对？不，孩子，只有我们富人才意识得到穷富之间的鸿沟；穷人根本不知道。只要地主中的叛逆者不说出来，我们就安然无事。但是，革命来了[①]，首先被枪毙的就是叛徒，其次就是有头脑的人，哈哈。”

罗德里戈盯着一根火柴。又传来了达尔多·莫拉托米隆加[②]歌手般的嗓音：

“约翰先生便发明了马桶，坐在上面翻译维吉尔的作品。这项伟大的工程终于完成了。可是你们想想，今天的英国绅士在行方便时，有谁会恭恭敬敬地怀念拉丁文学者、大臣、维吉尔作品的翻译家约翰·沃通先生呢？”

“唉，罗德里基托[③]，你不要成为总是被人取笑的人。喂，喂，招待，给先生来杯酒……”

菲德里奥差点把酒弄翻了“带我走……快11点了。格拉贝尔快到了，可我还在这儿。带我走……”

博勃嚷道：“走路瞧着点儿，你今天怎么了？怎么糊里糊涂的？”

诺尔曼端起酒杯，像昏昏欲睡的蛇一样伸出胳膊：“唉，有个胖丈夫可真有意思。他是个金融界的魔术师，思维严谨，不过只对他的业务严谨。他要是一星期不找我一次，我就

---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流行于南美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民间歌舞。

③ 亦为罗德里戈的爱称。

会以为他跟别的女人勾搭上了，我就会吃醋。我可不喜欢这种爱情的替代品。我就会感到失落，茫然，悲痛，就是在今天这样愉快的聚会上与老 朋 友 不 期而遇，我也会心不在焉的。老朋友，你现在在做什么？”

“没什么，我写一点东西，另外……”

诺尔曼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拍了两下：“好，好，文学如同香烟和上等白兰地，是必不可少的补充。”

“诺尔曼……我不知道，我仍爱着你……”

“真带劲，真独特。好像邪恶已经广为传播了。”

诺尔曼眯着藏在头巾后面的眼睛，斜视着说：“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傻瓜。”接着又睁大眼睛：“哟，好大的穿堂风！博勃，你把那扇窗关起来又能费多大劲？为什么要听一个瓮声瓮气的人念诗呢？……”

请你不要离去
你有难言的魅力
请还给我那些
我违心犯罪的时光。

“好吧，然后呢？也许你想让我们再回到朝思暮想的小花园里去亲吻，手拉着手坐在影院里。从前你总是满足于这些。你知道吗，你就是到了90岁，也只能在养老院里同老太太偷偷摸摸地亲嘴，因为你将死在那里。你懂吗？好吧，再见。”

诺尔曼一转过身，便挥舞起身来。原来是平比内拉·德奥瓦多来了。她高高的个子，鹰钩鼻，金属般的眼睛露出一

股咄咄逼人的寒气。依斯卡·西恩富戈斯笑了："诺尔曼和平比内拉手拉手，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谁也不吃亏。波尔菲略，你死的太早了。"

平比内拉一边向聚会的人们微笑，一边问："你明天看得到你丈夫吗？"

诺尔曼不自觉地模仿着平比内拉的手势，喊道："噢，是的①。"

"亲爱的，你别忘了请他记住我的300股。300股。你答应过，你还记得吗。"

"我不知道，平比内拉，我从未试过……"

平比内拉笑得更甜了："噢，趁我还没忘记先告诉你，我姨妈想让你下星期四去她家吃晚饭……"

诺尔曼禁不住两眼放出异彩："是堂娜劳伦萨·奥蒂斯·德奥瓦多？"

到处是呕吐的秽物的臭味。长途汽车一刹车，便把酣声和困意全赶跑了。"墨西哥到了！"司机嘟囔着把帽子往后一推。窗户上沾满了鸟粪。旅客们有的背着鸡筐，有的拎着破旧的小箱子，有的拖着帮底分家的鞋子，慢慢腾腾地挪动起来。加夫列尔试着擦拭车窗，想梳理梳理头发；他扶正戴在头上的棒球帽，取下挂着的皮夹克。墨西哥！应该赶紧去免税商店买些东西，然后抓紧时间回家。一些妓女膝盖上缠着布，鞋底沾满了泥土，在内查华科约特尔大街上转悠。"快跟我来吧，不然就见不着我了！""小老弟，你还乳臭未干

① 原文为法文。

呢吧。”“就你们几个还不够我玩的呢，我付美元！婊子！”“那你就把婊子变成烈女呗，白痴！”“咱们是老相识了。”加夫列尔沿着大街走着，感到黝黑的躯体发出刺鼻的气味，听到破砖地在脚下发出咚咚声。透过已经熄了灯的鞋店橱窗的玻璃，他看到自己春风得意，脸色健康的新面目。整座城市都向他压过来，使他感到眩晕，几乎看不到天空。不过，每年他都会回到加利福尼亚的开阔田野里，去嗅西红柿的味道的。“自由了！”街道笔直，堆满了垃圾，房子矮小，墙皮开始脱落。为了解闷，他打量着特朗西托大街和奥夫雷罗区的小酒肆和殡仪馆的招牌。殡仪馆的正面都涂成白色，外面陈列着装殓孩子用的白松木小棺材。他觉得每扇门后面都有股孩子的血腥味。他家总共死了四口人，都是未及成年便早年夭折，没有干活，没有挣钱，更没有干番事业就死了。加夫列尔不耐烦地打着响指。现在，凭着兜里大把的美元和新买的礼物，总算能让大家过得好一点了。这是第一年。以后每年都要去，不管出什么事，也不管合法不合法，就是挨枪子、被河水淹死也要去。就是，要不就到首都去打零工。他和图诺一起在得克萨斯收庄稼时，他说：“为什么不让进混帐的饭馆？我就是要去，难道只让驻墨西哥大使去？”“说的是，收钱不就完了。”加夫列尔敲敲28—B号房子的木门。“我同孩子们住这儿，”母亲的牙都黄了，老父亲满脸倦容，大妹妹已经长成大人了，两个小弟弟穿着工作服和满是窟窿眼的汗衫。“加夫列尔！加夫列尔！你更壮实了！更像个大人了。”“我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礼物。小伙子们，快把箱子打开。”房间里点着蜡烛，铁床旁边贴满了图画。“这给你，贝帕，我看你的胸都挺起来了，美国女人都

戴这个。很好①。”母亲不断地重复着："加夫列尔总是那么好奇。”“老头子，这顶帽子和我那顶一样，是给你的，这是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做的，阿维拉②戴的就是这种式样的。这给你，老太婆，你就瞧着吧，它会省去你不少力气的。”“孩子，这是什么玩意儿？”“我这就告诉你。咦，费德里奥呢？”“加夫列尔，他去一家公司干活了。你倒是说说这是什么东西呀。”“你瞧，把小瓶子放在自家伙上，然后装上豆子，胡萝卜，装什么都成。不一会儿，它就自个儿磨好了，根本不用你费劲。”“怎么弄？怎么弄？”“不是，老太婆，要插上插销，通上电才行。”“可是，孩子，咱们这儿没有电啊。”“那，那就没法子了，老太婆，你就把它当磨盘使吧。没法子。哟，我饿了，有玉米面小饼吗？”墨西哥饭就是好，比什么都强。不过等到明年，我还是要到北方去。那里有钱，有活干，有小商店，还有电灯。

罗德里戈·波拉喝完第七杯酒后环顾了一下客厅。他的头脑还算清醒，觉得人们喷出的每个黄色烟柱和灰色烟环都透着一种安逸、高贵的气氛，都掩盖着某些惊人之语。两个金光闪烁的大字使他血液沸腾：成功。他喝了杯酒。应该祈求成功。不止这些。他想把布满血丝、毫无生气的眼睛转向自己，同自己谈谈话。不止这些，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变无为有。波拉的眼睛同大脑谈着话，重复着放荡不羁就会变有为无这一真理。他把杯子扔到地毯上，走到博勃跟前说：

---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阿维拉（1500—1569）：西班牙禁欲主义代表人物。

"应该更加热闹一些。我来演个节目。"

博勃把手指放在湿润的嘴唇上，发出"嘘"声，然后站在费力辟出的空地中央，模仿吹小号的声音。

罗德里戈对屋子里的人视而不见，敏捷地冲了上去。人们纷纷离开沙发和座椅，团团围住这位喜剧演员。过去，不论是早在学生时代，还是前不久在一家酒店里，他的节目总是获得极大成功。他正在表演一出描述旅行的滑稽戏：

"我们现在到了墨西哥的威尼斯，就是说，到了丘吉米尔科水上公园。好家伙！坐在那艘漂亮的花船里的是位金发女郎吗？喂，美人儿？你允许我们陪伴你吗？"

人们回到自己座位上，重又各自围在一处，交谈，抽烟。

"这位是著名的音乐家、诗人和狂热分子，现在他来谈谈他的歌曲是怎么产生的……"

波拉的面部扭曲着，两腮被吸进去，模仿着阿古斯丁·拉腊[①]的神情。这时他发现，看他表演的来宾寥寥无几。他们毫无兴致，就和看下雨一样，吐着烟圈，心不在焉。只有一个人——诺尔曼在微笑，而他这会儿情愿出钱也不愿看到她的微笑。平比内拉对她嘀咕了几句，两人便离开热闹的人群。面部扭曲、两腮嘬着的罗德里戈连嘴都张不开了。其他人也散了，只留下罗德里戈一个人在客厅中央。为了让大家再次兴奋起来，博勃找来几个小伙子给罗德里戈打气。他便眼睛盯着地毯，梦呓般地唱道：

"圣母，我的圣母……"

---

① 拉腊（1897—1970）：墨西哥音乐家，其作品为墨大众所熟悉。

帕科·德尔金托醉醺醺地走进客厅。他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穿着格子衬衣和一双黄色皮鞋。这位波西米亚人是记者、画家，曾在一次自行车比赛中得第20名。陪同他的是一位眼神专注，全然不顾其它，梳着被称为存在主义发型的女士。后面跟着的是胡列特·格雷科老板。

博勃离开台阶喊了起来："快来，德尔金托"。这下要热闹了。墨西哥人当中只有你才懂得需要创造出喜剧气氛，只有你才是著名的《墨西哥之地位》喜剧中的真正演员！"

德尔金托举止滑稽地喊道："文字、美德、不同的工作、礼物、欢乐的场所、不朽的春天和它们的征兆！"

博勃高兴得要死，接着喊道："……明智的政府、宗教和国家！……"

伯爵夫人刚吃完一份鱼子酱，她想接着把话说完："……还有可恶的石油资源……"

胡列特没有吭声，只是非常鄙视地瞥了他们三人一眼。

德尔金托跳上沙发喊道："打倒这个社会！如果有人要写我们，就应该从反面把我们复制下来。我们是复制品的复制品，是复制错了的物品，是用复写纸复写的第20份稿件。这就是富有创造力、独特的、高傲的墨西哥人！所有的人都像帽贝似的附在工作上，都染上一些并非是恶习的小毛病，谈论什么墨西哥精神、巴拉圭精神、洪都拉斯精神。花岗岩脑袋的艺术家！全世界艺术家，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将是你们的天赋！野蛮、可恶的战争……可爱的费利丝，你在想什么？"

被问的女人皱起棕色眼睛上的浓眉，以沉默来表示愤怒。这天晚上她穿着的白袜子，使她增色不少。贝尔纳迪托

苏普拉托斯在一瞬间都以为遇上了自己的终生伴侣。

伯爵夫人又和大家站在一起，又拿了一碟鱼子酱和苏打饼干，说："埃瓦里斯托的收入真不少，每个月有600比索。而我只能靠这些招待会过日子。说不定哪一天为了糊口，我会不得不把证件[1]交出去的。"

古斯嘀咕了一句："请德尔金托来可真扫兴！"

夏洛特问："朋友，我们星期六搞个鸡尾酒会怎么样？"班帕瞪了她一眼，好像是说星期六晚上是小资产阶级聚会的时间。夏洛特赶紧补充说："那下星期二吧。你，古斯，去查查从纽约和洛杉矶来的旅客名单，看看有没有知名人士来。你，亲王，把你的家族徽章借给我印发请帖。开始干吧！我们现在就开始打电话，免得无聊。想想今天没掉泪，看上去真漂亮！"

胡列特坐在地上翻白眼，德尔金托在搅拌饮料。苏普拉托斯带着几分拘谨来到穿着短袜的黑发女郎面前，说：

"啊，你真年轻，真漂亮。[2]"

"您这是在嘲讽我。"

老画家小心翼翼地在和一位戴眼镜的小姐周旋："看来您成了资产阶级陈规陋习的俘虏。您那伟大的天才要是被庸俗所淹没，那就太不公平了……您生来就是搞艺术的……来找我吧。给您，这是我的名片……"与此同时，埃斯特维斯贴着托尔托萨的耳朵问："为什么墨西哥人总是忧伤？"而

---

① 指证明其伯爵夫人身份的证件。

② 原文为法文。

曼努埃尔·萨马科那则决心要拯救、拯救。他抓住博勃的肩膀说："要是一个社会没有诗歌，只有那些宣传必须使用某种腋下香水，否则就会失去情侣、必须使用叶绿素牙膏，否则就会失去吸引力之类的广告，那这个社会就可能会垮台。怎样才能感到宇宙的恐怖？怎么才能避免集体安全造成的麻烦？反论、形容、形象。喔！你们正面临危险。"专以大地为题材的小说家对正在大口吞嚼炸土豆的伯爵夫人解释说："阿帕蒂特兰的后面是干燥的平原，然后地势变高，形成圣坦克雷多德洛斯雷耶斯。由于那里的云彩低，人也很忧郁。那里一片荒芜，只有仙人掌和满目凄凉。印第安人下山时，举着旗旌般的大砍刀。这不是我听说的，而是亲眼所见。再往前走就是野草遍地的炎热低地奇麻尔帕班。政府已经着手在那里修一座水库。那里住着阿托洛特斯人，这伙酋长经常把村庄洗劫一空，还抢走最漂亮的女人。我还记得……"洛佩斯·威尔逊针对生性多疑的班帕亲王引用了辩证法："也许马克思主义会告诉您一些有趣的事情。"

这时，博勃的情妇拉里带着五名鼓手闯进客厅。

她喊道："跟我来，我就是罪孽！"

拉里的美貌令人赞叹不已。一件日常穿着的黑色长袍，越发衬托出银色的头发和如同挤干水珠的鹈鹕的肤色。她响亮地吻了一下博勃，便冲下台阶，让几位鼓手站好位置："'佩雷斯·普拉多大战缪斯！'开始，小伙子们！我要跳个痛快！"

奥特西亚·恰孔默默地想：那也是个夜晚，我想用极大的勇气来描绘对他的感受。她笑了一下：这也是我最不需要

的了。是啊，我最希望回忆的不是自然之力对我的作用，而是那特殊的时刻。然后，她摸了一下皱成一团的床单，想触摸一下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刚刚躺过的、下陷的、温暖的、带点潮气的地方。她就这样摸了几分钟、几个小时。她想，或许只有疲劳才能告诉她何时睡眠、何时起床，告诉她最美好的时刻：期待着的时刻。她嗅到了黄昏的气息和变得浓重的汽油味，以及从对面学校出来的学生的气味。他们的喧闹和嘈杂在奥特西亚听来都有确切的含义，她即便不听，也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她能想象出确切的含义。她还能闻到卖给孩子们的棉花糖的甜味和大楼底层杂货铺里肥皂和刷子的味道。然后，她把鼻子贴在床单上，试图重新勾勒出费德里克的形体。她用手在暖烘烘的床单上指着：眼睛、嘴巴、脖子、腹部、胳膊、腿。接着，她扑在白色的形体上，拥抱着，默默地说：我等你，因为你要求我这样做，我也甘心情愿这样做；不，不是黑暗迫使我等待，黑暗更激起我等你的愿望，和你在一起，我的身躯将不受伤害，摆脱黑暗，摆脱最初的那种黑暗。

“皮埃罗，真来劲儿，呣……”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走进位于纳瓦特区的房子时，大家都已经到了。房间里挂着鲁阿诺·约皮斯的斗牛画，钢琴上罩着彩色绣花丝绸台布。他留着印第安人的发式，鬓角剃得光光的，显得精干。他像往常那样慢吞吞地挪动脚步，略微摆着手回答别人的问候，一直走到酒柜前，挺起胸，等待着。

“确实，不装潢一下门面就不能让人看到进步。没有这样的印象，外国投资者就不会来。美国的大杂志都登什么照

片？不是下水道、路面、或电灯泡，而是高楼大厦、壮观的公路、饭店、医院大楼的正面，哪怕里面连一张床位也没有。要有一些高雅、代表进步的东西，要用柯达相纸拍得美不胜收。对不对？美国投资者注意的就是这些……”

“……贝贝 听着，凡事都是相联的。别人小块小块地购买土地时，我们一下子都买下来。然后一声不吭地等上一、两年。突然政府会发现那里是人间天堂，于是大谈墨西哥的景色如画，还提供你想要的一切：建公路，建城市，建公共设施，开发旅游业。我们都准备好了。你至少增加了十倍的……”

“……有个蠢货要实地调查地图上标出来的、耗资了千万的公路。结果当然只看到了玉米地……”

“……为什么里约热内卢衰落了？因为那里的乌尔卡赌场关闭了，金达迪纳乐园成了巨大的包袱。要是阿卡普尔科也不让开赌场，结果也会一样。地下赌场挣不了什么钱……”

“……别犯傻了：唯一组织起来的力量是教士。他们准备帮助……”

奇乔在人群中跑来跑去，给大家看几张淫秽的照片，并且低声说：

“我们要进口100个西班牙小妞。星期六上午到。也就是说，到了晚上，诸位都知道，在阿卡普尔科……”

约皮托补充说：

“请注意，是西班牙的，不是一到30岁就人老珠黄的美国妞。这回是真正的进口货，太棒了！”

罗布莱斯问：

“孩子们好吗？”

贝贝答道：“和多明戈教士一起回加拿大了。萨拉精神很不好。诺尔曼不想打牌吗？”

过了一会儿，奇乔手提着一个装满桔子的乳罩，头顶着一个水果盘走了出来。罗布莱斯慢慢向中间那群人走去：

“雷古莱斯被指定筹办这件事。你们都知道，我们和此事不沾边。如果需要我们公开指责这笔交易，就由雷古莱斯当靶子。他还想去欧洲休息一两年。他夫人不太好……罗布莱斯，你好！”

罗布莱斯点点方脑袋。

“罗布莱斯，事情很简单，就是要让人们觉得您知道的那笔投资正在对公众产生效益。应该由一家私人机构来透露这一消息。”

罗布莱斯又点了点头。在门口，他碰上了罗贝托·雷古莱斯：

“再见，我的银行家！在博勃那里我照应了你夫人来着。明天高尔夫球场见好不好？”

罗布莱斯表示同意，然后焦躁不安地伸出一个指头叫司机。

现在，人的躯体、思想和吼叫都交织在一起；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同一种酒，同一种被稀释了的血液，都患了同样的遗忘症；现在，连废弃物都被装饰一新；现在，别出心裁的服式、约会、叠手帕的方式、香水、姿式都搅成一团，你拽着我，我拉着你，墨西哥权贵的徽章，你拽着我，我拉着你，可损耗的硬壳，你拽着我，我拉着你，在这游乐胜地，

在昂蒂布①，在圣塞瓦斯蒂安②，在墨西哥。幕布换了，世界却仍是同一个。我们拥有全部的秘密，全部的材料，全部抵押出去的证券。事出有因。我们有权力对它们非礼。

博勃家充满了歌声：请给我涂上颜色，我要别人管我叫超人，啊，超人！我要别人管我叫人猿泰山③。德尔金托吃力地拧着耳子，把酒倒在地上，胡列特也跟着干。他举着胳膊，眼睛连眨也不眨，人们叫我疯子，因为我是有点疯，人们叫我醉鬼，因为我喝朗姆酒。古基塔脱去貂皮大衣，摇晃着肩膀，唉哟，为的是让人叫我超人，叫我骑士。西尔维娅·雷古莱斯没有打招呼便走了。格罗里亚·巴尔塞塔半张着嘴，昂着头走进来。夏洛特放下电话搂住拉里说："我要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个女人很狡猾，她伤害了我，但我仍然爱她！"就这样，就这样，来吧，来享受吧，先生，你会看到的，宝贝。古基塔像企鹅似的跳着。

跳吧，像企鹅一样跳吧，跳吧。

古斯手撑在胯上问："托尔托萨学士，在这种环境里，您这位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者不感到拘谨吗？"

啊，小步舞，小步舞，小步舞，15世纪把你跳，1951年重又把你兴

托尔托萨歇斯底里地喊道："没有人把我当外人！"④

"嗨，总是暗示。希腊人认为，和谐是…"

是谁？是谁？我来告诉你们：他们告诉先生，是帕奇托和切

① 法国避暑、寒胜地。
② 西班牙旅游胜地。
③ 超人和人猿泰山均为美国电影中虚构的具有超人力量的形象。
④ 原文为拉丁文。

“不可分割。”

电视很快就会有，啊，不，不，不，不

“知识分子的位置在农村。”

帕瓦拉瓦梯维昆瓜，黑家伙，帕瓦拉瓦梯维昆奎

“你相信吗？他非要让我穿着袜子和袜带睡觉。”

德尔金托在黑人喧闹的沙锤声、钢鼓声和汗水中喊道：“赶时髦！纯粹是赶时髦！看看我的胡列特！你们以为她像过去的女人那样让人捉摸不透吗？她是白痴，是粗俗、无知的女人！是我把她从牙科学系弄来的。现在在这里，她都要吓死了！哈哈！”说着，把胡列特紧紧搂在怀里。这时，阿斯帕古科利伯爵夫人趁着一片混乱溜进了厨房。

啊，超人，啊，超人

“朋友，墨西哥是尼采式的热带国家。”

博勃笑得流出了眼泪，疯狂地变换着灯光的颜色；灯光裁剪着人们绛紫色、鲜红色和靛蓝色的侧影。古基塔学着新兵列队行走的模样，苏普拉托斯跪着跟在后面。烟雾缭绕，杯觥交错，赤裸着的胳膊神经质般地在空中挥舞。

多洛雷斯死时仍是童女，未破红颜，未竟学业，未有失误

“毫无疑问，墨西哥是个充满活力的国家。这些在马德普拉塔① 是无法想象的。”

在博勃、夏洛特、拉里和戴眼镜的小姐们的叫喊声中，德尔金托抚摸着那个女人，吻着她的脖颈，脱光她的上衣，按压着她的腹部。哲学家埃斯特维斯说：

“厚颜无耻的下流女人！让你的棺材在泥土里腐烂，让

① 地名，位于阿根廷。

你的影子备受干渴的煎熬……”

蓝色的钢琴已经弹起，按着秃鹳的舞步弹起

博勃蜷缩在一件旧式睡袍里，满面愁容，就像是战败的西哥特人。他喝完最后一瓶白兰地，又吸了一口散发着烟蒂和破酒杯子气味的混浊空气，喊道：

“你要害怕希腊人，博勃！你要害怕希腊人！”

喊完，他趴在地上去捡散落在地毯上的火柴棍。上午11点。起义者大街和尼萨大街汽车发动机轰鸣。住在波菲略时代修建的住宅里的人开始涌向时装店，餐馆和美容厅。正午的太阳十分毒，没有一丝风。改革大道两旁的树梢纹丝不动。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站在一幢红砖楼9层两扇毫无生气的窗户面前，眼睛盯着这座模仿外国、但又模仿得不像的城市。晶莹透明的楼房正面有着几块涂了色的砖头和啤酒广告，显得美中不足。远处的山脚下，灰色的尘埃聚集在一起翻滚着。近处，工人的喧闹闹得天翻地复。女秘书、矮胖的女商贩、打情骂俏的话、扭动腰肢的步伐，还有成群结队的流浪汉汇集在一起。一些穿着敞领衬衣的美国老头正在把堪萨斯的奇闻轶事讲给另外一些肚子里装满了佩奥里亚的奇闻轶事的美国老头听。身穿灰色服装的男人挟着绽了线的公文包，一边奔跑，一边看着手表。

嘟，嘟，出租汽车摁着喇叭。当，当，当，汽车在拥挤的道路上左拐右拐，奔跑着。喇叭声惊醒了罗德里戈·波拉。城市的嘈杂声透过窗缝一直传到他那间临罗萨莱斯街的房间。诺尔曼·拉腊戈蒂·德罗布莱斯在她家被蝗虫山环绕的平台上摆好靠垫，脱去丝绸浴衣，开始仔细地涂抹蛋青色

的油脂，让每一个汗毛孔都亮闪闪的。日光浴。奥特西亚·恰孔在黑暗中等待着托纳拉大街响起喧闹声，等待着孩子们下午放学，等待着钥匙转动铁锁的声音。压路机、镐头和沥青正缓慢地把两旁林立着舶来品商店、杂货店和普通影院的米斯科阿科大街展宽、压平。什么都进不了罗森达·波拉锁着的房间。她整日昏沉沉地躺着却又睡不着，虽是弥留之际，头脑却格外清醒，只是话涌到松软、抽搐着的喉咙里，说不出来。夏洛特，皮埃罗，西尔维娅，雷古莱斯，古斯，班帕亲王，皮奇，胡尼奥都在睡觉。只有满身香水味的平比内拉·德奥瓦多挺着胸，戴着墨镜，沿着马德罗大街向罗贝托·雷古莱斯的办公室走去。在罗布莱斯看来，墨西哥就像是不断展开的各种玩法的扑克牌，有老K，也有红桃三；就像黑暗的米纳隧道、北海峡和阿根廷，张大着嘴，寻找着空气和阳光，吞噬着彩票、淋病，直到改革战争①才找到行为的标准，把罗马和夸乌特莫克②的多愁善感和软弱等小毛病，抛在一边。罗布莱斯从办公室里望着丑陋的屋顶和毫无风格的阳台。他想清醒一下，却又做不到。花盆的泥土，纤弱的花朵。罗布莱斯喜欢俯在窗台上，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观察那些对这幢大楼和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并不注意的人们和车水马龙。这是两个世界：天上的云彩和地上的粪土。一套完美的私人专用交通系统把他从四周围有铁栅栏，门口有石柱的殖民时代风格的住宅送上汽车，从汽车送上镍和钢做的电梯，又从电梯送到玻璃房和皮椅子。只要一揿电纽，马上就能顺

① 指1858—1861年之间在墨西哥发生的反保守派的战争。

② 夸乌特莫克（1495？—1525）：墨阿兹特克人最后一位皇帝。

原路线退回去。罗布莱斯抚摸着西装领子说："理应如此。摆脱这个人民谈何容易。被打败了，所有的人都被打败了。"他看看自己淡玫瑰色的指甲，他曾数次顽强地用这指甲抠过米却肯①的泥土。他又向远处眺望，看到了布恩纳维斯塔港的烟雾，看到了大桥那边的山峰。格拉迪斯·加西亚站在桥上，吸完一根刺鼻的香烟后，把烟蒂扔在用铁皮和硬纸板搭成的屋顶上。在烟尘的另一端靠近巴尔布恩纳一边，加夫列尔正在一边掷钱玩，一边等朋友——贝托、托诺和菲弗，准备开始庆祝他的归来。罗萨·莫拉雷斯正在住宅区的垃圾堆里找一个廉价的盒子。胡安嘴唇上满是血和葡萄酒，躺在红十字站的床板上等待着。

有人把门砸得震天价响，才把罗德里戈从昏睡中唤醒。他不满地嘟囔着，掀开沉重的床单，把脚慢慢放到破裂的木板地上，用手捂着铅一般沉重的眼皮。敲门声响个不停，还有一个令人厌恶、急促、不予谅解的嗓子在喊叫。他不容易才鼓起劲站起来把门打开。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的黑眼睛显得既阴森又快活，他用一种不管他人处境如何的神情同他打了招呼。罗德里戈每每见到这种神情都会感到恼火。西恩富戈斯刚一进屋便捂着鼻子跑去打开对着潮湿的、弥漫着饭菜气味的天井的小窗。

西恩富戈斯肯定地问："是煤气吧？不过这不是你干的。你没发现吗？你不能干这个。"依克斯卡哈哈大笑，把午报扔到罗德里戈头上。罗德里戈一下子头朝下栽倒在床

① 墨西哥一州名。

上。西恩富戈斯仿佛手里攥着这间房子的小天地，要塑造它，要恢复墙壁原有的粗糙面目，要重新把东西塞进原来的柜子里，还要给旧铜器镀金。他要消灭昏睡，要狂笑着踏平这中了邪的芸芸众生。

西恩富戈斯摆弄着一张椅子，追问道："你说呀，你说呀。把你诡辨的本事都用上呀。你不是要个证人吗？别紧张。说吧。"

"你不要又往我身上泼脏水，"罗德里戈喃喃说道；他始终头朝下，两眼盯着依克斯卡扔过来的、正慢慢吸干因房顶漏水形成的小水坑的那份报纸：三位大亨在一家餐厅大吃大喝时，拽住了拉维鲁埃拉斯。一桩情杀罪，留下斑斑精液。三位大亨要将此事包起来。一个孩子把印有此事的报纸折成拿破仑式的帽子用来避雨（坚硬，坚硬的外壳，坚强的内脏。昨天晚上反锁在家中，今天，在这里，不管怎样，我抠着指甲，望着三位肥胖的银行家的面孔——不，这就和班门弄斧一样）。罗德里戈突然笑着从床上蹦起来：他们中间那位领带上别着珍珠，手里端着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的人就是他，就是罗布莱斯。

诺尔曼冲着太阳睁开眼睛，想让太阳晒黑她的眼睑。然后，她闭上双眼。蓝色的斑点和黄色的火花在眼前跳动，像一池静水被投石激起的波纹那样不断向外扩散。但是，阳光聚集在她的嘴唇上。太阳吻着她。诺尔曼试图回忆，回忆起那些亲吻。她重新睁开眼，一下子坐了起来。这是因为她过去总是要别人记住她，她从不想记住任何人。而现在，她得回忆别人，别人却在把她遗忘。想到这里，一种与其说是恐

怖，倒不如说是受侮辱、鄙视的感觉涌上心头。她拼命嗅着从花园里飘来的金雀花的芳香。这个花园同她庆祝17岁生日时住的一幢小房子里的小花园一模一样。除她之外，还有谁会记得这花园？现在，或者说任何一个时候，会有人回忆诺尔曼的一生？她伸手去拿护肤油。万丈阳光沐浴着她，给她全身，乃至绛紫色的乳头都披上了金装。

曼努埃尔·萨马科那的小公寓坐落在瓜达基维尔街上。他打开公寓的窗户，呻吟着闭上眼睛，双手抱住脑袋，呼吸急促地在一张熟牛皮椅上坐下来。他试图重新组织昨天晚上说的话，但是，脑海中浮现的只有患散光的眼睛，黑人未受玷污的皮肤，烟草、迭尔小姐牌香水和除汗臭剂的芳香。“反论，形容，形象。你们正面临危险！”他低声说道。接着，跑到用马口铁镶边的镜子面前，看看红到耳根的自己。他微笑着回到写字台前，拿起笔和纸，向改革大街放眼望去，试图在那个熟悉的角落发现新的色彩，新的景象。他开始写“墨西哥！”时，心情愉快；“墨西哥！”满腔愤怒；“墨西哥！”仇恨和怜悯在太阳神经丛中沸腾。他又写道：“墨西哥！”直到写满一页纸。然后另起一页，再把它写满。他走到阳台上，眼睛盯着太阳，把纸揉成一团，用尽全身力气把纸团向太阳扔去，心想纸团一定会到达太阳那里，并在那里燃烧。他又抄起一盆花，也向太阳扔去。他想弄到一块石头，上千块石头。但是，他只听到花盆摔碎在马路上的声音，只看到被汽车轮子压扁的天竺葵。

他在写字台前坐下，想起这条宽阔、气派的改革大街是

根据卡洛塔①的命令，仿照布鲁塞尔的路易丝大街修建的。他看到一家印第安人低着头，脚步蹒跚地通过此地。他听到一个女孩歇斯底里的哭声，闻到了撒满辣椒粉的玉米棒子和西印度豆薯及柠檬的味道。这些声音和气味都是顺着敞开的窗户飘进来的。齐眼高的地方，矗立着一幢打着水泥桩的15层公寓楼。楼面的玻璃和彩绘玻璃显得色彩斑斓。“对比？”不，萨马科那拿起笔。

“离心力，而不是对比。这可以是我们的说法：离心力。我们感觉不到自己是理性齿轮的组成部分，需要予其养分，也从中汲取营养。封闭的、背对世界的修道院。感觉不到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精神进入到逻辑的范围之内，可以被他人，也可以被自己所理解。西班牙是远离中心的，这当然是对欧洲而言。她的离心倾向表现在因未能参与应该参与的一切而产生的怀旧心情上，即未能参加近代人的冒险。而近代精神正源于冒险。是什么挫败了她的事业？是什么封锁了一个今日信息不通的国家加入欧洲的道路？这就是西班牙的痛苦、怀旧和离心力。俄国是偏离欧洲这个中心的，面对欧洲，她在试图寻求多样的基础上保持俄国的优越。仅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使她偏离了中心。当俄国拒绝欧洲，力图成为有其特色的国家时，她就完全不再是欧洲国家，她必须接受欧洲的挑战，开始一场欲与其并驾齐驱的竞赛。这是追回流逝的光阴的竞赛。而墨西哥，虽然与欧洲截然不同，却注定要接受欧洲的整体渗透，说欧洲的语言，遵循欧洲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尽管墨西哥的生活与信仰的内容与其风马牛不相

① 卡洛塔：19世纪下半叶墨西哥的一位皇后。

及。这更甚于死亡——死亡是自然的，可以被接受的——这是谋害，是酷刑，是要抹杀与内容相统一的形式。于是，一切都成了固执、狂热、专一的寻觅，寻找联结我们的本性和必须表现这一无言的本性的那个点。”

他看了看自己映在窗上的身影：线条优美的侧影，细长、富有进攻性的鼻子，平直的嘴唇，宽大、肌肉结实、皮肤黝黑的脸庞。

“不知道何为源。血之源。但是，是否有独特的血？不，一切纯正的东西都会功德圆满，自行消亡，不会扎根繁衍的。独特性就是不纯正性、混合性。比如我们，比如我，比如墨西哥。也就是说，独特性意味着混合、创造，而不是先于我们经验的纯粹性。我们并不具备天生的独特性，而是后天才有的，独特即创造。墨西哥的独特性在未来，而不是过去。西恩富戈斯认为，回到过去，并深入到底层，就肯定能找到揭示我们本性的东西。这不对，我们应该自己创造出渊源和独特性。我不知道自己的血缘，不认识自己的父亲，只认识母亲。墨西哥人从不认识他的父亲；只想知道谁是他的母亲，以便保护她，拯救她。父亲则是迷茫的过去，受众人指责，因为他侮辱了母亲。父亲做了我们永远无法做到的事：征服母亲。他愚蠢至极，我们憎恶他。”

窗上的身影又变了模样。他的面孔酷似母亲：一位具有混血儿特征的克里奥约①女子。这张面孔的背后，是他那位印第安人父亲丑陋、黧黑、卑贱的本质。

从本质上讲，黝黑的肉体在自己创造自己，与外界并无

① 指出生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女人。

接触。什么时候才能拯救它？什么时候才能给它命名？不再做无名氏。

他站起来点燃一枝烟，环视一下自己的房间：牛皮椅子，横七竖八的椅子，架子上堆满了印第安人艺术的复制品：有突出奥尔梅卡人①的还愿斧的利刃的，有反映朝拜星象仪式的，有表现土著人肉体快感的，有图解蔓延整个阿兹特克②的冰冷火焰的。曼努埃尔想："野蛮的顶峰。野蛮不等于缺点，不是因为有了缺点才称其为野蛮。野蛮，按它自己的方式来看，是完美无缺的，它先于，也不同于个性的观念。它周而复始，养育了我们这个星球，生存于永恒的大自然的标志之下。不，这没有道理。所有这些只能给我们片面的解释。让过去复活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墨西哥已非同昔比。她包罗万象，需要着眼于未来，并从整体观念出发，而不是基于集体自杀的做法，对其加以解释。"

他回到写字台旁，又拿起笔："永恒不变。与外部社会隔绝的墨西哥人民自然、缓慢地发展。寻求司法与政治上的正式定义，而不是寻求历史与文化的根源。在以进口、盲目仿效名牌为基础的违背历史规律的计划中确定正式的定义。把否认过去当作拯救计划的开端。"

他接着又想，"那末，什么是墨西哥应该有的、真正能拯救自己的模式呢？"他本人会采用哪种模式？他不无幽默地想，他自己有宗教方面的才干，是的，还有艺术才能和动

① 奥尔梅卡人：公元前800—100年居住在墨西哥的土著人。

② 居住在墨西哥的土著人，14—16世纪期间，其文化取得高度发展。

物机能。他咬着笔，又拿起一张纸。

“什么是人生价值的尺度？如果它是客观的，也许不会有问题。但是，它并不客观，每个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自救。不过，让我们假设一个客观的尺度，而一位模范人物，比如说莱昂纳多·达芬奇，达到了这一尺度的最高点。这件事或许会令人鼓舞，因为毫无疑问，莱昂纳多和普通人的差距要小于普通人和猩猩的差距。对于普通人来说，接近大艺术家比接近猴子或许要容易些。但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却告诉我们，普通人和耶稣的差距小于他和莱昂纳多的差距。那末，是接近耶稣模式要比接近莱昂纳多模式容易，还是它们是两个相互排斥的价值尺度？事实是，人们总是用两个尺度去衡量普通人，而普通人时而接近耶稣，时而接近莱昂纳多。所以，价值尺度崩溃了。5天当莱昂纳多，3天当耶稣。假如我的力量能够不间断地同时向两个目标迈进该有多好！一位爱嘲讽的朋友对我说，为什么不尽力向猩猩的目标迈进呢？下坡容易上坡难。尽管你本人和耶稣、莱昂纳多之间的差距小于你和猩猩的差距，你还是会很快与猩猩同伍，而不是与前者。当然，不能如此粗鲁地表达这一观点。我们不如这样说：时间的长河不是以达到至善至美。实际上，时间只能使我们远离原始的美。西恩富戈斯一定是这样想的。因此，我们以寻找被遗忘的、原始的超人为由，蜕变成猩猩。这就是通常被称之为进步的现象，我指的是精神上，而不是物质上的‘进步’。物质进步只满足于达到异常简单的目的，为安慰自我而认定自己是在行善。要是既不想当耶稣，也不想当莱昂纳多，那就只能当猩猩，或是装扮成善

心的野人，或是装扮成西格弗里多①，或是装扮成原始共产主义者，要不就当拥有电动吸尘器的猩猩。我们既要永远保持我们的本质，也要在不改变本质的情况下试图当当耶稣、莱昂纳多，或猩猩。这种平衡就是进步。”

一阵喧闹打断了他的思路。他探头望望窗外，原来是一个额头狭窄，头发粗硬，鼻子塌陷，嘴唇宽大，相貌丑陋的搬运工人在搬一个大肚水罐。水罐掉下来，在人行道上砸得粉碎。搬运工划了个十字，便坐在货车的保险杠上，一边擦拭额头上的汗水，一边唱道：

矮小的女人多漂亮，
死了该有多壮烈……

曼努埃尔皱了皱眉头，重新写道：“这个国家曾经有过救世主，有过被顶礼膜拜的偶像，有过风流人物。但是，这些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或许是因为他们要对付大量的猩猩，并丧生于猩猩的共同行动之下。在墨西哥，没有一个英雄是胜利者。不成仁便不能成功，夸乌特莫克，伊达尔戈②，马德罗③，萨帕特④都是如此。而获得胜利的英雄又不会被承

① 德国作家理查·瓦格纳（1813—1883）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主要角色，是一位高尚的英雄。

② 伊达尔戈（1753—1811）：墨西哥独立之父。独立战争未结束时去世。

③ 马德罗（1873—1913）：墨西哥1910年革命的领导者。革命时期被害。

④ 萨帕特（1883—1919）：墨1910年革命时期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革命时期被枪杀。

认，比如科尔特斯①这一观点也适用于国家。墨西哥承认自己获得了胜利吗？我们谈起自己的失败总是乐此不疲，十分重视。胜利却变成空洞的周年纪念，比如5月5日。但是征服②，同美国的战争……。究竟谁是1847年战争③的获胜者？墨西哥人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想，美国人的胜利是表面现象。获胜的是肢端肥大症，权欲，唯物质论和过度的发展。战败的是人的价值。大批的汽车对口杯。如此等等。其实，墨西哥的战败使我们获得了真理和勇气，使我们成为有文化和善良愿望的人。获胜者并不总是有价值的，恰恰相反。结果是，胜利不一定等于善，失败不一定等于恶。不能够在胜与善和败与恶之间划等号，不然的话，美国就成了善人，墨西哥则成恶人了。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这不是事实。与我们想到重要的不是善与恶，而是人的价值（即：是被人深恶痛绝，还是被人深深地爱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有价值的是感情的力量与愿望，而不是实际效果。但是，如果说仇恨是恶，爱是善的话，那我们不就陷入了不讲实际效果、只求精神的摩尼教的善恶对立说了吗？从感情上来说，墨西哥不一切都是杰出的，尽管没有实际用处。而所有舶来品，尽管实际上好用，但从感情上来说，仍是丑陋的。”

他咬着笔想，“是自卑感？”他微笑着写道：“自卑感难道不是被掩饰的优越感吗？很简单，有了充分的优越感，

① 科尔特斯（1485—1547）：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

② 指西班牙殖民者对墨西哥的征服。

③ 当时美入侵墨西哥。5月5日有一场重要战役。

就不会证实其是否有优越的欲望。我们的自卑是掩饰起来的优越感，只是别人还未能认识这一点；我们的自卑是高尚的准则的总合，很可惜，这些原则未曾施行，未曾引起人们注意，未曾赢得他人的尊敬。墨西哥人想得较深远：只要墨西哥的实际优势不形成，就要掩饰起来，佯装成正在创造别的，举世公认的价值；从服饰到政治经济，还有建筑。欧洲的声誉所能达到最后一个里程碑——工业革命，每天都在墨西哥产生。我们注定是优越的。不过，需要向前看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只是'向前看'并不意味着欧洲，或者美国的生活方式。尽管这些生活方式仍然时兴，它们毕竟是强弩之末。不幸的是，墨西哥的新资产者的眼光并不远，目前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学会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古典模式。我们总是宴席上的迟到者。我们以为该喝汤的时候，上的却是被耗子啃过的硬面包渣。但是，……今天，我们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且用自己的经验做动力和根本指导，准备从根本上建立一个真正的、崭新的社会和哲学结构。难道革命①没有使我们接近这一点？但是，当革命的真正权力被拱手让给信奉享乐主义的墨西哥头号富翁时，我们怎么办？问题就在于这真正的权力。人的权力从未像今天这么大，同时，对人来说，权力从未像今天这样失去其价值。一个人，比方说，被人议论纷纷的银行家罗布莱斯的权力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权力越来越大，价值却越来越小吗？二者择一是荒谬的，因为当价值是指人的价值的时候，恰恰是最广义的权力。当权力已不是价值时，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即：不负

① 指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

责任地行使各方面的权力。价值、权力、责任是伟大的统一体，把我们同其他人，同大自然，同上帝联系在一起。没有价值和责任的权力会导致涣散，造出地狱中的小鬼，或是人世间抽象的、独一无二的上帝。这就是历史、盲目的努力、优等的民族、或是控制不住的动力。我们处在十字路口。在千万条道路中我们选择哪一条呢？有着纷杂的经验和矛盾的生活方式的墨西哥有可能选择自己的道路吗？还是让邪恶和狂热拖着走？”

他不想再写了。眼睛重新盯着太阳。他感到自己渺小、可笑；凡是试图解释这个国家的人都会感到自己是渺小、可笑的。他自言自语道：“解释？不，只是相信而已。对墨西哥无法解释，只能相信。不论是由于气愤，还是出于激情，或者是因为绝望，对墨西哥只能是相信。”他把手稿折叠好，站了起来。

罗德里戈心不在焉地一边在床下翻找鞋，一边说：“实际上是寻求内在的价值。”

西恩富戈斯把茶壶放到电炉上，微笑着问：“为什么？在这里，受尊敬的不是人，而是头衔：主席先生，董事长先生，标签先生。如果没有这些头衔，无异等于自杀。我指的是在墨西哥。除非你想把杀人当儿戏。”

他交叉着双臂，等着水烧开：“你本可以为集体的需要，为博得大家的欢心去死。”

罗德里戈慢慢地穿着鞋，两眼眯缝着：叼在嘴上的香烟喷出的烟燎着他的皮肤，使他感到不自在。“依克斯卡，光说没用。现在我又有了昨晚的欲望，但只不过是欲望而已。

两种欲望。一种是昨晚的，另一种是要继续活下去。我不知道，但是我什么都见识过了。多少天来的放荡，就是为了寻求小小的冲突，突然的、盼望已久的冲突，与某个人，非他不行。一切都是那么渺小，那么没出息……依克斯卡，我失败了。”

“不对，你不过是获得了小小的成功。”

罗德里戈继续用无神的目光盯着报纸（我们的畜牧业形势喜人圣母院在道义上全力支持

水落石出解疑难

苏萨那携女进牢房

失足难平千古恨

穷司机车毁身残。出租汽车司机胡安·莫拉莱斯，等等，昨晚与一辆公共汽车相撞等等其妻和三个孩子受了轻伤等等但测试结果表明穷司机出来前喝过酒等等此项不负责任的行为使一家人陷入贫困等等出租汽车司机真荒唐棉花女王是科阿韦拉州托雷翁市一位美丽的少妇）小步，嗒嗒嗒嗒，小步

他一把撕毁报纸。但是，小店铺里的电唱机吱吱哇哇地响了起来；走廊上，有人匆匆忙忙地扫着地。罗德里戈伸手把啤酒瓶竖在嘴上，喝了一口又吐了出来，因为他的香烟也掉进嘴里了。

“不，我失败了。你去过那儿，你还记得我发表一本文集时的那些日子吗？……”

他一时语塞，感到失去了辩解能力。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想如何为自己辨护，还经常复习……现在，突然间被“文集”这个词打垮了。他倒在床上，翻滚着，眼里含着泪水，对一动不动的西恩富戈斯喊道：

“文集！这不让人笑话死吗？还有什么？快告诉我。”

“如果你想知道，还有失败。”

“还有失败？你知道吗？如果我手头没有一本新出版的散文，或是从我读过的劣质翻译小说中摘出的句子，我就什么也写不出来。谁不知道罗德里戈·波拉写的是什么，不就是多余的，像是一个被佣人搞脏的盘子吗？”

他把头埋在黄色的枕头下。西恩富戈斯倒了两杯热气腾腾的茶。

“你不是也有成功的一面吗？我也弄不清，比方说，诺尔曼，文学界的掌声，钱……”

罗德里戈抬起头说：“没有，没有……，就是有，我也会拼上全身力气把它们销毁的。这是我的弱点。不顾一切。自杀！真是笑话！就因为在叫什么博勃搞的聚会上一个把头发染黄的小白脸把我轰出来就要自杀！依克斯卡，你是看见的，他们把我轰出来了！我没说谎！”

“罗德里戈，又一次被轰出来。这不是第一次了。”

“你是知道的。你什么不知道？真可笑！‘伟大的年轻诗人，前途光明！’”

西恩富戈斯把茶杯放在房间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扶住罗德里戈的肩膀说：

“你今天应该作出抉择，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吗？要二者择一，非此即彼，不能什么都沾一点儿。”

“那有什么用？那同谁有关系？”

“同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同我们永远不知情的人有关系，同那些你可以以沉默来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人有关系，同那些你可以不加原谅，或用微笑表示和解的人有关

系。罗德里戈，这些人是如此之多，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你的决定。要么决定同我们在一起，那样，你就会知道有比你更凄惨的人，让你也有副铁石心肠。要么决定站在我们的对立面，那样你就会出人头地，非同凡响，终日有人陪伴、享受平等、拥有财富。在这边，你将默默无闻，成为孤独的大家的兄弟。在那边，你将名声斐然，人们将对你敬而远之。你选择吧。”

罗德里戈紧握着双手喊道：“可是你不懂，依克斯卡，……我不信，我不信……”

西恩富戈斯站起来，用手掰开罗德里戈的手：

“选择吧……你要记住”

“记住……我是罗德里戈·波拉”

“还有，还有别的……”

“受孕之地”

“还有”

“别人的成功总是唾手可得，而我总是望尘莫及。对不对，依克斯卡？诺尔曼和费德里古，就连博勃，佩德罗·卡塞奥克斯都是如此，为什么他们能成功？”

“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呢？那些不仅把生命、而且把非生命和非语言的东西都献给了墨西哥的人呢？那些来不及扬名天下的人呢？那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呢？”

“两个世界”

“互不关联”

“一个世界豪华无比，处处是羽毛、匕首和金枝玉叶；一个世界冷酷异常，四下是象形文字和鞭子。所有的墨西哥人都属于这两个世界”

“死人”

“所有墨西哥人的世界”

“活人”

“这边是梦境般的世界，日落复日出，闪亮的翅膀，耀眼的匕首；另一边的世界玉米锈斑点点，人体蜷缩，江河干涸”

“中间是城市”

“佝偻的四肢支撑着浮肿，装满钱财、骨头和头衔的脑袋。这里住的都是些人物，他们不得不舍弃一切”

“可是在那边，在另一个世界”

“是伸着双臂，从未如愿以偿的人”

“我父亲”

“赫瓦西奥·波拉。你，罗德里戈，还有费德里克·罗布莱斯，诺尔曼，还有其他人，会无声无息地死去吗？”

“不知道怎样把我们养大，我的父亲”

“回忆……罗德里戈……满月生，朔月亡，惊恐的眼睛在寻找”

“钉在十字架上的钉子，总像个人，像我父亲”

“国家是无名氏，领袖，领袖的名字在哪里？”

“我父亲”

“光阴将我们分离后又悄然流逝，但愿他为了我们永远活着，尽管我们曾有过小小的分歧、妒忌和畏惧”

“这有道理吗，我的父亲？”

“你还记得他？”

“我父亲我父亲我父亲”

赫瓦西奥·波拉

1913年3月的一个夜晚。寒风扬起尘土，月亮在山谷上洒下斑斑驳驳的光亮。那天晚上，联邦区区长恩里克·塞佩达来到贝勒监狱。30个全副武装的人从两辆汽车上跳下，有的用袖子擦鼻子，有的点燃用碎烟叶卷成的烟卷，有的用裤子蹭亮皮靴。秃顶的依斯拉斯对监狱的岗哨喊道："联邦区区长驾到！"塞佩达摇摇晃晃地走到第一个军官面前，打了个嗝，说，"我就是联邦区区长。"

加夫列尔·埃尔南德斯正在牢房里睡觉。长着湿润的眼睛的黧色脸庞被一只黑靴子踢了一脚："快起来，穿好衣服……"埃尔南德斯直起他那蒙古人般矮小的身体，斜眼望去，发现外面有一队卫兵。副监狱长命令道："到院子里去！"

绛色的天空，贝勒监狱的灰墙。高墙弹痕累累。塞佩达，依斯拉斯和卡萨·埃吉亚互相让着烟，不怀好意地放声大笑。卫兵们挟持着加夫列尔·埃尔南德斯将军向高墙走去。

"要是有武器，我就不会被杀死了。"

塞佩达用肥胖的手打了埃尔南德斯一记耳光。

随着区长的笑声，5位枪手开了火。枪声一停，狂笑也戛然而止。塞佩达摸摸土地，说："点火焚尸，就在这里……"然后把身体靠在墙上。

大火吞噬着埃尔南德斯的尸体，烧焦的肉味熏黑了塞佩达的脸。与此同时，赫瓦西奥·波拉和另外三位俘虏躲进一辆垃圾车，逃离贝勒。

从贝勒去倒垃圾的路上，波拉想，死人的心情大概就是这样，总要扯着嗓子对埋尸人喊，他们并没有死，也不会死，只是突如其来的恶臭使他们窒息，暂时动弹不得，请不要钉棺材，请不要往棺材上盖土。四个人低着头，藏在垃圾堆里，连大气都不敢出。他们把鼻子凑在木板车的裂缝上，吸着路面上扬起的尘土。一个逃犯也不知是在喘气还是在哭。波拉真想把被他浪费的那点空气要过来。烂草和粪便的气味几乎要使他们窒息的时候，车子停了下来。赫瓦西奥·波拉捅捅同伴。大家都等着车门打开，让夜色夹带着风钻进这狭窄的裹尸布般的车里，等着清洁工开始用铲子把垃圾敲碎、整平。

他们是在通往圣巴托洛的平原上。两个垃圾工没有抵抗，就被绑到车轮上去了。灰色、松软、苍蝇环绕的垃圾山从公路一直延伸到最近的一座山脚下。赫瓦西奥发现三个同伴满脸泥土，大汗淋漓，不禁有点泄气。

一位同伴说："我们必须在天亮前赶到萨帕塔部队的军营。"

波拉端详了一会儿自己赤着的双脚，又低头看了看第二位同伴瘦弱、赤裸着的小腿，和第三位同伴被脚镣磨破、流着脓水的脚踝骨。月亮将银辉撒在大地上。山风吹乱了垃圾。他们必须上路了。逃亡之路布满了岩石和荆棘。

赫瓦西奥在前面开路，向山那边走去。其他人习惯地一个挨着一个跟在后面。在平原上，腿常常陷在长满了草的泥地里；在山坡上，树枝像匕首一样把他们的身体划得鲜血直流。赫瓦西奥在山脚下歇了一会儿。干燥的山风刮得更猛烈了。

他头也不抬地低声说："没别的办法，只有分开。我们一起从这里走，到特雷斯马里亚斯山后，佩德罗和我走那条好走的路，不过在那儿要设法避开联邦军。你最熟悉去莫雷洛斯的路，你和辛度弗走左边那条道。如果天黑前还找不到兵营，我们再分手，单独行动，一直藏到天亮，看看萨帕塔的部队会不会从这里过。要是都不行，就只好在贝勒再见了。"

弗洛兰·雷耶罗说："可是，辛度弗脚上的伤很重，左边的路又难走。赫瓦西奥，最好让辛度弗跟你走，佩德罗跟我走。"

踝骨流着脓的辛度弗说："不管出什么事，最好一块儿走。"

波拉抬起头："我说的你们都听到了。至少也得让一个人逃生。就是只有一个人活下来也比四个人死在一起强。按原计划办。"

这时，一阵寒意向他们袭来。黑夜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赫瓦西奥走上沿着陡峭的山坡开辟出来的羊肠小道。

有时候，广袤的天地并不会使人感到渺小。此时，赫瓦西奥觉得，这一小队人是支骁勇的大军，他们步履艰难地行进在羊肠小道上，犹如浑身铠甲的千军万马在奔腾，被征服的巨大山峰对他们俯首听命。波拉想看一眼与远边的天际联成一片的干涸的山谷。大家默默地向上攀登着。

听着，弗洛兰，谁告诉你在山上会比在监狱里更感到像囚犯，更孤独？在监狱里，是什么把我弄垮的？现在我又记起第一次听见狼嚎的那个夜晚了。那么多的第一个夜晚，那么多的第一个清晨。每个夜晚与清晨都相仿，都不同。第一次听见

狼嚎的夜晚。第一次听见院子里鼓声和枪声的清晨。我只是听到嘈杂声，看到军装。不过我知道每一种嘈杂声都不一样。它们相同而又各异。我从不当第一名，也不当第二名、第三名。我从不管几点起床，不去报告已经准备完毕，不去说我不害怕，不用蒙住眼睛。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时刻。我一直想让他们枪毙我，好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总不给我机会。有的人死到临头还捶胸顿足地乞求宽恕。他们不知道，我在单人牢房里等待着有机会当面唾骂那些给予宽恕的人。一有人走向高墙，我就期望能顶替他，昂头挺胸地走到那里，然后再回我的牢房。我将死亡奉献出来。我本可以代替他们每一个人走向院墙。但是，他们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我被弄垮了。

佩德罗脚底板被一块玻璃划破了，他紧紧抿住嘴唇。索性让我粉身粹骨。让我的血化作尘埃。可是，不要扔下我一个人。我们一起受难。上次被捕时我们就在一起，这次再次被抓，我们也要在一起。让他们把我们四个人一起枪毙好了。但是，不要扔下我一个人。

辛度弗什么都不想。他只是赶路，不时地伸长胳膊，试图去摸脚踝骨。

中午，他们停了下来。快到必须分手的最高峰了。在还没有进入雾区之前，大家围着一棵松树坐了下来。

弗洛兰·雷耶罗说："这儿没有水，不能给辛度弗洗伤口了。"

辛度弗低着头说："你们不要想水……"

赫瓦西奥笑着说："也不要想吃饭。"

佩德罗喃喃说："吃饭……"

赫瓦西奥咬紧牙关："别提吃饭。"

"我们就要到特雷斯马利亚斯了。"

"对，到了那儿就要分手了。"

"赫瓦西奥，我垮了，我垮了。"

"你比任何一个人都更熟悉去莫雷洛斯的路。别发牢骚了。要吃苦头的是我。"

弗洛兰把枯萎的胡须含在嘴里："得有个人吃点苦头，我们四个人才能得救。"

赫瓦西奥直愣愣地盯着石头，说："哪怕只有一个人得救……"

"有个村子里住着个老头儿，他想一个人独自死去。人们说，这是他最大的愿望。他很早就想像死神的模样，因此死神的到来并不使他觉得突然。他感到死神已经临近，便把家里的人都打发走，以便独自迎接死神，独自享用期待已久的东西。到了晚上，他马上就要死了，喉咙几乎发不出声音了。这时，他睁大眼睛爬到大门口，想告诉别人死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那天晚上我钻到他园子里偷桔子。他的脸贴着地，还感谢我，因为我看见他是怎么死的了。"

佩德罗沉默了。

"需要有个人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哪怕就一分钟。"

"那你告诉联邦军的人好了。"

"来不及。要是碰见你一个人，你当场完蛋。要是有人同你在一起，那在倒下之前，还能互相看一眼。"

佩德罗说："需要有人宽恕你。"

赫瓦西奥想，秃鹫会宽恕的，当猎物只剩下一颗心脏时，大地也会宽恕的，就连蛆虫因为得到了丰盛的佳肴，也

会宽恕我们的。他站在一棵松树下，用手指着山谷，他突然感到，他离受伤的同伴、凄凉的土地、流血的羽冠、下意识的祭献和光秃的山峦是多么的遥远。他感到在墨西哥芸芸众生的冷漠世界的彼岸，有一个像他这样浑身污垢、疲惫不堪、不为同胞所知的人可以得到解救。不过，他是忠诚的，只有忠于自己，才能忠于其他人。今天我得救，是为了明天拯救别人。他们想让我同他们一起死。我的同伴认为大家一起死是莫大的安慰。他们认为，只要我同他们一起死，我就尽到义务了。他们甚至愿意我先死，以便减轻他们死时的痛苦。如果他们愿意，我决心拯救他们。然而，只有自己先得救，才能今天救他们，明天救别人。

弗洛兰慢吞吞地说："塔上已经有人看见我们了。那是埃尔南德斯将军，他们枪毙他后把他扔进火里。他是一个人被捕的，我们要是被抓，下场也一样。还不如四个人一起呆在山上好。"

辛度弗抽泣着说："我不想一个人死在山上，也不想在监狱里死在敌人当中。"

波拉转过身来，用干树枝抽打辛度弗的背。山谷里光线暗淡，人们看不见他眼睛里喷着怒火。

"混蛋！你有什么资格说话？你还没发现我们为了照顾你和你这条瘸腿费了多大的力气？你还有脸哭鼻子？你凭什么要把我们拖垮？滚蛋！"

"好了，好了，长官……别打了。"

"赫瓦西奥，别再打了，"弗洛兰拦住他的胳膊。这时，树林的上空腾起淡淡的烟柱，传来一阵燃烧树叶和干树枝的味道。

“行了，我们走吧。他们正在营地做饭呢。你们瞧那些烟。每一个烟柱既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也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当然，谁要是光想填饱肚子，那就随便去哪一个好了……”

在特雷斯马利亚斯附近的地方他们分了手。弗洛兰扶着辛度弗的腰，搀着他走。为了对付山里寒冷的雾气，赫瓦西奥缩着头，搓着胳膊。佩德罗跟在他后面。

在赫瓦西奥和佩德罗的脚下，大地就像是冰冻的裹尸布。地面潮湿，布满了岩石和枞树。越往上爬，青紫色的山坡越陡峭。必须绕过联邦军的营房。这些营房把他们和萨帕塔部队的营地隔开。士兵们都冻僵了，房间里还飘出反复炸过的菜豆的味道。黄昏时，佩德罗双手捧着肚子跪下来，开始呕吐。夕阳在树林的灌木丛中投下长长的影子。佩德罗的眼睛和嘴都抽搐着，默默地请求歇一会儿，喘一口气。

“天要黑了，佩德罗。我们还要一起赶一段路，然后就分手了。走吧，起来。”

“就像弗洛兰说的，和埃尔南德斯将军一个下场。先是被枪毙，然后被焚尸。赫瓦西奥，这就是我们的结局。还不如留在这里，留在山上，就我们两个人，就是死，也要和上帝在一起。我们去哪里，赫瓦西奥？告诉我，去哪里？”

“别再说了。拉住我的手，站起来。”

“是，你是长官，你是强者。你只知道要往前不停地走，走。可你不知道往哪里走。是要同萨帕塔汇合吗？然后呢？”

“佩德罗，我们在进行斗争。现在不应该思考，应该斗争。”

“无意识的斗争，就好像一个人没有记忆，也没有预感一样。你以为所有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吗？你以为你我进行斗争有什么意义吗？这里只有我们两人，在树林里几乎迷失了方向，我还发着高烧。你想想，你我两个人，在这里能做什么？我们的所作所为又有什么意义？难道事情不会自己解决？难道我们的牺牲不是无谓、多余的吗？赫瓦西奥，我们离开这里，离开革命吧。让风清醒清醒我们的头脑。什么都不会变的。”

“你说怎么办？”

“我们去夸乌特拉，看看能不能弄到衣服，或者钱……然后，各自回老家……”

“佩德罗，他们会找你，而且一定会找到的。你别想脱身。你不想让人牵着鼻子走，我却只能这样。没办法。另外，没有可以去的地方。在墨西哥没有藏身之地。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然后呢？”

“然后各奔前程，去应该去的地方。”

“和原先一样？”

“你别问了。既然你参加了革命，就不要总问个没完。我们应该尽义务。就是这样。”

“说真的，你从未想过谁会获胜吗？”

“我们不知道谁会获胜。佩德罗，都会胜的。都活着。幸存者就会胜。在这里，大家都是幸存者。走哇，站起来。”

“赫瓦西奥，我又发烧了。我的胃翻腾得厉害。”

“走吧，天就要黑了。”

佩德罗跪下来：“应该在这里睡一觉，我走不动了。”

这时，虫鸣声四起，冰凉的山坡上又刮起了风。佩德罗搓着胳膊，牙齿格格打架。夜幕突然包围了他们。

“赫瓦西奥，别扔下我，别扔下我……只有你能把我带到应该去的地方，……别扔下我，求求你了……”

佩德罗伸手去抠土地：“求求你，靠着我，我冷……我们俩挨在一起可以互相取暖。”

他想把手伸得更长些，结果头朝下滚到地上：“赫瓦西奥，你说话呀，你说话呀，我不愿意被埋在这里……”

他想瞧瞧自己的手，看看自己是否还活着。浓重的夜色笼罩了整个山峦。他睁大眼睛搜寻着黑森森的林子，喊道：“若大的天地，总得有我立足之地吧！赫瓦西奥，带我远远地离开这里吧。我们一起回牢房吧。我害怕这幽灵般的荒山野岭。我害怕不戴脚镣走路……赫瓦西奥，给我戴上脚镣吧。赫瓦西奥！……”

佩德罗用手捂着踝骨，突然觉得自己又成了自由的俘虏了。我情愿当人类的俘虏，不愿意当寒冷、疼痛和黑夜的俘虏。求求你们了，给我戴上脚镣吧。我不愿意跌跌撞撞地走路。我愿意受制于人。我生来就是被人管的。这真让人痛心。“赫瓦西奥！求求你，别扔下我一个人……你是长官，带我走吧……赫瓦西奥。”

佩德罗独自在岩石间游荡。赫瓦西奥·波拉已经朝着莫雷洛斯山谷中黄色的篝火下山了。

依内斯·亚诺斯将军在肚子上擦擦手指，挨着帐篷坐了下来。在他背后，部队赭色的帽子和印第安人的眼睛在夜色中闪烁着。

“吃吧，不用客气。来呀。这么说，您是从贝勒逃出来的？”

赫瓦西奥·波拉往冰凉的手上哈着热气，回答道：“是的，将军。我一个人逃出来，爬了一天山。我自己闯了过来。我愿意听您的调遣，在萨帕塔将军的部队里继续同篡权者打仗。”

亚诺斯将军哈哈大笑着从炭火上取下一块玉米面小饼：“您真够闭塞，简直是块木头。难道您不看报纸？真正的阿亚拉计划[①]说的是什么？计划上说，马德罗不坚定，太软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是谁把他赶下去的？是我的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②]将军，现在他是我们的长官……”

“那萨帕塔呢？”

“什么萨帕塔不萨帕塔的。在您面前的是依内斯·亚诺斯，敝人效忠于合法政府。明天您就回贝勒。现在还是吃点夹菜的玉米面小饼吧。路途很长，也很累人。”

赫瓦西奥·波拉重新回到贝勒灰色的院墙里。那片焦土就是焚毁埃尔南德斯的尸首的地方。波拉一踏上去，两腿就开始发抖。在单人牢房里，他感到眼皮发沉，昏昏欲睡。两位军官走了进来。

萨马科那上尉身材修长，一头黄发，胡须经过精心修饰。他说：“通不通知您都没必要了，您将径直到院墙那里去。”他两眼仍然盯着天花板：“但是，您要先告诉我们逃

---

① 指萨帕塔1911年发表的要求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计划。

② 韦尔塔（1845—1916）：墨西哥将军，1913年叛变，推翻马德罗，自任总统。

犯佩德罗·里约斯，弗洛兰·雷耶罗和辛度弗·马索特尔往哪个方向去了？”

“你们早晚会把他们抓住的……没有这个必要。”

“有必要。我们要把你们四个人一起枪毙，以惩戒他人。您自己定吧，要不明天您一个人站到刑警队前面去。”

牢门被重重关上。传到赫瓦西奥耳朵里的是贝勒长廊石地上的脚步声。一阵寒风穿过铁栏杆钻进来。赫瓦西奥倒在地上。

明天我将一个人站到刑警队前；明天，总会有一具骷髅在未来的街角徘徊……我踩到加夫列尔·埃尔南德斯的骨灰时，双腿开始发抖。别的被处决的人也将踩着我们的骨灰走过去；佩德罗踏着我的骨灰，辛度弗踏着佩德罗的骨灰，弗洛兰踏着辛度弗的骨灰。我们都来不及说声再见，只能用靴子来告别。一个人面对刑警队；我要在自己最虚弱的时候穿过这条走廊，努力忘掉我所知道的，回忆起我所遗忘的……会有时间忏悔吗？就是让我再活一次，也不会有时间对一言一行忏悔的。死神啊，谁认为你不同于生命，你就对谁进行报复。你无所不是，生命侵占了你，伤害了你。只不过是一个例外的死亡而已。我们拼死拼活，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成为英雄，可到头来想一想，当一颗、二颗、三颗子弹穿透你的肚子、胸膛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他妈会感到什么？你会看到自己流出来的血、瞪的像洋葱头那样大的眼睛吗？你会知道别人走到你身边，往你脖颈上补打一枪吗？那时你已说不出话，也不会祈求宽恕了。我的上帝，宽恕已经被用得贫乏了，是我们自己用的，我们怎么能向你祈求宽恕呢？我害怕，上帝，我真害怕……你不会同我一起去死；我不愿意与不同

我一起死的人谈论死。我想把它告诉我的同志，让我们静静地一起死去，一起死去，一起死去。留下没有做完的事……这就是死亡……

赫瓦西奥站起来对哨兵喊："让那个小上尉来。"（佩德罗在特雷斯马利亚斯山的右侧，那里离联邦军的房子不远。他发烧了，可能还在那里。弗洛兰和辛度弗走的是左边那条难走的路。地面很硬，辛度弗的脚瘸了。他们走不远。我们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天又那么冷……）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教堂的钟还未敲响。赫瓦西奥睡眼惺忪地走在贝勒空荡荡的走廊上。他摸了摸肩，脸，肚子和睾丸，它们都比他更有活的权利，而要死的正是这些东西。他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他想回忆往事，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想起一只鸟在梯埃拉卡连特河里洗涤自己的翅膀。他想把思绪转到别的事情上去，如女人、父母、妻子和没见过面的儿子，但脑海中只有那只湿漉漉的鸟。刑警队列队站好，弗洛兰，佩德罗和辛度弗从另外一间牢房走出来。尽管他看不见他们的脸，但是他知道是他们，因为他的思路立即被打断了。他发现自己走在死囚的最前面。四个人要一起死了。晨曦沐浴着他的面庞。他此时的感觉就和在山上时一样。他感到自己高大无比。他们走到高墙跟前，转过身来，面对步枪。

赫瓦西奥·波拉低声对同伴说："我们的灵魂一起得到了拯救。"

站在他旁边的辛度弗舒了一口气："他妈的，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把我们隔开了一点。"

赫瓦西奥深深吸了一口气："我们要一起倒下去。拉住

我的手。告诉其他人都拉住手。”

说到这里，他看了看同伴的眼睛，他觉得第一次看到了死神，便闭上眼睛，为的是不让生命提前离去。

枪响了。弗洛兰高喊：“马德罗万岁！”

鸟被撕成碎块，跌落在梯埃拉卡连特河里。上尉走过来，朝扭曲着身子躺在贝勒泥地上的四个人补了四枪。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用排枪打死人，”他对刑警队说，然后就观察起自己的手纹来。

“我父亲，我父亲，我父亲”

一股油炸食品的味道从天井飘到罗德里戈·波拉的房间里、阳台上，然后飘到空中，同城市其它味道混合在一起。浑身香水味袭人的平比内拉·德奥瓦多戴着墨镜，沿着马德罗大街向罗贝托·雷古莱斯的办公室走去。她脑袋里装着的数字就像写在一块黑板上的那样清楚、准确。300股。45，000公顷土地。为本哈明在罗布莱斯的银行里谋一个职位。在劳伦萨姨母家吃饭的事已经定下来了。通过雷古莱斯是可以收回一些土地的。数字消失了，又出现饱经风霜的劳伦萨姨母的形象，和别的形象　波菲略·迪亚斯　波特旅馆门口的四轮马车　绿树成荫的宪法广场　锥形的帐篷和房顶　密密麻麻的文字　多少年来，我一直耐心地期待着，共和国的人民能够在大选期间选举和撤换政府成员，而不必担心，或害怕爆发武装革命。今天，我预言，这一时刻来到了①。一股浓郁、古典式的香水味。

① 这是迪亚斯总统在执政三十余年后宣布大选时说的话。随即爆发的1910年革命把迪亚斯推翻了。

预见到的？……那一天天气晴朗，位于汉堡大街的府邸举行盛大招待会，款待波拉维哈侯爵。屋顶的气窗就像是家族的徽章，向所有的人显示她的等级、气派和财富。此时，堂娜劳伦萨不仅回忆起那么多年的甜蜜生活。第二天，由于他们效忠迪亚斯，被宣布流放国外。堂娜劳伦萨觉得不陪堂波菲略去巴黎居住是不高尚的，华金却认为这种忠诚太过分了，堂弗朗西斯科则采取中庸之道，决定举家迁往纽约。这样既顾及了责任，又不失谨慎。而庄园却没有人管了。让我们悄悄说，流放其实是规律，而不是例外。为了参加独立一百周年①的庆祝活动，我甚至放弃了出席乔治五世②加冕典礼的机会，中断了在英国的愉快旅行。在纽约，我看中一幢位于花园大街的漂亮房子。劳伦萨将交上许多朋友。怪僻的华金托③将热衷于班德贝特家族的马背宴席和在新港避暑。让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不管怎样，暴风雨会很快过去的。只要马德罗想保住政权，就必须继续迪亚斯将军和平、巩固和安定的方针。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堂波菲略一定会再次出山。他的敌人不也是这么说的吗？“他的私生活是无可指摘的。作为一家之长，他知道如何正确教育子女。所以他的

---

① 墨西哥独立战争始于1810年，到1910年刚好一百年。

②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于1910年登基。

③ 华金的爱称。

女儿品行端庄，他唯一的儿子温文尔雅，谦虚好学。他还是个模范丈夫，用应有的尊敬和爱抚对待他尊贵的夫人。”对现代墨西哥来说，这难道不是一剂良药吗？这样的楷模难道会在一夜之间被取而代之吗？和平与进步的宏伟大厦不会轻易被摧毁；革命的火是烧不起来的。公职人员懂得，他们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中产阶级的衣食住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在任何情况下，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伟人的领导。无论谁执政，真正懂得严格管理，并且使国家取得物质进步的人都会回来的。堂弗朗西斯科想出一份名单，他高兴地发现，在墨西哥只有他们才是出类拔萃。他们的姓氏和企业是国家水平的代表。堂弗朗西斯科玩味着这些使墨西哥在世界上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并以尔汝相称的名字：

陶赫尼—皮尔逊狩猎公司，

莫克特苏马制铜公司，

帕默—苏伊班，巴托皮拉斯，纳尔逊—韦勒公司，

五彩翎座金矿……

只能带走最有纪念意义的物件：汉堡大街府邸玻璃柜里的摆饰，费利克斯·帕拉①和阿尔贝托·费斯特尔②表现城市的黄昏烟雨茫茫，呈现一片缓慢、轻柔的玫瑰色的画面。

当动乱的惨讯接踵传到花园大街时，堂弗朗西斯科命令全家整装待发；在韦尔塔政权巩固后，他不无保留地再次下令整理行装。可是，不是华金托在某个乡间别墅，就是堂弗朗西斯科去芝加哥参加索诺拉土地、畜牧公司的会议。等他

① 帕拉（1845—1919）：墨西哥画家。

② 费斯特尔：墨西哥画家。

们回到纽约，一切都已为时过晚。堂弗朗西斯科听到了另外一些消息：莫雷洛斯[1]的一家工厂被烧毁，萨卡特卡斯[2]的一辆火车被炸。后来，堂弗朗西斯科生肺炎一命呜呼。不管是堂娜劳伦萨，还是华金托都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些只有老头子才记得的证券和股票，更不知道怎么用不同于华金托在英国学会的英文交房租。他们在巴黎附近的内利有一栋房子。1915年秋天，堂娜劳伦萨和她的儿子就搬到那里去了。

讲法文真令人惬意！堂娜劳伦萨舒了一口气。不到一年，内利庄园里就不再使用西班牙文了。堂娜劳伦萨一边命令仆人接客、送茶，一边评论道，只有在这里才可能重新当体面人。这里才是循规蹈矩。纽约！什么大选，什么新教徒！还有什么打老虎的总统！总该有些超群脱俗的东西吧。我不厌其烦地告诉儿子这些超群脱俗的东西，尽管很少有人能辨别、珍视它。美国……只重数量，不重质量[3]。我们理想的祖国在这里，在欧洲。这一点我百说不厌。

内利成了逃亡的墨西哥人聚会的场所。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他们向欧洲朋友表示，他们也分辨得出一瓶布尔戈尼红葡萄酒的贮窖年头。当然，法国也在打仗。可是，一场战争是由有教养的人进行的，另一场是些蓬头垢面的乌合之众挑起的，两者相差甚远！华金托在他母亲举行的一次茶会上认识了一位不会说西班牙文的墨西哥姑娘。堂娜劳伦萨积极促成了这桩婚事。没过多久，他们就在罗切大街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时光又倒转了！多少张熟悉的面孔！堂娜劳伦萨一

①② 均为墨西哥的州名。

③ 原文为法文。

遍又一遍地读着受邀宾客的名单，这些哪怕是在痛苦的流亡生活中仍然显示出永恒不变的原则和等级的姓氏使她万分激动。有时她想，实际上她从未离开华雷斯区。他们在哪里，墨西哥就在哪里。

华金的妻子费尔南达是位受过瑞士修道院教育，古板、严肃，脸色苍白的女郎。她很快就对堂娜劳伦萨无休止的闲聊和家中常客的怀旧厌烦了。“我接受不了墨西哥的风俗，受不了你们可怜的失去主心骨的感觉。”她咬着牙对丈夫说。*1924*年，本哈明出生了。从出生后的第一周开始，祖母就把他抱到自己那间挂满家族成员肖像的卧室去睡。“学法文当然是件好事，可也不能忘了自己是奥梯斯·德奥瓦多家族的成员。华金，你父亲说得对，不能让那些戴草帽的强盗①把墨西哥给毁了。把这封信拿去看看，是你叔叔写来的，我们的土地居然被说成从来就不是我们的！也许卡兰萨和奥布雷贡②这两位先生不是有教养的人。但是，一旦他们对这一切厌倦了，就会立即请我们所有人回去。应该准备好，以便重新占领我们的位置。”本哈明每日在内利的花园里玩耍。两岁时，给他请了一位比利时家庭女教师。可是，堂娜劳伦萨仍然每天晚上带他去自己的房间，给他看照片，给他讲新加利西亚③的领主制。亲爱的，你瞧，这张画画的是堂阿尔瓦罗，他是驻在当地的将军。他是*1620*年到新西班牙④

---

① 劳伦萨指的是墨西哥农民起义军，墨农民多爱戴宽沿草帽。

② 卡兰萨（1859—1920）：1917—1920年间任墨西哥总统。他颁布的宪法至今有效。
奥布雷贡（1880—1928）：1920—1924年间任墨西哥总统。

③ 旧指墨西哥中部。

④ 殖民时期墨西哥的别名。

定居的。你的曾祖父是皇帝任命的省长。这是汉堡大街的家。你父亲就是在这里长大的。你看，这是你叔叔，当时他被派去参加阿方索十三世①的宣誓典礼。还有这个，你喜欢吗？这是教会主教勋章。是教皇陛下赐给我们的……给他讲庄园，描述日后或许会打交道的体面人家。本哈明长大了。他懒散，没有朋友。有时，他穿上胸襟带花饰的衬衣，舞着剑喊道："打倒阿兹台克人！打倒阿兹台克人②！"每看到这些，堂娜劳伦萨总是感到万分自豪和满意。

孩子快满5岁时，母亲去世了。华金托便搬回内利住。这时，碰巧家庭的代理律师也死了。华金托便坐镇书房，管理奥梯斯·德奥瓦多的家产。他惊诧地发现，他的家产在老律师莱塞尔的操持下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刚刚丧妻的华金正40多岁。他所在的巴黎是先锋派诗人和高等妓女的天下。尽管他们不像1915年时那么光彩照人，但极富消遣性，倒也不使人感到难以忍受。华金认为用新方法进行巨额投资的时间到了。祝福你，莱塞尔，祝福你，堂弗朗西斯科，还有庄园和股票！华金托的管理只持续了两天。很快，他就成了有名的南美阔佬。他头戴灰色礼帽，能在斯芬克斯旅馆租一晚上的房间，还会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背诵维克多·雨果的文章。

到了1935年，全家不得不卖掉内利的住宅，坐船回墨西哥。有好几个星期，蒙巴纳斯③都为华金托的缺席而哭泣。

---

① 阿方索十三世（1886—1941）：西班牙国王，1902年开始独立掌管王国的事务。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巴黎南部的一个区，艺术家和作家经常光顾。

不久，华金托就认为，唯一使他欣慰的地方就是汉堡大街府邸里的沙发软椅。

汉堡大街的府邸！堂娜劳伦萨回到家里的那天晚上，坐在楼梯上哭了。面前仍是那面镀金框边的镜子。多少年前，她就是在这面镜子前整理好纱巾，露出甜蜜、温顺的微笑离开这个家的。现在，在镜子里，或者说在她的嘴角边闪烁着某种她不愿细想的虚幻的东西。她的身影表示出对彻底解脱的信念，尽管这彻底的解脱没有通往生活的大门，对往事只能回忆不能寻觅，即便去寻觅，也无法相信过去能继续存在。堂娜劳伦萨紧盯着自己的双手，决定忘掉过去。忘记已经回忆起的往事。继续当一名贵妇人。

“华金，你看见了吗？昨天我还在寻找赫诺维瓦的旧居，它已经成了点心店，马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而鲁道夫的住宅则成了西班牙人的社交中心。有人说政府里尽是共济会的人。其实不止这些。他们不让学生信教，票据不能兑现。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成了会计师，商人，东奔西走的代理商和办公室职员，幸运的，则当了历史教授。”许多房间里，光秃秃的墙壁像幽灵一样，原先挂着的有百年历史的画像都被古董商弄走了。普通的织花布遮盖着丝绸面已经破损的家具，地上铺的不是地毯，而是毡子。没有人对他们另眼相看。弗朗西斯科会说，怎么不事先征求合法的统治阶级的意见就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怎么能让我的侄女开妇女内衣店，在柜台后面打发日子？怎么能让一位部长的孙女在窗前喊“有织毛衣的吗？”本哈明不能做这种事。我要让他保持高贵的气质，明白自己所属的阶层和义务。有了他，有了奥梯斯·奥瓦多这个姓氏，我们所有人都会重新占据我们的位置

的。华金托却说，这场灾难不是我的过错，那些从农村跑出来的家伙到处买不动产，如今都发了横财，成了人物，我对他们腻烦透了。总之，我觉得与其像我的英国学校的同学那样和奴隶一样地干活，推销领带，或者当个饭店楼层领班，倒不如坐在沙发软椅上喝喝白兰地。

老朋友中有许多人仍然留在欧洲。另外一些手头还有钱的人开始回墨西哥——堂娜劳伦萨叹了一口气——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与强盗为伍，同政客的家眷打桥牌，敲落泊者的饭碗。甚至还有个家伙同一个反教会的人结了亲！汉堡大街的府邸不断被肢解：首先，花园被一些黎巴嫩人占去盖了公寓；然后，马厩变成了杂品店；最后，轮到了房子的正面，在大厅和底层开了一家时装店。他们只留下四间房子。一间卧室改装成客厅，华金托住一间，堂娜劳伦萨和18岁的本哈明住一小间，还有一间厨房。每天的食谱是米饭和肉丸子。堂娜劳伦萨一件家具也舍不得扔掉，便把它们堆在房间里，同瓷花盆，镜子和柳条摇椅挤在一起。胡桃木柜子特有的气味，头戴白色假发的宫廷侍从的小瓷人，刻有人像的宝石，八音匣，组成一幅田园景象，显示着昔日的荣耀和显赫。白天，房间里不见阳光。晚上，啤酒广告的绿色灯光在租出去的阳台上闪烁。他们必须悄悄迅速地穿过时装店，和昔日曾款待过波拉维哈侯爵，今天却挤满了冷漠的顾客和模特儿的大厅。但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却一切照旧，既是过去，又是未来。噢，本哈明！那么听话、懂礼貌，讲一口漂亮的法语。他一定会成为大人物的。他不能按照传统去欧洲读书，但是，也不需要同大学里的痞子混在一起，不像他的堂兄弟，宁肯不要奥瓦多的姓氏，却要当什么建筑师。

长着鹰钩鼻，昂首挺胸，披着绸披巾，黄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深色袜子和一双带花结的短靴的堂娜劳伦萨，同本哈明回忆着本世初头十年的舞会，遍数在巴希约、索诺拉和莫雷洛斯的产地，重温在这栋房子里热情款待过的西班牙贵族的名字，回想堂娜卡梅丽塔①时代参观蚂蚱山②的情景。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本哈明多听话，多懂礼貌，讲一口令人倾倒的法语！他总是半启着嘴，睡眼惺忪，胡须不加修理，走路时猫着腰，还总爱在脖颈上挠痒痒。本哈明接触不到女人，活像是橱窗里的僵尸。本哈明是最后一幅刻在宝石上的人像。当祖母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时，他便大声读报纸上的广告栏。每当读到一个法国人名时，便挥动起胳膊来。

本哈明过24岁生日时，德奥瓦多的堂妹来吃晚饭。祖母忧心忡忡地想，这个女人也像新贵们一样别出心裁，热衷于大言不惭地自吹为冒险家搞的什么"国际"狂欢。堂妹先同堂娜劳伦萨咬了一阵耳朵。在餐桌旁坐下来后，平比内拉皱着眉头说：

"姨妈，你们对本哈明是怎么想的？这13年来，你们一直靠剩余的家产生活。别以为可以这样一直到小伙子的死。"

"孩子，你有什么建议？难道让本哈明离开这个家去卖袜子不成？本哈明是年青人的典范，甚至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受过绅士教育的小伙子，说不定哪一天……"

"要是卖袜子就好了。当然，他没受过任何训练。让我们想想，……不过，看看是否能把他安排到银行里做事。"

---

① 指迪亚斯独裁统治时期。

② 现为墨西哥城博物馆，曾是总统官邸。

“银行！我亲爱的平比内拉！弗朗西斯科总是说：‘要让银行家为你服务，让他们俯首于你；另一个档次，另一种选择，就是你当他们的奴隶。’你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的。在从前银行老板都是名流，常来同弗朗西斯科共进午餐。可今天！我敢肯定，现在的银行老板从前都是什么革命党人、共产分子。喔，不。本哈明生来是让银行老板为其所用的。”

“唉，姨妈，请原谅我。可是，你看……；不管怎么说，请你原谅我。你要请有名的银行家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的夫人诺尔曼·拉腊戈蒂吃晚饭。她附庸风雅，同意，按过去的说法是暴发户，随你怎么说都可以，还有罗布莱斯，是个不知从那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可是，诺尔米塔①非常羡慕名门望族。要是让她在你的古董中间吃顿晚饭，会使她高兴得发狂的。你不用担心，我们负责置办一切。第二天本哈明就可以在银行里得到职位了。”

堂娜劳伦萨的抗议无济于事。诺尔曼·拉腊戈蒂！一个巴斯克店员的女儿。不过，要让她领略一下我们这个阶层。在这个狭小而又华贵的天地里，要让她感到受了多大恩宠。但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珠光宝气，披着貂皮大衣，心不在焉地玩弄着项链的诺尔曼走进来，用一种原本是贵族才有的对新世界、财产和意志的自信心定定地看着堂娜劳伦萨的时候，她痛苦地感到一切都颠倒了。堂娜劳伦萨以为近40年来一直空着，等着他们回去的地方，已经被粗暴无礼地占领了，毫无风雅——祖母坚持这么认为。

① 诺尔曼的爱称。

“您知道，堂娜劳伦萨，我父亲是在革命时期丢掉全部庄园的。我对费德里克说，我同像你这样忠实于革命原则的人结婚也算是报应吧。不过，这样一来，您和我就有了相同的地位。对吗？那么多名人遭了难！但是，重要的是维护真正的尊严，就像我们所有人做到的那样，对吗？可恶的是，有人不让我们把堂波菲略的尸骨运回墨西哥……”

第二个星期，本哈明开始在墨西哥储蓄银行有限公司贴标签。所有的人都承认他写得一手好字，很有法国韵味。

平比内拉戴上墨镜，以免同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的目光相遇。也是天助神佑，在两人之间走来一个搬运工。他漆黑的额头上缠着一块麻袋片，背上的重物使他的身体弯成一张弓。西恩富戈斯笑了笑，便钻进一栋玫瑰色的石砖楼。这栋楼位于胡亚雷斯大街两幢19世纪末盖的，带有屋顶窗户的房子中间。他的办公室就在楼里面，他还是这栋楼的主人。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站在他的办公室的蓝色玻璃窗前，看看自己的手，然后抬起头，想在玻璃窗上留下另一种形象。室外寒风阵阵。“您要我谈的是一个同现在截然不同的人。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是在哪里长大的了。”

静静的小河，傍河而立的茅草屋，稀疏的树林，几块玉米地；弟弟们接踵问世，既没有带来欢快，也没有带来悲伤。

穷苦的孩子一落地，母亲便三下五除二地处理完毕。很多事情已经记不真切了，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父亲回家就是吃饭、睡觉，再有就是搓洗被太阳晒黑的面庞。他的面孔就像是干燥的土地，目光严峻，双手温柔，即便说话时也不愿张嘴，因为对他来说话语过于沉重灼人，就好像一说话，就会出卖、或者放掉某种重要的东西。当谈到土地、女人，以及同土地与女人在一起的时候，话语则灼人、艰难。

“驾！混账骡子。驾！天要黑了。”

“老天爷有眼，让你成为我的睡美人，但是等月亮一出来，就不让你睡了。”

莫雷利亚。星朝天。糖果和小百灵鸟，还有骑马的男人；庭院犹如掩映在绿叶葱笼中的罗盘，使教堂显得漂亮；大家一起把塑像安放在他们所爱戴的圣人祭台前。塑像是由在莫雷利亚当木匠的大儿子油漆的。

“希望孩子有出息。”

“把刚出生的拉托卡萨送给我吧！”

“但愿玉米丰产。”

“愿我们永远在一起！”

“父亲大人，在木匠铺里干活挺自由自在的又一次想到玉米地环绕的茅屋，腐烂的玉米杆儿和烧焦的叶子的气味，瘦小的猪。”

“应该忘掉所有这一切。我们青云直上，谁都想不到在半个世纪以前，我们还在为庄园主卖命。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太多了。开辟就业渠道，振兴我们的国家。从前的事已经永远过去了。”

人们说主人是好人，只要求得到他那一份儿，允许人们自由

种庄稼，没有凭票商店①。

“堂伊格纳西奥·德奥万多是那些土地的主人。他很少去那里。他的名字和形象几乎是传奇式的。我现在记起父亲的模样了。我觉得一有这个世界就有他了。我记得每天干完活，他总要把脚在黑水沟里泡一下，再让第二天的太阳把鞋上的泥晒干。每逢星期天，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我父亲也会回忆起往事：‘我祖父塞拉芬活着的时候，这块土地的收成足够大家吃的。后来来了那些律师，堂伊格纳西奥老爷便跑来买下了所有的土地。后来外国士兵杀了我们许多人。我一直种地，总以为和从前一样，收成够大家吃的。可是战争②后，政府又搞了些新法令，这下我们就被堂伊格纳西奥整个儿吞掉了。不过也别发牢骚，在别的地方，只准在当地商店买东西。在这儿幸好还不这样，你还可以到莫雷利亚，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

“是啊，我认为印第安人是知足的。光是他们自己是不会闹革命的。那时，我的表哥弗洛兰·雷耶罗来了。他从小就被带到墨西哥城。我还记得，他一边用罐里的水把直挺的胡须浸湿，一边摸着我的头说，他在莫雷利亚听说，堂伊格纳西奥的儿子彼德罗胡作非为。等老头子一死，彼德罗就会占据他父亲的位置的。

‘在莫雷洛斯，他和他的朋友骑马兜风，用套索套农民的女人，搞得民怨沸腾。大家都不敢出门，可又非得去河边打水、洗衣服。佩德罗他们利用这个机会，用绳索套住女人，

① 庄园里，用票代替货币，在指定的商店买东西。

② 指1857年改革战争。

然后再把她们送回来。'

"弗洛兰还跟我讲了他一路听到的别的事情。他讲了没有人能活着出来的纳匈那尔峡谷，讲了卡那内阿的罢工工人，他还去过里约布兰卡。

'那里的人都组织起来了，这儿也应该把农民组织起来。现在马德罗先生正在竞选。人们都说他会消除一切苦难。'

"我记得，我父亲皱紧了眉头，拨弄着火，对弗洛兰说，别给他们惹麻烦，什么事情都会自行解决的。

'在莫雷洛斯，萨帕塔的部队正在招兵。我去过里约布兰卡，我觉得那里的事儿已经出了轨。我的朋友赫瓦西奥·波拉正在墨西哥城为萨帕塔筹款。要是堂波菲略不尊重选举，谁都不会答应。'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在皮沙发上坐下来，笑了笑："我父亲低声说：'但愿平安无事。'弗洛兰开始回忆在里约布兰卡发生的罢工。

'我去里约布兰卡，是因为我的一位好朋友的孩子死了。那里，工厂和住宅都建在低处，周围是高山、密林，就像是把人禁锢起来的栅栏。山上山下都笼罩着一片凄惨景象。带阳台的厂房之间有条尘土飞扬的大道，厂后面有座凭票商店。我朋友的孩子就死在那里。他才满11岁，就被叫去染布。可怜的孩子吸进那么多绒毛，不到一年就死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被装在一个盒子里，只穿一件白衬衣，连裤子都没有，瘦得皮包骨。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了年纪的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死去。他们能活这么多年本身就是奇迹。工人的孩子一个接一个问世，天晓得他们能否活下来。工人每天只挣50分钱，不得不让孩子去干活，尽管他们只挣

20分。阿尔瓦诺，你算算，他们每星期还要交2比索①的房费。付给他们的工资是只能在凭票商店用的证券。也许只是因为上帝的伟大，他们才没有全都死于饥饿和肮脏，但是大多数人都干枯了。每天要干13小时的活，人们就像在太阳底下暴晒的一堆树根一样枯萎了。我见过他们下工回来时的模样：累得精疲力尽，往地上一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嘴就像被缝住了，饭也不想吃。我刚才说，那孩子死在那里。我的朋友咽不下这口气，拖着小孩尸体的脚跑出去大喊大叫，工头们都从阳台上伸出头来，有的害怕，有的嘲讽。我想我的朋友既受不了他们的恐惧，也受不了他们的嘲弄，所以举起尸体向他们砸去。他们赶紧关上窗户。这时已经在组织工人团体。赫瓦西奥·波拉是个读书人，他对大伙儿说，要忍耐一会儿，要组织起来。普埃布拉的纺织工人举行罢工时，里约布兰卡的工人也勒紧裤腰带凑了一笔钱送给普埃布拉的工人。厂老板知道后就把工厂关了。于是，罢工爆发了。大家知道商店会关门，他们会没有吃的。他们整整两个月在山上找吃的东西。阿尔瓦诺，你是想象不出饥饿会产生多大的力量。人们的双手都因为在荆棘中掘挖根茎被划得道道血痕。所有的人都伸长脖子，瞪大眼睛。有的时候，只要看看人们的脸色，就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那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他们忍耐了整整两个月。即便后来什么也都不发生，我还是只要一想起他们的面孔，就睡不好觉，除非看到这些墨西哥人成为自由人。阿尔瓦诺，他们怒火冲天。为了让别人吃上东西，他们就是砍下自己的胳膊，割下舌头也

① 一比索合100分。

会乐意的：如果你亲眼看见的话，就会知道你不是孤单一人。不是孤单一人，就是说，会悲愤不已。我非常痛恨，愤恨。说真的，我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罢工工人去找堂波菲略，请求他开恩，还保证做顺民。堂波菲略只是让他们忍耐，像从前那样干活。那些人说到做到，复工时，他们只请求在开工钱的前一个星期给一点玉米和菜豆。可是工头却说，这些狗崽子，就是水也不给他们喝。但是，阿尔瓦诺，对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你怎么对待他都可以，就是不能嘲笑他。只要没人嘲笑他是饿死鬼，他就会出于自尊心忍受着，直到死亡的来临。于是，六千名工人冲进凭票商店，拿走所有东西后，放火烧掉了商店和工厂。他们的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仇恨，只有饥饿，就好像人在出生后或临死前要接受祝福一样，谁也阻拦不住。对于飞来的横祸，谁也没有去想。罗萨里奥·马丁内斯的部队开了进来，子弹像雨点一般射向人群，所有的人，连喊一声都没来得及，连躲避子弹发出的刺耳声掀起的尘土都没来得及便倒在大街上。士兵们一直追到家门口，对着房屋不分青红皂白地扫射。有些人上了山，他们便去搜查，一找到，二话不说就枪毙。那时，不管是士兵，还是工人，大家都不吱声。只有子弹的嗖嗖声。所有的人都静静地死去。他们分不清东南西北，不知道哪里才是更好的出路。有一营士兵都是农民出身，他们不愿开枪，结果全被罗萨里奥手下的人消灭了。后来看见的只是装满死尸的火车开出站台。他们把尸体扔到维拉克鲁斯的大海里。里约布兰卡工会的成员凡是幸存的，后来统统被绞死了。'”

罗布莱斯走到油光铮亮的写字台跟前，去拿乌木盒里的雪茄烟：“我堂兄弗洛兰也死了。是韦尔塔下令把他枪毙

的。有时我问自己，斗争结束后，如果他还活着会是怎样。”

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茫然地望着阿拉梅达大街惨淡的景色，喃喃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这么问：所谓真正的革命者现在在做什么？像弗洛雷斯·马贡，费利佩·安赫莱斯，阿基莱斯·塞丹①这样的人今天会怎样？”

罗布莱斯转动着含在嘴里的雪茄烟，说：“或许他们成为工资不高、爱闹事的教授。发现非正义同进行建设不是一码事，只有动手建设，才是消灭非正义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我有幸先从事斗争，后搞建设。尽管谁知道……我们想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实行保护工人阶级的法律。事实是，要获得资本，必须用生命来换取，就像死在里约布兰卡染坊里的孩子那样，然后再制订劳工法。”

西恩富戈斯望了一眼美术宫紫红色的尖顶，马上又闭上眼睛，示意罗布莱斯继续说下去。银行家衔着粗粗的雪茄，坐了下来。他拽拽衬衣袖口，在椅子上选了个舒适的姿势：“我10岁那年被一位牧师带到莫雷利亚的一个小教室。在那里，我学会认字，还在做弥撒时打打下手。起初，我父母常去看我，我也常回河边小屋的家吃饭。但后来，我很少离开莫雷利亚。我父亲得白喉病死了，我的兄弟们也不来找我。后来有人告诉我，我母亲也被人用绳索套走了。当木匠的哥哥去替她报仇，结果被联邦军招兵局抓去当了壮丁。其他人没敢再吭声。他们继续种地。您别以为我也想报仇，当时我什么也不懂。

‘月亮一出来，就不让你睡觉。’

① 均为墨西哥革命时期去世的政治家、军事家。

‘但愿玉米收成好。’

‘父亲大人，只要自由地干活，就会感到愉快。’

‘现在你会知道，你不是一个人。’

就是懂得这些，也不会因此去投奔革命的。革命的到来就像日出月落，就像天要下雨，人会饥腹，要起床、睡觉、打伞、吃饭一样。就是这么回事。我从来不知道革命是从哪里开始的，但是一旦发生，就应该奋不顾身地去参加。后来，有几个人，比如我，明白了原因。”

西恩富戈斯插话道：“另外一些人没有找到原因，可他们知道为什么……”

“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些人总知道为什么，可又有什么用？”

“您就是那些人中的一个……”

“玉米在长成玉米棒之前是玉米豆儿，但等长成玉米棒，就不再是玉米豆儿了。”

“那些人”这个词刺激着依克斯卡的大脑。他一边观察正煞有介事抽雪茄的罗布莱斯，一边想，“那些人”都是什么人？罗布莱斯对他们了解多少？他作为“那些人”中间的一个，同他们一样默默无闻的程度如何？银行家唱歌般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

“牧师对我说，等我学会了拉丁文，就送我去神学院。他推荐的所有年青人都会拉丁文，后来还当上了主教。满14岁那年，我对日常的工作已很熟练了。那时我待人一定很和蔼，因为别人都乐意施舍给我，”说到这里，罗布莱斯喷了一口浓浓的雪茄烟，强忍住笑。“那时我结交了一些朋友。其中许多人去北方参加马德罗领导的革命，还有些人去南方

找萨帕塔。牧师经常谈论这些事。韦尔塔在墨西哥获胜后，他特别高兴。我只等待着那个人人皆知的去神学院的机会。是的，……我是在等待着。

‘他是个纤弱、温顺的印第安人，很小就懂得自己有别于风流人物。他找到了安排好这个世界的钥匙。他将当一名神职人员，为上帝和社会服务。就是在我离开他们后，再派一位牧师来领导他们，也会是这样的。你们会看见他整天专心致志地擦拭杯子和大理石，不动邪念，朋友也很少。这个可怜的孩子，还在抱去神学院的幻想。’

直到有一天，轮到我去大教堂参加修女入院仪式。你最好亲眼看看那些乌黑的帽子—张张活泼、细腻的面孔。没有一个女孩子超过18岁。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姑娘。当我想到她们就此永远被葬送时，不禁恼怒起来。西恩富戈斯，我想跑过去吻她们，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还要代表本不属于我的一切，请她们原谅。甚至当时还打算为她们做一些连自己也不十分清楚的事。是把爱奉献给她们？这真像喝龙舌兰酒的滋味，让人心醉。我就连长袍拖在教堂正厅花瓷砖上的窸窣声，都听得一清二楚。你明白这些事情，明白一个人茅塞顿开、知道可以行动时的感受。所以，当牧师带我去一个叫什么萨马科那家位于乌鲁阿帕附近的庄园时，我很勇敢地去了。”

罗布莱斯站起来，走到迭戈·里维拉①为他作的肖像前。这幅画挂在一排钢制文件柜的上方。在深蓝的底色上，浓墨重彩地勾勒出银行家的形象，他身穿棕色开司米衣服，

① 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画家。

双腿倾向左边。画中的罗布莱斯显得更清瘦、更好斗，像是即刻就要飞出的子弹，要征服所有色彩，使自己在画框里显得更加突出。

“忽然间茅塞顿开，一个人在瞬间就明白再也不会走以前的老路了。在那个庄园里，母亲已经残废，还有位年已30，至今未嫁，总是身穿黑衣服的姐姐；妹妹还不到16岁，总爱穿紧身的上衣。她叫梅塞德斯。父亲早已过世。小儿子是军队的上尉……”

罗布莱斯注视着画像右侧边的时期：1936年。现在，他摸着自己肥胖的身躯，想在画像上找到15岁的少年的脸庞。谁还会记得他？罗布莱斯模模糊糊记起，自己的第一张照片大概是20多岁时照的，那张照片上的他已没有了稚气。他转过身，背对画像，把手背到身后，不无厌恶地看着牙齿洁白，正在喷吐灰色烟柱的依克斯卡。

“随您怎么想，反正是我离开了庄园，在乌鲁阿帕为马驮了两天水。后来联邦军把我抓起来，送到克雷塔罗。我偷了一匹马，趁夜跑到北方去。”

罗布莱斯拍拍自己血管暴出、肌肉松弛的脖颈：“在阿瓜斯卡连特斯，马死了，我便扒上火车。火车上挤满了人，有的是从这一派逃出来的，有的是去同另一派汇合的。在科阿韦拉的一个村子里，我因为懂几句拉丁文，赢得了一位立宪派将军的好感。我常用拉丁文唱《巴伦廷纳》，供将军取乐。我在部队里过了17岁的生日。”

穿着灰色开司米上衣的罗布莱斯摸了摸自己的胳膊，想透过柔软的呢子、绸衬里和细亚麻布衬衣，触摸一下高度紧张的肌肉。

“由于老是在地上睡觉和在太阳下打仗，我的背部肌肉变得十分厚实，胳膊粗壮，两腿就像马腿一样有力。谁知道我们去过多少村子，遇见过多少人，打了多少仗……”

圣罗萨　瓜伊马斯　奥连达因①现在韦尔塔酩酊大醉　你的心在跳动　路西奥　布朗科　费利佩·安赫莱斯　埃雷拉②充耳不闻　巴隆迭盖斯·伊杜贝和布埃尔纳在萨卡特卡斯吃了败仗

联邦军四处游逛
无事可做闲得发慌
借来女人的衬裙
男扮女装好不俊俏

……太阳……就像是每天玩掷钱游戏用的硬币，谁也得不到。祖国意味着将军，荣耀就是我弹孔累累的帽子。所有这些，都带着北方的高山和细布花裙特有的色彩一幕幕闪过。

2500个穷人

被抓走
去当壮丁
幸好一个也没被打死

不管是在山地，还是平原，他们日夜战斗，为推翻暴政历经千难万险　西恩富戈斯，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从莫特雷到拉雷多，从莱多到托雷翁③卡兰萨的部队走遍了全国我们全都跑遍了。那个干燥、凄凉的国家几乎被连天的

---

① 均为墨西哥地名。
② 均为人名。
③ 墨西哥地名。

炮火吞噬了，可一到过节，我们又常常过节，她就又欢腾雀跃了。过节就是满载着随军女郎、弹药箱和在铁轨旁烤熟的牛肉的火车的到来那个卷毛儿姑娘，卷毛儿姑娘，卷毛儿姑娘；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卷毛儿 枪声不断、鲜血横流，黄色的平原犹如一匹独自飞奔的骏马。

罗布莱斯把目光转向窗外，望着矗立在阿尔梅达大街树林后的伊达尔戈大街上的教堂。突然，皮靴的亮光使他一阵眩目，他马上想到应该多锻炼锻炼身体，不过打高尔夫球会得静脉曲张的。——他就玩过一次黑皮肤的处女，那次碰巧，我们放火烧了一位军曹的家，他的老婆和孩子还在里面睡觉，谁他妈知道这是你的地盘？——罗布莱斯重新坐下来，又点燃雪茄，脱下袜子，摸摸腿上是否有肿块："后来，因为他又哭又闹，便把他杀了。以后，将军每天晚上都找我。'进来，我的拉丁文专家。现在肥母牛来了，该挤她们的奶头了。你只要掏点腰包，就会知道可以做些什么了。你只要和她们睡觉，就能治服她们。没等她们明白是怎么回事，你就已经骑在她们脖子上了。你用鞭子抽人，偷人东西，都没关系，只要你有漂亮女人，还要和她们睡觉。如果你老实，说不定还会更喜欢你。为什么一定要和人民主权意志对着干呢？'

说完便哈哈大笑，然后走出去蹲在布满枪眼的墙旁边，和部队一起唱歌。就这样，1915年4月，我们到了塞拉亚城。"

依克斯卡没有打断他的话，只是把头歪到一边。此时此刻，他想变成罗布莱斯，了解罗布莱斯是从什么时候起不再是士兵罗布莱斯，野心勃勃、一文不名的律师罗布莱斯，善于搞幕后交易的罗布莱斯，银行家罗布莱斯，大名鼎鼎的罗

布莱斯，而成为命运不详，也不能被任何人替代的罗布莱斯。罗布莱斯没有说话，和依克斯卡对视着。罗布莱斯忘记了自己的双手和身躯的存在，他垂下胳膊，去驱散眼前浓重的烟幕。他和西恩富戈斯的眼光溶化在同一个清澈、灼人、充满了回忆的瞳孔里。依克斯卡一动不动。作为能言善辨的专家，他用严肃的神情请罗布莱斯不要张嘴，而是睁大那双夹在厚厚的眼睑当中，眯成一条黑线的眼睛，融化瞳孔，让他在总是流于回忆的表白中，去追忆没有汇集到大脑或热望之中的昔日往事。罗布莱斯眼前直冒金星，就像看到了在夜晚灿灿发光的绿松石。

‘麦科特被围困在瓜赫城了。’

在军号、车轮和汽笛声中，士兵们潮水般地涌上火车，费德里克骑在马背上，在人群中分辨出希尔和奥布雷贡将军的身影。他们正在塞拉亚城前调兵遣将，想让维亚的部队跟着奥布雷贡的指挥棒转。瓜赫城之围被解后，烈日与平原之间人群蠕动，有的徒涉，有的骑马。古铜色的脸膛，直挺的胡须，帽檐搭拉到眉毛或像翘起的翅膀歪戴着的大草帽，军官戴的法式军帽，系在脖子上的围巾，沾满黄土的皮靴，长着闪闪发亮的眼睛，白得耀眼的牙齿，机警的目光，戴着发乌的金面具的雅基人①在挖掩体，安放铁丝网广阔的平原上气氛紧张，活动频繁，而他们在一动不动地在太阳底下列队等侯，抽劣质香烟，接过随军妇女送来的榅桲果和米饭。她们蹲在帐篷的角落里，煽炭火，切辣椒，往陶罐里加水在马背上呆了一天，准备待命出发的费德里克一边向白马的鬃毛吐着

① 指居住在墨西哥索诺拉地区的印第安人。

烟，一边看载着光阴、如同泡沫台布的云彩向山那边飘去
既不想，也不预测：所有调节肌肉的神经仿佛都集中到了一个焦点上：时刻准备扑向弗朗西斯科·维亚将军的部队 小麦地里人山人海，声音震耳欲聋 下午3点，火车回来了
'维亚听到汽笛声，便跳上了火车！'
'麦科特的右翼溜走了！'
'部队再次在塞拉亚汇合！'
奥布雷贡紧锁双眉，翘着胡子，跳下火车头，开始发布命令，核实情况，视察掩体、小麦地、列队的骑兵和带刺的铁丝网 雅基人的红围巾随风飘舞，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进入掩体，在泥土中，他们就和自己的窝里一样 希尔将军命令步兵准备作战 夕阳的余辉使部队的运动显得庄重，勾勒出士兵、大炮和士兵的身影 维亚的步兵狂喊着扑了过来，占领了奥布雷贡部队的前沿阵地 维亚的骑兵发动了第一次冲锋，平原立即沸腾起来，人喊马嘶 战马的喘气声和蹬马刺的撞击声汇成一片，雅基人放枪撩倒许多骑兵，然后举起步枪，从潮湿的掩体里把刺刀一直插进马肚子里 鲜血、肠子像雨水般倾泻到印第安人头上，不少维亚的骑兵被扎下马，滚落在布满掩体的田野上 维亚的人在穿过麦田时，突然感到腿被绊住，睾丸被铁丝划得鲜血淋淋；子弹嗖嗖穿过水面，不能动弹的士兵被铁刺扎得不住呻吟，嘴里吐着血沫堆成了一堵肉墙，从黄昏到第二天天明，维亚的骑兵发动了27次冲锋。赤日当空时，马尸遍野；担任号手的赫苏斯·马丁内斯在战火中用号角指挥奥布雷贡的部队撤退 维亚的部队势不可挡地向前推进，与重新聚集起来的骑兵遭遇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策马飞驰，时而挥舞砍刀，时而开枪射

击，在敌人的步兵群中左突右冲，马的缰绳随风飞舞，抽打着马的眼睛；眼前闪过的是由于恐怖变得僵硬的面孔，鲜血淋淋的身体和扔下武器举起的双手；费德里克的法式军帽不知掉在哪里，虽然上午没有风，可是疾跑和激动使他的头发乱蓬蓬的；这时，费德里克的头脑里滋生出雄心和荣耀感：他挥舞着砍刀，飞快地将北方旅①士兵的沾满汗与血的脖颈和头颅砍下来；罗布莱斯胸中燃着炽烈的火，阴茎勃起，双腿紧紧夹住马，牙齿咬着缰绳，时而舞刀，时而放枪，全然不顾维亚的炮击和伤员临死前的最后呻吟，嘴里还哼着一首谁也听不见、也感觉不到的告别曲 在罗布莱斯的铁蹄下，维亚的步兵如空空如也的皮囊吱吱作响 他面前，只有逃跑的敌人的背影 罗布莱斯掉转马头回到兵营；兵营里号声连天，四处弥漫着新燃起的炭火的气味，这是最终胜利的标志，这是幸存者的凯旋 他最后环顾了一下塞拉亚战场 金黄色的麦田在黄昏的徐风里低声唱起赞歌，被剥了皮的马冒着焦烟；尸横遍野，胳膊、大腿横七竖八、紧紧挨在一起；荆棘地里伸向天空的手，被太阳晒得发白的眼珠，仿佛在说永别了的嘴 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在部队的簇拥下，踏过肥沃的平原，向广场走去 费德里克策马缓缓回来 他低头端详自己的手 鲜血和泥土使手的纹路更加清晰 愿风永远这样吹拂着我的头，吹打着我和我沾满血和泪的手

在夜晚灿灿发光。两个人目光的交流不过两分钟时间。罗布莱斯又感到自己的躯体、外壳和力量："1915年4月。西恩富戈斯，我们是17日进墨西哥城的。没有让将军②去克雷塔

① 北方旅，维亚部队的别号。
② 指奥布雷贡将军。

罗，而是在阿胡斯科的广场给他弄了一套带大理石楼梯和全套家具的住宅，把他安顿下来。我不知道自己离开了战场能做些什么。将军拽我去参加丰盛的宴席。起初，只有自己人聚餐。后来，开始去一些嗅觉灵敏的年青律师和颇有姿色的女人。多少次，我因为自己的愚昧和外表，不得不强忍着气。这使我受到很大刺激。就算我愚昧，就算我丑陋、无知，我也要让别人尊敬我。我必须拼命工作以报效国家。否则，我们为什么要搞革命呢？不是为了坐下来欣赏我们理想的实现，而是为了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我们这些跟随卡兰萨和奥布雷贡进墨西哥城的人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树立雄心、大干一场的时刻到了。”

罗布莱斯的眼睛几乎觉察不到地闪了一下：

“国家崩溃了，十年内乱，没有工作计划，近一百万人丧失。将军注意到这一点。20年代，卡兰萨去世后，将军解散了他的部队，尽管当时所有的人都坚信，没有军队这一忠诚的支柱，任何一个傀儡都不会替他们卖命的。”

“我不觊觎总统的职位。”韦尔塔说。

维亚被害①

一代英豪潘乔·维亚
竟被可耻叛徒谋害
可叹英雄潘乔·维亚

① 这都是当时报纸的通栏标题。

如今葬身坟茔①

但他不，他立即着手自己预见到的事：商业

首都的莱基斯旅馆的“堂吉诃德”
夜总会
定会成为时装和高级消费品的中心

他知道，在墨西哥，军人参政的时代结束了

埃斯特拉达所部攻占瓜达拉哈拉②

军人在革命中已经折腾够了，只要墨西哥想要发展，就必须为自改革战争以来就一直孕育着的资产阶级萌芽开辟道路

时髦腰带，带有华丽流苏的五彩宽皮带

他不会忘记，也不会放弃
那 昔 日 的 爱

鲁佩·里瓦斯·卡乔走上台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卡里略·普尔托③

① 纪念维亚的一首歌谣。
② 报纸标题。
③ 报纸摘录。

要使资产阶级得以扩展，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而不是像胡亚雷斯和奥坎波①那样只是纸上谈兵

只剩下
四块玉米地
其它一无所有

阿瓜普列塔计划结束了军人参政和韦尔塔分子兵变的历史。塞拉诺和埃斯科瓦的行动不过是溺水者临死前的挣扎而已。

政府军大捷

——奥科特兰战役持续11个小时

（别了，我的小妹妹，
别再为潘乔哭泣）

革命有两位无可争议的领袖：奥布雷贡和卡列斯

> 教员，1911年参加革命，曾任索诺拉州警察局长、代州长，汇集了友人、公民和国务活动家三种不同人的性格，富有创造性，敢作敢为，典型的墨西哥人，善于顺应时事

他们不择手段地

---

① 奥坎波（1814—1861）：墨西哥改革时期法律的制订者之一。

"几点了？"
"总统先生，您认为几点就是几点。"

捍卫了基本原则，结束了无政府状态。而我，直接去做我的事情：

"吾魂乃为吾民言"①

我学了三年法律后，开始去圣博餐馆吃早点，经常去剧院。我到裁缝铺定做衣服，甚至上了舞蹈课

鲁道夫·巴伦蒂诺②
伊萨贝莉塔·福雷剧团
玛丽亚·特雷萨·蒙托亚在大剧院献技
蚂蚱山松型跑马场
桔园

这是你——就是你
我曾爱过你——尽管我并不知道曾爱过你③
当我一切准备就绪时，卡列斯将军当上了总统。他开始用严

---

① 墨西哥教育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胡斯托·谢拉（1848—1912）之名言，刻写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校墙上。

② 巴伦蒂诺（1895—1926）：意大利著名影星。

③ 原文为英文。

肃的方法治理国家。

经过若干年的武装斗争，人民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去评价革命的

奥 布 雷 贡 将 军
在华塔班帕务农

先驱，判断他们的思想是否真诚，理想是否有群众基础①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莫罗福新任美国大使
第27条没有追溯效力
大主教云集蚂蚱山

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戈罗斯迭塔兵变
塞拉诺和戈麦斯为候选人

“西恩富戈斯，人们尽可以批评我们，还可以认为，墨西哥为数不多的百万富翁——至少是指老的一代——是靠人民的血汗发家致富的。不过，如果回忆一下墨西哥的那些年代，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强盗土匪不断滋事。国家经济停

① 这是卡列斯将军的一段讲话。

滞。将军们拥有私人军队。墨西哥在国外的声誉扫地。工业界人士没有信心。农村极不稳定。没有法制。而我们，担负着捍卫革命原则和使其为国家的进步和秩序服务的两项任务。要让这二者协调起来谈何容易。最容易的莫过于提出革命的理论：均分田地，保护工人，随你怎么想就怎么说。而我们是实干家。我们发现，政治中唯一的真理就是承担责任。那时是革命的关键时刻。我们决定进行建设，那怕玷污了我们的良心也在所不惜。牺牲某些理想，是为了取得一些实际成果。我们干得不错，干得很漂亮。我们拥有一切权利，因为我们是受过苦的人。这个人蹲过大牢，那个人的母亲被强奸，要不就是土地被别人占去。在波菲略时代，我们大家都没有生路。你有再大的本事也无济于事。现在是我们一展抱负的时候了。但是，西恩富戈斯，我们的工作是为了国家，不像在旧政权时代那样是无偿的。”

罗布莱斯站在窗前，指点着混乱的墨西哥城。西恩富戈斯一言不发地喷吐着烟雾。

“你看看外边。那里还有成千上万个文盲、打赤脚的印第安人、衣衫褴褛的饿殍、只有巴掌大块土地，没有机械，没有补贴的农民和偷渡到美国去的苦工。但是，也有成千上万人进了我们和革命修建起来的学校。对成千上万人来说，凭票商店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工业，成千上万个在1910年期间只能当雇工或者是佣人的人，如今成了熟练工人，或者是收入颇丰的打字员，成千上万的人在近30年中变成中产阶级，有了汽车，用牙膏刷牙，每年还可以去特科鲁特拉或者阿卡普尔科渡假五天。我们的工业为几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我们的商业使他们得以生存。在墨西哥历史

上，我们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他们得到小小的经济和个人实惠，足可以对付动荡和混乱。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工作、小汽车和存款。他们是革命的唯一具体成果，西恩富戈斯，是我们的成果。我们在墨西哥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卡列斯奠定的。他赶走了将军，修筑了公路和水库，兴建了金融业。你说我们修每一条公路都要捞一把？你说村社的头头把补贴的一半塞进自己的腰包？这又有什么了不起？难道为了避免发生这些丑事，你情愿什么也不做吗？你情愿要一个理想化的、天使般的诚实吗？我重复一遍：我们创建了一切，我们有权享受一切。正因为我们是在茅屋里长大的，我们才有充分权利得到一栋富丽堂皇、带花园和门房的高大住宅。别的人不懂得什么是革命。革命是由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圣人进行的。任何一场革命最终会建立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我向你保证，假如我没有抓住时机，现在仍在米却肯种地，那我也不会抱怨的。但事实是我在这里。对国家来说，我当企业家比当农民更有用。如果没有我，也会有别人要求得到这一肥缺，占据我的位置，做我所做的事情。我们也来自人民，我们的住宅、花园和汽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民的胜利。另外，这是一个很容易入睡，又会突然醒来的国家。在那些岁月里，有谁告诉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应该保护自己。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使尽了一切手段，没有一种手段是眼下这种简单的政治手腕。那时候，首先需要的是勇气，其次是勇气，再则还是勇气。要做买卖，就得对政治局势了如指掌，还要有魄力。那时候，还没有与美国合资，能对付任何风险的企业。那时候，就靠我们自己埋头苦干。西恩富戈斯，就这样，我们创造了真正的，不依

靠武力的，墨西哥的实力。您瞧，说墨西哥受独裁统治的人是多么虚假。不需要独裁统治。我们有30年没发生政变就是证明。当时需要的是踩着别人肩膀拼命往上爬，做一个成功者。这就可以远离是非，赢得别人的钦佩。在墨西哥，最受人钦佩的莫过于成功者了。”

罗布莱斯放下胳膊。由于激动，他的皮肤变成紫青色，重新显出他一直精心用开司米、衬衣和领带的颜色，以及手帕上的香水味来掩饰的印第安人的本来的肤色。

“我们知道所有机密的事情。我们知道国家需要什么，我们了解它的问题。国家不得不容忍我们，要不然它就会再次陷入无政府状态。自然，中产阶级也会阻止无政府状态的出现。”

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慢慢掐灭香烟，走到被下午3点钟的太阳照得耀眼的窗户跟前。

“西恩富戈斯，您真狡猾，只听不说。您别以为我相信您，也别以为我讲话是因为想听自己的声音。您知道的要比您讲的多的多，有时会突然让我吓一跳。正因为如此，我才告诉您这些事，为的是让您知道自己的位置，仅此而已。”

西恩富戈斯露出坦率、和蔼的笑容，使得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的面部表情不得不缓和下来。西恩富戈斯的眼睛含着笑，紧紧盯着外表既紧张又松弛的银行家，嘴里默默重复着在另外一次会见时，另一位建立了墨西哥的实力的成功者讲的话：“……墨西哥现在有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积极因素。在这里和任何别的地方都是如此。富人过于关心自己的财富和声誉，而不是为大家谋福利。另一方面，一般来说，贫困阶层过于无知，不懂得发展自己的力量。民主的

发展取决于积极、勤劳、富有进取精神的中产阶级的努力。”

依克斯卡一直微笑着，他想，罗布莱斯宽大的鼻翼，蜥蜴般的眼睛和精心使之变白的皮肤，很像波菲略·迪亚斯。银行家又抽了一口半燃半熄的雪茄：

“西恩富戈斯，我对您说的都是实话，是国家的本能。就是再左的政府也不得不加紧朝资产阶级的稳定迈进。墨西哥的资本主义归功于两个人：卡列斯和卡德纳斯①。卡列斯奠定了基础。卡德纳斯使其大大发展，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国内市场。他增加工资，为工人阶级提供各种保障，使工人觉得受到了保护，不需要再惹事生非。他还确立了由政府出资兴建公共设施的政策，增加了信贷，分配了土地。在所有领域，他都成功地使停滞的资产得以广泛流通。这些是活生生的、抹杀不掉的事实。至于他居心叵测、蛊惑人心的宣传，我倒觉得无关紧要。如果卡德纳斯没有让工人运动带上官方色彩，后几届政府就不可能安安静静地工作，也不可能大幅度地提高国民生产率。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卡德纳斯用他的政策消灭了墨西哥的封建主义。在他之后，墨西哥无论怎么变都无所谓，唯独不能变成由无能的农业财阀掌管的庄园制国家。财阀可以有，只要它开辟市场，提供就业，推动墨西哥的发展。墨西哥的革命是明智的：她较早就懂得，为了使革命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就必须是短暂的，而创造财富却是长期的。革命中没有一件重要的事是胡乱裁定的。所有行动都经过深思熟虑。每一次都是所需要的人当总统。试想把

① 卡德纳斯（1895—1970）：墨西哥政治家。1934—1940年曾任总统。

这个可怜的国家交给巴斯孔塞洛斯、阿尔马桑，或者恩里克斯①将军管理会是什么样子？噢，是的，就直截了当说吧，他们会把我们弄得一团糟……墨西哥的技术和行政干部已经造就好，不能让暴发户取而代之。我的故事到此为止。”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挺着胸，把隐格呢料上衣的扣子扣好。依克斯卡突然怀疑他的胖是伪装的，是政治游戏的需要。

“我的夫人为我们准备了点儿海鲜，”罗布莱斯说着，拉上了办公室的纱帘。

诺尔曼·拉腊戈蒂用两块棉花遮住眼睛，干燥、使人懒散的阳光照射着她赤裸的躯体。两个巨大的、蛋黄般的太阳透过棉花球和眼睑，直射诺尔曼的眼球中心。太阳是第一个被记住的事物：北方的太阳低矮、空远，墨西哥城的太阳高高在上、黑斑点点、昏暗。第一件被记住的事情，第一个人；她想成为太阳，她觉得太阳的种子灼痛了她的腹部；在炽热的阳光下，她一次、二次、数次重复着自己的名字。

诺尔曼·拉腊戈蒂

诺尔曼出生在托雷翁一个小商人家庭。她5岁那年，阿瓜普列塔计划问世，她的父亲因之破产，自杀身亡。母亲便把她送到墨西哥城家境富裕的几位舅舅家里。一到圣诞节，

① 巴斯孔塞洛斯、阿尔马桑、恩里克斯三人均为墨西哥作家、政治家，未当过将军。

她便回母亲住的圣玛丽亚德罗洛城，她兄弟在那里的矿上干活，养家糊口。但是，到了16岁那年，她说什么也要留在墨西哥城过圣诞节。舅舅们完全明白她的心计，便为她买了一身舞会穿的礼服。诺尔曼十分引人注目。她眼睛碧绿，皮肤白晰，头发用母菊花液洗过，跳起狐步舞来，很有些幽会时的风骚，总爱把纤嫩的手搭在舞伴的脖颈上。舅舅们在华雷斯区的房子有个宽敞的花园，往往在那里举行舞会，许多小伙子经常光顾。诺尔曼总是善于恰如其分地表现自己，既卖弄风情，又不招致风险。最小的表弟冲她伸着舌头喊道："小伙子们都说诺尔曼够带劲儿的。"诺尔曼表面上挺生气，内心却得意洋洋。她过17岁生日的时候，舅舅们为她组织了一场舞会。舞会上，她认识了一位大学预科生。他的外号是诗人，有着使她着迷的乌黑、忧郁的眼睛。这位名叫罗德里戈·波拉的小伙子虽然身无分文，可是，只要听他侃侃而谈，或者同他一起在"巴黎"冷饮店吃冰淇淋，要不就是星期六去"彩虹"电影院看电影，她就感到满意了。他告诉她，他的父亲是萨帕塔部队的将军，后来被韦尔塔杀害了；母亲为了让他上学吃了不少苦，现在他要学法律专业。他告诉她写诗的计划，还告诉她他是如何发现兰波的世界的。他还谈到大学自治和墨西哥工人运动的问题。后来，他鼓起勇气吻了她，有件事我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那就是受人歧视；罗德里戈吻我就是对我的歧视。他爱上了我，以为搂着我跳舞我就会随时准备答应他的任何请求。白痴！他一次又一次地亲吻，到底想干什么？难道他没有发现我想生活，想尽情地享受，想让别人陪伴我？难道他没有发现，比他高贵的人大有人在？他们有敞篷汽车，出入豪华的夜总会，还过

周末。而他，只能等上一个星期或者15天，为了在我舅舅家的花园里偷偷吻我一下。这简直是对我的侮辱，难道他以为我会愿意在这该死的气氛中过一辈子吗？哈！于是，诺尔曼觉得想得到的已经得到了。可是，罗德里戈继续找她，同她悄悄私语。舅母责怪她：

“你要顾及自己的名声。小伙子们会不理你的。你怎么能朝三暮四呢？”

可她却认为，需要向每个男人卖弄风情，赢得他们的柔情，亲吻和爱抚；然后再去找下一个，或者最后一个：爱情在于有没有愿望，有经验就能得到爱，不用去管别人是否高兴。舅舅做生意发了财，他们便把家搬到有钱人住的拉斯洛玛斯区。在那里，她又认识了一批新伙伴，并且很快就忘记了改革大街上的那帮人。一位政客的儿子开着奔驰牌车来找她以后，她便留下话，不管罗德里戈什么时候来电话，都说她不在。后来，她认识了另一位富家子弟，名叫彼德罗·卡塞奥克斯。他经常送她兰花。通过他，又结识了一批专爱组织去风景秀丽的庄园远足的人。他们的远足常常从星期四晚上就开始。一次，她去奎尔纳瓦卡时，母亲到了墨西哥城。等她回来，母亲已经走了 我只请求上帝不要损害我的自豪感；这是我唯一所拥有的，是我真正感到是我自己的东西。我的自豪感。我的自豪感比这个成天戴着围裙和头巾的混血种老太太重要得多。我父亲是黄头发，是西班牙人的后代，怎么会同她结婚？我的兄弟更是个乡巴佬。生来就是砸石头的料。我发现就连舅舅们也同我一样，羞于见到他们。可是，在另一个圈子里，我的舅舅们也是一文不值。我已经告诉他们，在佩德罗接我的时候，不要像野蛮人那样探头探脑

的。我真感到无地自容。不管是舅舅，还是老太婆，却不理解我：我要进入上层社会，要享受墨西哥最好的东西。不，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伤害我。我要得到墨西哥最好的东西。不是靠别人的光辉、财富和荣耀生活，我自己要拥有光辉、财富和荣耀。难道有什么法律把我缚在平庸上不成？不管怎么说，对他们来说，我同一个富翁结婚，每个月给他们寄点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庄园里聚了许多人，都在讲政府的坏话。还有些外国人，故意玩文字游戏，嘲笑她舅舅所尊重的一切。

“我们倒要看看这个国家没有了石油公司以后能维持多久①。

“这帮畜牲②，一个印第安人的国家，掌权的也是个印第安人……

“需要成立贵族院。过去就是用它解决问题的。要不就像阿根廷那样从欧洲移民……正像你们知道的……

“算了，别说三道四的了。最起码这儿的威士忌便宜，气候也好，女人们欲火旺盛。

“这里，那当然……！你知道，能在海拔2000米的地方性交的只有山羊和墨西哥人。”

自愿的离心力是对万事的漠然，而轻浮离不开巨大的地心引力所特有的冷漠；对突发性事件的怀念；比亚里茨③

“我们这批人”，“我这类人”，“新贵”，“敏

① 指30年代墨西哥将石油公司国有化的事。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法国避暑地。

感”等词，墨西哥峡谷沉重的太阳，家用石器，红色气团，深沉的青绿。可交换夫妻的婚姻；穿着衣服跳进游泳池的大胆举动；单调的“呼”地打开香槟酒瓶的声音；皱起的眉头；彻夜不眠地琢磨调制鸡尾酒的新方法；清冷的早晨，汗毛孔静静地迎接曙光；乳房赛美会；没完没了地列举——真没劲①——艺术界、政界和旅游业中的知名人士；不断重复某位著名人物的冗长历史。埃瓦里斯托和阿斯帕古科利在巴黎邂逅时，一个以为对方是遗产万贯的阔小姐，另一个以为对方是石油百万富翁，于是喜结良缘。可到了奎尔纳瓦卡，才发现对方是穷光蛋。莱米尼侯爵来自达拉斯②，原名叫托马斯·施瓦茨，他执意要在墨西哥南部寻找硫磺矿；陪同阔绰的老娅梅尔维乐小姐的是她的一个青春常驻、工于心计的侄子；堂埃夫伦是个老牌的波菲略分子，他不失时机地卖掉自己的庄园，转而投资城市不动产；拉莉是墨西哥所有初出茅庐的画家都宠爱的模特儿；博勃·古铁雷斯是个充满热情、好恶作剧③的年青人；堂路易斯·贝达盖尔自称是“姑娘们的最后一位伟大的法比奥先生④，唉，真令人痛心”，属于各个阶层的女孩子们被这位老板兼头领唱歌般的笑声，非凡的品质和特殊的喜好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所吸引，来到这最神圣的地方；那著名的伊塔利卡⑤正在被拍卖。那是华雷斯大街上的一座宫殿。那欧洲外交官的场所。那是不能被拍卖⑥的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地名。
③ 原文为英文。
④ 古罗马一家族。
⑤ 西班牙一古城废墟。此处指墨西哥城的老城部分。
⑥ 原文为拉丁文。

姓氏。那是在拉卡德纳家举行的周末茶会。一句话，是体面。现在，只是一座衰败的建筑，一个游泳池：圣费尔明。

游泳池边，一位穿着黑丝绒裤子，衔着一个雕有大象和宝塔的中国烟嘴的妇女一边染着指甲一边说：

“诺尔曼，你还是处女吗？你没注意皮埃罗看你时那唾涎三尺的模样！”

诺尔曼极力装作无所谓，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模样。

“他们就是用这些来征服我们的。只有你还会不好意思。你知道，一个人要是连这些事都做不成，那就会吃大亏！噢，亲爱的，你是靠脸红来笼住皮埃尔，而我……，就像合唱歌手那样，演出时总要遮住身体某个部位；而那个部位是唯一需要发现美的地方。给我一块遮羞布，我会震动整个世界。墨西哥的男人对女人的贞操的观点真是绝妙无比，只要看见一次你光着身子，尽管碰也没碰，就会胡思乱想。相反，演出时用葡萄叶遮身就可以保住声名。这真是可恶之极。”

诺尔曼总是神经质地笑着，不知说什么好。另外，纳塔萨的墨镜使她感到不自在。

“小诺尔曼，你猜我多大了？”

“30岁，多一点，也许……”

“真够傻的！你以为我30了，才每天睡上12个小时，整天带墨镜，用围巾遮住秃头的吧。还有，用生胡萝卜，大麦饼干，擦上油后保持两个小时，按摩。一整套打扮程序下来也就精疲力尽了。你应该在我躺下时来看看我，小木偶。”

“您很有吸引力，纳塔萨。”

“哈！再过5年，我就该找个小白脸做做荒唐事了，要

不就像科莱特写的人物那样，同别的浓妆重抹的老太太们打打扑克。你们的一首歌是怎么唱的？'不如让我一死了之'。唉，真讨厌。既然到了这里，就要尽情地爱。你以为你会一直这么年青、漂亮吗？去爱吧。他有点……黄头发，肌肉发达……就这些。"

纳塔萨摸了摸狗，向奎尔纳瓦卡走去。晚上，诺尔曼为了染指甲来到纳塔萨的房间。她看见的是一具干瘪、僵硬的木乃伊，两根棍子般的胳膊清晰地显露出蓝色的血管。她把所有的头发梳成三个卷曲的发髻，下垂的下巴像是有袋类动物的口袋。床头柜上另一个纳塔萨放着光彩，那是20年前脸色白晰、浑身珠光宝气的纳塔萨。

"照片是拉斯普丁给我照的。人们都不相信他。总之，有人……说……不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就等于是让魔鬼占便宜。"

纳塔萨吮吸着用水泡过的饼干。透过水杯，诺尔曼看见她犹如海底妖魔般的牙齿，不禁一阵恶心 我原先真以为，结婚前一定要保持贞节，那是对丈夫的忠诚，也是为了在行事时不必忧虑。在奎尔纳瓦卡炎热的夜晚里，我甚至想到广场上去出卖肉体。要是我不能挨着一个男人的身体，要是我唯一的快事将仍是在镜子里看自己裸露的身体，在被单下慢慢脱去衣服，自己抚摸自己，我会发疯的……下一个周末，诺尔曼随便找了个借口，便毫无顾忌、迫不及待地跑到佩德罗的房间过夜。直到早上7点钟的时候，诺尔曼才从房间里出来。一个正在收空瓶子的佣人看见她，便像在任何时候见到大部分客人时那样笑了笑。佩德罗觉得她出了那么多血，让他恶心，以后就再也没去找她。不过别的小伙子经常约她出

去，只是不再送她兰花了。在汽车里，小伙子们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让诺尔曼吻他们，要不就不邀她出去。母亲从圣母玛丽亚德尔奥洛来后，诺尔曼不敢同这位身穿黑衣服，除了偶尔"噗"一声，再也没话可说的老太太上街。母亲哭成泪人儿般回到矿上。她送给女儿几张她和她弟弟带着歪歪扭扭签名的照片。没过多久，诺尔曼就把照片弄丢了。去火车站时碰巧奥万多家的人也在那里。诺尔曼身上捂得严严实实的。后来有人对她说，看见她去送佣人了。诺尔米塔可真民主啊！

她满28岁的时候，人们对她议论纷纷。每次从夜总会出来，总是换一个男人，引得别人对她说三道四。在一次官方举行的招待会上，她认识了一位银行家，所有的朋友对这位肤色黝黑、身着极其考究的燕尾服的人都是毕恭毕敬的。释放了俘虏的堂尼古拉斯·布拉沃①和罗德里戈一样蓄着络腮胡……银行家很有派头，大家都尊敬他。我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我的男人应该受到大家尊重。纳塔萨说过，爱情的定义就是排斥真诚。

"我要是同这老头儿睡觉，就不愁没钱花了。"

"他是本地的罗斯切尔德②，很少讲话，还没结婚。"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请诺尔曼跳舞，没跳几步又改变主意，拉她去餐桌。她同他谈了许多，谈到迅速发展的墨西哥，谈到新建的卡萨诺瓦和圣索西等地方，谈到来自各地有趣的人们。现在墨西哥城已成为大都市了。应该充分享受这个新型、令人愉快、世界主义的墨西哥城，不同意吗？享

① 布拉沃（1784—1854）：墨西哥政治家、将军。
② 罗斯切尔德（1743—1812）：金融家，犹太人。

受，劳累一辈子后，所有的人都有权利享受。但是，需要同真正的男子汉一起享受。一个体面人家的姑娘认识不少稻草人似的毫无个性的男人，真正有自己性格的太少了。她在许多细节上都可以帮忙，如社交，服饰，高雅的情趣，真正地享受生活等等。他不同意吗？罗布莱斯终于同她一起笑了。他很尊重她，第二年两人就结婚了。

当佣人走上阳台时，诺尔曼刚猛地一下子坐起来。她觉得被太阳晒得有点儿头晕。她心里想——不是想，而是希望知道她觉察到——她哭不出来；尽管想象出许多痛苦或可怕的景象，仍然流不出眼泪，流不出眼泪，流不出眼泪。她用浴衣遮住胸部。

“太太，老爷和客人到了，他们说在等您。”

“告诉老爷……告诉老爷请他原谅。就说我不舒服，随便说什么都行。去跟他说吧。”

“是，太太。”

罗德里戈·波拉

罗德里戈吸了一口气。在他身边的依克斯卡用双手挡住火柴桔红色的火焰，慢慢点燃一支烟。夜幕缓缓降临在改革大街绿色的树冠上。此时，塞维利亚大街上车辆稀少。两个人影：一个身材中等，面庞削瘦，皮肤黝黑，眼眶显得格外黑，一对眼睛像是乌鸦的翅膀，盯住依克斯卡如同烤焦的杏仁般的眼睛；依克斯卡两鬓留着毛刷似的密发，宽大的嘴唇，相貌既像纯印第安人，又带有欧洲人的特点，就像是一位经常悠闲自在地在海边晒太阳、看雕像的地中海人，他们

沿着满是尘土的改革大街往前走。罗德里戈瞧着灰尘如何落在黄色的皮鞋上。他心里明白，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显得紧张不安。依克斯卡仿佛不是自己行走，而是被夏日的微风推着往前走，就好像没有对罗德里戈来说是碍事的手脚。依克斯卡把火柴往空中一扔，从鼻孔里喷出的烟雾遮住了视线。

“你我共同经历过许多事情，我们都认为彼此十分了解……”

“能了解你什么？在这座城市里走不上十分钟就弄得浑身是土。”

“你了解我，就像我了解你一样。我们是被称为贫困阶层的墨西哥人，混血儿，守口如瓶，假充善人……”

假充善人。谁害谁？那秘而不宣的强奸始于何时？那鲜为人知的撕裂和扯碎最隐蔽处的举动始于何时？罗德里戈突然觉得就连手脚都成了多余，任何一个姿势都觉得不自在。独立纪念碑从硕大的底座上拔地而起。一个赤脚的印第安人背着一大包杂物向弗洛伦西亚大街走去。

“你知道吗？是维克多利亚诺·韦尔塔下令把我父亲枪毙在贝勒监狱的，那是1913年的事。我出生时，他已经在牢房里了。

“父亲，你临死前想过我吗？你一点儿也没想到我吗？

“我只记得是一片精液、温暖的腹股沟

“我母亲的血已经在我的血管里沸腾

“不，只记得是一个寒冷的早晨，有一只鸟贴着梯埃拉卡莲特河的水面飞，把翅膀都弄湿了，然后，一颗子弹射入你的体内，你虽然毫无知觉，却立即面如土色。”

可是他的尸首一直没有交还给我们。几年后，我们才知道

——我是说，我母亲才知道——我父亲的尸体同其他许许多多在革命时期死去的无名氏的尸体堆在一起了。

“孩子，沙暴来了。我要闭上眼睛，吞下尘土，因为随风而来的还有你父亲的骨灰。”

依克斯卡，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就好像是我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不过我什么也不记得。自从我记事起，我就力图再现他真正的容貌。我总觉得光凭那张泛黄的照片是不够的。照片上，父亲身着军装，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面带军人特有的微笑。我母亲从来就不同意我想象的父亲的模样，因为这与她心目中的不同。对她来说，我父亲是另一个样子，结婚一年就让她守寡。她内心总有种特殊的感情，既恨他，又想模仿他，像他那样短命。我母亲从未拥有他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她才总是同我父亲比，希望像他那样，又不同于他，还希望他像她；而我，我只想成为他们的某种延续，我认为，这种延续是思想上的延续（无法解释的是，我从小就知道这一点）；是的，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这一点，但时至今日，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生活在另一个国家，另一座城市：每当一位男子汉流干一腔热血的时候，墨西哥和墨西哥城就会猝然死去，就好像我们在期待着他把一切都奉献出来，祭奠苍天，然后同他一起去死。我想我出生之日他已即将死亡。只是在看见她坐在藤椅上，为求得圣母玛利亚的保佑编织着小孩衣服的时候，以及后来不时接济我们的外祖父没有留下遗嘱就去世后，那些曾因我母亲同一个革命者结婚把她赶出家门的舅舅、舅母们扑向外祖父留下的那笔可怜的遗产千方百计不让我母亲拿到一分钱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的尸骨。我就是从那时开始懂事的。我被母亲拽着，眼睛盯着

她挤脚的、戴花结饰的皮靴，走遍市中心的大街小巷和各家商店去找工作。最后她总算在一家商店找到工作，薪水包括补贴在内共计125个比索，晚上还要挤时间织童衣。有了这点钱，我们就可以凑合着过日子了。白天，我一个人呆在位于乔波街的小房子的晒台上消磨时间。母亲交不起教会学校的学费，又不想把我送到一般的学校。我经常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看铁做的蜘蛛网，或跑到街上去听卖汽球的小贩吹口哨的声音；每天下午住宅区都听得见手摇风琴演奏的曲子。演奏手摇风琴的人见我趴在墙垛上，便把草帽递过来。我便吹口哨，让他们懂得，不是我让他们演奏的，我自己也会演奏。真奇怪，你怎么会突然回忆起这些微小的细节？你看你自己，就像是看另外一个人，他是如此遥远，就像你翻阅杂志时看到的一幅画，或是一幅照片。你想起来，那孩子每天晚上都用长袜把头发扎起来，你看见那孩子在晒台上，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愣愣地盯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听着骑兵踏在石子路上的得得马蹄声。对这些人要避让、惧怕。我永远不会忘记，维亚的部队进墨西哥城那一天，我母亲下班回来时面色如同冬天的苍穹那样灰白。她把我藏在床垫底下，自己则装病，一连几天没去上班。她一定会以为，那群凶残的人当中有一个就是我父亲，我真正的父亲。他没有死，仍然驰骋平原，装扮成……。回忆这些没有意义；今非昔比，我们不应该有回忆的权利

“狼来了，狼举着大棍吃你来了。”①

我唯一的消遣就是在乔波街上转悠。白天一整天呆在晒台上，晚上站在摇椅旁看母亲织毛衣，觉得时间过得更快。

---

① 儿童歌谣。

“我可怜的孩子！这世界上就剩下你和我，也没有个男子汉。孩子，我们怎么办呢？”

“左一步，右一步，摇摇晃晃又一步。”①

8岁时我进了玛利亚教友派办的学校，母亲在店里和晚上加倍努力干活。我有父亲和母亲的照片。父亲的总是那样，我猜想，就是临死前，他还穿着军装，面带军人特有的微笑。母亲的模样却有两种，一种是照片上的，另一种是现在的；她在绿丝绒灯罩摇曳不定的灯光下做活时，我总从眼角望着她，她坐在窗户跟前，以便利用最后一丝微弱的亮光，以前的母亲总爱说：“事情会好起来的”；现在的母亲却让我吃惊。她自己一定看见了窗户的玻璃显出的身影，因为我看见她用手搓揉着颧骨和颌骨，像是在回忆美好的诗句。有变化的是她的眼睛。我说的变化不是指细小的皱纹，也不是微微凹陷的眼眶，而是她那未曾有过的眼神。她和我同时注意到这一点。从那时起，每天晚上，只要有可能在玻璃窗上映出身影，母亲就埋头注视穿梭往来的毛衣针，试图使自己的眼光变得更加聪慧。我装作在练习本上写字，暗地里一直注意着每天晚上发生的一切细节。玻璃窗上母亲的眼光越深邃，她对世界的感受也就越深刻。她也注意到了我，一次，她的眼神闪电般地从我弓着的身上扫过，我像被电击了一下，赶紧重新开始写字。可是我欺骗不了她。她发现我在窥视她，不是她独自走向衰老，不是她一个人发觉事物的变化，她的生活中还有一个人，必须同其分享生活。也许此时此刻她感觉到了这一点，便站起来，用披肩抽打我的脸，把墨

① 儿童歌谣。

水瓶也弄翻了。“你骗不了我！”她对我喊道。我从椅子上滚下来，藏在桌子底下。从那里望去，母亲高大的身影顶到天花板，仿佛是没有阴影的黑色柱子，腕部的神经抽搐着。我看到，她松懈下来，摊开双手乞求道：“出来吧，孩子，要是我不保护你，还有谁保护你呢？”我跑过去抱住她的腿哭了起来，心中又是一阵酸楚。我为能理解她、她又不为此恼火而感到高兴，又为暗中窥视她感到羞耻。

罗德里戈被夸乌特莫克十字路口连续不断的汽车喇叭声惊醒，赶紧抬起头。从丹麦大街、罗马大街、起义者大街和拉蒙·古斯曼大街汇入改革大街的汽车川流不息，仿佛拧绞在一起解脱不开的蛇群，喇叭声响个不停。警察徒劳地吹着哨子，人们从汽车里探出脑袋，高声喊叫，然后又揿喇叭，12345下。

“一个人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当时我就知道自己差不多就是自己所感觉的那种人：窥视别人的人，也就是说，一个苟生的人，一个被雇来刺探别人隐私的人。如此而已。但是我知道了比这更糟糕的事情，那就是我有能力了解我的所有缺点，却无力去克服它们。”

过马路时，依克斯卡挽住罗德里戈的胳膊说：“你同这个国家的情况很相似。”

“不，依克斯卡，不一样。为什么我父亲能投身斗争，善于改正自己的缺点，我却做不到？为什么他和他的人可以光明磊落地做事，而我们却只能做顺民，把怒火憋在心里，保持缄默，忍受侮辱呢？我对你说过，自从我懂事以来，我就知道自己不是父母肉体结合的产物，而只是道义上的儿子。我还说过，我今天就应该采取行动，我比父亲有更充分

的理由；要是他在今天采取某种行动，绝不会像我这样寄人篱下。我也做过尝试。对不对，依克斯卡？在内心深处，我也为寻求真理斗争过，想为崇高精神献身，可是，你告诉我，这又有什么作用？”

“曼努埃尔·萨马科那会对你说，你可以独自完成精神斗争；只要你思考，在心里感觉到别人支持你，就足以使你参与任何一件事……”

“你相信他的话吗？”

“我相信……。总之，你自己的生活将告诉你我相信的事情。倘若不是这样，我对你就失去任何作用了。”

“就拿诺尔曼的丈夫来说吧。他确实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知道自己的目标。他坚信自己是在为国家谋福利。像他那样去做、去想就行了吗？我的上帝。依克斯卡，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要走向何处？我们对它能有什么办法？”

“一切。”

“一切什么？怎样才能明白？何时开始又何时结束？为什么只满足于差不离的解决方法？为什么要抛弃精华？怎样才能理解它？你得到了什么？革命后发生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建立一个像科学家们①那样自以为能主宰一切，不可替代的新贵阶层？”

“罗德里戈，在墨西哥，任何事物都不是必不可少的，迟早会有一种隐秘、无名的力量把它淹没，并且彻底改造。这股力量比任何一种记忆中的事物都要古老，就像子弹，聚

① 墨西哥革命前，波菲略执政时期，找了一批科学家、知识分子作智囊团。

集力很强。它就是本源。其它都是假面具。墨西哥未能摆脱其本源，现在之所为，将来永不可为。墨西哥是一成不变的，就像一块能承受一切的坚硬的母山石。尽管它的表面布满淤泥，但山石仍然是山石，永远不会变。”

“依克斯卡，这些对我无济于事，不解决我的任何问题。”

“那你自己的生活呢？”

“这还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问题。”

罗夫雷影院门口排着长队、罗德里戈和依克斯卡穿过人群往前走。懒洋洋的人群慢腾腾地朝亮着灯光的售票处挪动着脚步。

“每天早上7点半，我就步行去学校，到了离学校还有一个街区的地方，就开始放慢脚步，踢街上的罐头盒玩。我最害怕的是伦理课。老师总是说，这是最重要的课：‘假如你不懂地理，你不过是个傻瓜；可是假如你不懂伦理，就会受到惩罚，送到只有你自己、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和其他任何人的地方。’可我还是什么也不懂。在别的课上，总还有一些东西可以自己琢磨，可在伦理课上，一切都是现成的，不容许你怀疑，所有的路都被封死了……”

神德是什么？

“信念、希望和……

“罗德里戈为不会这些词而感到羞愧。坐在他旁边的是罗贝托·雷古莱斯。他曾请他在课后喝过巧克力。雷古莱斯住在蚂蚱山大街附近的一幢带有雉堞的房子里，屋里堆满了铅制的玩具兵和厚厚的练习本。罗德里戈问他的练习本里有什么？罗贝托回答说，他的全部秘密都在里面。他爬上床，从

书架上取出几本，然后坐在地上把它们打开，一副满意的神情，好像知道他的同学会大吃一惊的

“你瞧，教义问答是让人讨厌，但还不是最让人讨厌的。秘密在这里，”说着，他打开练习本，里边尽是剪报，宗教画和用墨汁抄写的句子。窍门在于寻找每个词的真正含义。这样，在巴列斯老师问你的时候，你就是真懂了，别人也就不会嘲笑你了，你看，这是希望

“在翻开的一页里，耶稣受难图的旁边是一位意大利女影星的照片。‘希望’用红笔写在最上方，下面写着‘十字架，十字架，让魔鬼滚开，请耶稣降临’

“不过，假如耶稣不降临怎么办？不是魔鬼把你吃了，就是你变得比魔鬼还要魔鬼，那时，魔鬼就会高声喊：‘十字架，十字架，让魔鬼滚开，请耶稣降临。’懂了吗？

“罗德里戈没有懂，他歪着脑袋端详着‘希望’这一页

“我跟你说，你会懂的。你没看见吗？所有的事物都有两层意思，而你只选对你合适的那层意思。懂了吗？你看，这是‘贞操’

“那是页白纸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是怎么回事？

“这里也有两层意思。既然谁都不谈论贞操，我在桌上提这个问题时，大家都不作声。这就意味着贞操是邪恶，对你是禁区

“可是教义上说必须保持贞操……

那为什么你的父母从来不谈论贞操呢？他们从来不说，就可以肯定是邪恶。不过，既然禁止你谈论贞操，那它也一定是好的东西。所以这页是张白张，表示既不好，也不坏。你

只要装聋作哑，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你告诉我，你想做游戏吗？

"罗德里戈说想。两个朋友拉拉手，罗贝托还让他在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画了押。在课堂上，当神父讲到希望时，两人偷偷交换了一下目光，罗德里戈想起了倚在虎皮上的意大利女演员。每当神父讲到神圣的词语时，罗贝托就在一张纸上写点什么，递给罗德里戈：干枯的花、猫、带血的十字架。回家后，罗德里戈坐在桌旁，在绿色的灯光下打开方格练习本，装作做作业。实际上，他是在寻找与教义上神奇的单词相应的字眼。他绞尽脑汁，着了魔似地寻找答案和响亮的字眼，以便在第二天得到罗贝托的赞许：圣灵，黑海盗的旗帜；慈悲，我的老鼠的最后晚餐；神学，祖父家的黑纱……快吃晚饭的时候，他总是提心吊胆地咬着铅笔，一等母亲从窗户旁的沙发上站起身来检查他的作业，他便飞快地在纸上写满毫无意义的数字，并把做游戏用的纸藏到书包里。"

"因此，依克斯卡，我的朋友罗贝托·雷古莱斯——是的，就是他——和我以教义问答为基础发明了一种秘密游戏。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们都把想象力和时间耗费在这个游戏上。后来，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想让母亲也参加这个游戏。我不是想得到她的陪伴或理解，而是因为玩这个游戏，我觉得自己高她一筹。这种游戏只属于罗贝托和我两个人，只有他和我才能解释，也只有他和我才能允许别人参加这种游戏。我可怜我的母亲，可怜她的旧皮靴，可怜她那日益有别于照片上年轻漂亮的面庞，尽管她对此一无所知。我想居高临下地把这种只属我们两人的专利和集中了玄义之精华的游戏赠送给她。可是母亲觉察不到，她认为她管我是

天经地义的事，无须任何人同意，我永远是她的一部分，是她日常生活和夜晚举止的唯一观众。晚上，她总是坐在靠窗户的藤摇椅上，腿上放着一团毛线，一双眼睛愈发凹陷，与我手中的照片上穿着厚厚衣服的形象越离越远。她不愿意参与我的事情，我也不愿参与她的事情。可是，要没有她，没有她的惊奇，没有她对我创造了另一个世界的认可，我就做不成这个游戏。我需要她和我一起做游戏，让她知道我可以没有她独立生活。但是，她从未发现这一点，因为，最终，一天上午……”

“一次，讲授教义课的巴列斯神父悄悄走近罗贝托的身边，突然打开他的课桌；罗贝托猛地把课桌关上，夹住了神父的一个手指，神父光滑而红润的面颊气得直抽搐，他一只手拧着孩子的耳朵，一只手又把课桌打开，翻开一堆写满费解的符号的纸，把它拿走了。放学时，他叫住罗贝托，警告他不要再胡闹，否则就要报告校长

“瞧我的吧。我们要让神父也来做游戏

“一个星期后，全校同学在会议室里集合。小伙子们穿着灯笼裤和咖啡色麻黄袜子，脖颈上的香皂味，消化了的早餐的酸味，以及慵懒的肉体的气味同松木凳子和铅笔屑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蓝色的祭坛和披着白蓝两色布的圣母像在百合花簇拥下，在大厅深处熠熠生辉。蓄着大胡子的校长走进大厅，身着便服的巴列斯神父跟在旁边。当校长的胡须上下分开，露出一个深色的洞穴时，吵闹声，胳膊肘的撞击声和玩笑声便戛然而止。‘我们在这里集合，是为了宣布一起严重的事件。一位同学的父亲揭发了一位教员恶劣的不正当行为。我希望巴列斯先生在永远离开这所学校之前，为自己可鄙的行

为请求大家谅解。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将会告诉你们的父母，这所学校的领导是多么正直，宁肯下一学年少招几个学生，也要满足一位家长的愿望……'

"罗德里戈感到胃里一阵翻腾，再也听不下去校长的讲话；他知道巴列斯神父参加了游戏；他是第三位。他想同坐在后一排的罗贝托咬咬耳朵，可是他看见罗贝托面带笑容，眼睛里闪烁着胜利的光芒，便打消了念头。校长的话不明不白，学生们便胡猜乱想，给巴列斯神父编织了各种各样的罪名：

"'一定是他搞女人被发现了'

"'你别犯傻了，他那种人不喜欢女人'

"'肯定是他私吞了募捐的钱'

"在院子里，罗德里戈双手汗渍渍地挨近罗贝托，用嘶哑的嗓音问：'他做游戏了？'罗贝托哈哈大笑，回答道：'你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吗？让他们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那本书。'他摇晃着身体，把手插在兜里，翘起脚尖。罗德里戈直想哭，直想咬自己的嘴唇：'我们的书？怎么回事？……这怎么可能？''是我放的。然后，我告诉我爸爸那个神父尽往我脑袋瓜里灌输乱七八糟的东西。于是，爸爸要求把他开除，不然他就撤回给学校的年金，而这笔年金比40份奖学金的数目还要大，所以结果可想而知……''这样一来，咱们的游戏就不神圣了，'罗德里戈想对他这么说，并不是想斥责他，只是想告诉他而已。罗贝托把一个硬币往空中抛着："我就要去瓜纳华托的老家了。那儿我有几个半痴呆的姨妈，她们会给我请一位家庭教师的。这里已经使我厌倦了。'罗德里戈盯着在空中一上一下的小硬币，觉得全身的热血都往喉咙上涌，只说了一句：'那咱俩的协议呢？'他本想说，你是我唯

一的朋友，你发明了这个游戏，可现在，只剩下了在晒台上的漫长时光和编织衣服的母亲，我一个人没法做这种游戏，你是我的朋友，请留下来吧。罗贝托一边玩着硬币走了。罗德里戈站在原地用黄皮靴的头在院子里的树上蹭来蹭去，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如今已经没有神圣感的单词和替代词：老母亲，巧克力，信念，波折，慈悲，绿灯。”

啤酒、保险、朗姆酒和报纸广告灯光闪烁，照得依克斯卡和罗德里戈的面孔时明时暗。“卡洛斯四世”①，矗立在市中心，指挥着川流不息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一幢白色的大楼里挤满了垂头丧气地回来交还没有卖出去的彩票的人，楼上一个高音喇叭正在宣布中彩的彩票数字。黄色的有轨电车“叮呤当啷”地驶过罗萨雷斯大街。科隆街拐角处，一群妇女正用唾沫往袜子和眉毛上抹。十几个身穿夹克、光着脚的孩子沿着布卡雷里大街跑来，互相撕打着，逗着一条狗。这些孩子刚刚送完晚报，现在去阿拉梅达街找个凳子，或者卡门街找个门洞过夜。罗德里戈犹豫了一下，穿过布卡雷里大街：“我们去‘基科斯’喝杯咖啡吧。我还不想把自己关在房子里。”

在穿着绿色风衣的胖子，胡子拉碴的瘦子，头发油光锃亮的夫人和穿着牛仔衣裤、梳着鸡冠形发型，往手摇风琴里塞硬币的小伙子中间，两位朋友找到一张桌子。

“在查依托妓院里，什么样的婆娘都有！”

“跑堂的，放摇摆乐，摇摆乐！”

“喂，你对那小伙子毫不在乎的架式怎么看？真他妈

---

① 此处为一啤酒广告牌。

的！他真有两下子。”

“她不过是个听差的，可我敢发誓，她自以为什么都得听她的。”

“跑堂的，放摇摆乐，摇摆乐！”

“涨工资吗？”

“那时，在店里干活的母亲被提升了。我只能一个人呆在学校里。我唯一的朋友罗贝托也走了。我失去了有着一位经常送给学校大把钞票的父亲的阔佬雷古莱斯的保护，大家都来捉弄我，还拧我的大腿。

“波拉，波拉，来舔舔我的屁股！”

我便装病不去上课。我开始用星期天攒下来的零用钱买书，在晒台上读书一直读到天黑；母亲从店里回来前我便回到房间，吃完晚饭后就又钻进自己房间读书。母亲常强迫我坐在她身边，一边织着毛衣一边对我说，‘孩子，你从来没和我谈谈你今后的打算。你想做什么工作？’但我不吭声，脑海里忽而泛出已经失去任何意义的魔幻般的单词，忽而想到布拉格洛内子爵，忽而想到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大腿。母亲在说，‘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哪怕就剩下你一个人，你母亲也会同你在一起，听你倾诉心里话和真实的想法。现在你要长大成人了，如果你不把你的事情告诉母亲，你就会疑虑重重，不得要领。’我环顾一下这间我们两人和父亲幽灵共同占有的小客厅：绿丝绒灯罩，结实的桌椅和肮脏的水果盘，每天晚上我母亲都坐在上面织毛线的藤摇椅，同样也是藤编、也散了架的沙发，涂着玫瑰色的地板，窗户和棉布帘子，挂着铜铃的大门。就是在听母亲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动了以后一定要离开这个家的念头，觉得应该摆脱这些巧克

力杯和毛线团，我甚至不由自主地想，我母亲不会孤独的，因为不管我走多远，留着上腊的胡须、带着军人特有的微笑的幽灵会永远陪伴着她，她也应该懂得这一点——正像她知道许多事情一样，而且都比我早一分钟知道，她透过我睁得大大的，带有几分傻气的眼睛，揣测着我的思想，就好像只是因为有了我，她才得以知道一些事情，而且总比我早一分钟知道——正因为如此，那天晚上她才无所顾忌地对我说了那番我永远无法理解，也永远不会相信的话。我现在觉得，当时她想把我一口吞下去，把我永远夹在她的大腿中间，直至我们三个人生命的终结，她要无止境地分娩我；成年累月的分娩使她健壮，使她理智，使她得以知道她想知道的一切；她屹立在胎盘上，犹如一座纪念碑，渴望永远做母亲，成为大自然的化身，而任何其它东西——男人的生活，都市，以及靠计划和文件解决的问题——都与她无关，她想把这唯一的行为永远保持下去，以表现活生生的、变化无穷的大自然。所以，当我问她'父亲对你好吗？'的时候，她一下子全明白了。她审视着我带有几分傻气，睁得大大的眼睛，咬咬嘴唇，把毛衣针扔在腿上。依克斯卡，大自然是慷慨的，就像她的话一样。她是伟大的母亲，一位被撕裂扯碎的母亲。对她来说，只有分娩才是漫长、真正、而又真实的。她还说了一席话，尽管作了解释，我也弄不明白：'你父亲是个胆小鬼，出卖了他的同伴，傻乎乎地送了命，把我们扔在苦海里不管。'"

罗德里戈把扭曲的面孔埋在咖啡杯里。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开始跟着手摇风琴哼一首曲子：华雷斯若是不死，祖国就会得以拯救。罗德里戈把杯子放在软椅上。

"我记得，后来她的眼睛更凹陷，皮肤也更泛黄了。我满16岁的时候；准备进高中，因为教会学校关闭了。母亲非常担心我上高中后会有什么不测。她愈是担心，便愈不敢同我交谈，只有在让我拿某件东西的时候才说一两句话，或者说一声出去了，回来了。但是，她总是战战兢兢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观察我是如何打发孤独的时光的。现在，她独自一人在小客厅里打毛线的时候，总想通过寂静，向我传什么话。这些话都能传到我的房间。每天晚上，我都呆在房间里，拿起笔写作，因为我终于有所发现。我如醉如痴地写着，自己也弄不清楚笔下生出的是什么句子，只是觉得不管是什么，只要写出来的，都是重要的。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是纸张、语言和写作，而是因为所有这些都在表明我的存在。我。非同于一般，亦不同于旁人的我。我就是我。独一无二。就是上帝也不能把我改变。假如我成了另外一个人，世界的末日就会来临，月亮就会成为太阳，白昼就会为别的星球所有。不能把我变成另一个人，也不能把另一个人变成我。当我阅读加西拉索①的作品的时候，觉得自己升华到至善至美的大同境界，在那里，人们恋爱、生活、观望、被观望，并不因此害羞，更不为此内疚。当我弄到兰波的书时，我觉得找到了真正的兄弟和朋友，一个可以理解，可以与其同享发现的欢乐，分担不幸的悲哀的兄弟和朋友。我咬紧牙关写作。我还时不时地拍打一下悬在屋顶上的电灯，这样就觉得思绪在和影子一起跳跃，房间已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我的大脑，时大时小，时明时暗，不规则地跳动着，像是预示着

① 加西拉索（1501—1536）：西班牙诗人，文风简洁、典雅。

厄运的到来。精疲力尽的我摔倒在床上。我闭着双眼，静静地脱去衣服，盖上床单，希望等清晨准备去上学的时候，再犯头疼病。我遇到一批也喜爱文学的同学。为首的是托马斯·梅迪亚纳，他计划出一本新杂志，把墨西哥所不了解的欧洲作家的作品全部翻译过来。他们嘲笑我痴情于加西拉索。不过，当我谈起兰波，他们便对我另眼相看了。他们决定，我可以在课间和他们交谈。托马斯问我是否读过纪德[1]的作品，还许诺要带我参观他的书房：'我是一个俱乐部的成员，消息很灵通。这儿的人连马赛尔、普鲁斯特都没有听说过。现在有一种新的敏感性，这才是真正的我们本世纪的敏感性。'这种友谊使我感到鼓舞。大家和我一样，在中学都是学法律的，但没有一个读过有关法律的书。梅迪亚纳说：'这个专业同我们的兴趣最接近。我们的父母认为，要是没有学位，我们就成不了体面人，就不能挣钱过日子。波希米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开始反复修改我的诗作，准备拿给托马斯看。他们中的一位问我，'什么时候读你的诗呀？'我百感交集。依克斯卡，你说我能不百感交集吗？你还记得那些日子吗？我们自以为肩负重任，无所不能。艺术、文学、魔幻般的新语言……。你还记得，奥洛斯科[2]当时正在中学里作画。放学后，我总要留下来看那个人像蜘蛛一样附在脚手架上，用一只手在墙上绘着各种图案和颜色，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我觉得那些色彩是属于我的，觉得一定发生了某些重要的事情，才会有这些会说话的色彩，告诉每个人

① 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

② 奥洛斯科（1883—1949）：墨西哥画家，作有大量壁画。

他的身份、思想和性格。后来，我开始推迟回家的时间。我常和伙伴们一起在市中心的咖啡馆里消磨时光。依克斯卡，你还记得他们当时的模样吗？巴勃罗·贝雷阿是最严肃的，他的诗作已经获得成功，政绩也很突出；路易斯·皮内达出了一本讽刺杂志；头发总是抹着发腊的大个子赫苏斯·德奥尔莫斯，所有的俏皮话都是他发明的；拉蒙·弗里亚斯谦虚谨慎，话少而精，总是在悄悄地写他那首长诗；豪尔赫·苔列是最年长的，他去过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已经发表了三部炽烈、新奇的诗作；罗贝托·拉德腊最沉默寡言，但数他的成绩显著，经常阐述新观念；托马斯·梅迪亚纳个子矮小，脸色苍白，既幽默、又心狠，总穿件黑衣服。依克斯卡，那时候提起他们的名字时心情有多么激动！他们是新宗教的传教士，用诗歌解放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一笔美的财富。”

罗德里戈闻了闻苦涩的咖啡，想到“巴黎咖啡馆”去。以前每天下午，他们都去那里。德奥尔莫斯，看到梅迪亚纳不起眼的身影时，低[illegible]说道：多次受伤的天使！我照看你，我伤害你，我摧毁你。①

“拉德腊（两眼闪着光）纪德问自己，是先有存在，然后才有表现呢，还是表现是先决条件，最后才能有符合其表现形式的存在

“梅迪亚纳（坐下来）存在一种模糊，但又可以掌握的时空几何。只有时间和人会自我娱乐。也许时间和人即便扯在一起也互不相干。光阴流逝，吾却常驻。但是，也可以是光阴常

① 原文为法文。

驻，吾却离去。也就是说，我和时间相似吗？或者说，时间和我相似吗？在那里，在无限广袤的宇宙，平行线终究会连接在一起。在这里……

"德奥尔莫斯　玫瑰就是玫瑰①。每一个生物都是镜子的镜子的镜子，自己幻想自己，把自己延伸到镜子里，简言之，吾在此……更待何时？（他用镶嵌着珍珠母的手杖敲着地板叫服务员）你，托马索——还有我，为什么当忏悔时谈到性方面问题，就缄口不言了呢？——你信仰友谊，而不信仰有弹性的宗教（此话真可怕）。你知道，我们此时此刻的静止状态充满了危险——让我们从名家中解脱出来吧！——实际上从来就不是什么静止状态，而是一种我们无法分析、细腻的自我暗示的过程……

"皮内达（端着杏仁茶，瞪着眼睛）出版的总是这类题材！下策！

"（德奥尔莫斯紧紧抿着嘴）自己攻击自己，这个标语今天摆在阿卡德莫斯花园②里倒挺合适

"贝雷阿（咳嗽一声润润嗓子）我觉得我们的交谈偏离正题了。时间与人的不一致性，或曰对抗性实际上是某一特定时间和特定人物间的不一致性，或曰对抗性。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陶醉于对那个时间与人一致的时代的怀念之中吧！今天，这个一致性被打破了，需要我们重新找回；我是想说，这一时间与那些人们之间正确的一致性。我敢把这一致性称为敏感的同义词：这是个神奇的字眼儿，既能解释我们的诺

---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古希腊神话人物，哲学家常在其领地的花园里聚会。

言，又能解释我们的愿望

“拉德腊（依旧保持他那并不惬意的姿势，后脖颈靠在藤椅背的顶端）雅戈[①]说的不无道理。某种曾使我们分离的东西把我们联结在一起

“梅迪亚纳（提出一个建议，又因为把它说了出来而后怕，感觉是在削价出售某种东西）我们的孤独，我们的不为他人的存在

“拉德腊 是的，毫无疑问，这里有一个由诗人和怀有崇高理想的人组成的团体。但是，这个团体的存在并不决定于她的价值和共同的工作，而是决定于他们的分歧和孤独，在于他们的工作日益摆脱共性和大众的需求

“梅迪亚纳（低着头）科克托[②]痛苦的呼唤不是偶然的。当代诗歌将保留殉难之类。诗歌反映了宗教的激情。殉难的感受绝无仅有，无法替代，尽管科里塞奥[③]里的狮子会有别的看法。

“德奥尔莫斯（自圆其说地）信仰就是掩饰

“皮内达（呼噜呼噜地吮着吸管）胡斯托·西埃拉[④]即信仰！”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写作。每天7点左右，托马斯·梅迪亚纳和我一起离开巴黎咖啡馆，步行去他在阿尔瓦拉多桥附近的公寓时，总是对我说，‘你现在就要开始严以律己。我们应该尽早了解并确定我们的位置，永远也不离开

---

① 莎士比亚剧作《奥特罗》里多疑、邪恶的人物。

② 科克托（1889—1963）：法国诗人，小说家，影剧作家。

③ 科里塞奥：古罗马大剧院，常举行角斗士比赛。

④ 西埃拉（1848—1912）：墨西哥诗人、历史学家、教育家。

自己的位置。'我们总是在萨迪卡诺特街角分手，然后我一直走回乔波街的家，我母亲总是在窗前织毛衣。有一天我回家时天已经黑了。我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头，就好像虽然病还没有诊断出来，但病菌已经在体内繁殖、成熟。那天晚上，母亲坐在我的房间里的小床上，手里抓着一卷纸，两眼放着异样的光彩。那是我的手稿，我真想跑过去收回我的手稿，但是母亲既是责备、又是乞求怜悯的神色使我驻足不前。我想呼唤着她的名字——母亲——走近她的身旁，请她吃晚饭，她却蠕动着双唇说，'当心'（她的眼神传递着更可怕的信息：责备、渴望和怜悯）。往常我母亲的眼睛总是像静止的火焰那样安祥，那天晚上却变成了一对锋利的直别针；眼睛和嘴唇一起对我说（说？不，不是说，而是从身体内取出其生命的一部分，尽管生第一胎时没有发现而现在却发现，脐带断裂，双腿并拢，孩子滑落出哺育他的温暖的腹部，从此他就应负起给她提供温饱的责任；她要说的就是这些）：'这就是你一年来做的事情！这些诗！'我知道，那时我只懂得，我母亲找到了对我提出要求的机会，而过去，她从未对我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知道她要说什么，也为此感到害怕。皮肤黝黑、披头散发的她晃着手里的纸，坐在床上说，'我在商店里拚死拚活地干，就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结果可好！看着我，我被榨干了血汗，现在又失去了爱——不，早就失去了，从他不爱我起就再也没有得到过爱——你母亲为的是让你吃饱肚子，学点本事，可你什么也不懂。'我觉得在每天晚上从事写作的地方听这些话有点……不伦不类……，我发现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和设想痛苦地折磨着我，只要我不说，谁都没有权力了解我的想法（现在我们知道，在所有的嘴巴当

中，只有一张无形的、魔鬼般的嘴最厉害，它可以让人吐露真话，然后把它变成名人警言。是的，现在的名声就是按此价买卖的），因此……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成了周围一切的主宰，生命线的主宰（就像我父亲曾在某一时刻，在那座他潜逃的山峰上，在贝勒牢房里，在他对着院墙、布满弹孔的面庞上，看见过他的生命的侧影一样）。我——与其说是我父母的孩子，不如说是我自己短暂、独特、不可替代的经验的产物——开口说道（说了什么？我现在才知道，是'我有自己的目标'），'妈妈，我有自己的目标。'我母亲紧紧攥住那些手稿，滑稽可笑地重复道：'我曾有过自己的目标？谁曾有过？（你父亲也未曾有过；只有一死，从他出生之日起，他和他的人就注定要死；祖国，噢，祖国！他洒下满腔热血一呼毙命，但仍对祖国一往情深）。你要知道，你没有任何目标。你有的只是责任，和一个未曾有过、亦未曾想有过目标，只想把你培养成有用的人，并为此饱受煎熬的母亲（有用的人就是受教育；有用的人就是富裕；有用的人就是结婚；有用的人就是子孙满堂；有用的人就是天主教徒；有用的人就是既有条件也善于在家里招待客人；有用的人就是不拘小节；有用的人就是随和；有用的人就是不知何为赈济和痛苦；有用的人就是从不怜悯和恼怒）。母亲突然嚎啕大哭，泪如泉涌，声如雷鸣。我跪在她身边，抱住她的膝盖，试图不让她发出使我生厌的声音。后来，我站起来，挨着她坐在床上，抚摸着她的头发。她使劲憋着，不再放声大哭，面部表情显得十分痛苦。我感到很满意（当你在课堂上举起手，因为只有你懂得课文内容的时候，当你让别人穿过马路去施舍乞丐的时候，当你明明知道别人在听你发言，

你却故作不知，清清嗓子，以便寻找最能引起别人注意的字眼的时候），因为我作为儿子，表现得很出色，尽管我的内心想的是另一回事。母亲继续呜咽着。依克斯卡，我该怎么对你说呢？是的，我看着她，觉得她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女人。她把手稿扔在我身上，从房间里跑出去。我把纸张拢在一起凑到灯光下　伶俐，我的时间的阴影……一对正要歌唱的眼睛陷入沉思……不谙世事是多么悲惨……我拚命捂住自己的眼睛，真想大笑一场：在我真实生活的日日夜夜里，我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和母亲刚才发生的事情，和上面的词汇是无论如何联系不到一起的。这两者有什么联系？或许她是有理的，任何人都没有生存的权利，生活就是愿望的不断毁灭和行动的接踵受挫。从那时起，这间房间就不再是我的了，不只是我的了；这里将永远会有一个人影，坐在床边，希望同情，表示怨恨，请求原谅。我又想起梅迪亚纳的话，不由得骂了他一句。我不愿相信他用圆滑、低沉的嗓音说出来的话，'在墨西哥，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开创一项严肃的工作，否则，就只能是昙花一现。不，不，不，胆小鬼；应该毫不犹豫地去做那些可能导致失败的事情。我吟诵着一串常见的地名，和一些虽然不完整、但却神圣的诗句，因为它们说出了我想知道、愿意相信的事情；换句话说，我和世界就在那里，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我不知道如何向托马斯表明我的看法。"

"是啊，"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说　华雷斯本不应该死，啊，不应该死①

① 墨西哥一歌谣。

“几天后，我把手稿送交梅迪亚纳和德奥尔莫斯向我推荐过的一个印厂老板，我没钱支付印费，不过印厂老板可以得到版权。我连一本书都没得到。书名叫《诗集》，没有注明出版者和出版年月。我把这些告诉梅迪亚纳的时候，他皱起眉头对我说，要是送到印厂之前给朋友们看看就好了；大家比较齐心，要是一个人独自发表了东西，别人会不满意的。可我觉得（不顾一切地觉得）有出书的必要；那本书将是我的存在的唯一证明，我有权利不向大伙儿请示，有权独立思考和怀疑。”

“他给了那畜牲两拳头，差点没要他的命。”

“亲爱的，过来呀，你的宝贝西纳特拉在这儿呢。”

“我不过是闹着玩，结果和他真干了起来。”

“我对那个婆娘说，别人会看见我们的，街上的人就和宪兵一样。”

“咖啡馆的聚会继续举行。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成立一个剧团，以上演一些科克托和皮兰德娄的作品。德奥尔莫斯穿上带穗的衣服，挎着长剑照了张相，然后附上说明寄给一家专门探讨新型文学敏感性的杂志。德奥尔莫斯在文章里嘲笑了浪漫主义和现代派诗人旧式的万神殿，并用纪德和埃利斯①的话来形容墨西哥的生活。其中一句（‘胡安·德迪奥斯②，你多么令人生厌！让诗歌为妇女和百姓所接受的作法是填食法，让我们抛开这一陋习吧！’）引起不少人投书报纸抗议。那时，台列在巴勒斯坦，他寄回来的十四行诗真是

① 埃利斯（1814—1890）：英国比较音乐学家。

② 德迪奥斯（1495—1550）：葡萄牙忏悔牧师。

震憾人心；贝雷阿在财政部部长的私人秘书办公室里工作。南美知名诗人弗拉维奥·米洛斯到墨西哥后不久，我们决定请他吃顿晚饭，地点选定在梅迪亚纳家，因为他家相比之下最气派。我们每人都凑了点钱。到了请客那天晚上，我们穿上黑衣服，胸前别上石竹花，在用郁金香点缀的餐桌上点燃蜡烛。梅迪亚纳的父辈在波菲略时期也是做官的，他的房子虽然维修得不好，但是从石膏飞檐和溜金框镜子上还可稀疏回忆起旧日的荣耀。家具虽然旧了，但仍很结实。茶几上放着托马斯从他房间里搬来的书。几个小时过去了，可米洛斯还没来。一位年龄很大的佣人过一会儿就跑过来说：'小托马斯，沙拉都溶化了。'"

罗德里格斯笑了笑，又要了一杯咖啡："最后，大家都不说话了，都怔怔注视着越来越短的蜡烛。拉德腊堆起不适时宜的微笑，我看了几乎忍不住捧腹大笑。12点时，门铃终于响了，进来一个足有三天没刮胡子，穿件灯蕊绒上衣，没戴领带的胖子。他一开口，就把我们知识分子的拘谨像易碎的玻璃那样打得粉碎。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话：'哈哈！好酒！'说完，不同任何人打招呼便拿起一瓶酒，躺在地上。拉德腊的笑脸变歪了，梅迪亚纳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

"德奥尔莫斯（脸上涂着厚厚一层保护性油脂）马克斯·雅各布① 的作品里有句话很令人回味

"米洛斯（一边把葡萄酒吐在地毯上，一边嚎叫着）他妈的，在瓜蒂莫辛②呆了两天两夜

---

① 雅各布（1876—1944）：法国作家。

② 一妓院名。

“梅迪亚纳（咳嗽着）罗贝托，介绍一下各位是适宜的

“拉德腊（靠在椅背上，不解地注视着胖诗人）

“米洛斯（挺着肚子，贪婪地饮着酒）那些女人就像揉成一团的火山泥，哈哈，他妈的，真能折腾人。所有的人都披一条蓝浴巾。喝了整整一箱特基拉①才觉得像鹰②一样，可以腾云驾雾了。得会滚动，就像塔拉腊③附近的海豚那样，在浪尖上冒一下，让大家都看见，记住它，然后再潜入海底。哈哈，多漂亮的臀部……

“贝雷阿（整理着领带）米洛斯先生，我们想请您简单谈谈埃雷拉-露西格④的影响……”

“贝雷拉和梅迪亚纳正襟危坐在第二帝国时期⑤的沙发上，机械地吮着葡萄酒。米洛斯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毯上。德奥尔莫斯的嘴飞快地一张一合。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因为我想起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话，想起大家一起讨论米洛斯的作品及其影响的情景，想起要提的问题和期望得到的启蒙。不过，面对这头酩酊大醉的鲸鱼，我却感到高兴。我想起自己写的书，很庆幸没有拿给梅迪亚纳看。我笑得如此厉害，以至于差一点不辞而别。脸色苍白的托马斯仍然呆在那里喝葡萄酒，弗拉维奥·米洛斯仍然大喊大叫地躺在地毯上……”

罗德里戈停下来，把那包“美味”牌烟全掏出来，放在电镀管小桌上，低头用烟卷搭起金字塔来，“可是，依克斯

---

① 墨西哥用龙舌兰制成的酒。

② 墨西哥的国徽图案为一只叼着蛇的鹰雄踞在仙人掌之上。

③ 秘鲁一港口。

④ 埃雷拉—露西格（1875—1910），乌拉圭现代派诗人。

⑤ 指波菲略时期。

卡，米洛斯不过是过路人。他走了，我留下了。托马斯·梅迪亚纳一直用责怪的目光盯着我。我的诗集出版时，托马斯率先批评，当然是诚心诚意的，并且是有根据的。那时候我却认为是背信弃义。那些批评都是口头的，没有写一篇文章，尽管嘲笑和文字游戏倒是不少。大部分书都由我母亲分送给妇女用品商场的同事了。我通宵达旦地工作，雄心勃勃，还对母亲吹嘘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只落得这般下场。她注意到这一点，但什么都没对我说。同伴们对我慢慢冷淡了，最后我决定断绝同他们的往来。这时，我认识了诺尔曼。当时我以为得到她的爱，或许会弥补因失去同伴和文学上的声誉所带来的损失。后来我连她的爱也失去了，便试图在大学政治里寻求我的新出路……当时你也在那里，依克斯卡……1940年时，我做了官，工资虽然菲薄，却全花在烟花柳巷之中。梅迪亚纳有道理。我们这些人留下了一部作品，并且热衷于自己的爱好。我母亲有道理。没有命运，只有责任。问题是……”

女招待说：“该拉窗帘了，不然就要罚我们的款了。”

罗德里戈灌下一杯水，依克斯卡付了帐。

罗德里戈低着头说：“我们改天接着谈，好吗？”

卡洛斯四世周围万籁俱寂，只有广告灯偶尔发出劈啪声。

二

蓄着黄胡须，拄着铜头拐杖的老人利用星期天带着孙子离开黑洞洞的、位于爱迪生大街的房子，到一个名叫卡瓦利托的地方去坐通往洛马斯的公共汽车。总是不停地颤抖的老人让孩子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如同英雄般挥舞着拐杖，一路讲解那些已不复存在的建筑，如伊图尔比德①家族的官邸，利曼图②的寓所，“哥伦布”咖啡馆；或是指点那些今日零星存在，却值得老人怀念的地方。“从前这条大街两旁全是宫殿，”他用拐杖敲着玻璃对孩子说道，全然不去理会刚在十字路口扔下一张体育照片和一个柠檬水瓶子的司机的粗野骂人话。“孩子，迪亚斯将军死了之后，这个国家就完了，彻底完了。”孩子舔舔蛋卷，使劲伸长脖子去看耸立在哥伦布街心花园里的新高楼，但是老人不看这些楼房，他只看事先预定要看的东西。快到一座迪亚斯时期盖的宫殿时，他便半张松弛的嘴唇，说，钢筋水泥把他记忆中和他偏爱的地方分割成

① 伊图尔比德（1783—1824）：墨西哥独立后曾于1822年称帝。

② 利曼图（1854—1935）：墨西哥政治家、经济学家。迪亚斯独裁时，他是智囊人物。

了孤岛。在夸乌特莫克纪念碑，20来位身着红衫衬，腋下夹着足球，大汗淋漓的小青年上了车之后，老人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他来回摇晃着拐杖，大谈他从前去过的花园，用马车的习俗，年青人和车夫的制服，复斜屋顶，还有某些他也说不清的东西，各种舞步的节奏，各种气味，人的不同举止。“孩子，这座城彻底毁了。原先这座城市真是一座宫殿！注意听我讲的，别再舔那奶油卷了。”他还想提一下兰达——埃斯坎顿州长，但是怀疑孩子能否懂。他们到了洛马斯。老头儿吃惊地看着一幢镶嵌着许多宝石、壁龛和黄色玻璃的殖民风格的房子，老头儿用拐杖戳着地：“这里原先是一片平野。”

宫殿之城

费德里克钻进他妻子充满香水和香粉味的穿衣间，拉开蓝纱做的二层帷幕。正在认真梳理头发的诺尔曼看见她丈夫走近，便用绸袍遮住胸部，淡淡地笑了笑。罗布莱斯靠着帷幕站住，试图在镜子里看到诺尔曼的眼睛，并且很快扫了一眼她坐着的身影、背和桃花心木色的头发。

“怎么？”诺尔曼漫无目的地问。

“没什么……，我只是来问你今天打算做什么……”费德里克发现，他们之间直来直去的问答已成了家常便饭。他们总是彬彬有礼，从未红过脸。现在，她看上去那么可怜、弱不禁风：她的背那么瘦小，似乎不堪一击。

诺尔曼开始擦粉，颈上掀起一片玫瑰色的雾：“要去参

加佩雷斯·兰达的千金的婚礼。星期天，俗气……喂，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想一想，用老头儿的钱。婚礼肯定俗得就像……"

"那你为什么去？"费德里克内心想，"总是毫无意义的问答。"为什么要去？难道他本人不觉得她必须去参加这个和所有的婚礼，以作为他的补充，代替他涉足各个领域，目的是不管是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都要让这个成功的世界的各个阶层都感到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的存在？

诺尔曼在镜子里寻找她丈夫的面孔，"我们得应酬嘛，"她笑了笑。"要是有闲言碎语就不好了。有的场合我们应该一起去。我觉得这些婚礼都有些跷蹊，或许应该看看这个穷小子找阔太太的婚礼……"

"怎么，你不喜欢那女孩子？"

"瞧你！你以为会有人爱上那个丑八怪？我看见她大热天还戴白色无指手套，不。不过那懒汉倒是足捞一笔，这一辈子都不愁吃穿了。可是报纸嚼了不少关于这女孩子的舌头，尽管她连知都不知道。她还觉得自己就像蛋壳里包着的仙鸟一样呢。脸蛋丑得出奇，身材倒像蒂妮·格里夫①。你还记得吗？有钱也未必事事如意啊。"诺尔曼叹口气，继续擦着粉。

"那佩雷斯·兰达也同意吗？"

"还能怎么样？总不能让那骄傲的小矮子当一辈子老处女，永远毁掉他那漂亮的小花园吧？感谢上帝，一个笨蛋看上了这个丑八怪。你想想，连加拿大的修女都嫌她太丑不要

① 一电影演员。

她，说是会使别的女孩子堕落。人们真想往这女孩子身上扔花生。什么豪华的生日招待会，什么女孩子去科钦钦纳开辟前程，那可怜的女人总是像尊雕像那样又傻又老实地独自呆在那里。要是有一天他会为讨她父亲欢心跟她多呆一会儿，我们就该为他们祈祷了。你说是不是？”

香粉的香味钻到罗布莱斯的鼻子里。他下意识地想，他应该在生活的另一部分单独消磨这些时光。他记起，在奥特西亚·恰孔的房间里没有这些味道。他不想闻诺尔曼呛人的香粉和香水，而是想回到那个毫无气味，只有厮守在一起的肉体的气味和汗味的地方。这种聚会由于不可多得而使得时间变得短暂，这种聚会的一举一动都会危及造物的平衡。赶上空气并把它握住是可能的，把地球的地皮一层层翻出来搬到别的星球炽热的土地上是可能的。罗布莱斯想凭直觉来区分这两个女人。同诺尔曼睡觉没有危险。同奥特西娅，唯独同奥特西娅的爱是一种激情，不知是拨动了那一根弦，不知是什么火烧烤他们的舌头，当接触停止时，不知两个生命（费德里克和奥特西娅）的支柱是被摧毁还是被树立起来。诺尔曼的仪式总是十分精确，就像日晷一样。而奥特西娅就是时间，无需测时器。她不可触摸，默默无言，像刀尖，像兵刃，要求像不用言语回答她。她终生都在等待那个能彻底放松的时刻的到来。届时，她会情愿耗尽不是以二三分钟计算的时间里积蓄起来心血。费德里克走近诺尔曼身旁，把手放到妻子的背上。

“别这样……”诺尔曼轻轻把手挪开。

难道她不是他的创作成果？换句话说，不就是他的一部分？甚至不就是他的延伸？他在镜子里寻找着诺尔曼的真正

形象：她的脸蛋本来是属于那种“极动人”一类的，现在这张精心修饰的面孔成了国际型模特儿的脸谱：弯弯的眉毛，冷漠、明亮的眼睛，细长的脖子，高高的颧骨，丰满而又僵硬的嘴唇。费德里克试图回忆起诺尔曼先前的模样（在没有结识她之前，他第一次知道她，是40年代时，在一家餐馆里听两个男人谈论她。他只说了一句“我信”，浑身紧张的情绪便放松下来，至此令人羞愧的生活方式也得到改变。从此，尽管他不认识她，想象中的她的面庞就已经刻在他的脑子里，因为他知道，有个漂亮的女人，她的名子叫诺尔曼·拉腊戈蒂），此时却发现她现在的模样正是按照费德里克的愿望设计出来的。罗布莱斯知道，她的倩影完全是他的意志的产物。她并不了解这一点，只是按照某种欲望塑造自己，从而毁掉了自己真正的模样。费德里克颤抖着打算摸一下妻子的脸。诺尔曼忍着愤怒又一次把他的手挪开。她的不高兴几乎不被人察觉，因为她脸上仍然堆着笑，仍然愉快地往胸脯上擦香粉。总是如此。费德里克以为，就差一秒钟，她就会听到他内心想的了。他望了一眼诺尔曼的绸袍，纤细的身段和香喷喷的脖颈，又看了看镜子里自己青紫的双手，庄重，但又僵硬的身子：这张被抢手的时装杂志每一页都登过照片的容光焕发的脸蛋把几乎是超群的高雅变成了买质俗气的一般性的反映，而他，面部又粗又黑，浑身横肉，蟑螂似的眼睛，早谢的额头，是什么共同点把他们俩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他们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从未说过。由于是亲身经历，罗布莱斯不自觉地想，这糟糕的，被扭曲的方法就连一声吼叫都引不起来，就是对最可怕的事情也要小心翼翼地用封闭的方法控制自己，这种墨西哥式的暗示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

沉伦或堕落的。他暗暗问自己，“我们都是这样吗？”尽管他知道不可能，他还是想，感情是外来的。我们都表现得彬彬有礼，我们都把称做自发性的东西强压下去，只有二、三次机会把它释放出来，而且还是干净利落、正大光明地去做。我们怕被人评头品足，因为我们想居人之上。为了这唯一的、渺小的非凡，我们牺牲了伟大的非凡，多元化的非凡，伟大的团结许多人的某个人，到了不能说“我爱你”的程度，因为爱你就是相爱，就是解除所有的武装，献出童贞、虚荣心和了解我们、统治我们，并开启我们心扉的人的权力，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他和诺尔曼永远不会这么做。诺尔曼不会对他这么干，他也不会对妨碍他野心实现的人这么干。他就期望她如此，他是这样想了才专找她的，让她分担他的社交生活，让她继续或者提前实施使他成功的措施，让她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女兵。他重新在镜子里注视着诺尔曼，但看到的是一连串的鸡尾酒会，婚礼和晚宴，在这些活动中，诺尔曼受人尊敬，因为她是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的妻子，她被人接受，因为她是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的妻子，而罗布莱斯是胜利者，是统治者，是金钱，是权力，意味着帮助人往上爬的可能性。所以，诺尔曼就是典雅、美丽，就是她丈夫在这个伟大的世界上迈过劳动与游戏的界线之后所象征的一切。他以为自己在想，他希望的她就是如此，为此，他才去找的她。当然不是为了别的。他没有权力要求别的东西。诺尔曼履行了这个默契。

“费德里克，要是你见到我如何打动了奥万多一家的话该有多好。当然，这些可怜的人就像过去圣器室里的老鼠一样过日子，什么舒适的条件都没有……”

“应该请他们来吃一顿晚饭。”

“他们巴不得呢，当然，越早越好。不过，最好先让他们来拜访我们。要找个理由。那位堂娜·劳伦萨是个自尊心强的老太太。你很快就会发现的。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好像不知给了你多大的恩赐。但是，当她看见我戴的你在圣诞节送给我的手镯时，我发现她满脸都是妒忌。真带劲！我向你发誓，那个老太婆一定会来看我，一定会求我别的事的。”

费德里克感到一丝不快。堂弗朗西斯科·奥蒂斯在他那个时代又算得了什么？不就是一个靠得到迪亚斯将军的青睐，靠吞并印第安人土地发了财的暴发户？平比内拉的父亲堂卢卡斯又算得了什么？不就是个靠利曼图的庇护在海关谋生的小经纪人？不过，诺尔曼对所有这些不能参与新世界的人表示同情也许是应该的。不同情不就是等于尊重他们了吗？

“要是一个人应有尽有，然后又山穷水尽，他会怎么想？”诺尔曼一边噘着嘴涂抹着，一边说。

“你不用担心。要是我明天破产了，后天就会重振家业的。”

这一回，诺尔曼按住了费德里克的手。罗布莱斯又一次感到她是他的延伸。他不愿意记起同奥特西亚·恰孔渡过的时光。那些时光不属于这个封闭的世界。他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宿怨，同诺尔曼保持表面的夫妻关系。他的权限是一种炙手而又充分有效的地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因为这一地位把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权力来自塞拉亚战场，从咬紧帽带的那时候的他到现在，费德里克

·罗布莱斯的延伸已经可以用他的雅致来主持贵族的婚礼了。这是他的地位的极限。费德里克自动不去想从前和现在的日子。但在今天，有人想把它们联系起来，重新塑造他的另一个形象，被人遗忘和隐匿的生活。梅塞德斯，奥特西亚，两个名字在脑海里轻轻翻滚着。这时，诺尔曼站起来低声说：

“我亲爱的。有那么多的事要做、应酬。有时候我想这不是生活，这么多的应酬、社交。你要相信我。我都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

费德里克淡淡地一笑，相信了她。

“这种婚礼真俗气。”夏洛特·加西亚一边抱怨着，一边挥手告别主人。水银牌轿车离开黎巴嫩山驶向改革大街的街心花园。坐在她旁边的平比内拉·德奥万多微笑着脱下黑手套。夏洛特猛地扯下饰有玫瑰色羽毛的帽子，扔在平比内拉的身旁：“亲爱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糟蹋香槟、火鸡、巴代、点心、小提琴乐队、绸衣裳、夹克和金钱。到末了每个人都去责怪他们。”

斜阳照射的马路时高时低，两旁是椤树、玻璃和砖瓦。“人们还以为我是个改信天主教的犹太暴发户，来参加什么燔祭的。真的，平比内拉。你怎么能容忍这种人的自命不凡①，所有这些新贵都这么满足真让人受不了。就好像他们从造物日起就是资本家一样炫耀着财产。真可怕！”

平比内拉仍然保持她迷人的微笑(她的动人之处)：“我

① 此词原文为英文。

记得我祖母对我说过，就像波菲略时期的贵族看着维亚和萨帕塔的部队开进墨西哥城一样；她和其他一些有资历的家族在上个世纪看着迪亚斯和他的人进城。那时的体面人都是莱尔多①派的，尽管他们是靠反教会成为贵人的。”

“你说得太棒了。应该忠实于自己的见解，”夏洛特干笑着评论道。蚂蚱山树林的绿荫在她的脸上跳跃着。靠着面霜、按摩，尤其是靠态度和愿望，她的脸总是显得那么高雅，显示不出她的年龄。

“你想想，墨西哥革命后的贵族明天会吃惊地看见谁进城？没有办法：渺小的墨西哥永远是渺小的墨西哥。而与此同时，必须生存。我的姑母劳伦萨总是沉溺于往事，以为堂波菲略会死而复生，重新挥舞鞭子驱赶强盗和平民百姓。每当我看见她这样，……所有人都一样，我也如此，都可以利用特权、贵族风度和新贵。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应该现实一些，你说呢？”

“唤，平比②，你真聪明，不过我只看事情美的一面。你怎么能让我坐在多愁善感、哭哭啼啼的父亲和拖着鼻涕、穿着薄纱的女孩子中间呢？要是一个人能住在世界的中心，比如纽约，或者巴黎，同像你这样的人谈话和打扮，在墨西哥又有什么好做的？”

“色情受虐狂，亲爱的，”平比内拉睁大透明的蜜一般的眼睛，压低嗓门说，“在一个盲人王国，令人愉快的公理是……”

---

① 莱尔多·德特哈达（1827—1889）：曾任墨西哥总统，被迪亚斯推翻。

② 平比为平比内拉的爱称。

“你真让人受不了，”夏洛特弄乱头发叫道。“告诉我，你看见那位女装裁缝了吗？他在厨房里观察着婚礼，对猫儿们赞美着他的创造。”

“我看到更使人印象深刻的东西：第一次看到诺尔曼·拉腊戈蒂老了。”

“那是因为她有那么一个丈夫。你想象一下，她总担心生出一个和他一样的孩子……”

汽车在利物浦大街上的一家酒吧前面停了下来。星期天的下午，成群嘴唇涂得就像新鲜的樱桃，身着用棉布和黑色仿丝绒做的衣裳，脚蹬皮便鞋的女招待同军队的军曹们搂在一起。披巾勾住了军人的纽扣。有的吮着柠檬片，有的哼着歌曲。颜色令人作呕的宽裙子和总是戴着戒指，满身油腻的冰激凌和汽球小贩来回走着。

“什么社会呀！”夏洛特下车时叹了口气。

“你肯定西尔维娅在这儿吗？”

“每个星期天都在这里。爱情，你知道……”

四位吉它歌手围着一张桌子低声唱着歌。身披貂皮大衣的西尔维娅·雷古莱斯坐在桌旁，盯着一位头发卷曲，皮肤黝黑的歌手。

“这是威士忌鸡尾酒①吗？”博勃对领班喊道。“您这个小矮子能告诉我什么是威士忌鸡尾酒吗？地点：拿骚②。时间：*1942*年。夜晚畅饮时，温莎公爵③要的就是我这种威

---

① 用威士忌调成的鸡尾酒。

② 巴哈马的首都。

③ 即英王爱德华八世，因同平民辛普森完婚，退位后被封为温莎公爵。

士忌鸡尾酒，而同公爵结婚的那位女子① 则让人画肖像。”

西尔维娅亲了一下夏洛特和平比内拉：“这位是亲王殿下，”她用手指了一下，夏洛特笨拙地屈了下膝。“其他人你们都认识：阿斯帕古科利公爵夫人，古基斯，博勃……”

唉，亲爱的，别这么爱着我，亲爱的②

古基斯想把手插进亲王的腋下。这位凸颌、浑身散发广霍香的亲王同样坚决地把她的手挪开。平比内拉坐在西尔维娅身边，夏洛特则在亲王对面入座：“我是在诺艾耶伯爵夫人家认识令尊大人的……”

这位颌骨十分突出的王室子弟叹了口气：“那些可悲的事情发生在1918年。”③

“今天6点，我要为马里兰·爱斯沃兹举行鸡尾酒会。肥皂大王爱斯沃兹，您知道吗？当然，也是为了她的马，如果这匹马在比赛中越过了所有障碍的话。我会荣幸地……”

“今天，祖国成了红色独裁的俘虏。”

“平基④，你还记得咱俩最后一次在乐池里看舞蹈的事吗？……”阿斯帕古科利公爵夫人嗓音低沉地说。

“列贝·萨格雷伯。”

公爵夫人很快喝光杯里的酒：“平基，平基，一切都结束了，彻底完蛋了⑤。这里成了杂货铺老板和商人的王国

---

① 即辛普森夫人。

② 歌词，为四位吉它歌手所唱。

③ 指1918年马扎尔人的统治垮台，成立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

④ 为平比内拉的爱称。

⑤ 该词原文为英文。

了，噢，天哪①！我要哭了。这块地方从血缘关系上讲本来是可以属于你的。”

塞尔维亚亲王站起来，举起酒杯喊道：“皇帝万岁②！”

“是我们杀死了他。不是吗？”夏洛特停了一下。“现在，作为赔礼，我也请您参加为肥皂大王爱斯沃兹和特涅塞·罗伯·伯艾举行的鸡尾酒会。”

“谁是特涅塞·罗伯·伯艾？”公爵夫人皱着眉头问。

“爱斯沃兹的马。上帝保佑，它一定越过了所有障碍。”

“亲爱的夏洛特，我们对您的罗伯·伯艾的家谱③一无所知。不过您或许在指雷芬切德——奥西尼家族。他们从1147年起统治阿基斯格兰，并同神圣帝国最早的家族结为亲戚。”

“夫人，您问我的家谱？您读读贝纳尔·迪亚斯的家谱吧。那上面有我的高祖父，他是阿瓜斯弗罗里达斯侯爵，并同莫克特苏马结成了亲戚，那时候您的祖先还在多瑙河边种甜菜呢……”

公爵夫人脸一下子红到耳根，把马提尼酒洒在地下，站起来举起食指，说了一连串谁也不懂的单词。然后，她把毛皮围巾围在胸前，气得鼓鼓的，气势汹汹地嚷道：“你这个服划船苦役的囚犯的后代！你的祖先飘洋过海时都得了坏血病！”说着，她恶狠狠地揪住夏洛特的头发：“我要让你看看臀部上查理大帝的印记。”

① “杂货铺老板、商人”和“天哪”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该词原文为英文。

吉它歌手戛然停止弹唱。只是亲王的干预才没让公爵夫人脱下裤子来："列伯·索菲亚，我请你……"殿下深深鞠了一躬，夹着在他怀里挣扎的公爵夫人走了。

"把我的浪漫曲给弄砸了！"古基斯把戴吉拉酒重重地放在桌上抱怨道。"就要到手的……"

"我有查理大帝的印记！"公爵夫人在酒吧大门那边嚷着。

只要你问我何时何地何种方式，我总会回答你①

胡尼奥走到打起架来的桌子跟前："各位好。夏洛特，我看见你进行的圣战了。"夏洛特整理着头发说："贸易打败传统②的胜利万岁！对这些连浴池都不懂的人你又有什么办法？你们没闻到大公的气味？喔！胡尼奥，你坐下来。"

古基斯跑过去搂住正在费劲离开栏杆的专栏作家："我可爱的八篇文章。我已经和王室挂上钩了。你可以写上，这里的人都是贵族，塞尔维亚的亲王，阿斯帕古科利公爵夫人，被我们证明是夸乌特莫克后代的夏洛特，还有春之女王的我。"也也，也许，也许

"你的事已经解决了，"西尔维娅对平比内拉咬着耳朵说。"我丈夫已经跟那些人谈过了。他们同意先还奇瓦瓦的庄园，然后再还别的……"

"西尔维娅！真不敢想象。劳伦萨姑妈会说……"

"嘘！我还欠你别的东西呢，对不对？"西尔维娅说着按了按头发卷曲，蓄着小胡子的吉它歌手的手。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英文。

确实，感谢上帝，特涅塞·罗伯·伯艾越过了所有的障碍。它第一个用鼻子触到终点。它的胜利引起了从赛马场主席台到冷清的小柜台的轰动。赛马俱乐部就是如此。马里兰·爱斯沃兹举起双手，兴奋地挥舞着。她身边的古斯和拉里都怔住了。不过古斯更机灵些，立即跑出去打电话通知夏洛特。在屋子里，她一边等着接通电话，一边远远地看着有的肥胖，有的苍白，来回奔跑的女孩子，无所事事，吞云吐雾的花花公子，服装、眼圈、嘴唇一律抹成朱红色的妓女，老看门人干瘪的模样和急急忙忙占着折叠椅玩乌拉圭式纸牌的女士。

“罗伯·伯艾！”古斯对话筒喊了一嗓子便挂上机子，重新跑到激动万分的马里兰的身旁。马里兰哭喊着：“我的老母亲要是能看见这一场面该有多好！她一定会给罗伯·伯艾三叶草和苜蓿的，她一定会的①！”

“不用担心，美人儿。”感到气都透不过来的拉里急急忙忙补充道。“我是在神秘作品堆里长大的，不管是柏拉图的，还是阿塞维多②的，我都读过。为了区别冷霜之星和宇宙论之星，一定要一辈子都会嘲弄人。”

“她说她懂你的意思了③”古斯翻译道.

“噢，太棒了④，”马里兰·爱斯沃兹“肥皂大王”含着泪说。在谷地蔚蓝色的午后，她脸上的雀斑显得格外明显。

① 马里兰的话为英文。

② 阿塞维多（1851—1921）：乌拉圭作家。

③ 原文英文。

④ 原文英文。

“肥皂大王，某某先生，墨西哥最神奇的人！”夏洛特把肥皂王国的女继承人介绍给来宾。公寓贴着桔红色丝绸的墙上挂着各人的肖像画：雪莉·邓波尔①，阿特尔博士②，S·毛姆③E·马克斯韦尔，温莎公爵夫妇，阿利·丘马塞洛④和维克多利亚·奥坎波⑤。散在各处没有靠背的椅子就像蘑菇群一样，形成不同的社会科学的核心：一边坐的是拉里，另一边坐的是胡尼奥，那一边坐的是佩德罗·卡塞奥克斯。栀子花做的王冠上用勿忘我草组成“罗伯·伯艾”几个字。屋子里弥满着熬夜、懊悔和苔藓的气味。

“保加利亚的朱丽叶，”巴科·帕尔金托把已经消瘦、总是沉默寡言的胡列特介绍给夏洛特和肥皂大王等人组成的逍遥派。“我肯定，她中魔了。”

“萨戈尼达斯之后，还没有人组织过上星期那样的圣费尔明节呢。”皮埃尔·卡塞奥克斯评论着。古基斯挨着他的膝盖说：“那个塞尔维亚人也在那里！尽管皮奇对他发动攻势，他还是请我去了周五的茶会。是为了纪念黑山的已故国王，你知道吗？”

噢，我会愿意的，只要你⑥……

“眼下诸侯联盟广场都是落叶。”平比内拉·德奥万多

① 邓波尔（1928—）：美国女电影演员，30年代国际知名童星。

② 阿特尔（1875—1964）：墨西哥作家、革命家。

③ 毛姆（1874—1965）：英国作家。

④ 丘马塞洛（1918—）：墨西哥诗人。

⑤ 奥坎波（1891—1979）：阿根廷女散文家，评论家。

⑥ 原文为法文，歌词。

建议道。

“是啊，不过法国佬并不因此不令人讨厌，巴黎也不因此不肮脏，”胡尼奥接过话题说。“喂，你，平比斯①，你说的是光明之城。要叫我说？改革大街为了过节也要光明。那个地方，像我这样一年去一次还行，但要讲住，还得是墨西哥。在法国哪有墨西哥这么舒适？喂，就说浴室吧，然后是房子，所有的生活水平。难道那里有像洛马斯和佩德雷加尔②这样的住宅区？没有，那里只有博物馆和拿破仑。”

恋人分手之舞步③

“肥皂夫人说她结过7次婚，她总也不明白为什么一直没有怀孕，”拉里婉然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对不对？”

“当然，爸爸每年除去税，还可以挣三百多万，可是他愿意接触最好的艺术，出钱去搞带录音和书籍的文化流动车。”④

“古斯，人家说你是同性恋者。”

“同是同性，恋不恋就天晓得了。”

打开你的阳台，打开你的心扉

罗德里戈·波拉走到把棕色的头发从两鬓梳成两个刷子，披在肩上的古基斯的身边。香气扑鼻的她正摸着自己的后胸勺，露出刮得干干净净的腋下，圆鼓鼓的乳房显得更加丰满。卡塞奥克斯，德尔金托和胡列特在她身旁交谈着。罗

---

① 指平比内拉。

② 均为富人居住区。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此句原文为英文。

德里戈有意不用文雅的字眼：他想这是讨古基斯欢心最好的办法，他还想这样就可以把诺尔曼赶跑。那些办法远不会成为大家共有的财产，只能是新手笨拙的伎俩。他不是想在各个方面都获得成功吗？罗德里戈自言自语道，成功是件被动的事情；只需要抓住机会，钻进谁都未曾用其智慧或激情开动的自动火车。此外（真见鬼！），要是一个人一想要约会或聚会就提出来也就太迂腐，太不民主了。他注视着古基斯的一举一动。她有意识地时而作出讨人喜欢的小猫状，时而作出紧张的爬行动物状。猫与蛇杂交，产生了牛的王国，罗德里戈小声嘀咕着，走到古基斯的身前。

"你们觉得那个塞尔维亚人像R·赫德森吗？"古基斯问。这时，罗德里戈决定打破她穿着的迪奥淑女牌衣服造成的障碍。

"在君主生涯中究竟谁获胜呢？"罗德里戈在地毯上交叉着腿问。他觉得问题问得不及时；古基斯噘着宽宽的嘴唇，正模仿好莱坞演员的派头。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把他介绍给你了。"皮埃罗说。

"唉，我的天使！"古基斯一边回答，一边凑近卡塞奥克斯的嘴唇，算是对他表示感谢："要不是你，我们真不知怎么办好了。"

坐在隔壁凳子上的胡尼奥嚷道："喂，听着。这些贵族，就会自寻烦恼。这里有吃、有住的，谁还肯掏钱啊！"

"哎，胡尼奥，你们都爱跟带劲儿的姑娘好。要是乳房不漂亮，你就不请我们出去散步了吗？你这家伙让人摸不透：要是我们没这家伙，你大概就不会理我们了。"

胡尼奥舔着他的杯子说："听着，听着，偷偷摸摸谈情

说爱的事留给和尚去干吧。和一个女人好，不就是为了让别人知道吗？”

“你真棒，胡尼奥！”古基斯伸长脖子，把自己的嘴对准白净净的青年红润的嘴唇。

“外表是重要的。”罗德里戈试图调停他们的斗嘴。他费了好大劲才没吟诗。

古基斯刚要吻，又停了下来，一脸的烦燥：“听着，先生，您两次开口，两次说蠢话。您认识我还是怎么着？倒跟我自来熟似的。”

“一次在博勃家，是诺尔曼介绍我们认识的……”罗德里戈毫无把握地说。他觉得自己僵硬的表情一定非常滑稽。

“啊，我的宝贝！原来你就是那个蠢家伙。”

罗德里戈企图挽回丢掉的面子，便说：“你并非姿色出众，美貌超群，以致于对真心爱你的人也要蔑视①。”

他感到自己害羞的目光和朗诵的手势还没配合好，皮埃罗便发出一阵神经质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就传染给了古基斯和胡尼奥。三个人站起来，在客厅里找个黑暗的角落坐了下来。

我也如此，心中十分悲伤

就像从鱼缸底部冒出来的黑眼鱼一样，纳塔萨从那个黑暗的角落里冒出来，把他带到一边，以便古基斯、胡尼奥和皮埃罗能安静地喝茶，她那聪明的眼睛透着一股神情，那神情不是要恢复她的世界，而是要竭力向年青人宣传她的世界。奎尔纳瓦卡最初的双重形象——一是炫耀，一是遮掩，

---

① 此句原文为法文。

合二为一：石灰岩的狮身人面像已听命于有血有肉的狮身人面像，千方百计把所有的女人攫为己有。罗德里戈感到面颊上一阵红晕，满脸撞上涂成桔红色的嘴唇。

"你让我和你约会吗？不，什么都别说，我知道，这里不怎么……怎么说来着？不怎么民主。不是吗？没关系。听着，有人不讲礼貌，也有人狂妄自大。……有人……说，不讲礼貌就是一种极端的狂妄自大。狂妄自大使人疲倦、厌烦、反感、恼火。不讲礼貌却使人恼火、生气，感到羞辱。它在另一种词义结束的时候开始。"

罗德里戈忧愁地注视着纳塔莎用丝绒和草鹭毛装饰的细长的脖子；她的脸色介于碧绿与粉红之间，泛着光，就像是上帝造物时的最后一个消瘦、古老的月亮。

"您以为我是什么人，夫人？"

纳塔莎翻了一下白眼，嘴巴张成O型："您！您！当一个陌生的女人走近说句拉布吕耶尔① 作品里的话时，只有墨西哥人才会继续用您来对待她。您！总是那么彬彬有礼，我的宝贝！你是什么东西？看看你的周围。垃圾夫对杂拌菜说：我也是折衷主义者。"

纳塔莎把一根长长的俄罗斯烟放到罗德里戈胸前，那是她请人点烟的习惯姿势。直到纳塔莎不耐烦地强调了一下她的欲望时，罗德里戈才恍然大悟，笨拙地从兜里摸索出几根"经典"牌火柴。纳塔莎的姿势还是没变。

"一切问题都在于有没有勇气，亲爱的。有了勇气就可以成为蝴蝶，没有勇气就只能当蛆虫。就这样。请我喝杯酒吧。"

---

① 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

罗德里戈煞有介事地挽住纳塔莎的胳膊，那女人从凳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哼了一下。“你同以前大不一样了①”她一边眯着杯口大小的灰绿色的眼睛往外吐烟，一边叹着气。这对男女走到酒吧。夏洛特几乎关掉了所有的灯。古基斯正在吻胡尼奥，皮埃罗就吻的技巧大发议论，拉里抚摸着肥皂大王爱斯沃兹的臀部，博勃注视着所有的女人，评论着双重性的优越性。胡列特已经习惯于这种淫猥的活动，正在听帕科·德尔金托唾沫星子横飞地胡吹。纳塔莎碰了碰罗德里戈的杯子：“干杯！”

她每喝一口，脸就更苍白一些。“你知道吗，亲爱的？鼓起勇气吧。没有勇气，是因为……你老是不鼓。要是你让人鼓的话，天晓得会怎么样？我说得对吗？”

酒精和未曾料到的艳遇在他身上产生一种强烈的快感。他一边吮着曼哈顿式鸡尾酒，一边点头。他不想打断她。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同聚会的气氛溶为一体。他感到肌肉麻木，脖颈僵硬，不知为什么，靠着酒吧的纳塔莎使他想起《蓝色的天使》里的一出戏。女人开始用柔和、低沉的嗓音唱：

苏腊巴亚的侨民，你多柔情多风流，
赫茨再英俊也比不上你

她是女性化了的E·杨宁斯②，他则是惊慌失措的马伦娜③。他这样想着，并且把一条裤腿卷了起来。纳塔莎的歌声越来越低，最后发出一阵笑声。

---

① 此句原文为法文。
② 杨宁斯（1884—1952）：国际知名的奥地利演员。
③ 马伦娜，一电影女演员。

罗德里戈握住那女人的手，吻了一下。她搂住他冰凉、激动的脖颈。他们又要了些酒。

“你知道你很可爱、温柔吗？亲爱的，我知道，不用你说。在这里非常难做到。我们这个阶层的墨西哥女人都是表面老实的假修女，要不就是廉价妓女。总想安静或者抚摸，不想有一种……人的关系。不善于行事①，你懂吗？”

“那是谁的罪过？”

“当然是墨西哥男人的罪过。那个小修女说什么来着？‘虚荣的男人’等等。他们希望女人不是修女就是妓女，一旦明确了他们就不用想象了。还有什么？让我告诉你吗？听着②：谁都不能让我说墨西哥的坏话。新贵们有了钱也不知道干什么，只是像虫一样有张皮。但是不是所有的，怎么说来着？不是所有的孕育过程都是如此。在欧洲，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阶级出现的。当然，欧洲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她是柯尔培尔③和罗斯柴尔德家族④也是笛卡儿⑤和蒙田⑥为产生了批判她的奈瓦尔⑦和波德莱尔⑧。但是，亲爱

---

① 此句原文为法文。
② 此字原文为法文。
③ 柯尔培尔（1619—1683）：法国路易十四时杰出的部长。
④ 罗斯柴尔德：欧洲著名银行世家，对欧洲经济、政治影响达二百年之久（1744—1886）。
⑤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
⑥ 蒙田（1533—1592）：法国伦理学家、思想家。
⑦ 奈瓦尔（1808—1855）：法国文学中最早的象征派作家和超现实主义诗人。
⑧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作家。

的，这儿就像意想不到的小礼物，只送给少数人，大家却无法摆脱困境[1]……没有，怎么讲，没有联系，是一个没有传统，没有喜好，没有天才的集团。你看看他们的房子，简直像口肮脏的锅[2]还有他们的家俱；他们是类资产阶级，永远是猴子[3]……墨西哥的猴子想模仿伟大的资产阶级。”

纳塔莎哈哈大笑，喝光了杯子里的酒：“还有知识分子！他们对待知识，就像用唾沫对付信封，你知道，那是贴邮票的一种办法。亲爱的，他们想得到名望和尊敬，有这些就满足了[4]；他们不想要思想，不要作品，也不要创作的激情；他们只想呆在玻璃橱窗里；他们的谈话不是夸大其词就是格调低沉。他们的外表丑陋，你懂吗？是贬义的丑陋，没有超群的人格，就像口臭和眼屎那样令人作呕。总之……我接着说吗？那些记者用一只手向瓜达卢佩[5]祈祷，用另一只手接受贿赂。可怜的上帝！一个中等文化水平的人也就能读读报纸上的电影广告。这个国家离世界比木星还要远！所有的人都按预定的想法认为自己是站在理性一边的、公正的、受人尊重的人，是好墨西哥人，是好父亲，是好的民族主义者，是好汉，够了，老兄[6]真让人伤心！听着，还有该死的墨西哥牧师！墨西哥的天主教真是糟——透——了！老兄！真是开玩笑！亲爱的，要真是天主教徒，或者真是佛教徒，或者其他什么徒，就……怎么说来着？就上当了。你是知道

---

①②③ 原文为法文。

④ 原文为法文。

⑤ 瓜达卢佩：墨西哥人信仰的圣母。

⑥ 此句原文为法文。

的。缺少①……真家伙。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把女孩子送到修女办的学校去学习什么是害臊或渺小，不在乎是不是在吃饭的时候禁止批评教皇，或是对着梵蒂冈的明信片哭鼻子，也不是在动恻隐之心是禁止做傻事或者捶胸顿足。当天主教徒就是天天②消亡，你懂吗？天天复苏；在请求宽恕时要真正感到自己就连粪土都不如，感到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最卑贱的人！可惜的是，天主教的仪式比她的教义更容易给人留下印象。”

“那你为什么要住在墨西哥？”罗德里戈想笑，想眯缝着眼睛对纳塔涉翻动着桔红色的嘴唇说出来的话表示同意，但是，他真的被这个女人的话激怒了。

“亲爱的，为什么我们要住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住在这个可怕的城市里？这里会使人产生病态，这里没有足够的空气，这里只应该有老鹰和蛇。为什么？有的人住在这儿，是因为他们是暴发户和冒险家。30年来，这个国家对冒险家和暴发户一直很优待。有的人住在这里，是因为粗俗、愚蠢和虚伪，怎么说来着③，总比炸弹和集中营要好一些。还有的人，有的人，比如我，那是因为在令人厌恶的彬彬有礼的人和像你这样只在假日才显得有礼貌的人的旁边，还有卖脏兮兮的报纸的男女儿童叫人难以相信的礼貌；因为在我们居住的脓包的硬痂的周围，还有一些不用说④是迷途的、温柔的、充满爱和十分天真的人，他们甚至不会想到自己就和跳蚤一样，对不对？⑤被人碾压、剥削；因为在这种廉价的美式

①② 原文为法文。

③④⑤ 此句原文为法文。

恶习的后面，有着活生生的肉体，老兄，是世界上最活跃的肉体，她最懂得爱与恨，最懂得欢快与痛苦。如此而已。老兄，就是由于这个原因①。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感到安全……另外，我们刚刚说到的，这里有比你们以为是最好的还要好的东西，有不比你们认为是最坏更坏的东西。对吗？”

罗德里戈茫然所失地盯着空瓶底看了好一会儿。纳塔莎对他说的不和依克斯卡一样吗？他说，选择吧，选择你的世界，不要面对盐城。他抬起头："P·高更②又一次处于十字路口了吗？他又一次在托托纳卡的擦鞋匠和来自普埃布拉的女厨师中间寻找善良的土人、地方色彩和原始的纯朴了吗？”

“可能是的，我的朋友，起码我们总是有那种超脱③的可能性，有在地狱里④，在我们大陆之外的地方寻求黄金国⑤的可能性。但是你们呢？你们没有这种可能性，老兄。你们没有自己的地狱，你们就在地狱里，就在地狱的尽头。你们必须在那里选择，对不对？”纳塔莎感情炽热地微笑着，想把她的兴趣和担忧告诉罗德里戈。“对于你来说不应该是件困难的事。鼓起你的勇气就行了，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的勇气，这很容易办到。非此即彼，对不对？看看你的周围。你以为他们有什么思想上的顾忌，至少动了有顾忌的念头吗？看看多容易办到，我的朋友，只要看看就行……”

---

① 此句原文为法文。

② 高更（1848—1903）：法国画家。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原文为法文。

⑤ 西班牙征服者希冀寻觅的传说中的国度。

纳塔莎的声音、身体和双手离罗德里戈和小酒吧越来越远；比森林夜间更深沉的聚会的阴影吞噬了她。罗德里戈注视着削瘦的月亮，直至她完全消失。他独自呆着。噪音、说话声、邀请的声音和憎恶感重新困挠着他，使他离开这个中心位置。

依克斯卡穿过胡亚雷斯市场的货摊去位于阿伯拉罕·冈萨雷斯街的利布拉多·依巴拉的家。清晨的购买使货摊空空如洗。摊贩坐在那里吃卖剩的往下滴油的牛肉和菜，空气中弥漫着宰好的鸡和海鲷的血的气味。鱼血沾污着地面，同头上抹着凡士林，脸上长着黑痣的胖女人从桶里泼出来的肥皂水混在一起。狗叫声中，另一些女人专心、安静、不停地数着卖剩的一捆捆百里香、茉乔栾那草、月桂、牛至、土莉芥、欧芹、薄荷和母菊，准备回孔特雷拉斯，米帕尔塔和索奇米尔科，在面积小得可怜的土地上等待，到下一次集市时再带着一捆捆的作物回来。隐约可以听见吉它声；午间昏昏欲睡的指头弹拨着它；待价而沽的小鸟被蒙上布既不叫，也不动。沉重的身躯因困意的侵扰已经站不直了。快下午5点了。市场一片寂静。夕阳使西恩富戈斯睁不开眼。每条街道，每个广场都响起凄惨的手摇风琴声。几个孩子围住手摇风琴手，唱起传统歌曲　我在夕阳落山时告辞　明亮传神的眼睛在漫游　西恩富戈斯找到阿伯拉罕·冈萨雷斯大街上正确的街号，穿过堆放着遗弃的花盆的长过道，沿着嘎吱作响的楼梯来到二楼。

利布拉多·依巴拉

"谈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困难吗？有什么困难？谈自己倒不容易，谈别人容易，除非对他爱或者恨。有什么？和罗布莱斯谈不上这些。对他就像对报纸上的一个标题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就像是放在那里的一件东西，如此而已，同您毫无关系。"

"是的，我认为我听懂了您的意思，"依克斯卡打断他的话。"尽管我认为他同您有关系。"

"因为这条腿？说哪去了！这是机器，不是费德里克·罗布莱斯造成的。不，我想告诉您，我自己的经验只够我用了，我对我的经历是满意的，罗布莱斯对这些的影响微乎其微。您看：我是在法律学校认识费德里克的，那时我们俩都在25岁左右。那时费德里克是一位将军的秘书，而我，是个见习律师。我的幻想要是不比罗布莱斯多的话，也和他一样多。您知道，问题并不在这里。可能是费德里克做了我不能做的事情。也可能是我做了费德里克不能做的事情。不过，那时我们都在25岁左右，都是穷学生，墨西哥对于我们的前途来说都是一样的。奥布雷贡当总统，还有一批像我们这样野心勃勃的青年。我们都以为可以大干一番。朋友，我们拼命地工作。在11月和12月漫长的黑夜里（您知道吗？那是闻烤栗子味的季节），我们挤在贝梯斯博士满是烟味和塞满烟头的咖啡杯的小屋子里，大谈帕拉尼奥的文官制和拉茨。贝梯斯的立宪制，一直争论到头脑发胀，两眼就像煮熟的鸡蛋。

在学校，在那些不眠之夜结下的友谊又有何用？后来人们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由于大家全身心地扑在了这上面，别人便了解到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弱点，甚至撒尿的姿势。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您说对不对？应该保持距离，不要交往过密。我们就是这样，我敬重的人，又有什么办法！我对那个费德里克了如指掌。他对我也是如此。只是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能使我感到烦恼，而我处的位置只能使别人让我感到烦恼。总之，有时还要挨饿，您发现了吗？就是这样，没法子。只有认了。可是，当时我们俩完全一样，在同一个水平上。当将军的秘书作为经历固然不错，但暂时挣不了多少钱。而我，则处理四开纸的民事诉讼。所以，我们两个人去只有中国人和妓女才去的位于四月二日大街的咖啡馆，在伊达尔戈大街上买旧书，如此等等。我不是对你说，就连他撒尿的姿势我都知道吗？就是这样。说来也不好意思，有时候我们俩还在一张床上玩同一个女人。他妈的！您瞧见了吧？”

利布拉多·依巴拉挠挠秃头，挤了挤油炸葱头似的圆眼睛。阳光透过堆满瓷花盆和玻璃角杯的窗户射进阿伯拉罕·冈萨雷斯大街狭小的房间。依巴拉总是挪动上着石膏的腿，想在床上躺得更舒服些，还时不时往一个铜盆里吐痰。由于姿势不合适，他那微微凸起的圆肚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浅口锅，同他削瘦的身体极不相称。除了一个洗脸盆，一个老掉牙的衣架，一把西恩富戈斯正坐着的油漆斑落的椅子，一个镶着大理石面的桌子，屋里别无它物。

“是啊，两个人完全一样，道路也是一样的。问题在于选择。是啊，说起来容易。当时是百废待兴。当然人们总爱做把握大的事。可是，在那些日子里，什么事有把握？新的

成功之路还有待开辟。看上去似乎都是成功之路。是啊，先生，真是百废待兴。我们从零开始建设墨西哥。哪条道路没有可能性？请注意，新政府对什么人都有吸引力，工人、农民、资本家、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就连对迭戈·里维拉都有吸引力。同迪亚斯从上至下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相反，革命吸引了全国各种力量。费德里克和我25岁的时候形势就是这样：各行各业都有机会，您知道吗？每个人都有机会。正是为了这一点才闹革命的。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不管是律师，还是银行家，机会都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总之，那时我们是这样想的。我尊敬的人，问题在于选择和冒险。不管怎么说，这里的人是因为犯了错误才出名的。在学校里，卡索[①]老师大谈特谈英国的经验论。真的！现在我们总是嘲弄人。但是，当时我们不是这样看的。我要攻读农业法，认为这个专业对有天才的年轻人有前途。我抛下律师事务所，一心一意地去干这件事。费德里克已经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他毕业后，将军给了他几笔好买卖，您想，他得知，一些破了产的波菲略分子傻乎乎地按原价的五分之一出售市中心的地皮。费德里克马上就到几个美国银行家那里，按照比实际价值高二倍的价格推销根本不是他的地皮。银行家嫌价格贵了一点，罗布莱斯便弄来一张将军的支票，上面标着五倍于实际价值的数字，说是政府要征用。美国佬商量了一下，就按罗布莱斯开的价付了钱。费德里克这才去找波菲略分子，按照实际价值的五分之一的价格买下了地皮。您问我当时在哪儿，先生？当时，派到旧庄园的工程师有的被巧妙

---

① 卡索（1883—1946），墨西哥作家，散文家。

开展活动的庄园主的枪手杀害了，有的是被恶霸干掉的。有的地方分了土地，可恶霸把农民武装起来，拉起私人武装，同以前一样开发土地。有的地方的州长的兄弟或是叔父成了这一片、那一块土地的主人。长话短说。我回到墨西哥城。有了这次经历，我只想在城里住，农村的东西就连闻都不想闻了。我尊敬的朋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有时候我因被怀疑是政府的探子，不得已逃出庄园。那是糟透了的生活。我到了这里，遇见个妞我就结婚了。那是个又瘦又丑的姑娘，不过我也不是豪尔赫·内格雷特①。我想象着——您瞧，都这把年纪的人了——能同这个女人白头到老。律师事务所把我赶了出来，不过一家工会请我去当律师。那都是些现在住在奎尔纳瓦卡的无产阶级预言家——曾几何时，我尊敬的朋友？曾几何时，他们还被誉为勇猛的骑士——他们常把合唱演员拉出来聚合，要不就去揪斗旧政权的贵族。我这个理想主义分子跑到玛丽亚岛殉难去了。我同共产党人，同正直的领袖，同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小伙子，还同狡黠的巴斯孔塞洛斯②分子打交道，真的，先生。在那里我一直干到34年。我的丑婆娘在这里没挪窝。我连摸都很少摸她。连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唉！对我来说，这就是革命的成果——既然革命和最高统帅是一回事。”

利布拉多轻轻地笑了笑，用手帕捂住鼻子，一边擤，一边问：“那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呢？他每天早上都在圣博斯餐馆同一伙时髦青年在一起，第一笔买卖做成后，他在托卢

---

① 内格雷特（1911—1953）：墨西哥歌唱家、电影演员。

② 巴斯孔塞洛斯（1881—1959）：墨西哥作家、政治家。

卡买了些牧场。后来又洗手不干了。他对我说，在墨西哥农村毫无作为，由于土改法，土地脱离了市场，尤其是现在，这个卡德纳斯当了总统。他是个有心计的人，犯了事的恶霸都要倒霉。后来他去了北方——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一直对这一点保密——在下加利福尼亚的地下赌场作事。我想他什么都干过，听差、跑堂，为的是了解美国人，多挣点钱。我从岛上回来时，在一家拆迁公司前碰到他，那是一家同美国佬和墨西哥政客合营的公司。他们刚刚用低价买进一大笔货。他又是首批建公寓式住房的人。您瞧，都是有把握的事。到了1936年，已经没人能制约他了。朋友，有钱人找有钱人。那些美国佬信任他，让他当他们公司的咨询律师，后来又让他当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再后来，他靠自己的力量就能飞黄腾达了。他投资办起了自己的企业。他还当借贷人。他的嗅觉真灵敏！他发现农业连一分机动的钱都没有，所有的钱都集中在城市的房地产、商业和工业上，都集中在联邦区。他便成了首批为建筑工业发放贷款的人。随着地皮价的不断上涨，公寓的租金也上涨——要是不上涨，就拆了重建一所。城市不断发展，朋友，他也跟着城市一同发展。结果您看大量的农村人口来到这里，因为建筑行业有活干，而农村就没人管了。还有偷渡苦工。许多家庭宁可不当奥里萨达、马萨特兰或是其它什么地方的贵族，搬到首都来当中产阶级，以为这里能很快发财，结果成了打字员，或是小商人。罗布莱斯总是干有把握的事。在政治上，他同美国佬接触，但是，在塞迪略①时期，他也同褐衫党和纳粹分子接

① 塞迪略：曾任墨西哥总统。

触，为的是预防万一。唉！去美国旅行，有一个美貌的妻子，所有出风头的事他都做。他会经营，怎么不是呢。那我呢？我从岛上回来时，我的丑婆娘十分伤心，不过这还不是最坏的。我失去了联系，好不容易。我在工会里的朋友费利西亚诺·桑切斯给我在教育行业弄了份工作，把我派去搞什么落实（宪法的）第三条。您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就去了。我尊敬的朋友，还是不能带着我的夫人去。一位维亚德雷弗希奥的女教师被一伙雇来的强盗抓去，在乱石滩上倒拖着，直到成了碎片，还有一位女教师被割掉了耳朵。有的教师被绞死，有的教师被烧掉脚。总是那些恶霸，先生，恶霸和牧师。农村教育就是那样。您瞧，我们从同一个起点开始，所有的工作都好像有很大的机会。革命的目的似乎应该更多地提供机会。土地，教育，工作。您已经了解了我的经历。但是，有把握的事都是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干的。闹革命就是为了这个。为了墨西哥城的分化。”

依巴拉放声大笑。他的笑不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笑，而是一种被掩饰的哭泣。喉部发出的声音似乎无休止，也无法控制。

“我的丑婆娘？您想象一下吧。我的日子都那么艰难，她挣钱就更不容易了。我工会的朋友费利西亚诺·桑切斯同情她，便把她带到他家里。她当然要以特别的方式感谢他。唉，我的丑婆娘！不过我不恨她。说来说去，不能对她要求过高。现在，我病了，她来这里看我。一年9月15日，费利西亚诺被杀了，犯的潜逃罪。他参与了内地的骚乱。但我的丑婆娘情愿带着同费利西亚诺生的孩子过日子。现在她老了。我还记得结婚时，我曾想一起白头到老……老人都需要个伴，

真的。一切可以共享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只当是有了二次而已。就这样！我回去搞教育，一直干到后来当上官员。您瞧眼下的事情；就连工人的保障也比官员要多。中产阶级比人民的麻烦还要多，我尊敬的朋友，因为她有幻想。与其说是幻想，不如说是要维持门面。家庭、膳食、服装都要体面一些。不能穿着拖鞋和短裤到处跑。但是完全做不到。先生，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企业式的社会里，办企业的人可以上去，中产阶级却只能留在原地。我干的是低三下四、墨守成规的工作；我跟您说这些干什么……有一天我甚至想把所有的档案都烧了，这一辈子都不愿再看见一张蒙着灰尘的纸了。先生，在那儿干了14年，每天都是老一套，干对任何人都毫无价值的工作，同一辆科苏梅尔牌的硬座公共汽车，同一间小房间，同样无所事事，除非下班后找女人，要不就去连轴放电影的哥伦布影院。到第二天8点，又是往证件上打孔。他妈的！而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却……您说，谁能不低头哟。一个月就挣600比索。在新财阀中间，我只认识费德里克·罗布莱斯。最后，正像您知道的，我到一家地下工厂，用并不是我的3000比索入股，当上了公司的股东，实际上我是在这家机器陈旧、破损的工厂里当工头。这都是为了逃避法律。现在就这样。您在跟一位杰出的工人权利专家谈话。”

依巴拉又一次长时间地哈哈大笑。西恩富戈斯坐在椅子上微笑着。

“现在罗布莱斯称我‘您’、‘您’的了。老天保佑。不过这倒没关系。重要的是各人经历不同，对不对？他在那，我在这，两种生活，两个榜样。不过没人抱怨，当然不会抱

怨。”

这次依巴拉没有大笑，而是喊道："伊格纳西亚！伊格纳西亚！……她是楼里的佣人，朋友。漂亮的印第安女人。喂，您不介意给我买盒蒙特卡洛烟和一瓶百事可乐吧？我会感谢您的。这儿有……老兄，并不缺这些钱，为什么您要请我呢？老兄，太谢谢您了。”

星朝六晚上快10点的时候，一个廉价妓女走进圣胡安德莱特兰街上的一家小吃店，要了一份香肠猪肉饼和一杯咖啡。她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照着店里的镜子，举起三个指头烦躁地同另外几个女人打招呼。她们有的在吃饭，有的往袜子脱线的部位抹唾沫，有的对着手镜照嘴唇，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话。她们的速度都是极快的。她们都是"姐妹"，人们在当地认识她们，当她们饿急了的时候，就给她们送点吃的。不过吃香肠猪肉饼的女人是不和她们混在一起的。她们还以为她的日子太拮据，要不就是新手。实际上她觉得编造谎话太困难了，就像所有的女人一样，说什么是从瓜达拉哈拉来的，得养一个老人，一个政客看见她和老人在一起，便把她打了；她觉得编造这样的冒险故事太困难，会打破单调的气氛，而她的工作就是这样，日复一日，没有什么理由，没有老母亲，没有刚生下来的孩子，没有瘫痪的兄弟需要抚养，只是愿意当妓女，因为当佣人或者店员她感到无聊，现在就是当妓女也使她感到无聊。她以为整个上午都能睡过去，可到11点就醒了，一直捱到晚上10点才能到小吃店来吃肉饼，然后去夜总会的旅馆，看看是否有人还能请她吃肉饼，然后就是等待，跳跳舞，喝一杯又一杯带颜色的液体，

最后用10分钟的时间把顾客打发走。她梳理一下马尾式的头发，往黑色的颧骨上擦点粉，走到马路上，盯着人行道上穿衬衣和时髦裤子的男人，看着一些不知羞耻地去接近军曹的小白脸。她不知道，人行道上微薄的空气和蒸气，笼罩着光秃秃的阳台、亮闪闪的广告和整个支离破碎的城市的黑夜都想抚摸她，把她占为己有，把这颗城市的水珠带到这座城市所有的男女居民留下其智慧的渊源。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想到此时，在梅松内斯大街拐角处看见这位廉价妓女正在过马路。她低着头，自然地扭动着身子。于是，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跟着这位廉价妓女到处转悠。她生气了，便停下来、叉着肥胖的、系着根破皮带的腰。“兄弟，你不肯花钱就别缠着我。”说完便消失在比斯卡依纳斯大街。在尼诺贝迪多路上，西恩富戈斯走进一家酒馆。酒馆里烟雾缭绕，说话声都被吉它和刺耳的小号声淹没了。盛满炸猪皮的铝盘子穿梭往来。在一张小桌子旁边，贝托卷着袖子，搂住加夫列尔又长又黑的脖子，大声和着马里亚奇演唱演员瓮声瓮气，含混不清的歌声。

平民百姓

啊……！湖中水，浪打浪①

“你好吗，贝托？”

“就这么回事……”

“买卖呢？”

---

① 歌词，指酒馆里正演唱的歌。

“还混得下去……”

“这位是你的朋友？”

“他叫加夫列尔。”

“是当偷渡苦工的那位？”

“怎么？”

“是特奥杜拉告诉我的。”

“算是吧。”

啊……！有的来，有的去①

“喂，加夫列尔，这位先生是特奥杜拉寡妇的朋友。”

“噢，是吗？”

“你在那里混得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怎么跟你说呢？……”

“想喝点什么？”

“一会儿吧……”

啊……！有的是去萨尤拉②

“龙舌兰酒？”

“您决定吧……”

“你们在那边会想念这种酒的。”

“怎么？”

“你们在美国会想龙舌兰酒的。”

“想龙舌兰酒。当然会想。”

“那么，加夫列尔，你为什么要离开墨西哥呢？”

“那谁知道。”

“找不到工作，还是怎么回事？”

①② 歌词。

"不是；您知道怎么回事，什么都知道……"

"再来些酒？"

"当然……"

啊……！还有的去了萨波特兰①

"加夫列尔，墨西哥的生活艰苦啊。"

"老板，由你说好了。"

"什么老板！我是你朋友，加夫列尔，就和贝托一样"。

"由你说好了……"

"你住哪个区？"

"就在那儿……，往那边走……过了那里……"

"波图里尼区，先生，波图里尼区。我们那一片叫牙买加。"

啊……！我的宝贝就在那儿②

"老兄，别不信任人哪。"

"不，没有不相信人一说。"

"那么？"

"事实是……"

"说不去，加夫列尔。这位先生请客。"

"事实是，事实是一下子说不清楚。事实是我们到这来不是为了这个……"

"然后呢，加夫列尔？"

"一会儿再说吧。喂，贝托，图诺呢？"

"刚刚还看见他呢。"

---

①② 歌词。

“现在好一些了。”

啊……！抱着根檩子在水里漂浮①

“我猜想，在美国，条件……”

“喂，图诺怎么了？”

“告诉你，他钻到犄角旮旯去了。”

“不会吧。”

加夫列尔打了一个刺耳的口哨，那位头发又粗又硬，穿短袖衬衣的年青人便眨眨眼睛，从烟雾、马里亚奇音乐和低着的脑袋中挤过来。

“喂，伙计。”

“图诺这个兔崽子！”

“这位先生是……”

“很高兴认识你，先生②”

“……这位先生请客，图诺。”

“哈哈！那可要喝个够……喂，伙计！德斯德埃尔艾酒！”

“德斯德埃尔艾酒！他妈的。”

啊……！你对这个多情的爱怎么看③？

“帐单！好了，我走了。”

“请便，先生。”

“谢谢，老板。”

“再见，先生。”

啊……！你就用这还人情？④

---

① 歌词。

② 原文中的伙计，先生，均为英文。

③④ 歌词。

“我走了，我走了。弄得我们又臭又味儿。”

“图诺，别起哄。他是特奥杜拉的朋友。”

“怎么了？”

“他是顾客。他请的客。对不对，加夫列尔？”

“这人真别扭。”

“老兄，咱们一起哄他。”

“真别扭。问你这，问你那；然后马上表示同情。”

“老兄，他是好人。”

“什么好人、坏人。他以为那么容易就让人掏出心里话？他妈的他懂什么？”

“肯定不懂，加夫列尔，老兄，不应该到处张扬。”

“肯定不应该到处张扬。只有对你和贝托这样的朋友才能说……”

“有时即便是朋友也不能说。”

“对，有时即便是朋友也不能说。”

“对，老兄。”

“他在调查什么？差点跟他说些新鲜事。”

“还有别的事。”

“是啊。有的事不太严重。对不对？尽问这些事。什么上没上过学，什么识不识字，什么乱七八糟的……干杯！”

“对的，你说的对①”

“说的对，加夫列尔。”

“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谁能什么时候都想起从前的事？这个相当混蛋，老让……”

---

① 原文为发音不准的英文。

“没的说，弟兄①”

“你瞧，兄弟，又没人发牢骚。刚开始时我在一家理发店干活。这也不坏。难道不对吗？可是不行，人们总爱放下保险的事，到那边冒险。没辙儿，兄弟。”

“有谁抱怨了？”

“图诺，有的人运气好。一下子就发了财。什么都可以弄到手。没辙儿。”

“你就在发牢骚。”

“我又没说什么。各人都是上帝安排的，难道不是吗？”

“没辙儿。”

“对那些走运的人也没有人去说什么。这是真的。也没有人让我干这、干那。可是，兄弟，总得看看老人哪，看看他们怎么样了。他们总希望你能做点什么。你是老大，弟弟们死了，女人又不中用，家长一天天不行了。没辙儿呀。”

“的确如此。没辙儿。”

“小时候就不是这样。只是闲逛，看能找到什么。碰上几条狗，它们比你还熟悉这一片，你只要跟着走就行了。兄弟，整个区你都认识，大家都同你打招呼，让你一起玩掷钱游戏②。可是，唉，一看见你长成大人了，马上就给你脸色看。”

“你别把帐单吃了……”

“女人、钱，什么都不能相信，贝托。都躲着你。说不

① 原文为发音不准的英文单词。

② 地上划条线，从远处扔钱，离线近者为赢家。

定碰上个恶棍，要和你较量，你就认倒霉吧……”

“确实如此，你别难过了。”

“那横行霸道的家伙。你走路都得前后看着，备不住什么时候有人捅你一刀。贝托，要是他们想露一手，你就完了。不如对他们厉害些。他们见你靠近他们，不顾一切的样子……”

“他们就情愿不动手了。一会儿就掉转屁股开路了。”

“……兄弟，要是他们惹不起你，是因为坎蒂弗拉斯[①]在保护你。要是你去找他们，又能对他们怎么样？难道我们的本事比实际有的要大？算了……在夜总会当招待时，日子很好过。可是后来你发现那些老招待的模样，你就一下子泄气了。他们一个子儿也没有，根本攒不下钱，全都花光了。一群笨蛋。嫖客们每天晚上泡在那里，专门制造麻烦。不，兄弟……那你干什么？卖冰激淋，一回事。不，兄弟……我们豁出去了，到北方去找活干。那儿能挣美元，你能回来在这里花掉它，也没人来找你麻烦。说什么美国佬对你不好？那有什么办法。他们可是给的好工钱呀。”

“还有好吃的山维治[②]。”

“王八羔子。贝托，他们往你身上不知洒什么玩意儿，说是为了杀虱子。要是在你身上捉住一个，恨不得把你的皮都扒了。你简直想……”

“抓起鞭子……”

“一群人都关在牛棚里，贝托，全身都光着。满屋都是

---

① 坎蒂弗拉斯：原名莫雷诺，墨西哥著名喜剧演员。

② 三明治：偷渡苦工的英文不标准。

那种味道。”

“滴滴涕。”

“就是那玩意儿。一个两米高的美国佬对你大喊‘痨病鬼’，把你上下看个遍。他妈的。以后你就再也见不着这个人了，和他一起的人你也见不着了。不过，等你干完活，你有一个舒服的行军床，你有钱去玩女人，喝酒。收割季节一完，马上叫你开路。兄弟，你越过边境时，你会觉得那里的土地真好，这儿你只能见到干燥的土地，肮脏的印第安人，兄弟。这里什么都不长，可在那边……”

“不过菲弗对我说，索诺拉会有好土地的，加夫列尔。那里有水库了……。”

“走着瞧吧。要是一个人能在墨西哥好好干活，挣钱，就什么都不想了。”

“看吧。”

又到了一个星期天——就和所有的星期天一样——北方旅①长枪队的幸存者聚集在皮奥金托的家。他们当中有曾经当过兵，现在已年逾70，人老珠黄的堂娜塞莱纳；有曾是中尉的塞瓦斯迪安·帕洛莫，岁月已融化了他的刚毅，但他的牙齿仍然亮的耀眼，眼下在印第安尼利亚车站当扳道员；还有堂皮奥金托本人，他总是睡眼惺忪的。桌子上放着有海滨特色的玉米粽子②，黄色的牛头和红色的龙舌兰酒。今天有件重要的事情：堂皮奥金托的儿子加夫列尔从布拉沃河③

① 指墨西哥革命时，农民起义军领袖维亚领导的部队。
② 典型的墨西哥食品，用玉米叶裹和着肉、海鲜、辣椒的玉米面蒸食。
③ 布拉沃河亦称格兰德河，为美国和墨西哥国境。偷渡苦工多越河赴美。

那边回来了。他晒黑了，身体更结实了，还挣了不少美元。在位于巴尔布埃娜路的房子唯一的小房间里，用木板拼成的门敞开着，午间的阳光照射进来，不时还能听见钟声。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加夫列尔早就能把他们的谈话和讲的事情背下来了，对他们每个人每次带来的泛黄的照片也十分熟悉。

“为了小伙子干杯！”堂娜塞莱纳晃着满是泛灰的白头发的脑袋，举起龙舌兰酒罐喊道。

“为什么你们不组织起来攻打哥伦布①？”帕洛莫剔着牙问加夫列尔。

“我的中尉，如今的小伙子和我们不一样了，”堂娜塞莱纳叹了口气。“有什么办法？我们也不像那些当上大官的人。亲家，您还记得，我们一起离开庄园，离开村子参加革命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您瞧，现在多少人成了贵人，可我们和开始时一模一样。但是我们不抱怨！过去的事，就是上帝也……”

堂皮奥金托带着加夫列尔从拉莱多买来的，紧紧绷在脑壳上的棒球帽，用大肚罐给大家倒酒：“你们还记得那次这个该死的家伙来找我们的事吗？”

另外二位幸存者都高兴地举起手，放声大笑。

“年轻人，听着这些，”堂娜塞莱纳对加夫列尔说，实际上他早就知道这段故事了。“你的老爹，这位帕洛莫和我，还有三名新兵在马比米的旧水库碰上了美国佬。我们因为对地形了如指掌，便趴下不动。美国佬却乱作一团，迷失

① 美国一城市。

了方向。”

“让他们在沙滩上晒了整整五天。”帕洛莫说。

堂娜塞莱纳用劲拍了一下自己圆滚滚的膝盖，说：“后来我们断了水。”

三位老人齐声大笑起来。

“帕洛莫，你说吧。”

“没什么好说的。水没有了。12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嗓子变得比平原上的枯草还要干。这时我们看见我们的一匹马走过来。”

“是谁出的主意，塞莱纳？”

“你呗，还能是谁？”

“我马上想了个办法，立刻把水壶塞到马腿中间。”

“靠着六匹马的尿，我们忍受住了奇瓦瓦的太阳。那儿的太阳就连你耳朵里面都能照着。”

后来，堂娜塞莱纳从她的塑料兜里取出一摞非常旧，已经退色的照片，传给大家看。

“塞莱纳，瞧你骑马端枪经过五月五日大街时的模样！”

“我们真不应该离开墨西哥城！结果我们这些维亚的部下弄得一无所有。”

“加夫列尔，你不知道吧？你的老爹还在总统的宝座上坐过呢。”

“我的将军维亚看见他坐在那里，把他狠狠揍了一顿。”

大家都静下来，大嚼玉米粽子。等端上北方风味的玉米面小饼和菜豆时，塞瓦斯迪安·帕洛莫噎住了。堂娜塞莱纳只好猛拍他的背。喝完咖啡后，帕洛莫开始弹吉它。大家抽着往下掉烟丝的“灯塔”牌香烟，唱起歌来：

七月二十六日那一天，
卡兰萨的部队要开拔，
留下遍地的尸首和钱财。

弹着弹着，堂娜塞莱纳觉得肚子痒痒，便大声哼哼起来。加夫列尔站起来，说要去看斗牛。

在夸乌特莫克之爱斗牛场，贝托，开车送他们的出租汽车司机和敞着胸、戴顶破草帽的菲弗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过了一会儿，图诺也来了。他也是刚从得克萨斯收完庄稼回来，黑得就像炭一样，剃着美国新水手式的头，穿件灯笼裤子和黄格子上衣。4点钟的时候，他们在广场里顶着太阳，在散发着凡士林臭气的胖女人的大腿中间，在卖汽水和花生的小贩的胳膊中间爬行着。等他们坐下，庄严的入场式就开始了。乐队一停下来，菲弗就鼓起下嘴唇打口哨，贝托则把纸叠的小飞机对准爱好斗牛的人的脖颈射去。图诺装出厌烦的样子。

开始时，斗牛士没有成功，引起一片口哨声。菲弗也起劲地吹着，加夫列尔喊道：

“我们又不是来喝茶的！”

“笨蛋，去一边挤奶吧！”

当一位女影星晃动着她的貂皮围巾走进来的时候，向阳的看台传来不满的议论：

“你要是想幽会，为什么不呆在家里?!”

“喂，姑奶奶，你的米乌拉① 在这里！”

---

① 米乌拉：西班牙19世纪一畜牧世家，现多指性情凶悍的人或者动物。

菲弗摘下草帽，取出一条因窒息而扭动着的黄色的蛇："来啊，把它传给她，这蛇不咬人……"

于是，在胖女人的尖叫声中，猥亵的男人们把蛇传递过去。可以看得见蛇是如何被传过去的，因为传递它的人们随着它一起扭动着。

大家都厌烦了，因为斗牛士一次也没成功；长矛手① 围着牛的脖颈团团转；短扎枪手动辄就逃到护身板后。一个家伙把网球扔进斗牛场，球飞了有 3 米多远。等蛇回到菲弗的手中，它已经死了。大家都在痛饮啤酒。一片喝倒彩的嘘声。靠垫被点着火扔来扔去，瓶子也在空中飞舞。盛满尿的硬纸袋砸在栏杆后面的观众的脑袋上。

"野蛮！"坐在后排的一个人喊道。"让咱们当当野人吧，小兄弟。"菲弗叫嚷着。贝托转过身，朝他吐了一口啤酒。那个男人挥舞着胳膊的时候，菲弗去挠他的肚脐眼，图诺把草帽扣在他的脑袋上。那个男人只好出去擦身上的啤酒，菲弗又用脚尖去踢前排一位姑娘的臀部。

"你再踢，我要叫警察了。"姑娘抗议道。

"你去叫吧，没关系。"

"用水浇美国佬！"加夫列尔喊道。

一对游客准备在他们前面坐下来的时候，菲弗把香蕉皮放在座位上，那个美国人跳了起来，美国女人赶紧给这四位墨西哥无赖拍了照。图诺开始用吸管去捅那个女人，贝托则把死蛇放在她的包里，取出钱包。

---

① 斗牛时，先由骑马持长矛的人斗牛，然后由短扎枪手用饰有彩旗的扎枪扎牛的背，最后再由持剑的斗牛士将牛刺死。

那女人正要叫警察，看见菲弗拿出刀来便叹了口气。

椅垫继续漫天飞舞。美国游客被泼了一身脏水。那个被吐了一脸啤酒的男人带了五个朋友回来，对菲弗和贝托大打出手。图诺和加夫列尔把两个人绊倒后对他们拳打脚踢，菲弗一刀割下被啤酒弄脏脸的男人衬衣上的扣子，贝托用膝盖猛地顶了另一个人的肚子。宪兵们用牙签剔着牙，哈哈大笑。被弄脏脸的男人和他那伙人悻悻离去，一边走一边喊："混蛋，咱们散场的时候见……"

"快走吧。"图诺嘟囔着。四个人开始退场，一路摸着观众的脑袋，朝前排的人吐痰，在妇女的胸前晃着死蛇走到出口之前，又和别人打了二、三次架。"真带劲！"菲弗尖叫着。"我干得不坏吧？"贝托问。

"快走吧。"图诺一边重复着，一边整理腰带，卷裤腿。

"还没到时候呢。先要给车胎打气。"

他们把车停在马尔戈商店前面，绕过在黄昏里显得灰蒙蒙、等待着灯光和夜间游客光临的圣母像，来到位于拉利贝尔塔街角的酒馆。他们踢着钢痰盂，恶狠狠地看着其他顾客，走进酒馆，找了一张大理石面的桌子，开始喝龙舌兰酒。

"你们还回美国吗？"贝托问。

"当然回。图诺，你在那里搞到的女人怎么样？"

"都是些低挡的拉丁货，"图诺说，"我甚至觉得那些美国人不是对她们干正经事，而是往里面撒尿。"

"图诺真是个王八蛋！你，菲弗，你的工作怎么样？"

“什么工作？你去美国时留给我的那份卖冰激凌的活挣不了几个钱，就连猫都能挤兑我。没有比干一个固定工作更糟的事了。一个人需要活动的工作，让你来回跑，有种神秘感，能挣钱，还能让你感到新奇。”

“有时我就想在墨西哥找个固定的工作。当然是要有前途的工作，你懂吗？”加夫列尔说。“可是上哪去找这样的工作？我卖过冰激凌，当过泥瓦匠，还干过夜总会的招待，还能干什么？”

“这是什么生活嘛！”菲弗叹口气。“就贝托混得不错，开开出租汽车。”

“你别以为容易，”贝托说，“当然有好的一面：能捎个女人，捎上自己的朋友。可是然后把钱全花在跳舞上。白天成天在城里转悠也够让人烦的。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还得背街名。有的时候我甚至想和图诺和加夫列尔一起干。”

“贝托，你别抱怨了。你哪样不走运？喂，巴利海夜总会的那位姑娘是怎么回事？”

“格拉迪斯？那个婊子养的因为梅毒被隔离了40天，我连见都没见过她……要不是那位圣拉斐尔博士，我就……你还记得吗？那次那个婆娘拦住我，我只好跟她来了一手。”

“女人为什么要求我们忠实？难道他们自己不喜欢换换口味吗？”

“问题在于她们不自重，不能齐心。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些男人都是朋友，都像男子汉那样齐心协力。比如你，菲弗，就和我的亲兄弟一样。”

菲弗和贝托拥抱了一下，还互相拍了一下背。

“没有比朋友更好的了。”

“你心里有事对谁不说？不说的话还不烂在肚子里？过着这种倒霉日子，不跟朋友好跟谁好？”

“作父母的一点也不关心人。一满九岁就像狗一样的被赶去卖报纸，举广告牌，擦皮鞋。”

“贝托，就这样你才长大成人的呀。就这样你才认识那些乌龟王八蛋的嘴脸，知道他们多么狡猾。13岁以前，我一直陪一位瞎子。他就连别人是怎么给施舍的都知道。这个瞎老头，没有他不知道的。我以为他大概有八只眼睛，耳朵里有，手指头上有，就连肚脐眼上都有一只眼睛。是凭气味，他就知道谁来了，谁会给他一个比索，谁会给五块钱。这个老头做事真绝。从不让你打听他把钱藏在什么地方。后来他被汽车撞死了，谁都不知道他把钱放在什么地方。我丢了工作，又没挣到钱。”

“菲弗，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

“得了，快喝呀，该走了。”

他们互相搂着离开酒馆，穿过拥挤在一起的车水马龙，来到欧加诺大街。在绿色灯光的照射下，可以看到门窗洞开的房子里摆着的铁床和床上的蓝色床单。把手插在兜里的士兵、泥瓦匠和司机们在又矮又胖，涂着发灰的口红和胭脂，皮肤黝黑或者是满身尘土的女人中间转来转去。同她们交欢和同木偶交欢毫无二致，不过是模仿着传统的做法而已。她们有的在转悠，有的穿着棉布做的袍子从窗户里探出脑袋，有的无精打彩地靠着墙等待着，还有的拽住男人的衣袖，解释着只要再接一个客，她们就有的吃，有钱坐车了。她们的臀部和胸脯都很丰满，挺着肚子，膝盖上裹着布。她们有的眼睛就像鸟的冠羽，不停地闪动着，有的就像石头，呆板而又烦

闷。她们的嘴都涂成小小的拱型或花瓣型，露出红红的牙床和老鼠样的牙齿。但是她们的阴部都像是能藏金子的伤口闪烁着光芒，隐蔽而又柔软，不时表示欢迎，狡诘而又敏捷，有的松弛有的紧凑，做起事来都显得可亲可爱，当然也会为孤独而焦燥不安。男人们有的如高山瀑布，有的像泉水叮咚；有的是初试云雨，有的则深谙此道；有的轻车熟路，有的偶遇红颜，笨拙而又不合拍；有的恬不知耻，有的满脸羞愧；有的嘻嘻哈哈如同玩耍，有的一本正经如同阅兵。有的如被挤碰的草莓已近干涸，有的则像熟透的欧查果丰满而又壮实。有些人会扯着响亮的嗓门又说又唱，有些人就和没有舌头一样只会呻吟和扭动身子，所有的人都放慢速度，喁喁私语，既有渴望，又感到灼痛。

加夫列尔说：“我们先去特利波利吧。”

在鸽子笼似的场地里，人们嚼着蜜饯。嘘声和一闪一闪的灯光都哄赶着穿绯红色翻领燕尾服的男高音。女合唱演员挤成一团，晃着胳膊跳来跳去，毫无迷人之处。她们腹部肥大，胸脯干瘪，一个个都气喘吁吁地挥着胳膊，有一个干脆在舞台上打起滚来。然后瘦小的明星身着黑丝绒，头戴有羽饰的大草帽走上场来。

“脱呀，脱呀！”全场都吼了起来。

尽管拉链出了点麻烦，衣服还是脱了下来。这位又矮又小的女人胸前挂着瓜达卢佩像，硕大的乳房，随着剧烈的动作而颤动着。她叉开短腿，时而退向帷幕，时而走向前台，在观众的呼喊声中扭动着：

“脱光！脱光！脱光！”

这位外国女人把手伸向内裤，做出要脱的样子，这时灯

灭了，乐队奏出疯狂的渐强音。

夜总会外面，夜深了，圣母像的座基显得更加高大。马里亚奇乐队朝开进加里巴尔迪广场的小汽车冲过去；在特南帕大街，皮裤、镶有金属片的毡帽、吉它和小提琴从这边晃到那边。穿玫瑰色短袜的女孩子跑来跳舞，为的是挣一杯带颜色的饮料。卖裹着香肠和龙舌兰蛆的玉米小饼的货摊上，油腻的手和塞得满满的嘴紧忙乎着。霓虹灯在夜空闪烁着。男人和女人挤满了马路，有的发蔫，有的搂抱，有的放纵，有的漫无目的。阴影处，有人在兜售下流的画片和装在信封里的毒品。到处是当地医生的招牌，被扣翻的垃圾桶，满身疥疮的狗，废报纸堆，马路上遍地都是玉米面小饼的碎片。身穿工作服和条子汗衫的年轻人有的站在售票处和书摊前面，有的走进散发出烟味和汗臭的夜总会。舞厅里人们轻快地挪动着丹松舞步，头发随着曼博舞曲而晃动。艺术宫的夜场已经散了，圣胡安德莱特兰那边却还没达到新的高潮（这里更秘密，人也少一些）。人流毫无二致地涌向周末的活动场所，面孔都似曾相识，又似从未相识。人们的打扮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皮肤又黑又粗糙。

菲弗用手抹平涂着凡士林的头发，拽着图诺的肩头往奥加诺街走。图诺整理一下裤子，把怀敞开。

走到半路，菲弗对加夫列尔和贝托喊道："好吧，明天维亚路见。"

"我就不喜欢美国佬这一点！"图诺嘟囔道。"问什么谁似圣妈瓜达卢皮①。这方面我是不让步的。哪怕大家都笑

① 图诺的英文不准确。应为：问什么谁是圣母瓜达卢佩。

话我，我也要保卫牧师的旗帜。”

夜色吞没了他们。贝托和加夫列尔朝梅阿维大街走去。

加夫列尔说：“也许这里好一些。”

微弱的灯光指示着通往灯光通明的舞厅的路。“海中仙女”舞厅里人们慢腾腾地跳着丹松舞。穿镶着箔片的白亚麻衫的姑娘们问着：“有香烟吗？”贝托站起来散步，朝用活动隔扇隔成的小房间走去。房间里的桌子上放着一卷纸，一瓶酒精，旁边有张铺着绿漆布的长沙发。贝托躺下来，对姑娘会到这儿来很有把握。他从不找她们，都是她们自己找上门。他能对付所有的人，不管是常年跑码头的，还是新近下海的。他关上灯，点上一根香烟。过了一会儿，他就感到身边有人在呼吸，散发着油脂的气味。他伸出手，搂住那位看不见的女人的脖子，摸了一下她的乳头。

“胖女人，我都不认识你。”

“我看见你进来的。你那一套我都知道……”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就开始。”

“我总是说，像他那样会开玩笑的……贝托。”她的声音一下子拉长了，变成了另一种声音，那种使人记起往事、害羞的声音。

贝托静静地说：“格拉迪斯，你也到这里来干活？”

格拉迪斯挨着他躺下，夺下他的烟，自己又点燃一支。她的腹部里面静静地翻腾着。尽管她不知道，无法表达出来，无法亲身证实，但是她还是感到，不管贝托开口说什么，他都会和从前一样，一个晚上都不碰她一下。烟像蝙蝠一样上上下下，从嘴边飞到松弛的胳膊上。

“得付20比索，”格拉迪斯说。

“明儿一早我们离开时就付。”

“你好吗？”

“和从前一样，混饭吃就是了。”贝托闭上眼。

“我们怎么碰到一起的？”

“有多少时间了？你还记得吗？我同那女人干了一次后，我们就再没有见面……不是我的责任。格拉迪斯。不是我愿意这样。我们三个人的命该如此。听说有的人能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你和我……”

格拉迪斯用手捂住眼睛想说些什么；祈祷，语言和对梦的恐惧都使她颤抖

“祷告，我们祷告什么呢？幕掉了下来，堵住了我们的嘴；不过没必要，没必要开口，只需要我们彼此相见…你注意到没有？同我们一样的多的是，他们不论走在街上，还是在商店里，都和我们一样，不愿让别人听见他们的声音。”

贝托在被蟑螂弄脏的墙壁上掐灭烟蒂。他不知道怎么说，但心里却在想

“我已来到这世上，某一天就会死去，而我却不知道生死之间都发生了什么事，日复一日，到了星期天我们便穿上去集市的服装　我们去看斗牛，去吹吹弹筒，去打架，去玩女人，说到底，就是低着头等待上帝的召唤。”

“你注意到没有，贝托？有的人有他自己的名字。”格拉迪斯一边问，一边脱下鞋，鞋子重重地摔在起毛刺的地板上。“教皇，西尔维里奥① 总统。”

“格拉迪斯，我不愿意你跟我说话；我从不和人说话；不管什

① 西尔维里奥：536年当教皇，次年饿死。6月20日为纪念他的节日。

么情况下都是这样；我没有值得回忆的事，我能对你说什么呢？我只记得我母亲，而且她的形象也是日益淡薄了，我只会记得，到了最后一天，我的脸也会消失的；你别让我叙述，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好冷，我要再一次张开胳膊，我好困，好想到那下边去。”

格拉迪斯闭上眼，把烟扔在铜痰盂里

“要是你去想所有曾经活过，已经死去了的人，那他们太多了，多的就像蚂蚁。”

“你要说那些受苦的人，却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格拉迪斯，请你不要说话……今天是节日，我们要放松一下，不过今天的节是黑暗中的节，和以前不一样；是漆黑的节，不是充满阳光的节。”“贝托，我们连个名字都没有，别人不过为了开心，叫声亲爱的之类的；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名字，都和你我现在一样梦想过

“一起梦想

“就这样只是记起从前的事情和各种色彩和每一天一天又一天在第三个转弯处有一座诺诺阿尔科桥而那里什么都不长但是有关在笼子里的鸟出售还有一个角落可以向圣母祈祷你的肚子别大起来你不要离开只留下一颗心陪我。”

格拉迪斯和贝托的眼皮粘在了一起，在妓院黑洞洞的天花板下面看上去红彤彤的；一只狗在他们的脚边吠起来

“披着油亮的长发的小女人搂住我们，在我们的肚脐眼上跳舞；火鸡从紫晶宝座上对我们说话并用羽毛给我们戴上睡觉和跳舞的面罩；音乐是在湖中嬉水的石头女人的声音而过一会儿她会用花茎把自己勒死；花儿在咬月亮的边为的是过节时太阳能照着我们的标志，那些给我们带来的和将要带走的，

兔子和水，蛇和鳄鱼，草和美洲虎。我们的房子是绿松石做成的王冠，我们的标记是语言，我们的黑色镜子是预兆。在西边有三个雌蕊的花等待着我们以便太阳能在我们用腹部中的秘密浇花时升起：带上鹦鹉，带上白薯，带上血水井，去走黄玉米之路……

“我们到了，我们穿过小路，但是我们到了水眼

“第一篇演说发表了，为的是让所有的人得到玉米和修建城市

“从鹰眼的中心传出命令，大家便都播种红玉米，并用烈日将其遮盖

“烈日发芽后长出石头般的尖牙，请来祖父们入座，这时水开放了，红色的果实被一烧而光，蛇直着身子爬行，直到玉米回到田垅，直到水变得清凉

“这时我们懂得太阳也会饥饿，它给我们饭吃是为了让我们把它炽热、膨胀的果实还给它

“这时有人扛着大小包裹，用手去抠土地，用吹弹筒①去射野鸟和带鳞的野兽

“可是到了节日，每个人都去摸金宝座，孔雀毛从空中飘下，水变成石头，再也不会从嘴边淌出来

“于是我们在同红色的狗一起旅行以前可以将破裂的血管奉献

“于是我们可以毫不害臊地相互啃咬

“但是金属般的风又把石头变成砂子与泥土

“于是到了这样一天，大家哭泣，徒劳地寻找坐在沙地

---

① 印第安人的一种武器，为一种长筒，用嘴吹出投射物。

上去找虫子，把心脏打开寻求发烫的太阳；到了这样一天，孤独而又沉默

“唉，乞丐们，唉，兄弟们，去吃虫子吧，因为水眼已经干涸，泥潭要将城市淹没赤着脚跳舞吧，在仙人掌上张开双臂，把手掌同蜂鸟的翅膀钉在一起，与此同时长满疥疮的狗去啃你们的肚脐，用深紫色的火山石把你们的阴部填满，在你们的眼睛和语言里挂上酸橙；你们已经到了底部，碰到了水的母亲，碰到了长着胭脂虫翅膀的蝴蝶的祖父……”

“天凉了。”格拉迪斯醒来后说。

贝托睁开眼，看看屋顶上的黄色华盖。

“又是新的一天。”他咬着牙说；一边还揉着眼睛。他的眼睛碰上在漆布长沙发上缩成一团的格拉迪斯的眼睛。

“为了我们的保护神，”感到胃灼热，手僵硬的贝托说，“我向你保证，格拉迪斯，为了我们的保护神圣塞瓦斯迪安·德阿帕利西奥……”

格拉迪斯把脸凑近贝托，两人温柔地轻轻吻了一下。

“不需要去维亚街了，因为老母亲总是到处跑。”特奥杜拉莫克特苏马寡妇拿着扫帚一边在窝棚的泥地上转圈，一边嘟囔着。午后的阳光透过充当墙的旧木头和麦杆照射进来，屋里有两张席子，一个饼铛，一串挂在钉子上的干辣椒，做玉米小饼用的面团，装满衣服的篮子。特奥杜拉寡妇放下扫帚，拿起水罐往地上洒水。

“这就好了，土地，这就不起尘土了。”

她的身子就像是被硕大的饰物压弯了一样。暴着青筋的

手腕上带着手镯，金颈饰从脖子一直套到下巴。特奥杜拉穿着宽大的红衣服，首饰随着老太太有节奏的动作晃动着。她洒完水，便跪下来大声喊："你不需要祭台，因为我为你献出我的心。啊，玫瑰做成的斗篷，啊蛇组成的裙子，啊，慈悲为怀的母亲，啊，疾风的心脏。请好生照看那位老人堂塞莱多尼奥，他那么年青就离开了我；请好生照看你带走的所有的孩子。我会很快去那里，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她站起来，抚摸着首饰。她突然皱起眉毛，把手放在因为饰物耳垂被拉大的耳朵上。她叫道："你已经到了？进来，孩子，就我一个人。"

吱嘎作响的门开了，先是颗粒状的阳光射进来，然后映出一个男人的高大身影。特奥杜拉在席子上坐下来，做了个请他进来的手势。

特奥杜拉说："不要拖延，因为我已经觉得血就要干枯，流动得也更加缓慢了。"

"你的日子真的临近了。"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一边说，一边盘着腿在席子上坐下来，同时还抚摸着寡妇的白发。

"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孩子。如今我几天都不小一次便，玉米面小饼就噎在嗓子里。"

"很快你就会咯血，并且用指头扳算着你的时间。你知道你可以选择最终的方式。"

"我还不知道是否这样更好。我希望的是祭献，孩子，哪怕是小小的祭献……"特奥杜拉的嗓音变了。她毫不犹豫地躺在席子上，黄色的脚指尖都碰到了依克斯卡的膝盖。"哪怕就像这样的小小的祭献。孩子，你向我保证过的。在我

家乡，我来首都之前，我为我的老伴堂塞莱多尼奥和所有的孩子送了终。没有一个人死时没有人陪着。我替所有的人化妆，把他们喜爱的东西和我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放进去。现在我要走了，我只信任你，别让他们不把我喜欢的东西放进去。”

“特奥杜拉，你不用怀疑我。”依克斯卡闻着炭火和圆辣椒的香味说，“有人会这样做的，也有人会来送给你你喜欢的东西的。”

“随他们去，孩子。就缺你为我送终了。那些事就这样结束，就和上帝的安排一样，不然就连动都不去动它们。”

“这儿没有人老偷你的首饰吗？”

“你想哪去了。有一天图诺对我说我是这一居住区的一部分，这里的人都决定尊重我，要是我缺什么就马上帮助我。当然总是和在家乡不一样。在那里过节时可以炫耀自己的首饰，就好像四周的草和大树能使首饰更加漂亮一样。别人的衣服也更加漂亮，太阳也比这里的高，金子的光芒也传得更远，甚至比得上太阳……”

“幸亏你从未想过要卖掉它们。”

“住嘴，孩子，这种话不许你说。它们有好多年历史了，比我记得的最老的祖父年头还要长。他叫堂休斯明。我刚长成大人时他就100多岁了。后来我结婚了。他们在我耳朵上钻了孔，把所有的饰物都挂上。从那以后我就没有摘下来过。我觉得没有它们就不能祈祷，甚至不能想我就要同塞莱多尼奥和孩子们汇集在一起了。它们就是蜂鸟的翅膀，犰狳的鳞片，要是去掉它们，就会变成别的什么东西，比如红色的蛆虫，要不就是无毛狗，总之就不是上帝所期望的样子了。依克斯卡，我的孩子，你会说我是疯子，但是我现在能回忆起

我的一生。与你一天天过时，你没有时间去记住你遇到的事情。现在却可以了。我觉得自己就是特奥杜拉，是莫克特苏马寡妇，就因为从14岁时戴上这些东西后就再也没摘掉过。

“特奥杜拉，进来同我温存会儿

“这就去，塞莱多尼奥，不过有股热气和檀木味道。我想先安静会儿，先凉快下来，然后再同你温存

“让我看看你，就站在门旁边。一年前你还没长成大人

“雨季的时候我开始长乳房和阴毛；现在就成了你妻子

“我喜欢你这样光着身子，只戴着堂休斯明的首饰

“塞莱多尼奥，我永远也不摘下来，和你在一起时，唯一戴着的就是这些首饰

“你已经感觉凉快了吗？

“这就来，塞莱多尼奥。星星都把我冲洗过了。”

“是的，依克斯卡，它们就和我的肉一样……”

依克斯卡站起来，点燃悬在草棚底的小罐里的蜡烛头。阴影轻轻地在特奥杜拉和西恩富戈斯的脸上摇曳着。依克斯卡不是第一次听这女人讲这段故事了，但是寡妇想起往事万分激动，仍然继续讲着。

“那里有许多森林，还有玻璃色的蛇。我常带着首饰去散步。我想用蛇皮做件裙子过节时穿，可是等我一出门，蛇就被我的首饰的声音和光芒吓坏了，像是中了魔似地散开，剩下不知所措的蛇，我都没法去抓它们了。我怎么对你说呢？在那里，首饰是各种光和颜色的一小部分，不是单独偷偷享用的东西。在墨西哥城我曾想过会不会有人偷我的首饰，也想过首饰已经不是大家共有，只属于我一个人。在这里需要小伙子保护我，但是在那里首饰是大家的，尤其是那

么喜欢这些首饰的动物的。当我生孩子时，我就把颈饰放在肚脐上，为的是孩子能平安生下来，还为的是，你知道吗？让金辫子能同他们的肚脐连在一起。所以他们都很快地生下来，我也能很快分享他们的生与死。为的是一生下来我就替他们戴上首饰，一死就为他们放上喜爱的东西。孩子，我不能抱怨……”

寡妇点燃一支埃莱加特牌香烟，肩膀开始抽搐起来：“天晓得我在那里呆到什么时候，因为我还记得，我第一个孩子死的时候，那个鬼国王的部队从村子里过，把所有的年青人都抓去当兵了。让我想想，以后呢？后来我被带到墨西哥城时，费德西奥已经在传教了。我不知道邻居说的那么多事情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特奥杜拉做了个厌烦的表情，扔掉香烟，坐在饼铛旁边。依克斯卡伸长腿，头枕在席子上。眼睫毛中闪露出专注的神情，根本不在听已被寡妇重复过上百遍的故事。特奥杜拉开始做玉米面小饼，一边揉着面，一边提高嗓门说：“吃完以后我们就把他们取出来，为他们祈祷。请原谅，孩子，我没象以前那样给您做那么多饼，因为我的胳膊疼得厉害。”

老人静静地做完小饼，然后又静静地弄碎两个辣椒，拌上洋葱，用小饼裹住递给依克斯卡。特奥杜拉十分庄重地嚼着辣椒，然后用陶罐里的清水送下。她站起来，用红衣服擦干净手，对依克斯卡送了个手势。两个人跪着撤去席子，用手抠土，不一会儿便看到一块木板。依克斯卡使劲把木板掀开，草棚里立刻弥漫着温暖而又潮湿的气味和湿土及枯干了的花的味道。依克斯卡跳进挖开的坑。

“先取堂塞莱多尼奥的盒子，他的最大。”特奥杜拉

说。被虫蛀了的木盒被依克斯卡推着竖着送了上来，倒在泥土上时发出一声沉闷的轰响。寡妇把它拖到一个角落，等回来时已经精疲力竭了。她又接过西恩富戈斯从墓坑里取出的另外几个稍小些的盒子。依克斯卡爬出坑，把小盒子放在大盒子旁边时，盒子发出陶铃①般的声音。特奥杜拉划了个十字。

“这里的土水气大，木头很快就朽了。”她评论道。然后跪下来，取下大盒子的盖子。里面铺着一层花和土制偶像。

“孩子，你也跪下。”

西恩富戈斯跪在往外取偶像的老人旁边。

“你就在这里，塞莱多尼奥，你身上的这个偶像是为了让你的骨头也总能唱歌，”特奥杜拉取出偶像，在胸上击了三下。“这个四面偶像是用来遮盖你的，为的是让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人，这个两面偶像是让你能看见他们，也能看见我们，让你永远不要来，也永远不要走，这个偶像放在这里，是因为它没能用药把你救活，实际上你也不需要什么药，因为一旦有人呼唤，是谁也拦不住的。最后这些小兔子是为了让你的骨头能喂土给它们吃，可以过节……”

取出塞莱多尼奥的头颅的时候，莫克特苏马把手并起来哭泣着说：“唉，我的老伴儿塞莱多尼奥，你那么年青就抛下了我，我还没跟你享过福呢！神把你带走了，你和他一样地赤身裸体，没有了皮肉，被带到没有空气的山里！啊，塞莱多尼奥，你瞧他们把人弄成什么样子了！”

---

① 陶铃为墨西哥一古乐器。

西恩富戈斯从后面搂住老人，接着又举起塞莱多尼奥的头颅，让阳光照射着它。“现在是另外一只手举着你，”寡妇边说边用衣服擦着黑玉米似的脸。“来，把它拿来……”

依克斯卡从一个角落取来一只盛蓝漆的小盒和一支笔，递给老人。寡妇润润笔，开始涂抹头颅的颧骨。

“来，孩子，你会写字……”

西恩富戈斯用一只手接过头颅，用另一只手在它额头上写下塞莱多尼奥几个蓝色的大字。特奥杜拉的圆脸上露出笑容：“现在好了，可惜不能给他摆上花。不过要从我们家那里取来的才行。我答应过的。”

寡妇仍然跪着，对另外几个小盒子说：“孩子们在这里，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一生下来就被死神杀死，之后就被另一个孩子带走。他们睡在那里，同能治所有病的黑脸人在一起，不知他们睡得可好。他们上一次都被涂抹过了，他们的花还是新鲜的。依克斯卡，为他们祈祷吧，不要惊动他们。求南风照射着他们。我的孩子被画成月亮似的铃铛，脸都冲着南边。”

特奥杜拉·莫克特苏马寡妇低下头，沉睡般地守护着。脖颈和手腕上的金首饰照亮了排在棺材旁的土制偶像。特奥杜拉一动不动，黑色的眼睑越来越沉重，在她的死者旁边呆了很长时间。依克斯卡注视着她，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的脑壳。后来，特奥杜拉睡着了，依克斯卡在她身边守护着，一直到新的一缕光线从屋顶的缝隙处照在塞莱多尼奥头颅上，使烛光变得惨淡。寡妇在偶像和泥土旁动了一下。

西恩富戈斯低声说：“特奥杜拉，我该走了。”

寡妇没有睁开沉重的眼皮，呻吟道：“孩子，我会有花

圈吗？”

“你就在花圈旁边。”

“圣母保佑！”特奥杜拉叹了口气，眼睛仍然闭着。

与此同时，堂娜特奥杜拉的邻居罗莎·莫拉莱斯看着自己的手，感到非常难受，直想呕吐。她只有看着自己被蒸汽、肥皂和热水弄得越来越红的手，才能抑制住不吐。孩子们睡觉的小床那边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她回过头看了一下。豪尔希多①揪着头发，正向她挤着橄榄形的黑眼睛。她把一只指头放在嘴边。孩子悄悄地下了床，轻轻问母亲：

“你又要走了？”

“孩子，我已经跟你们一起呆了两天了。不是每个星期都能过节的。”

“妈妈，你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和我们住在一起？”

“因为你爸爸已经升天了，你妈妈得干活啊。”

孩子摇了摇头，审讯似地望着罗莎。

“你瞧，豪尔希多，别把弟弟们吵醒了。他们起床后就让他们吃早饭，送他们上学校。我会告诉堂娜特奥杜拉，让她常来看看胡安是不是又发烧了的。”

“妈妈，我们再也不会像爸爸升天的那个晚上听马里亚奇音乐吗？”

罗莎搂住赤条条的孩子：“要是圣诞节时主人给赏钱的话，我就一定带你们去。”

“太棒了！新主人好吗？”

---

① 豪尔希多为豪尔赫的爱称。

“都是很高贵的人，豪尔赫，不过管事的是女厨师。诺尔曼夫人什么都不管。”

“你会带我去她家看看吗？”

“会的，不过夫人说她不喜欢看见孩子……等他们休假的时候带你去。”

在床上的胡安尼托① 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罗莎从椅子上站起来，跑过去看他。然后点燃灯，吻了一下孩子的额头。

“妈妈，得到下个星期天才能回来吗？”

“是的，得到下个星期天。要是你弟弟不好的话，你已经知道电话号码……”

罗莎急急忙忙地离开家，没有回头去看站在用木板钉起来的门旁招手的孩子。她在寡妇的草棚前停了一下：“堂娜特奥杜拉，我把孩子托付给你了……”

她在巴尔布埃那街上了满载着工人和提着鸡和蔬菜篮子去市场的妇女的汽车。远处，市中心灰色大楼的顶端被薄雾笼罩着；塞万多特雷沙德密尔传教士大街的灯刚刚关上，招工窗口前的工人就排起了长队。影院和夜总会里的扶手椅还带着余温，疲劳不堪的马里亚奇演唱队的队员在萨尔托德拉瓜街角吃着玉米肉汤。城市的面孔在车窗外一闪而过，罗莎把脸贴在车窗上，惦念着咳得喘不过气的孩子，又下意识地想起那场车祸和躺在红十字站床板上胡安的死尸；孩子们，还有她，看着嘴里还散着红葡萄酒气味的他。我怨天尤人又有什么用处，别人又不能还我一个胡安……唉，胡安，我怎么告诉你这一切呢？我怎么跟你说我们的苦难和我几乎见不

① 胡安尼托为胡安的爱称。

着孩子的事呢？这一切已经不使我感到痛苦了，已经无所谓了，我只想再为你焐热一次床，不然我会忘了你的面孔和身体……因为你一天天地远去了，我不能像刚埋葬你的头几个月时常见着你；现在我必须闭上眼睛，紧抱双臂才能闻到你，像从前那样感到你就在身边；我希望闻到你，感到你就在身边，我只想再为你焐热一次床，尽管以后就是在天堂里也见不到你……这时窗外映出拉斯洛马斯区高大的栅栏和草坪。罗莎挤下了车，穿过五个街口到主人家，也就是堂费德里克和诺尔曼夫人的家洗涮，铺床，等待着星期天能再回巴尔布埃纳，去看看她的儿子是不是已经死去。

一个身穿电蓝色上衣，脚蹬拖鞋的印第安人回过头，剔了一下刚摘下的玉米穗似的牙齿。加夫列尔擤擤鼻子，把重心从一条腿挪到另一条腿上。塞万多特雷沙德密尔传教士大街上的队伍越排越长。他前面至少有50个工人。天阴沉沉的。这背风向阳的地方令人直起鸡皮疙瘩。加夫列尔解开衬衣的领口，开始吹口哨。排在他前面的印第安人回过头，咧开稀疏的胡须，皱起鼹鼠似的又长又细的鼻子笑了笑。加夫列尔显出不耐烦的样子，翻起兜来。印第安人递过火柴。加夫列尔摇摇头：找的是香烟、印第安人没有香烟，只有火柴。我们都是倒霉蛋。谁知道还有没有他的位置。这项工程不会要50多个工人的。一上午已经通过30多个了。一个戴着小眼镜，提着几个装什物的篮子的人从队头走到队尾。加夫列尔咬了一口，嘴里塞满了甜丝丝的辣酱。他耸耸肩，挠挠耳朵。“招满了！”签合同的人在窗口喊了一声，很快就把窗关上。队伍一下散开，响起一片不满的议论。大部分工人

都在人行道上坐下来吃玉米面小饼。加夫列尔一脚踢开一个塑料盒。“运气不好。”印第安人说。加夫列尔往地上吐了一口玉米面小饼，做了个告别的手势。他紧紧裤腰，吹着口哨在街角攀上一辆正在行驶中的汽车。他一直挤到一根铁杆前面，接着又吹口哨。“嗨，那个人！”司机吼着，一边冲着贴满邮票、小花插和印有裸体女人的明信片的镜子挤眼睛。加夫列尔停止吹口哨，说了声：“别分心！”把根肉筋吐在地上。每拐一个弯，扛着装席子和纤维袋子的胖女人就压在他身上，穿工装、脸上长癣的小伙子就拽他的裤子。加夫列尔跳下车，朝一家矮小的酒馆走去。酒馆的墙壁被涂成蓝色，上面画着百事可乐的大瓶子和“索斯特内斯·罗切大获全胜”的字样。

这时是中午12点。只有两个酒鬼在一个角落里搂在一处，说着一些毫无意义的话。加夫列尔要了一杯龙舌兰酒，对着镜子观察自己。苍蝇和岁月，还有酒馆，把自己弄得肮脏不堪，皮肤泛着芥茉的颜色。光滑的前额和面颊顶着一头卷发。微张的双唇形成一个挑战似的拱型。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进来两个戴帽沿耷拉着的帽子、穿风雨衣的人。他们看了他一会儿后，个子高的走近柜台。

“你回来了？”

“你好，”加夫列尔说，“是的。收割季节过了。”

“现在你要做什么？”

“在这儿找活干呗。”

那两个人互相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做出笑眯眯的样子。

“这么说你在找活干罗。”

“当然。得混饭吃呀，对不对？”加夫列尔伸手去拿他

的龙舌兰酒；高个男人拦了一下，酒洒在柜台上。

“兄弟，怎么了？要干什么？”加夫列尔攥紧拳头，觉得热血一下冲到耳根。

“库比特，他说我们干什么来了。听他说的是什么呀？”高个男人对他的同伴说。同伴张开嘴，叹口气：“有的人就是健忘呀？”

加夫列尔说：“我是来散步的。已经够了。又没人惹你们……”

“谁说你惹我们了，兄弟？是我们惹你，让你记住我们，仅此而已。让你记起我们这些朋友。对不对？你说呀！”

高个人的同伴又张开了嘴，现在他也瞪圆了眼，拽拽帽沿。

“有的人一转脸就忘了同谁在一起啃过面包，就想自己飞了。是不是？”

“我不同任何人掺和在一起，”加夫列尔嘟囔道，对酒馆老板作了个手势：“照原样给我再来一杯。”

高个子用手指顶住加夫列尔的腹部：“瞧见没有？真快呀。谁跟你说你可以再喝一杯的了？兄弟，最好还是我们请你喝。你说对不对？”他又捅了同伴一下。“喂，给我们的朋友来杯龙舌兰酒，再来两杯啤酒。”

除了三个人头上的苍蝇嗡嗡地叫，再听不到别的声音了。两个醉鬼已经搂在一起睡着了。酒馆老板来回忙着，悄悄地打开酒瓶。

“好吧，干杯！”高个子尝了尝他的啤酒。当加夫列尔再次去拿龙舌兰酒时，高个子又打了一下他的胳膊肘。加夫列尔慢慢擦干胳膊。两个人微笑着注视着他。

高个子说：“你瞧，兄弟，你去加利福尼亚旅游，有个人却在这里和从前一样，记着以前的事情。”

加夫列尔把脸凑近高个子：“听我说，兄弟从前我打过你耳光，是为了让你知道，不管你在这个区多么有势力，多么会溜须拍马，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操你老娘。”

瘦子又喝了一口杯子里的泡沫：“当然，兄弟。只是我不让你再这样肆无忌惮地说话，你说对不对？”

他的同伴剔剔牙，一改松弛的神情，开始猛击加夫列尔，瘦子用膝盖顶了几下他的肚子，又用空酒瓶击他的肩部和脸。

“别……”酒馆老板连大气都不敢出了。

加夫列尔弯下腰，一只手护头，另一只手捂住肚子。瘦子一边整理领带一边踢他。“这儿谁都知道哪个人是头儿，”他说，“虽说你去度假了，你也得知道这一点，兄弟。”

两个人付了钱，相互用胳膊肘捅着离开了。加夫列尔躺在地上，感到血从嘴里流出来。他想站起来，结果弄翻一只痰盂，他再次跌倒，血同淌在地上的唾液混在一起。

“你不能跟那种人纠缠。”这会儿酒馆老板的气才喘匀了。

“又有什么办法，又有什么办法……”

“怎么是好哟……”

母亲用热毛巾去敷加夫列尔肿起来的鼻子。姐姐在角落里哼着歌，父亲已在床上睡着了。

“你的弟弟命更苦，加夫列尔，都死了。”

“我只想干活。我向你发誓，我不跟任何人纠缠，不找任何麻烦。”

母亲叹了口气，又从火上的水盆里取来块热毛巾。“加夫列尔，这儿还和从前一样。大家都倒霉，只不过有的人比别人更老一些罢了。我每次去忏悔，神父对我说的才叫惨呢。你想他什么不知道呀。我在那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听他讲所有邻居受的苦。就好像我是在为自己和全区的人忏悔。真的，感觉就轻松多了。你应该去……”

加夫列尔不耐烦地扯下脸上温乎乎的毛巾：“我只干有用的事。神父大人能给我找工作吗？”

母亲又给加夫列尔脸上敷块布：“那你就先花你带回来的钱呗。不需要现在就干活。”

“说真的，我感到低人一头。闲逛当然不错，但是花钱太多。朋友们整天在干活，可我，我干什么？费德里奥白天干招待，老头子在印第安利亚。我有什么？你知道吗？我想一辈子呆在美国，那儿总有活干。”

一个肌肉松弛，骨架宽大，塌肩的男人腋下挟着条小白狗在米克斯科阿克大街上走着。小狗穿着黄蓝相间的绸衣，脖颈和四只脚上都挂着铃铛。在他身后，跟着一个皮肤黝黑，显得迟钝，比大个子年龄还要大一些的男人。他扛着一个圆纸筒，一个磨光的喇叭和一个小梯子。两个人都戴着褪了色的毡帽，衬衣没打领带，旧衣服和裤子不是同一种颜色。两个人的步伐都没有节奏，就好像是马路在拖着他们走。但是，大个子男人尽管有些困惑，还是有些信心地迈着舞台上的步子；而那矮个子男人几乎贴着地面，脚都不抬，似乎躺在马路的一边更自然一些。他像是疲乏万分地走着，两眼无神，长长的嘴紧闭着，所有的部位都被拉得长长的，就像是一位

雕塑师用没有弹性的灰泥做成的作品。他们挨着杂货铺，影院和小百货店走着，在黄色的电车和电线杆之间走着，就像是两个参加永远不为自己庆祝一下的狂欢节的人，跑着去追寻被赋予自己的欢乐。他们一大早从波塔雷斯区赶来，中午在阿纳亚将军广场停留了一下，一会儿要到圣诞节广场。房子是一样的房子，人是一样的人。只是感到疲倦时才停下来开始工作。高个子拧一下鹰钩鼻，嘬一下光秃秃的牙床，向左拐，来到四月十一日大街，把穿黄衣服的小狗抱得更紧。他们一直走到反干预英雄纪念碑前面。脸色发灰、眼睛凹陷的小个子落在了后面。大个子停下来，摘下毡帽，从包里掏出个红色的尖帽子。累得气喘吁吁的小个子吹起小号，用空气和金属送出音符。大个子用嘶哑的嗓门嘀嘀嗒地为他伴奏。几个佣人走到灰蒙蒙的小房子的晒台上。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在进屋之前，停下脚步看了一会儿那小狗是如何在滚动的圆筒上行走的。大个子摘下尖帽子，向佣人们致意。“我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大名鼎鼎名叫若苏埃的狗。它曾常年参加世界著名的马戏团在这块上帝的赐福多于月桂树叶的土地上的演出。这块土地的名字就是墨西哥！”大个子气吁吁地说着。小个子继续吹他那磨光了的喇叭。现在，他慢慢地将梯子放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大个子把小狗引到梯子跟前。小狗很快就爬了上去，坐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因惊吓呻吟着。“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请看它怎么下来。若苏埃是条伟大的狗，它曾随阿特依德①和巴尔努②的马戏团周游过世界。”小狗呻吟着，它的铃铛因几乎看不见的颤抖摇晃着。大个子

① 阿特依德：马戏演员。

② 巴尔努（1810—1891）：美国马戏团老板。

打着响指，好不容易才拽住小狗的脖子强迫它走下来，这时喇叭送出几乎吹破了的渐强音。绸条衣服和铃铛在夕阳下闪闪发光。佣人们退回房间。大个子拿着尖帽子在关闭的窗户前绕了一圈。小个子坐在人行道上，脸色比即将来临的黑夜还要黑。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钻进附近的院子，朝罗森达·苏巴兰·德波拉的房子走去。“起来吧，波塔雷斯远着呢！”大个子对小个子说。但是坐在人行道上的小个子仿佛没听他在说什么。“快点儿，今天钱挣得不多，没钱坐车了。走吧，到拐角那儿我请你吃裹肉的玉米面小饼。”小个子仍然一动不动。大个子弯下就要折断的关节，坐在他旁边。“就在那里。你想化妆，不想吃饭。我满足你的要求。你不吃就行了。你像以前一样化妆好了。怎么？这么出来你感到丢人了？你以为我戴个尖帽子就感到满意了吗？算了，算了。我对你保证过的。对不对？不要耍性子，别犯傻了。”两个人费劲地站起来，收拾好圆筒和梯子，抚摸一下受惊的小狗，重新走上革命大街。

罗森达

“他们大概什么都跟他说过了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真理，而真理会被眼神的碰撞，心脏的砰动，和偶然的一条新线击碎，而您和他根本不知道那些日子发生在那些屋子里的事情，那些房间里满是绸窗帘和摆设和锦缎和丝绒沙发和瓷像和描绘我们这个安宁的世界的田园景色的画（原先是描绘爱情和狂欢的画，因为不管要付

多高的代价，他们也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当时我们是一家人，都手持小旗去欢迎路过一座城市的堂波菲略，那时的城市不像现在畸形，像是长了脓疱，堆满水泥和神秘的肿块，而是小巧，颜色就像蛋糕那样，路好认，各阶层的划分也很明确（现在您到处，在每条街上，都可以看到穷鬼，他们毫无顾忌地坐在阿拉梅达大街，拖着拖鞋逛改革大街，在过去是我们的马路柏拉特罗斯上吃他们那种恶心、肮脏的饭），每个人的位置也很清楚可是您不知道这幢摆满高级绵缎和化妆品的房子的窗户打开后都发生了什么谁都不想听的话语像暴风似的涌了进来（后来，不是当时，不，不是在当时当时传来真理的一阵香风后来这风停止了，埋藏在比任何一部书的黄页或封闭得最严的匣子还要隐秘的地方，一个爱情过早夭折的妇女的心中）出自一个（爱撒谎的）男人的嘴里有男子汉（诱骗女人）的气概高个子（在我的怀里却很小，近乎于纯真，尤其是同我们知道的相比，还不懂得爱情），而现在我要死了。”

“先生，我就要死了

“而他却不来看我，我可以对他说，看看他的周围——他什么也得不到，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如此——并且想想那幢我刚刚喷洒香水的宫殿就会知道一切，如何失去受庇护、每个人都被别人保护着的生活，尤其当是家里的女孩子的时候（有着宽大的衣服和硬鬈发和太阳穴旁插着牛至叶的保姆她知道关于生在蝙蝠堆里夜间活动的女巫的故事和一个对馋嘴的孩子开放的精美的食品柜里面有火腿和奶油，尤其是，软奶糖）而且以为任何事，任何时候都不会破坏这座玩具宫殿的秩序而就在这时第一次涌进使玻璃都燃烧起来的话

和我们不得不想弄懂的话（不懂，不，不是这样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去理解）。赫瓦西奥·波拉就是这样。”

“我丈夫叫赫瓦西奥·波拉

“一句话，我不愿听的话和一想到它就要用床单捂住脑袋并且叫牛至老保姆来的话，赫瓦西奥以其全部的迷人魅力骑着一匹黑马跑来对我说，生活已经不同于以前了，家长已经坐着德国人的船走了（而我却在玩具之家里悄悄地偷吃火腿，什么都没察觉），而他，赫瓦西奥，当上了上校，他可以让我像以往应该的那样生活，他的上了腊的胡须在挂着帘幔的客厅里闪闪发亮，我的父母在餐厅里听着，在那里都可以看得见他纽扣和皮靴、以及涂了发油、从中间向两边分开，使其橄榄色的脑袋看上去像个榛子的头发的光亮。但是，那是一年的事情，仅仅一年；他们只容忍了一年（因为他是上校而马德罗是总统都是显赫人物而小小的宫殿也需要化妆品和丝绒）一年里，他总是用话填满我的脑袋和肚子，而那个肺腑之言（他从不知道，因为当肺腑之言来到世上时，他已经关进监狱于是他们指责我的愚蠢，欠考虑，就是你爱上了他，而所有的兄弟知道我的处境后都同样抱有反感，尽管我是结了婚的，实际上不管我的丈夫是谁他们都会反感的，不过后来他们也不再追究婚姻是否合适了，是的，不再追究平静的湖水是否掀起波浪了，是的，不再追究一切是否照常了，不过如今是不同于往常了，当时赫瓦西奥在监狱里而马德罗被杀害了而我挺着个怀着他留下的沸腾的话的肚子，他唯一留给我的话就是罗德里戈）我不得不一个人怀着他，躲在一幢冰冷的小房子里，远离那座对我关闭的温暖如春的房子，我不得不独自忍受着（当第一次感到肚子里的

蠕动时我一个人高兴了一阵，我想，今后我能把自己的话给他，我慢慢地在黑暗中孕育着他的话和我的血创造出来的生命），同时不停地编织着，心中肯定地认为，等织完这双毛线鞋和这条围巾，他一定会回来抚摸我的头发并且告诉我他已经没事了，可以休息了，还让我同他一起上床，让他感受一下在我体内生长的我们的小生命，要在夜里保持安静，让他感觉到儿子的存在，要不接触地行房事，用手，用被抚摸的头发，用发烫的面颊，但是不，不可能是这样，他并没有到。那里而他的话却在我的肚子里越长越圆，越长越重，他从未到过那里也不知道这一切，因为我再也没见到他，即便他来，我也会分清是三个，三个，但这样不行，这样我们永远是二个，我和话，我和父子，我和赫瓦西奥—罗德里戈，一种延续，但是现在同我在一起的不是他的话，而是我的寂静，我独自下的决定，您看见了没有？决定也只能是诸如决定吃饭之类；我发现的这点是在许多年之后萨马科那上尉来告诉我的，当时我在市中心的一家商场干活（为了混饭吃），他想经常来看我（他已经死了三年了，可我还相信他会回来的所以努力保持体形，他的体形，为的是不去想这些日子和这几年而是想回到出发点让离别和既苦又甜的锻炼和欢迎在同一时刻溶化让我们弥补因痛苦和无知和怀孕丧失的全部时间）于是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便对我说：是我本人下的开火的命令，在贝勒的那个清晨是我本人带领的执法队而对光秃秃的墙壁和四张不愿意让我们蒙上眼睛而后又自己用手捂住并闭上眼睛的面孔，是我本人给在尘土里滚动的波拉——您的丈夫——补了一枪因为新兵枪法不好只能把人打个半死。夫人，您丈夫已经死了三年了。这是韦尔塔的又一桩罪行，

他一定会为他的所有罪行付出全部代价的而现在我是卡兰萨的人我可以满足您应该有的一切，是啊，几乎是同样的话而且又一次歪戴着法式军帽蓄着僵硬的胡须保持着军人姿势：同一个人，现在却告诉我赫瓦西奥已经死了于是我得以知道我所作的决定不过是关于吃饭的而已，因为我想在受苦受难和死亡之后应该自然地怀着苦楚度日；我想应该为赫瓦西奥守灵然后在灵台上准备我们的晚饭（罗德里戈的和我的晚饭）让蜡烛味和栀子花味同冲鼻的脂肪和黄油味混合在一起但是并没有这样，因为您知道，已经过去三年了甚至不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于是我吸了一口干燥的空气（我看着这片谷地日益干燥，现在常刮尘暴，而在以前，我记得很漂亮，很宁静）以为会给我送来我丈夫的遗物但是上尉坚持说：您别自寻烦恼了；尽管我也很难受我仍要告诉您，他的死并不光彩。他本来想一个人走到墙壁跟前，但是不行，他只好供出了他的同伴；他没能自己去死，为了不感到害怕他只得说出另外几名逃犯在什么地方。夫人，事情就是这样。但是我并不责怪他的怯懦（怯懦？他不是头儿吗？难道他没有权力要求他的同伴做任何事情？他做得对，但是我责怪他的不是这一点）而是责怪他没有叫我同他一起倒下，因为他既是那些同他一起死的人的头儿，也是我的人和我儿子的父亲，他应该叫上我们，要求我们去死；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抛下了我们，告诉我们他并不总是管事的，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过日子，还说他能奉送给我他的生命但无法奉送他的死亡：他的怯懦就在此而我也因此恨他，他一生给我的是那么少，后来连死也没给我，您瞧见没有？因为他应该给我一个完整的东西，但这不是他的什么东西，而是我的延续并由我抚养成

人（也许他以为他的生命、死亡和那个孩子就是一切，但他从来没说明这一点，我也从不知道）由于我恨他，怨他没有把死亡给我，我拒绝理解某些事情，但我懂得一点：赫瓦西奥没有存在过，孩子是我的愿望和思想的产物，我是在梦中被一个我只有在睡眠时才认得出来的男人授孕的，只是在清晨的两个小时的雾气中怀上孩子的，他从来没到过那里，这两个共同度过的时刻——自我怀孕和孩子漫长的出生——是永恒的，总是梦中受孕、梦醒怀孕，由此变为彼，毫无办法。但是，先生，他不愿意，不愿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生命，在那共同度过的时刻里我的生命，他应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永远被我的脐带拴住，他既然孕育了梦，也应该孕育他自己）而且他什么也没对我说，只是用他孩子般透明的眼睛告诉我，他不愿意成为我所期望的那样的父亲，不愿意具有我喜欢的风格：既是父亲又是情夫，而是当评论家式的父亲，不是当我所能接受的那样的父亲，而是当窥测我的父亲，用眼睛告诉我你已经不是从前的你了；你现在变了，现在你的眼眶变黑，眼珠昏黄，皮肤松弛，你是个不幸的寡妇，不断地衰老，徒劳地操劳，而从前，你是在一座玩具的宫殿里长大的，有保姆给你讲故事消遣，有食品柜，它的味道不同于这座朝向不好的房子，这里弥漫着苔藓的气味，而我不能忍受的是：我的面孔必须和从前一样，以便在他回来时能认出我，我必须回答爱情的表示，所以我的脸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变成了妻子的面孔——但是罗德里戈并不了解这一点，他只看见肌肤上有划成方格的时间，而且他还偷偷地观察我，甚至强迫我观察自己，让我相信是真的，这个又小又瘦、坐在绿灯罩下做作业的人强迫我这样做，他不是深

入到我的生活当中，而是远离我，以便观察我，并且告诉我我不是你；我可以同你在一起，但我不会成为你。”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您从未对他说过真话，说您想的一切？您什么都不说，只想等待罗德里戈能明白这一切？”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问。

“是的，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不能够让我的全部世界变得廉价庸俗，您明白吗？（我的世界中那些可触、可及部分已经变得廉价了，不，我不能把我想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其失去原有的价值，因为原先的制度是清楚的、不言而喻的，我的父母、兄弟和我所相信的一切都是清楚的，不需要在可触又可及的范围——我们的家和地区——为属于我们的东西进行申辨或请求宽恕；事物的先后次序自有公理而且现在仍应如此，只是我的工作、我的家、我的衣服都变得庸俗了；我不能让我的灵魂，我的言语和我传给他的生命也变得庸俗起来）但是他的远离逼迫我再次去寻找赫瓦西奥，只是罗德里戈既然逼迫我感到自己变了，他也逼迫我感到赫瓦西奥也变了，于是先前保持的一切都完结了：怨恨，对他的身体温暖的回忆，解决父子问题的办法，现在不需要让我替他去死，以便让他替我生孩子，让永恒的死与出生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因为我现在的时间已变得庸俗，我只是做单调乏味、从不会有报酬的工作，因为工作可以是与空闲同样有趣味、纯洁的东西，但是我做的工作不是，西恩富戈斯先生，我的工作失去了一切，在那些庸俗的时间里，我只学会了责怪赫瓦西奥，而责怪的事情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交欢和成果的起因毫不相干，只是同新生活，在我周围发展起来的新城市和占

据了空缺的新人相关，而我所能指责的新赫瓦西奥就出自这虚伪之中（即与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事情，有爱情与死亡与生命与身孕的人大相径庭的一切），我为罗德里戈设计的前途也出自这新的形象：因为另一点，即真实，我刚刚所讲的（我的真实生活）都消失在极度的庸俗之中而我必须创造新的理性和新的关系，我了解这一点并非是因为我独自一人（不，不是因为我独自一人，也不是因为我即将死亡，我才发现这一点的）我才这么说的。赫瓦西奥死了10年时，我将我的身材同10年前比较。我画了我丈夫的肖像（靠着冰凉的床头，我就是在那里度过寡妇生活的；人可以不当寡妇，可以不再记得曾有某种东西毫无顾忌地以令人颤抖的凝聚力进入你的身体，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做到这一点，而他却会；这是好事，我现在懂了，尽管太晚了，美好与慷慨，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东西，因为我们使思想和肉体复杂化了而且我们还希望事情也变得不一样，不是像最初真正的东西，这东西不可能发展，不能更换，需要更好的保护：善良与慷慨）我把肖像放到与我的脸一样高的地方，让两个人一起照镜子。我想我现在看上去像他的母亲，于是我高声责骂他，我用的不是自己的语言，而是我那令人失望的工作的语言，是这座城市和大量涌入这座城市，使我心头遮上阴影的新人的语言作还和从前一样不知是死了还是在什么地方：你再也不是30来岁充满幻想的人，再也不是制造骚乱的理想主义分子赫瓦西奥你没有发现当一个男人要抚养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的时候是无权追求自己的目标的吗？幻想，幻想，结果在狱中被枪毙而现在，10年后，你本可以成为有钱人会放下胳膊会记起市场里的情景，在那里新的人去买家具为的是布置新区里的

新住宅所有没有死在贝勒监狱里的人，所有的人，都搬到那里，他们成群结队地搬去连我都感到羞耻，而老的人则早已学会泰然处之而你赫瓦西奥你没有权利使自己蒙难；你应该像今天有钱有势的人那样保护自己。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你的儿子；你抛下我一个人，让我逐渐枯萎；赫瓦西奥，我本想原谅你，但是我做不到，你连爱都没有给我，更没有给我能让我过舒适生活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会让（这是谎言，这是出自我的责怪的谎言，我现在才知道这一点，尽管已经晚了，请把这点告诉可怜的孩子，在为时未晚之前告诉他，在这个国家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没有人会记得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人，所有的人在出生之前都是幽灵，因为只有幽灵才在墨西哥的真正的生活中活动，他们带来了业已进行、十分巩固的战役，为的是让我们被幽灵进行的另一场无休止的战役和他们之间未见分晓的战斗所击毁的人格能真实地存在；就请这样告诉他）你的儿子就像这里的人们取得成功那样成功的。我会改变他，但我会让他念书，我会教他寻找强者并且顺从他们，目的是不让他像你那样能在墙壁跟前被人枪毙而且要他学会给他选中的女人以正常的生活并且生孩子的时候要在场……”

“……杯子，先生，床头柜上的杯子，快……”

依克斯卡的胳膊动了两下：拿起杯子，把它送到脸像洋葱皮似的老妇人透明的嘴唇旁边。她躺在铁床上，瓮声瓮气地呻吟着，眼睛里像是在讲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却无法用言语表达聚集在大脑里的思想。深灰色的液体在罗森达脖子上颤动着的血管里跳跃了一下。“您懂我的话吗？”

“但是我不能使自己变得庸俗，您懂我的意思吗？我无

法把这一点告诉孩子，只能对他父亲的肖像说（因为我的感官和记忆力仍能分辨出他们，我仍然把交欢与生产弄混淆，就像在清晨的黑幕里常会把星星同月亮弄混淆一样）因为孩子在学校里一直被人嘲弄，所以他越来越多地躲在房间里而我，则在楼下编织，幻想着他在做事，我靠近他的房门等待着会有什么动静，心里想他已经长大了，快13岁了，快要有性欲了；我想该同他谈谈父亲（和失败）了，要让他懂得不浪费时间（赫瓦西奥，本来是你去说的）但你只对我说了许多漂亮话然后就死了）可是幻觉却对我喊道：我不想让罗德里戈成为这样的人！他应该干大事，因此，在幻觉中，在我的单调的工作中，在我的被流放在曾属于我的城市的感觉中，在这座曾是我们的家庭和睦的中心的城市中，在我的被人爱被遗弃当寡妇的抽搐着的神经丛中，在我的渴望之中（为什么？为什么是如此残酷的爱？如此需要摧残才能生存，自然为孩子感到疲倦令人厌烦，如此渴望嗅孩子的肚脐而孩子却要躲避）我决定要让他属于我，只属于我，所以我对他说，他父亲是胆小鬼，傻瓜，他出卖了同伴，是个把我们置于贫困的胆小鬼；我这样对他说，而他只问我赫瓦西奥对我可好，而我已经失去了（在我的孤独的床上和我守寡的夜晚和当店员的白天）真实的东西，这就是（我曾对你说过）赫瓦西奥，我的幻想主义者，我的傻瓜，我的胆小鬼，我的孩子，我的黑皮肤、卷发的宝贝所有的慈善和慷慨。我把罗德里戈的沉默寡言和对我的回避归结于他的阔同学对他的嘲讽，而不是我的爱情经历（我现在对你说的爱情经历）自从我同他谈起他父亲的那个夜晚之后他又同先前一样（瞪着令人惊慌失措的眼睛静静地观察着）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触及我和我

的信念和我的记忆和我可怜的渴望：彼此都一无所知（就和我原先说的那样：一无所知）。我认为，是学校使他畸形发展了，我们不是阔佬所以大家嘲弄他并且不允许他表达宏图大志尽管这是成功所必需的；他不得已只好躲在房子里写东西，而不去考虑应该做些什么（做他父亲未曾做过的事；学会了容忍；大家都高官厚禄；卡列斯①是学校教员）。罗德里戈长大了，我的自欺欺人的方式也水涨船高；他已经是大人了（有了别的欲望）而下决心的时刻也就是说危险的时刻比任何时候都更临近了所以我注视着他——我坐在藤摇椅上心里对他反复说着，虽然他从未听见过，我多么害怕由于家里没有男人会导致他的失败，到了下半夜，我便悄悄走进他写东西和背着我抽烟的房间。房间里烟味刺鼻，他已经睡着了我便跪在床头旁边睁大眼睛对他说话，谈话，告诉他，他已经不是孩子了和其它一些事情还给他整理整理枕头而他则不安地做着梦，摇着脑袋，与此同时我的喃喃低语在他的梦乡中回荡着。这是在施魔法，一种拙劣的魔法，根本不起作用，他越走越远，去寻求他的新朋友推崇的外来的轻浮（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并不被人所爱，先生，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忘掉我们，为了做自主梦，并且像他那样完结）。”

“您是他的朋友吗？”

“他回来得很晚，我站在门口等他，握着门把儿的手都出汗了，就好像罗德里戈的房间里藏着野兽，就好像有个黑色的魔鬼在对我讲他生活中的隐私，告诉我一些我无法理解只能认可的新型关系这时我看到了那些写满诗句的纸条，于

① 卡列斯（1877—1945）：墨政治家，军事家，1924—1928年任总统。

是我决定不再自欺欺人，决定对他讲真话。”

“他……他对您说了吗？”

“我对他都说了些什么？我想任何人都不能决定他的命运，我想结束谎言，我不想让他有自己的命运，您懂吗，先生？他和我一样，只应该负有责任，我告诉了他这一点，实际上我想告诉他的是我多么希望他能够走我和他父亲的路；但是我没有鼓起勇气而且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只是结束了谎言并且跑出房间，在狭窄的过道里跌撞着回到自己房间，把房门锁上。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们俩，父亲和儿子，我知道他强迫罗德里戈触摸——不是那一天、那一年，脉搏轻柔的搏动，像抚摸一座古老无言的纪念碑那样抚摸我，文质彬彬地待我，使得我对他一无所知，渐渐地远离我（再也没回来，再也没回来，但总是和蔼可亲，不喧哗，不说一句刺激人的话，尽管刺激人的话或许能使我解脱，您懂吗？能使我解脱）再也不回来，再也不关心我，不管是今天，还是到我死的那一天。”

（“杯子，西恩富戈斯先生。”）

“那么……那么……血迹斑斑的赫瓦西奥会回来吗？他生下来时可是个漂亮娃娃……”

“……要是您看见的话……可怜的孩子”

（“他躲在四周挂着旧照片的柜子里，气都喘不上来。）摸了一下我的头；他非常小，非常小：他出生在火药堆中，是的，但是他不知道，也不懂……”

“……您说是不是，可怜的孩子……”

“既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他只会走自己的路（难道他不正希望如此吗？），非常糟的路，与此同时，大地充斥着我

小时候见过的幽灵，那时我总和保姆在一起，张嘴便要吃奶糖。没有把一切都告诉他是因为真理存在于今日，每个眼神，每次心脏的搏动，每条任意析出的线条都会将其击得粉碎而您不知道那些年代是什么样的日子，但是它们不可能长久，在这里任何一样东西都是短命的，在另一个旋涡吞没我们之前，我们只有片刻的时间……”

“杯子，先生……”

“请让他过来，快点……我知道他穷，不能帮助我……”

“……过来，可怜的孩子……”

罗森达的舌头一下子吐了出来，喉咙里发出一阵几乎听不到的咕噜声。依克斯卡不得不站起来，用床单盖住她的脸。他关上床头柜的灯，走出房间。

“算一下账，路易斯。我觉得我们做不到。”纤瘦的金发女郎坐在玫瑰色锦缎沙发上说道。坐落在朱格尔舒尔茨街上的四层公寓里和每天晚上一样，弥漫着煤气、厨房和具有中等水平的现代化的墨西哥房子里的动物的气味。一只黑桶指示着通往铺着灰色镶嵌砖走廊的路，走廊连接着油漆剥落的大门，大门打开后便是餐厅，里面有两把椅子，沙发，一把藤椅。墙上挂着几幅宗教题材的石印彩画。”

“你别着急，何塞菲娜。你会看见我们可以做到的。”蓄着稀疏的胡子，戴着灰色眼镜的印欧混血儿卷着袖子，在一张纸上写着数字。

“还没付房租呢。”

“我们很快就会搬走的。你瞧：他们向我作了保证。从12月开始，我就不当店员了。要是让我到北方跑生意，当推

销员可以挣大钱。亲爱的，棉花生意现在看好，在那里还可以卖许多农具……”

“唉，我一直想让小路易斯离开那个穷人学校，到教会学校上学。”

“肯定可以。别着急，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然后，我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看中一套房子。”

“那得多少钱，路易斯？我以为……”

“我的宝贝，700比索。比这儿多200比索。那个区棒极了，在去新莱昂的路上。”

“我在圣拉斐尔已经住烦了。跟邻居打交道真是难极了。不是在市场碰见她们，就是在公园里碰上她们，每个人又一个样……你懂我的意思。路易斯，有时候我想，尽管我爱你，相信你，我们也永远摆脱不了穷困了，我想……”

“别这样，别这样。”

“你的头儿不会改变主意吧？”

“说哪儿去了。你不知道我同部主任的关系有多深。是他对别人说的。告诉你，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到12月就让我当推销员，你等着瞧吧。”

“要是你在北方挣许多钱的话……”

“嗨！镇静，何塞菲娜。你还得等一等。还需要看是否……”

“路易斯，我真想要一辆汽车。小路易斯快7岁了，要是星期天出去郊游该多棒……我还想再要一个孩子，因为……”

“求求你。我们不能再背一个包袱了。刚够三个人糊口

的。”

“可我告诉你，这样不好。也就是因为我爱你，也是你要我对你说，我才告诉你：人家告诉我这是罪孽。上帝让我们有多少个孩子就应该养多少个孩子。要是你时不时陪我去做弥撒，你就会知道……”

“何塞，求求你。神父怎么会知道每个人的问题！”

“路易斯！你知道我尊重我的宗教，请你不要这样讲话……”

“好吧。不过你别担心。我会晋升的。头儿看重我，真的。或许在10年内……”

“弄到我们自己的房子？”

“肯定，何塞菲娜。别着急。”

“你瞧，我从一份美国杂志上剪了几张画儿。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呢？像这样的早餐，就挨着厨房，省得搬来搬去的。而且气氛更亲密，你不觉得吗？罗德里戈家就有这样的餐厅。玛丽亚·德拉路斯告诉我……”

“罗德里戈懂什么！你别和那个老婆子缠在一起。她尽让人空想。”

“可是，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人呀。罗德里戈先生一下子就挣了许多钱。同他们来往对我们有好处……路易斯，这个地方真让我受不了。求你让你的头儿抓点儿紧，让他们……”

“肯定行，何塞，肯定行。你别着急。你会瞧见这是真的。”

澜中的墨西哥

清晨7点的时候，天下着雨。昏睡的城市的各种色彩仍不明朗。身穿黑色风衣的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坐着灵柩车来到位于米克斯科阿克街的那幢两层楼的房子前面。他吸了一口玻璃般透明的、稀薄、刺鼻的空气，从车上直接跳到房门口：马路上满是泥泞的黄土。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们的"他从门口对殡仪馆的小伙子们喊道。他迈开长腿，一步三级地跨上楼梯，来到罗森达的房间。门一打开，女尸的腐味便扑面而来。就好像她一生说过的话都凝聚在一起，变成气味往外涌。她就和前一天晚上一模一样：吐着舌头，睁着眼睛，像菜干似的皮肤变得更加透明。他一条腿跪在床上，用力把罗森达的胳膊在胸前交叉起来，合上她的眼皮。他不得不用手绢把她从额头到颚骨捆起来。他下了楼。

"你们可以上去了。我在这里等你们。"

车篷滴着水。依克斯卡把西装领翻起来，缩着脖子，听着抬棺材的人下窄楼梯时发出的响声、和在雨水中的哗哗声。几个妇女从窗口探出脑袋。一群专门在革命大街帮人扛行李的孩子跑来看抬棺材。

"喂，老板，给两毛钱我们就帮您抬死人……"

一个孩子既不跑，也不要钱；他赤脚站在水里，静静地看着别的孩子如何当心不摔倒在淤泥里。一缕黑发遮住额头，刺得眼睛痒痒的，他悄悄地划着十字，嘴唇蠕动着。依克斯

卡叫他过去。

“孩子，你是不是堂娜特奥杜拉的邻居？”

“我叫豪尔赫·莫拉莱斯，愿为您效劳。”他唱歌般急急地说道。

“你现在在这儿做什么？”

“先生，闹水灾了，兴许能挣几个钱。”他一直在划十字，一边小声说，一边看着混浊的水。

“你想挣钱吗？”

孩子点点头，挠了挠膝盖。他避免使自己的眼光同依克斯卡的相撞。

“那你赶紧去坐公共汽车，到堂娜特奥杜拉家，就说：‘母亲死了’。别的什么也不说。你记得住吗？”

孩子又点了点头：“告诉她母亲死了。就这些。”依克斯卡给他一个比索。孩子的脚步溅起混浊的泡沫。汽车开动了。

从米克斯科阿科到圣佩德罗德洛斯皮诺斯，天放亮了。现在，雨变大了。温暖的雨水泛起热浪。依克斯卡想，放在灵柩里的尸体很像罗森达幻想的果实：孕育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赫瓦西奥和罗德里戈。她一直幻想的孕育现在在她自己身上实现了。低矮、被雨水染成灰色的城市从依克斯卡眼前闪过。骤然而下的及时雨不甘渗入大地，而是积蓄在淤泥之中。由于思念罗森达，从下水道泛出的黑水在他眼里变成了枪杀和爱情的大场所，变成了个人无动于衷和无谓的牺牲。四百万人①沿着一堵被弹药薰黑的墙壁列队垂手而站。每天的

① 为当时墨西哥城的人口。

黎明与黑暗都从这面无表情的四百万人当中诞生。每一次的诞生都显得那么无可奈何，并伴有急剧的阵痛：白昼从不连接白昼，黑夜从不连接黑夜。从人群中诞生的每一天都只是为了执行一个严格的日程，然后便消亡，不再被人记得，不再获得新生。这就是尸体，这就是城市。这就是罗森达孕育的成果。

柏树丛中有条泥泞的小路。雨水顺着西恩富戈斯的脸滴下来。他低着头，走在扛棺材的人的后面，下意识地盯着瞬间就被雨水冲刷掉的脚印。墓穴里积满了水。他们放下棺材，用铁锹填上泛着泡沫的泥土。

“对不起。”西恩富戈斯喃喃说了一句，便走出到处湿漉漉的墓地。

身着宽大的黑色衣服的特奥杜拉·莫科特苏玛关上临罗萨莱斯街的门。罗德里戈·波拉站在浴室的镜子面前，镜子里惨白的罗德里戈比他本人僵硬的面孔还要清晰。他开始做出痛苦的表情，笑的表情，感兴趣的表情，或是满足的表情，直到他感觉他的脸和镜子里映出的脸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像谁都未曾识其真面目的月亮和它在池塘里破碎的倒影那样大。他闻了闻近似四方形的女人离开前留在屋子里的干花儿。罗德里戈感到面部肌肉痛了起来，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停地对着镜子做出各种表情。当对诺尔曼·拉腊戈蒂说他爱她的时候是什么表情？是这个表情。当梅迪亚纳把他从那一伙人中赶出来的时候他是什么表情？罗德里戈皱起眉毛，把嘴噘成O型。作为作家，他的正式表情又是什么？他弓起眉毛，急剧地扇动着鼻翼，这时，他垂下

肩，挠挠头，感到一种同眼下的闹剧毫不相干的真正的渴望，那就是坐下来写作——用某种方式谈谈自己——留下真正的佐证。他把手伸进床头柜杂乱的抽屉，翻出一支秃头的铅笔。在一本皮奥·巴罗哈①的小说里，又找到棕色纸的拍纸簿。他在床沿上坐下来，挠挠鼻子，开始写作。

"问题在于应该知道一个人是如何想象他自己的面孔的。其实，面孔可憎或漂亮无关紧要。不过是把自己的面孔想象成是有趣的，强有力的，线条清楚的，或是可笑的，愚蠢的和丑陋的。我有我自己的时间。有时候，当我从一家影院出来时，我以为在两个小时当中盯着我看的众多面孔中最有启迪性的表情传染了我。我皱起眉毛，伸出下嘴唇，直到感觉发干为止，挺起胸。我肯定，街上的人们注意到了我，并且发现了我的突出的性格。我是个闪光的人，具有磁性的人。我是维克多·弗朗茨②或者是劳伦斯·奥利弗③的延续。还有的时候，我清晨醒来时，感到胃里有种令人不安的真空感。我停止剃须，以便在面对镜子里满是肥皂沫的化身时有种虚无的感觉。我低着头，拖着双腿走着。我肯定，所有从我身旁经过的人都在窃窃私语，笑我，对这个可怜的家伙指指点点。所有都取决于情绪和外界的刺激。因此，只要适当调节外界的刺激，便能够产生所希望的情绪和性情。但是，问题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情愿让人把我当成可怜的家伙

① 巴罗哈（1872—1956）：西班牙著名小说家。

② 维克多·弗朗茨：电影演员。

③ 劳伦斯·奥胜弗（1907——）：英国演员，导演。

对我指指点点，同情我。为什么这样？也许这样我就可以肯定自己的性情，并对认为我是可怜虫的人辟谣。毫无疑问，相反的程序一定要痛苦得多。这并不等于说，有时和同情我的人的接触是如此短暂，以至于我来不及向他们展示另一面的东西。我想，那些人肯定以为看见了一个驯服的可怜虫。因此，我宁肯从长计议，安排同人们的会面，试图让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有人会说，这一切真荒诞，人是可以被客观认识的，真正的性格是可以透过伪装被发现的。我不十分肯定。或许，多变的游戏和手腕可以成为真正的东西，而真正的性格却会永远丧失，由于不起作用而萎缩。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由于这个个人的诡辨，我已经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真正的面具了。

“让我们看几个例子。假设我有——或者曾有——某些特殊才能。比如说，写作的才能。我的生活是以炫耀作家的身份开始的，逢人便递上‘作家罗德里戈·波拉’的名片。别人也一样，自称为‘土木工程师某某’，或是‘油画修复专家某某’。只有这些人可以具体的方式证明他们是工程师，或者是油画修复专家，因为他们的成果摆在那里，能够被五官感觉到。但是，怎么向别人证实是一个作家呢？一本书尽管可以触摸，但是仅仅看到它，摸到它，闻到它都不能说出它的内容，只能说有这么一本书。看到的是纸、字母、胶水和线的堆砌。碰碰它。闻闻裱糊封皮的胶水的气味，甚至还可以舔舔其中的一页：所有这些可以感觉得到的动作都不能表达书的内容。甚至可以怀疑这本书的存在。它存在的本身与它的内容实在相差甚远。相反，我们可以直接、具体地看到那里有一幢高楼，有一幅整修一新、散发着油漆芳香的15世纪

的油画。所以，没有证明作家的证据。至多会有些名气，那时才会考虑如何利用名气创作一些具体的成果，但不是书。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写过小本诗集。我很好地利用了这本集子，不是为了在第一本书的基础上再写新书，而是为了利用它看看能否得到一些具体的任务。但是，当然，尽管魔术师从礼帽里变出一只兔子，然而规则却指出他不能在演出后把兔子做成菜。也就是说，这只兔子的特性决定了它只能是只魔兔。

“确实，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办公室的领导，坐在写字台前，做口授信件，备忘录等工作。但是，我最初的专长在于此；为了证明我是作家，我故意口授错某个事情，然后加以纠正，以便表明我的写作才能。只是此法走入了极端，引起我的办公室的下属的不满，以为我干活慢，妨碍了工作。而我最初只想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然后再用好的印象来表明我的才能，让大家吃惊。

“因此，我的专长从长远观点看可以发挥出来，肯定会有时间表明从低质量过渡到高质量。是啊，这很困难，因为人们和各机构都愿意——并且要求——很快就能清楚地判断一个人，要不然，就抱住最初的印象不放。太没有耐心了！也太不聪明了。要是我的上司有耐心和智慧的话，就会发现我的文学天赋。但是他们操之过急，根据最初的工作成果便给我做了结论，把我辞了。输者是他们，不是我。思想上的急躁只能有这样的后果。

“由于不可能强迫别人考虑这些问题，像我这样的，专长注定要被扼杀，结果只能是限制一个人的主张和决定。有一天，我以某种方式决定不满足机体的某些需要。我一连几天不

去厕所，在这一行为造成的不快中感到了享受。快感变成了重病——腹膜炎——只是这时候我才请来医生。当我从死亡边缘活过来的时候，我感到我的病愈是胜利，使我得以做日常单调的事：排泄。

“当然，这种真正的英雄壮举不可能每日都有。英雄的性质正是在于他的特殊性。这种想法强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求较渺小的替代品。如果一定要给这些替代品起一个合适的名字的话，那只能是烦恼。值得对烦恼这个词做一番广泛、细致的研究。为什么是烦恼？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的人烦恼？也许在日常生活里，烦恼正是我的英雄本性。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出并发展我作为英雄的专长，就会使他人烦恼，因为确凿无疑的证据是一个人能对他人施加影响，能使人感到他的存在：所以，我坐办公室的时候，就让我的女打字员削铅笔；当她把铅笔递给我的时候，我便故意让它掉在地上，让笔尖折断。这么做的结果自然是铅笔本身的消失。于是，我就有理由指责女打字员的疏忽，指责她未能及时将文稿打出来。如果茫然不知所措的女人敢于——这种事不常发生——对我说她一上午都在削铅笔，我就可以回答，她的职责是打字，不是削铅笔，要是她不知道自己的职责的话，我满可以建议调她离开打字室去削铅笔。

“这就是我的一般专长的小小的例子。有时候人们愿意美化自己。前不久，在一次聚会上，我有意出洋相。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也在场，他注意到了我。我回我的房间后，理所当然地准备当着看到我出洋相的人的面庆祝一下我的胜利。我在炉子上烧了一杯茶，结果在脱衣服时一不小心把皮带掉在烧红了的铁丝网上。只是在闻到刺鼻的皮革烧焦的气

味时，我才发现。要是人们了解我的性格，就不会对我让皮带烧焦，然后在难忍的气味中入睡的行为感到吃惊了。第二天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来叫醒我时，立刻以为那是煤气味儿，我是想自杀——肯定是因为我在头天晚上出了洋相的缘故。是的，人们习惯于把我看成软弱、鲁莽的人。不，我没有向依克斯卡说明这一点。我承认。相反，我顺水推舟地同他谈起我的自杀和我生活的失败。就在那天下午，我的朋友带我去改革大街散步，去'吸新鲜空气'，上帝保佑，在吸了那么长时间的'煤气'之后。他坚持要我谈我的童年（眼下的时髦是认为童年能决定人生，仿佛不会长成人，而只会返童），我便利用时机胡吹一通，他对我则更加同情。谁知道……？也许我说的都是实话，但是，毫无疑问，我渲染了我的可怜相，并努力把自己说成'好孩子'。我不知道他是否都听进去了。我也不知道现在就是我对自己说了实话，我是否会同情自己。

"不管怎么样，这一切都不严重，更没有罪过。不管怎么想，不慷慨大方是有罪过的。但是，要做到大方，就必须拥有才能给予。工作能力，爱，天才，理解，天晓得还有什么。可是，当没有东西能给予的时候，当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不慷慨大方能是罪过吗？我想我的情况正是如此。同样，如果没有障碍需要战胜，无所事事、安然向隅能算是罪过吗？比如说，我没有欲望。我也没有将其克制的办法。我想，魔鬼把基督带到山顶，向他展示世间的欲望时，基督清楚地知道：首先，是魔鬼把他带来的；其次，为了善始善终，哪怕只是为了作表面文章，他也不能受魔鬼的诱惑。他有对付魔鬼和他的诱惑的免疫力。可怜的魔鬼出了个大洋相。上帝不可能被诱惑；对上帝来说不存在欲望，所以不可

能有罪过。他没有任何可抑制的。我也如此。我感觉不到欲望；我至多感到热情，但这不是一码事儿。

“从本质上讲，我只对实行我的辨证法感兴趣。有时候，正像我指出的那样，立论失败了，再也无法往前走。但是，每当我在某个地方失败了，我便跑到相反的地方去试一试。比如，我高中的同学嘲笑我的诗集；我便断绝同他们的友谊，抛弃他们的思想，走到他们的反面。要是他们是美学家，我便要当实干家。我为大学自治而斗争，信奉过巴斯孔塞洛斯的主张，为的是向他们表明：‘我不需要你们。我可以同你们对着干，并且取得成果。’但是，当我新结交的朋友刚刚表示不耐烦，我便回到自己原来的立场。如此周而复始。①

“有人问，要是一个人总是这样想并且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这很简单：会自己衰竭，找到终点，尽管立场的变换是永久性的。是的，终点。到了终点，就不可能有任何变换了。因为，假如一个人总是想貌似公允，总是变换立场以显得公允，那就意味他不可能公允。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成了他自己的游戏的奴隶，他开始的活动超越了他，对他进行谴责。在这时候，唯一重要的是活动；一个人被它牵着鼻子走。它与其说是代理人，不如说是要素。这个人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既能被拯救，又不能被拯救。或许这就是失去了趣味。如此而已。”

下午6点钟的时候，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在大教堂②的内院里解着黑色风衣的纽扣。这时，宪法广场上的人越来

---

① 此句原文为拉丁文。
② 指墨西哥城最大的教堂，位于宪法广场。

越少。最后的几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也已离去。但是，一些去圣依尔德芬索和圣多明戈上夜校的年青人手插在兜里，腋下夹着书经过这里。每个街角，都有一个卖彩票的人高喊着彩票的尾数和价值。报摊收摊了，擦皮鞋的人吹着口哨，收起脏布，亮如明镜的匣子和铜锁。后来，一群孩子从马德罗大街和五月五日大街跑来叫卖晚报的号外。穿着宽大的衣裳的寡妇特奥杜拉·莫克特苏玛总算穿过铁栅栏，穿过圣殿① 内院来到大门口。暮色里，她的身影模糊不清。

“你看见他了？”西恩富戈斯点燃一支烟，问道。

“是的，孩子。”特奥杜拉悄无声息地掀开面纱的一角，凹陷的眼睛盯着依克斯卡。

“你怎么对他说的？”

“唉，孩子，他立刻垮了。”寡妇从怀里掏出一支挤扁的香烟，向依克斯卡做了个借火的手势。“你妈妈昨天晚上死了，我对他说，我在全城找你，就是没找到。他问我，现在她在哪儿。我说，她已安葬了，但不知道葬在什么地方。我还对他说，你妈妈都死了，你却在什么地方。在聚会，他对我说，说完就垮了，孩子，要是你亲眼看见就好了。我对他说，又没人吃你。那个可怜的女人受尽了折磨，只剩下一把老骨头，早就要死的了。依克斯卡，你知道他做了什么？”特奥杜拉从嘴唇上取下香烟，像只火鸡似的笑了起来。如同又干又硬的玉米面小饼的脸变得更方了。

依克斯卡微笑着问：“他对你说什么？”

特奥杜拉举起手，又把手放在肚子上：“他问我有什么

① 指大教堂。

权利用‘你’来同他谈话！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依克斯卡，我留下了我的地址，你不用担心。”

她扔掉香烟，飘浮般来到正门。从那里，她回过头看看依克斯卡，笑了一下，便用纱布遮住面孔，走进教堂。依克斯卡靠在教堂的外墙上继续抽着烟。抽完烟，他感到抽烟的动作使他没有注意到一个人的眼神，这眼神使他感到不快和有某种预兆。他靠着教堂，环视一下灰蒙蒙的暮色。一位面部神情虔诚的老人在卖宗教题材的画片。两位手上和脖颈上都挂着神符的妇女跪着走进教堂。一个孩子的眼睛：黑色的短发几乎遮住了眼睛：他赤着脚，挨着铁栅栏，腋下夹着两份报纸，正在挠膝盖。豪尔希托用探询的眼光注视着西恩富戈斯，想了解他的愿望，准备帮他做事。他把手放在栅栏的铁条上。他看上去很可怜，身穿一件过于肥大的灰衣服，不敢肯定能否得到他的怜悯。依克斯卡走到铁栅栏前；太阳躲到了宪法广场旁边的大楼的后面，在火山岩和石块堆砌的建筑物中间从地平线上把余晖撒在大地上。日光照射的区域愈来愈窄，黑夜降着帷幕。他咳嗽一声，抚摸一下孩子的头。

“你的动作真快，孩子。”他说。

豪尔希托想作出微笑的模样：“您不来份号外？”

“天要黑了……你母亲不在等着你？”依克斯卡无法将手从小孩的头上挪开。太阳躲避着他们。

“我妈妈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在一家大户人家干活。”豪尔希托用袖子擦擦鼻子，吸了口气，想作出微笑的模样。

依克斯卡把手挪到孩子的肩上：“你住得很远……你不想……”

豪尔希托微笑着用目光询问着，继续挠着膝盖。他的眼

睛向上望着，当看到依克斯卡的黑色风衣时突然变亮了。

“你爸爸死了，是吗？”

孩子点点头。

“你不想要……些糖，或者吃晚饭吗？对，这样更好些，吃点热东西，然后睡觉……”依克斯卡拉起孩子的手，觉得小手冰凉，同他的冒着热汗的手相比显得更凉。孩子自发的微笑一下子僵在那里，目光里探询的神气也消失了，而是像被磁铁吸住般怔怔地盯住他。他想挣脱大人的手。依克斯卡将小手握得更紧；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睛，把脸贴近孩子的脸。但是，孩子扔下报纸，拼命挣脱，最后咬了一下依克斯卡的手才挣开。他跑着穿过马路，在广场边站住。在那里，他又看了西恩富戈斯一眼，又跑了起来。沿着满是灰尘的小路跑着的灰色身影终于消失在十一月二十日的大街上。

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用另一只手摁住被牙咬出血的伤口，穿过柏油路，走到广场中央，在那里，他吸了一下伤口的血，然后举目环顾宽阔的广场。广场上一片寂静。斜阳的最后一道光辉像是一块徽章。血如同水银般急速地流着。西恩富戈斯抬头望着余晖。宫殿①，大教堂，市政大楼和如同罗圈腿般不规则的四周使得微弱的光线在建筑物的红色石头和破旧的大理石的自然的阴影中形成昏暗、转眼即逝的区域。依克斯卡不自然地望着另外一个形象的逝去：在南边，布满白色鳞茎的黑水渠流动着，在北边，街角的石块碎裂成炙手的权杖，红色的头盖骨和僵硬的蝴蝶的形状：防雨和火的房檐下，围墙蜿蜒曲直，在西边，耸立着患白化病病人和

① 指国民宫，总统府所在地。

驼背的人的秘密宫殿，那里还有孔雀尾巴和制成标本的老鹰的脑袋。在西恩富戈斯的眼里，这两种形象溶为一体，每一种形象都是另一种，或者说是新的形象的镜子。只有天空和余晖形成的徽章依然如故。

“还会再出现吗？”被双重形象裹夹着的依克斯卡喃喃低语道。

他低下头，用浮土糊住伤口：渗出的一滴血将浮土染成褐红色。他自己又咬了一下手，他用牙咬住伤口，直到感到温暖的血从嘴边流出为止。他闭上眼，品着满嘴自己的血液金属般的腥味。脑海里也翻腾着这股气味。血液在耳朵里嗡嗡作响，仿佛是一种双重的呼吸，那是在受惊吓时所有的呼吸，一个是人的呼吸，另一个则是幽灵的呼吸，人和幽灵面对面，尽管谁也看不见谁。

依克斯卡睁开眼睛看看夜色。太阳落了。在黑暗里，他瞪着惊慌失措的眼睛，感到胸中像是有一片阴影在奔腾。

“我希望的是另一种夜晚，而不是这样的夜晚。”他低声说，“另一种夜晚，不是这样的夜晚。一个能拾起月光和渊源的碎片，并能触摸它们的夜晚。另一种夜晚。”宪法广场的灯亮了。几个身着黑夜服的女信徒从大教堂里走出来。依克斯卡感到目眩，便用手捂住眼睛。一只黄蜂围着一盏路灯嗡嗡叫着：在黑暗与灯光之间，它黄色的腹部闪着亮光，黑色的身躯被灯光照得透亮。它哼叫着并非为了赎罪，而是钟情于自己发出的声响，对黑夜的占有，和对人造光的隶属。依克斯卡伸出胳膊，激动地赌咒着黑暗。他的瞳孔变大了，大到可以触摸黑夜，深入到它的内部，把它忘却，直到太阳重新升起。渴望阳光的眼眶越睁越大，在夜空中寻找着星斗。

“哪怕掉一滴泪也好呀！”罗德里戈·波拉怀着强烈的感情想着。当他慢慢走下楼梯的时候，本以为自己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情。一走到罗萨莱斯街上，预示着要变天的劲风便迎面扑来。暴风雨就要来了，天空不时闪着电。广告的霓虹灯与不时放射的闪电相比显得黯然失色。在广袤的天空下，正从罗萨莱斯街维阿尔瓦拉多桥走去的罗德里戈感到自己格外渺小。世界就像倒置了一样，海洋占据了天空的位置：它躁动不安，倾其电能呼风唤雨，乌云深邃无底，像水螅似的扭动着吸饱水的肢体；闪电，多孔的章鱼在水气中披荆斩棘：像是整个海洋都要从高空向他小小的头颅浇下来。在大自然的威胁面前，罗德里戈·波拉压抑地想，他的存在，他这个人，就像是岩石——可以这样称谓他这一个人——尽管被水淹没，他仍然是岩石，尽管这不知名的、没有核心的洪水将他卷走，他仍然是他。在夜间行走的罗德里戈不仅仅想着这些。此时此刻，他特别希望能找到承受其必然感到的痛苦的支撑点，找到承受其被人拒之门外的幻觉的支撑点，因为将其拒之门外的人自恃高贵，使他感到怯懦。托马斯·梅迪亚纳和20年代的作家们排斥他，毫无疑问是因为年青有为的罗德里戈所拥有的力量和天赋对他们的文学地位是一种威胁。诺尔曼·拉腊戈蒂拒绝了这个男人的爱情，是因为他本可以驾驭她，要求她做出完全不同于一位惹人生厌、毫无思想的银行家要求她做出的奉献和朝拜。宏伟、荣耀和权力都从他手里溜掉了——罗德里戈想——但不是因为缺陷，而是因为放纵。他想到这里，微笑了。其实，他的伙伴和他经常荣顾的场所对他的各种排斥只是一种排斥，排斥的是同他一样值得一提的、与众不同的岩石：诺尔曼·拉腊戈蒂。

他在对着圣费尔南多公园的十字路口停了下来。刚才发生的事情——那位可怕的老好人告知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想在用于揭示真理的纸上写下对她的一生最深刻的分析——在他看来是那么遥远和不真实。他需要充裕的时间，怀着瞬间得到的绝对感，经历一生中最突出的事件。沿着阿尔瓦拉多桥和伊达尔戈大街排着一溜儿汽车和电车。几乎所有的车都是空的：快*11*点了。他穿过公园，像一尊由雄鹰守护着的维森特·格雷罗①的青铜像施个礼。圣费尔南多公园十分幽静，石块上映着公园里摇动着的树叶的倒影。奥罗斯科·贝拉②在他的作品里描写过的墓地正面的长廊里，阴风嗖嗖，风因无法作揖，便拂过坟墓上的大理石碑。闪电照亮了碑文：他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死，*1863*年卒于索里亚磨坊　悲痛万分的妻子敬立　安息吧　和在石门上的窝里酣睡的鸽子，有一只飞到了一尊被砍去脑袋的圣像的脖子上。罗德里戈继续沿着格雷罗路走着。他走到圣费尔南多公园堆满干枯的花朵的圣器室。房子愈发矮小；夜总会；破旧的外墙；杂货铺；馅饼店在暗淡的灯光下时隐时现，散发出刺鼻的味道。他走过这些地方，来到比奥莱塔街街角，向汇集了全城所有行业和各种生活方式的四周望去：家庭小吃店，杂品店，五金店，鞋店，玉米磨坊，酒店，小旅馆，玩具和圣像店，木材铺，蓄电池店，放映凶杀未遂之类老一套题材影片的卡皮托里奥影院，“花园”夜总会里传出的玫瑰色的鼾息声，“金光”博莱罗舞厅和它的黑洞洞的台球房，“论文装订”，“笑林，

① 格雷罗（1783—1831）：墨西哥独立战争领导人之一。
② 贝拉（1822—1851）：墨西哥浪漫主义小说家，诗人。

魔术，娱乐"[1]版画家托斯塔多的玻璃走廊，佩德罗·莫莱诺[2]起义者街，米纳街，玉兰街，翡翠街，莫克特苏玛街。矮小的身材，总是带有蒙古族特征的面孔，这些被遗忘的人种如同被挤压的鱼龙一般，弓着背，把自己藏在各式各样的面具后面，吃着滚烫的食品。他则如同钉在中心一般，他是唯一清楚地知道他们处在中间地区，处在排斥他们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人。他转过身，试图在他居住的墨西哥城看不透的黑夜里看看胡亚雷斯大街和改革大街的灯光。他站在两个地区之间[3]，站在一座具体说来没有界线，但在精神上却有用铁丝网做成的高大的界线的城市里。深渊是城市造成的，还是人的产物？罗德里戈想，只有一次，他感到无需——从未有人教过他——防备，那是在认识诺尔曼的时候。他曾愿把自己的心扉完全敞开，愿把自己的一切都渲泄出来，希望她愿奉献给他的一切都能渗透到他的心田。形式与风格为每一次会面，每一次亲吻设置了障碍。他发现，和诺尔曼在一起时，他总是感到需要确定他的爱情，需要用语言和遥远的语言的回声将其填满，将其固定，需要在每次交谈和每次亲吻中坚持他的爱是一件抽象的事实——实际上从未是完全的爱，只不过是他的话库里的又一个形容词罢了——而她，希望的只是她被人爱这一简单的事实，不需要语言，不需要再三重复按照她的方式来感受是至关重要的之类的话，而是要把他变成她的爱情生涯，无须按罗德里戈为她开的方子生活。罗德

---

① 均为游乐场所的名字。

② 佩德罗·莫莱诺（1775—1817）：墨西哥独立战争时期重要人物，被称誉为"起义者"。

③ 一为繁华地区，一为贫困地区。

里戈现在想道，“把你不知道你拥有的东西给我吧，因为爱情不过是开拓未被人知晓的领域，那是一片我们未曾命名、更未曾涉足过的领域。”这就是请求，就是诺尔曼昨天的挑战，就是前几天纳塔莎的挑战。罗德里戈在刺鼻的气味和赤道地区音乐唱片的弱声器中慢慢走着，想着这些问题。她提出了挑战，但他没有应战。他更爱她的回声，她的语言，而不是她本人，她本可以爱上赤裸裸的、不多说话的他。天空裂了开来：在顶端，像是有只生了锈的黑色圣餐碟，里面的圣饼堆成了尖。罗德里戈躲到一家牲畅店的遮阳篷下。雨水击鼓般地敲打着补丁的帆布篷；雨点溅湿了他的肩。当地的音乐厅亮起霓虹灯后，传来嘈杂声。

他从不知道他拥有的是什么，他从未贡献的是什么。因此，他现在还拥有这些东西吗？还是已使其萎缩，或者说已使其消亡了呢？是的，他曾写下过他的理由：他的出现不是为了日后通过对他真正的本质的揭示而让人们大吃一惊。完全的怯懦或许比知识的面具还要勇敢一些。首先是诺尔曼。后来是他母亲罗森达。多年来，他多少次来到位于米科斯科阿克街房子的门，尽管他早就知道他永远不会迈过门槛，他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只是出于怪癖——而不是进屋去看望母亲——，他在去那儿之前就知道不会进屋的。“我太骄傲了，”来到门口的时候他便自言自语道，“还是先让她来找我吧。”这样，他们母子俩11年没有见过面。他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分离：任何东西都没有无动于衷和斤斤计较来的那么快，那么直截了当。但骄傲的是他的母亲，不是他。他只是玩弄了骄傲。他曾在拒绝了诺尔曼的挑战和在朋友们批评他之后放弃了自己爱好的时候玩弄了骄傲：因为他无力使自己的作品超

越批评，或者简单地说，无力在批评之上继续进行创作。他以为他伤害了他们。不，……他是骄傲的，他抛弃了一切，以表明……什么？罗德里戈自己也问：表明什么？当他从房间里偷看到住宅区的男女青年拉着手，搂着腰去跳舞或远足时，便躲在窗后对那些只想游戏空洞的、没有精神的自然物的人表示鄙视。他这样做向他自己，或者说向别人显示了什么？什么？罗德里戈离开遮阳篷的保护，快步向罗萨莱斯大街走去。暴风雨不可遏制地将他浇得透湿。天空发出阵阵惊雷和昏暗的光：基于自然起源的所有神话和象征都集中到了威力无比的天空，在那里汇成神秘的力量。苍天回响着雷声，表现出一种没有任何条件的悲伤：不是无偿的，而是足够的悲伤。

罗德里戈迈上通往他的房间的瓷砖楼梯。他点燃一支烟，抬起头：火柴的光亮照亮了一个靠在门前的身影。黑暗中，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站在门前对他微笑着。风衣和黑发消失在黑色的背影里，只有惨白、挂着微笑的面孔在阴影里时隐时现。罗德里戈把手举到嘴边，揪掉香烟，结果手指被烧痛了。

“你一定要来，对吗？”罗德罗戈吮着手指，用唾液把它弄湿。他开开门：依克斯卡走进去，大大咧咧地坐下来，雨水顺着风衣滴在到处是裂缝的地板上。

“别把我的镶木地板弄坏了。”罗德里戈说。然后他在屋子里踱步，五步走到灰蒙蒙的小窗户跟前，五步走到厕所门前。

“让雨淋了！”西恩富戈斯喊道，“我想来杯茶会好些。你怎么了？”

罗德里戈耸耸肩。他脱下淋湿的上衣，扔到床上。“你要愿意，就把茶壶放到炉子上。”

西恩富戈斯注意地观察着他，挤挤眼：“伙计，跟我说是怎么回事。”波拉停下来，又耸耸肩。“应该掩饰，不对吗？人们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不对吗？”他把灼痛的手指举到眼前。手指肚已经肿起来了。“我母亲昨天夜里死了。一位老佣人今天上午把她安葬了。我没看见她。我在……在夏洛特家试图征服一个妞儿，试图表明……他妈的！”罗德里戈想笑一笑。“我并没受到邀请。和那天在博勒家的聚会一样，我是不请自去的。因为，依克斯卡，要是没有那样的时间的话，至少……”

依克斯卡没有说话。罗德里戈的表情同他的话不一致。罗德里戈仿佛觉察到了西恩富戈斯的想法，便转过身，把茶壶拿到洗手池。

“什么？”他用比自来水声大的声音说道。他以为依克斯卡已经作了回答。他走回来，把茶壶放到炉子上，在床沿坐了下来，然后又站起来，把窗打开。湿草和垃圾，旧报纸和蟑螂散发的潮湿的霉味从封闭的院子飘逸进来。罗德里戈被雨迷住了。连成一片的雨水听天由命地掉在院子里，在那里失去了它的透明性。他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这被污染的雨水是骤然而下的。”他想，他只会爱上寂静和大自然的。只愿意倾听大自然里的声响，因为这声响并不是因为有人请求才有的。天地万物呼吸着：她不会说话，不会思考，只会用呼吸来表示谢意，她在涓涓而下的小溪里低语，她呼吸着牧草、爱神木和野马奔驰的田野的芳香，当她在夜来香中死去时，会散发出新酿制的酒的醇香。只是这

些。到了夜晚，猫头鹰①和蟋蟀从视觉上补充了听觉所感受到的呼吸。再没有别的声响。罗德里戈把脸转向西恩富戈斯；他突然下意识地感到，这位男子的面孔再现了破烂不堪、黑洞洞的院子里的情景：西恩富戈斯的面孔如同雨水一样，落在院子里庞大的垃圾堆上，落在铁皮房顶上和火山岩阳台上和城市的马路上。他的面孔就同马路一样吞噬了大自然，并将其置于死地，他的面部表情就同马路一样发出歌舞厅和汽车喇叭的噪音。"宫殿之城！罗萨莱斯大街！永恒的春天！"罗德里戈作个鬼脸，哈哈大笑。他想，应该有不同的季节②和蜕皮，以便能重新认识自己和别人。他盯着自空中倾泻下来的雨水，想着能有一个炎热的夏天，甜蜜的水果和沉甸甸的金色树枝挨着小溪，人们裸着身子在那里冲凉……一个深棕色的火红的秋天，丰收和娱乐是对一年劳作的纪念……一个被银白色的外壳笼罩的冬天，其它所有的色调都消失了，大地孕育着她的力量，萌发着新的种子……一个春天：一种万象更新的景象，而不是像这种单调的延伸，没有标记，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喘息的机会。"依克斯卡，我们失去了知觉。这里的每一天都是一个模样。尘土或雨水，一样的太阳，别无它物。依克斯卡，什么东西能使这无差别的世界复苏？"

复苏。西恩富戈斯又有了那天晚上7点钟站在宪法广场上的那种感觉，感觉到了黑夜的压力和被夜色锁住的太阳柜。他注视着因为沸腾开始跳动的茶壶盖。"我无法帮助

① 墨西哥人视猫头鹰为智慧的像征。

② 墨西哥城的气候一年四季皆如春。

你。你有你的特征，你有你的生活。你想让我做什么？告诉你我在想什么？告诉你对于我来说是有价值的东西？”

“为什么不呢？”罗德里戈将两袋袋装茶放到杯子里，倒满水。

“你不会理解的。你的生活，几天前我们在改革大道漫步时你讲给我听的你的生活……”

“同你想的没有任何联系吗？”

“或许完全有联系，或许一点儿没联系。我不知道。”同雨一样的脸，没有固定性、没有记忆力的面孔。“世界不是恩赐给我们的，”西恩富戈斯裹着湿风衣补充道，“需要我们再创造，需要我们的维修。世界是盲人，是粗野的人。要是任其自流，就会像从树上采摘下来的苹果，变得干瘪、并且被虫蛀。大树给了苹果以甘露和生命。但是，采摘苹果的手应该保护它，要不就与其一起消亡。”

罗德里戈在床上坐下来：“你知道，我曾考虑过这一点……那时我正设法独立于我母亲。我离开乔帕的家的那一天，就连声再见都没说……，我只感到自己从大树上掉了下来，自己成了树。后来，我想……是我母亲的态度促成我出走的，而不是我自己下的决心，你明白吗？因此，依克斯卡，是谁建议我们摘下你的苹果的呢？难道不是那棵树，那股创造力在无言地邀请我们摘苹果吗？造物主怎么能够不理解呢？难道他没有义务保护他的创造物？他怎么能够允许苹果腐烂呢？”

因为受烟刺激眨巴着眼的依克斯卡想着罗德里戈的父亲，赫瓦西奥·波拉。一个世界的渊源和被它的牺牲、和它的英雄主义、自由和荣耀（？）的愿望决定了的两个生命。

“是啊，他有可能感到羞愧。”他说。他那平稳的嗓音同罗德里戈的激动不安的音调成反比。“首先，他是受什么驱使去进行微不足道的创世活动——我知道，这里指树和苹果——的呢？但是，或许造物主再羞愧、再后悔，也不足以毁掉既成事实——他的创造物。假如造物是受了神谕，那末，这个最初的印记将一直保持到她的腐烂。就是造物主自己也不能让事情逆转。就是他自己也不能抹杀他的创造物：上帝的创造物是决定性的。”

他强烈地感到将自己的回忆表达出来的欲望。这欲望犹如透明的幻影，因为自己是孤儿，便悄然无息地吼着寻找说这番话的身体和嘴巴，与罗德里戈血液里的每一个细胞交溶在一起。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是，他能够预见到他的创造物是腐朽的，不对吗？他怎么能够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还非要造出邪恶呢？邪恶是从什么地方进入造物计划的呢？”雨变小了。雨点如同能精确计算出来的铅块沉重地落下。

“是啊，罗德里戈，它是从什么地方进去的？因为上帝应该远离邪恶，不然邪恶也就不成其为邪恶了，对不对？你瞧……以前我曾听说不少关于我们教区一位牧师的坏话，先是女人们说，后来男人也说他不好。作为牧师，忏悔师和传教士，他真堪称楷模，很受教区里的人钦佩。但是一出教堂，他便判若两人，很有人情味。星期天做完弥撒后，他便穿着敞着怀的衬衣和普通的灰上衣到广场去散步，嘴里叼着烟卷，大大咧咧地打量着行人。人们见他去酒馆，听见他说粗话，同人争吵。但只要一回到教堂，他便专心致志，十分虔诚，做弥撒时无疑地十分诚恳——由于他的存在，弥撒不

再是社交的手段，而成为极为感人的场面——他的传教深刻而又给人以抚慰，忏悔时感情纯真而又高贵，因此，信徒们都爱戴他，尊敬他。他的上司自然得知了这一切，便责怪他在履行严格的教规之外态度轻浮，制造丑闻。牧师只好压抑住他的世俗的需求。但是，他这么做的后果，是把世俗的需求揉到了宗教里面。他不在大街上说粗话，而是身着长袍从讲道坛上大放厥词。有人认为，由于听了他的一次忏悔，一位姑娘自杀了。但是，他在教堂外的举止真是无懈可击了。他身着长袍，慢慢地行走在教区里行人稀少的马路人，交叉着两手，显得十分虔诚的样子。最后，一个礼拜天，人们发现他跳到祭台上，喊着亵渎神灵的话，向圣杯吐痰，他们便把他关进了疯人院。”

依克斯卡慢慢地喝着茶："这是谎话。那邪恶，那腐朽，也是神的创造。他希望如此，预见到了这一点，并且把它成为现实。因为上帝是无限的善，罗德里戈，同时也是无限的恶：他是面纯洁、无底的镜子，能照出他创造出的无穷的东西。不管是善，还是恶，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们的命运可以有所不同，但是，只要是真正的命运，就必然实现两个中的一个：善，或者恶。不管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都要堕入命运的底部……过渡是短暂的。"

罗德里戈站起来，不想相信什么短暂不短暂的说法，更不相信命运的决定。他想驳斥西恩富戈斯，想从他冷峻的谈话中捕捉到一、二个单词来诅咒他。他感到无法张口，感到他的无能为力造成了另外一种现实：只有两个身体，他和依克斯卡的，面对面站着：他的身体已经垮了，焦躁不安，产生不出摧毁西恩富戈斯强壮的身体的力量。

“但是，上帝是一个……”他低声、毫无把握地说。

西恩富戈斯眯起眼，把他的身体的光都集中在角膜歪斜的裂隙上：“那是谎言。上帝是繁多的。每个上帝由一对夫妇生育，一对夫妇由两对夫妇生育，而两对夫妇由四对夫妇生育，直至苍天里的上帝比凡人还多。”依克斯卡的嗓音渐渐变大，传到罗德里戈的耳里，就像是对他的断言和力量的漫骂。“或许有一个无名的、唯一的接合点，上帝就在那里会面。但是，有两条河起源于这个接合点，一条是接受了万物、并不得不保护它们的人河，另一条是创造了万物的上帝之河。罗德里戈，每个人都为一个上帝的造物提供食粮；在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系列上都可以看到一个上帝没有规则的面孔和肤色，这个上帝为其划出框架，决定其性质，还一直跟踪他，直至他死后重新获得最初的二重性。需要知道的只是从产生出来到死亡的过渡，这一短暂的历程是否能为造物主提供营养，还是只是履行职责，只是简单而又无意识的经历。你以为如何？”

罗德里戈没有回答。他不知道，依克斯卡请他做的是会大大增加生命的价值，还是一种简简单单的牺牲，一种在最后的爆炸声中赋予生命以意义，并使其摆脱平庸的舍弃。罗德里戈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此之多，以致于使人感到，有的人已经走完了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路程。你发现没有，只有我父亲经历了他那样的生活，但这不仅是为了他，也是为了我母亲和我。就好像在革命中被枪毙的他也能像我那样生活一样。不，依克斯卡，我不理解你要我做什么。但是，在今天，又有谁能理解，并且把它表述出来？谁能做到？”

依克斯卡张开厚厚的嘴唇，凑到罗德里戈的耳边说："最卑贱的人可以做到。有一个患麻风病的病人……是的，一个患麻风病的病人，他跳进创世时的熊熊烈火，为其提供养分。他重新获得生命时变成了一颗星星。一颗静止的星。问题是，只做出一次牺牲，哪怕这牺牲堪称楷模，也无济于事。需要每日都做出牺牲，提供养分，才能让太阳运转、发光，并提供它所有的养分。不，我看见的不是一个上帝，也不是一种牺牲。我在这座城市的顶峰看见的是大写的太阳和雨水。我看见的是清晰可见、触手可及，并与每个人的生活毫无隔阂地揉在一起的要素。我看见的是一种超然的力量的确凿证据——太阳和雨水和在大地上我瘦骨嶙峋的身体。这是个充满对立的地方。高高在上的是纯而又纯的上帝，在底层的是我们的生活的残渣，他们在骇人的目光下龟缩着脑袋。你以为如何？"

"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幽灵想说话，它在眼状物的眼睛和舌状物的舌头后面的种子里骚动不安），不知道在想什么……说真话太困难了……我知道我失败了（但是肉体被幻觉的表皮弄得奇痒），尽管我有原因……我未能获得少年时奢望的文学上的名气……我未能获得我唯一爱过的女人的爱……我未能向我母亲表示些许的柔情……

"要是你抛弃了所有这一切又会怎样？要是你抛弃了名气、爱和慷慨又会怎样？"

"……依克斯卡，这一切都来自牺牲吗？"

"可能是的。由于你不能抛弃它们，你就不能得到它们的全部，你懂我的话吗？是你使它们缩小的。对于像你这样的人来说有一条界线，在这条界线上，可以观望……"

罗德里戈感到他找到了原因；那天他写下的话仿佛此时同依克斯戈说的合上了拍："是的，是的……"

"……或者落得笼中松鼠的下场。你在狭小的囚牢里奔跑着，以为自己在前进……某一天，一切都会成为过眼烟云。完结①。所以，只有牺牲方能拯救你。所以，你应该睁开眼睛看看你这可悲的、与外界隔离的生活，你应该相信，你有的只是灭亡，只能希望从你的牺牲中诞生好一些的东西。"

西恩富戈斯的全身都颤抖着。罗德里戈感到他身边的这个因为紧张而浑身是汗的身体抽搐着。"就连这些都没有。只差一句话。我不知道是哪句话；我说不上。我记得，我母亲曾经要求我说过一句强硬的话。或许在那里我们本可以碰见……碰见我父亲。我说不出来。我就走了，你知道吗？依克斯卡？我就像被骗的佣人那样，随便找了个理由就走了。我没对她说为什么要走，也没说我对她是怎么想的，什么都没说。就这样。什么都没说，也没做，一直到末了。你有道理。现在，请让我成为我这样的人，不要……"

"你想做出牺牲，"依克斯卡龇着露在嘴外亮闪闪的牙齿说道，"你会在牺牲中得到解脱。跟我来，我会教你的……罗德里戈，把一切都忘掉，忘掉过去的你，忘掉你自己也弄不懂的信仰的符号，这种信仰只是增加了对你自己的怜悯。如果圣物只是加深了你的平庸的俗不可耐的怜悯的话，那你就唾弃圣物吧！唾弃怯懦的上帝的另一面面颊吧！你在牺牲中，是的，在牺牲中颤抖，并且感到恐惧吧！你会成为

① 此词原文为英文。

我们的人，你会用你的吻遮住太阳，而太阳会卡住你的咽喉，吸干你的血，使你同它一样。”

雨水和屋子里越来越暗的光线剪出依克斯卡的身影，使他的嗓音铿锵有力，就好像每一句话都同石头一样坚硬；他的眼睛和嘴发出令人震撼的光，像是在要求着一切，准备吞噬一切。风向变了；暴雨溅进屋里，抽打着他们俩。依克斯卡看了一下罗德里戈·波拉茫然不知所措的脸色。

“你不想走你父母的路吗？”西恩富戈斯对着罗德里戈毫无生气的脸说道。“你不想像他们那样遭受失败和侮辱吗？告诉我，你想的不就是这些吗？你那天下午对我说的不就是这些吗？不是要成为被枪杀的父亲和在生活中被榨干了爱情和财富的甘露的母亲的延伸吗？噢？‘我想成为我父亲在道义上的延伸’，说得轻巧？”

“是啊。”

“那么，你父亲就做出了牺牲，他是孤单一人死去的……”

“不对，依克斯卡。我母亲不是这样说的。他没能一个人去死。他不得不供出了另外三个人才死的。就是死时，他也想同别人一起倒下，而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他做了我母亲也要求我做的事：保护自己，不要只剩下自己。他在死时就是这么做的。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就是这么要求我的。财富。其实，他们寻找的就是这个东西，我那天下午说的也是它。我是想参与，我是想摆脱他们给我留下的失败之路。我不愿意像他们那样倒下，化为尘土。那不行，依克斯卡！你应该拯救我！把我从侮辱与失败中拯救出来……那天我对你说的就是这些。你懂了吗？”

西恩富戈斯的嘴慢慢地变得不僵硬了。他点燃一支烟，试图恢复平常的神情。他本想嘲笑自己的误解；依克斯卡又想，赫瓦西奥·波拉和罗森达的亡灵或许也会嘲笑他。是的，任何时候都应该重新沿着改革大道漫步。罗德里戈说过，他想成为他父亲的延伸；但他还说过，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知道自己的愿望，他位于墨西哥的中心。在罗德里戈看来，费德里克·罗布莱斯是赫瓦西奥·波拉活生生的延伸。

“这很容易，”西恩富戈斯又说。“或者说，你没注意到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吗？机会有的是。”

“拥有财富，”仍然沉浸在方才的气氛里的罗德里戈说，“是的。她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应该做他们未能做到的事情：拥有财富。她说，‘你父亲应该像现在所有有钱有势的人那样保护自己’。”

“就像费德里克·罗布莱斯那样……”

“是的，依克斯卡。像费德里克·罗布莱斯那样，他也起源于那场革命，但是他是幸存者，为了效忠墨西哥，为了创造……”

“……财富和福利。你想说的是这些吗？”

“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依克斯卡：我看不到墨西哥还有什么其它的可能。我父亲履行了当时必须履行的职责。现在……”

依克斯卡吐着烟雾，“我的寡妇或许永远不会这么认为。”他微笑着嘟囔道。

“嗯？”

“没什么。当然，老弟，我会帮助你的。你要知道。我同几位电影制片人谈过。他们需要好的剧作家。你想认识他

们吗？”

罗德里戈点点头。雨停了，从院子里飘来一股渗透到人体里的潮气。依克斯卡伸长腿吹着口哨，抽着烟。

站在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办公室的蓝色玻璃窗前，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望着胡亚雷斯大街。他尤其注意每日往来的男人和女人——办公室的职员，见习律师，商人，小贩，司机，服务员，女打字员，送货的——白人，印欧混血种人，印第安人，有的人穿着上衣，还有的人穿便服或衬衣，女人们学着电影里的架式，扭动着受人青睐的部位——胸部和臀部——他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剥去他们的衣裳，让他们回忆起，有另外一些人是这条马路的渊源和命运的代表，他们排成纵队，或是同人群混在一起，8月的一天，戴着墨镜，蓄着波浪式的大胡子，如同老栎树般的老人①带领立宪派军队开进城，头上的军帽代替了昔日的参议员的小圆礼帽；在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日子里，乌眼珠闪烁着阿亚拉的激情②，揣测着发生在奇纳梅卡的惨案③：在宽沿草帽下望着大道的眼睛从未像现在这么忧伤、明亮；同一天，多罗特奥·阿兰戈④像绽裂的玉米哈哈大笑，他穿着马裤，打着绑腿，上身是件灰毛衣，腰里扎根得克萨斯的皮带；7月的一天，一位

---

① 这里指的是卡兰萨。

② 阿亚拉：墨西哥地名。1911年农民英雄萨帕塔在此地制订了闻名全国的阿亚拉计划，提出“土地改革”的口号。1914年，其部亦进入墨西哥城。

③ 1919年，萨帕塔在奇纳梅卡被杀害。

④ 阿兰戈（1878—1923）：为维亚(villa)的原名，墨西哥著名农民起义领袖。与萨帕塔先后进墨西哥城。

身材矮小，面容和蔼的人① 在一片欢呼声中进城，他骑在马上，身子显得格外小，与黑色的披风显得很不协调；在7月的另一天，一辆破旧的沾满墨西哥黑色沃土的黑色马车载着一位长期失眠、昼夜工作的人② 通过此地；6 月的一天，一对受骗上当、被人当作最佳玩偶的夫妇③，在一位拿破仑的元帅和一位牧师的护送下，穿过用花搭成的凯旋门；5月的一个夜晚，独立战争犹如狂欢节一般④，一位昔日帝国的军曹和他的正派的手下人揭发了贩卖种子，旌旗，制造饥荒的魔王；在那遥远的8月的一天，那时还是湖河交错，一切都是混乱的，到处是盾牌，口哨声，羽饰和火枪声，马林切先生⑥ 走到一幢街阿马克萨科的房子的晒台上，眺望战败者的小船驶近。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想，从那时起，这条马路上——不管是柏油路，还是水路——就有着两样东西：渊源和命运。从印第安文化起一直到1951年都是如此。总是两样东西，爬行的鹰，黑夜的太阳。

西恩富戈斯拿起报纸，离开窗户。

传来罗布莱斯焦急的声音。

---

① 指迪亚斯（1830—1915）：墨西哥政治家军事家，1867年7月帮助胡亚雷斯打下墨西哥城，1877年后当过30多年的总统。

② 指胡亚雷斯：墨西哥总统，1867年7月打败法国入侵者和重返墨西哥城。

③ 指马克西迷连亚诺（1832—1867）：奥地利大公，1864年被拿破仑三世委派为墨西哥皇帝，同年6月携夫人抵达墨西哥城。

④ 1810年，墨西哥爆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1811年5月，起义部队攻占了南部重镇奇尔班辛戈和其它一些城市。

⑥ 指埃尔南·科尔特勒（1485—1547），1519年出征墨西哥。他围困印第安人部落的首府75天，终于打败印第安人。

“西恩富戈斯朋友，请您大声把报纸念给我听，不用管别的事。”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的钢桌旁，三位女书记员在噼噼啪啪地打字。虽已发胖，但仍结实的男人在屋子里来回走着。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念着报纸。中午和煦的日光透过百叶窗照进来，把银行家的灰色法兰绒衣服染成斑马状。罗布莱斯猛地站住，用手指着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朋友，您的主意不坏。蒙特雷① 人一定非常气愤，尽管他们的声明表明他们认输了。不过，有船长在发号施令，……②”

罗布莱斯满意地咬一下雪茄头，在西装翻领上擦擦手指甲。

“这叫看菜下饭。要是我不卖股票，他们就肯定会卖的。谁知道是谁管谁。西恩富戈斯，您的主意不坏。那叫嗅觉。他们一定是凭嗅觉很快找到了科托的那批股东。现在，不管他们如何献媚，他们也知道，不是他们吃了科托，就是科托把他们当点心填了肚子。而我们，正像您看到的，一是不插手，二是保持好价钱。”

罗布莱斯拍拍自己肥胖的臀部，微笑着。西恩富戈斯继续高声读着。他用讥讽、单调的嗓音念着蒙特雷人的声明。

---

① 蒙特雷：墨西哥北部重要城市。

② 这是句谚语，下半句为“就没有水手说话的份儿”。

罗布莱斯眯起眼睛：他是如此专注于声明的内容，直到现在才听出依克斯卡的语气。

“等我做完指示，您上我家去吃饭吧。应该庆祝一下这件事。诺尔曼会带一位总是缠着她的知识分子去的。我就留在车上了。”

依克斯卡最后翻了一下报纸，停止了朗读：“谁，学士？”

“叫什么萨马科那。”

“是那个米却肯人？”

西恩富戈斯做出质询的表情，不想引起罗布莱斯生理上的紊乱。银行家低下头，抿着嘴：“嗯？我也是心血来潮。我不认识他，我对你说过，他是诺尔曼的朋友。”他背对西恩富戈斯，把上身探出临胡亚雷斯大街的窗户。他想，西恩富戈斯会像另一天一样继续询问，他可不想掉进陷阱。他自认为自己的动机和行动很明确，他之所以谈起他的过去，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应付出身的问题，能够在提到他父亲，弗洛兰·雷耶罗，牧士，花园里那个女孩的名字的时候，就像是在电话簿上查找姓名那样毫无激情。这已够了。不需要再次谈……

罗布莱斯把脸转向一位神经紧张、瘦削，双手总不离开拍纸本的妇女：“喂，小姐，同意银行贷款给分行，不过要保证土地归公司所有。理事会的备忘录是关于普拉多阿尔托的买卖。程序同以前一样。”他又在西装翻领上擦擦手指甲，看着西恩富戈斯说，“上司重视此事。您，小姐，提醒胡安尼托把那盒雪茄烟送给部长。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罗布莱斯开始像只猫似的在厚厚的地毯上来回踱步。

"都给我出去。"三位小姐无声无息地在地毯上走着，退了出去。罗布莱斯一下子跌坐在皮沙发里。他重重地拍了一下依克斯卡的膝盖。

"您会看到：我的银行借钱给我的分行。地皮的买卖就靠嘴皮子。我算了一下，要是我按每平方米10比索的价格从那呆子手里买的话，他还以为赚了，我却马上可以按30比索的价格卖出去，要是一年后，可以卖到60比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公司会为我们担风险，公司也是我的。马上就可以赚30万比索，要是等一段时间就可以赚50多万，而且谁都不会发现。您瞧，"罗布莱斯吸口气，把雪茄烟灰磕在烟灰缸里，"现在就听其自然好了，我至今还记得，在将军①时期，为了挣钱非得事必躬亲不可。有的人一人月的酬金即可拿到5、6千比索，那时的比索多值钱！州长们为了能有人在总统身边照顾他们的利益也愿意付这笔钱。而现在，必须要有当官的道义上的支持，墨西哥的事情就是这样，一定要得到友谊和信任，西恩富戈斯，因为这样他们就知道，一个人是为了国家，是按照国家的发展计划在工作。就是这样！"

他站起来，像头美洲狮一样在地毯上紧张地走着。"不，使我高兴得跳起来的是没有向那些吝啬的蒙特雷人透一点风声就卖出了我的那部分股票。他们非得气得半死，来吧，来喝上一杯庆祝一下。您也会分享胜利果实的。"

西恩富戈斯的脸上仍是质询的表情；罗布莱斯即便不想用肯定的语气消除他的疑虑，也摆脱不了他的表情的影响。"不，今天我不行，学士。不管怎样，您会有兴趣同曼努埃

① 指奥布雷贡将军，曾任墨总统。

尔谈话的。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您会看到新的一代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他是做什么的？”

“是诗人……”

“天哪！”

“……他靠为一家报纸写社论和专栏文章谋生。学士，应该同他接近。你们一直不怎么注意同这类新人打交道，他们也是有名气的。”

罗布莱斯叼着已经灭了的雪茄说：“西恩富戈斯朋友，有我们这些人就足够了。况且，鱼找鱼，虾恋虾。”

依克斯卡的表情介乎于微笑和打哈欠之间，质询的色彩更浓了：“不过，不管怎么样，据说同年青人谈话可以使人年青。而您又没有孩子。”

罗布莱斯舒了口气，又嘟囔道：“唉，西恩富戈斯朋友！我们已经不行了。再过10年或者15年，我就会对工作感到厌倦了。那时我唯一的快事将是证明我努力的结果有益于国家的进步。那就是我的孩子。真的；有那么多事要做，而这个国家又有那么多懒汉。在这里，为数极少的人要做了千万懒汉的工作。”

“这倒不坏；简直就觉得自己是救世主了，对不对？”

“不，不是救世主；只是履行……”

依克斯卡微笑着说：“问题是墨西哥总是要找一个救世主。你觉得是这样吗？你们见到过我国的各种罪孽。尤其是您，因为您经历过墨西哥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的重要事件。从里约布兰卡的罢工到大公司股票的出卖。从萨帕塔的草帽到

J·P·摩根①转让给他的敌手的扁平的巴拿马。自始至终。请告诉我，您感觉如何？我总是对这些急剧的变革感兴趣。不管怎么样，一切都同起初时一样？什么是变革的因素？所有的东西都是混乱的。在玉米地里的劳作，在塞拉亚的战斗，决心，野心和办事的手腕都是怎么揉合在一起的？什么是聚集点？一个人能同他本来面目一致吗？或者说，他会记得最初的自己吗？一个人是在变好，还是一开始就在损耗着自己？我们是本来的我们，还是将来的我们？我们作出的第一个决定也就是最后的决定？”

罗布莱斯没有注意依克斯卡说的话的真正含义。脑海里满是他的姿势、面部表情和态度希冀装扮成的乱七八糟的形象。罗布莱斯想捕获住一个形象：那乱糟糟的光和阴影想告诉他一些他已经忘记了的事情。他只懂得这一点，然后，迅速拿起放在案卷上的夏日礼帽，漫不经心地把它扣在方方正正的脑袋上，说：“好吧，我要迟到了。西恩富戈斯朋友，我们走吧。”

当他们从桌子旁边站起来的时候，一位身穿夹克和黑裤子的服务员走到诺尔曼身边：“夫人，今天是星期五。人们都已经等在门口了。”

“这就去。”诺尔曼说，还勉强作出她自认为迷人的微笑。“每星期五穷人们都上这儿来，”她对曼努埃尔解释，“你别以为是什么慈善事业。我只是处理多余的东西，什么旧衣服，还有旧报纸。失陪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

① 摩根（1837—1913）：美国财政家。

诺尔曼走了，还带走一阵幽香。这正好为萨马科那和罗布莱斯谈话提供了机会。银行家推开通向花园的玻璃门，请曼努埃尔出去。在花园的尽头，栅栏后面，有十几个人，有的戴着遮住面部的凉帽，有的披着一直遮到下巴的面纱，个个面部都是黧黑的。他们都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曼努埃尔想在他们的脸上发现一些特殊的东西：每张面孔都只有一个表情，默默地等待：紧闭的嘴唇，失去光泽的黑眼珠，高高的颧骨。曼努埃尔想，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生命都会有同样的表情。它就像是一条地下河，漠然地在黑暗中流行、没有变化，也没有思想。当服务员和诺尔曼出现的时候——服务员拿着一堆纸袋，诺尔曼昂着头，摆出一副赈济同类，不可一世的派头——几只手抓住面纱遮住脸，使得他们的存在更加失去了个性，另几只手伸过栅栏。所有的脑袋都低了下来。服务员隔着栅栏分发了纸袋。一个拖着鼻涕的孩子在一位肤色腊黄的妇女怀里哭了起来。然后，大家都道了谢，有的声音清脆，有的模糊，都没有个性。大家拿着纸袋散开，有的人打起了尖锐的口哨。诺尔曼从栅栏处伸出食指和拇指，表示过一会儿再来。

“这么说，您是知识分子？”等诺尔曼表示歉意之后，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直截了当地说。

“是的，”萨马科那说，“我想，您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名气。”

罗布莱斯拽了一下背心：“我才不管什么名气不名气的。重要的是做实事。”

“那有很多方式……”曼努埃尔又笑了。

“对，”罗布莱斯找到一支带玻璃纸的雪茄。“但在这

个国家不是这样。在这里我们还不能这样奢侈。在这里要向前看。而诗人是过去的事。”

曼努埃尔低下头，把手插进兜里：“或许应该给过去下个定义。”

“过去就是死亡，朋友。充其量可以使您感到伟大或有怜悯心。如此而已。”

曼努埃尔抬起头，眯缝着眼睛盯住罗布莱斯：“那墨西哥的过去呢？”

罗布莱斯尽管注视着雪茄的包装，仍是毫不犹豫地答道：“它没有过去。墨西哥是继革命之后的另一件事。过去已经永远过去了。”

“但是，为了面对您对我谈到的未来，”他仍眯着眼睛，想透过午后晒在罗布莱斯肩上和头上的阳光看他，“您应该曾在某一时刻发现有一个过去，但是，应该把它忘掉。”

“可能。”

太阳照在罗布莱斯的头上，剪出他的身影。在令人不安的曼努埃尔看来，那是没有透明度的浑然一体。

“学士，当您观察过去时，您有什么感觉？是感到伟大，还是有怜悯心？”

终于，罗布莱斯剥去玻璃纸，把新鲜的、尚未抽过的雪茄凑到鼻子跟前：“朋友，对我来说，过去就是贫穷。如此而已。我是指我的过去。”

“那么，学士，墨西哥的过去呢？您是了解的……”

“好吧。我认为，墨西哥是个落后的穷国，尽管它为了进步和富裕进行过斗争。是一个不得不迈步疾跑、以便赶上

文明民族的国家。在上个世纪，有人以为只要把美国或者英国的法律搬来就行了。我们证明，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办工业，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它是我们取得的进步的直接受益人，现在请谈谈您的看法。”

谈谈墨西哥。曼努埃尔不知道从何处开始。他记得，有一天，他同墨西哥签了一份永久性的太阳默约。从何处开始？他记得，他曾向墨西哥的太阳的中心扔过纸和他写的话。只有这样才能谈话。而现在……“我一直嫉妒您的思想的清晰性。我……也曾想象您那样清楚地解释墨西哥的历史。我现在觉得就是找不到三段论……”曼努埃尔想用这个，那个，任何一个词；他咬了咬下嘴唇：“……找不到一个具有魔力的词或简单的说明来解释我国如此苦难的历史。”

罗布莱斯睁开眼睛，点燃雪茄后便把火柴弄灭：“苦难？什么苦难？我们这个地方是豪哈①，朋友。您去问问欧洲人这里是不是天堂。苦难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轰炸和集中营。”

“不，不，您没听懂我的意思，”曼努埃尔使劲踩着花园里柔软的草坪。“您所说的那些遭受过轰炸和集中营的人们毕竟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使这段历史不再重演，可以解释他们自己的行为和刽子手的行为。”他想象着许多人。至少两个人的面孔，但脑海里出现一个备受拷打，被烙上黄星，正在迁移中的人的面孔，只出现一分钟以前见到的没有个性、作乞讨状的人的面孔。“达豪或者布痕瓦尔德②最惨痛的教训所起的作用只是更加强调附加的公式：自由，人

① 豪哈：地名，位于秘鲁。现多泛指富饶之地。
② 均为二次大战时德国法西斯搞的集中营。

的尊严，随便您怎么称呼。”他想，就像地下的黑河，漠然地流淌着。“但墨西哥的苦难没有类似的能说明问题的公式。如何解释对印第安人世界的摧残？如何解释我们败在美国手下？如何解释伊达尔戈或者马德罗的死？如何解释饥饿、干枯的土地、灾难、杀戮和奸污？难道人们受煎熬是为了什么伟大的思想？难道可以把这一切理解为是为了什么目标？我们的精神承受着流淌着鲜血的全部历史的重压。历史上的任何事件，任何个人都不会被忘却。”

他下意识地拽住罗布莱斯的袖口，并把它攥紧。罗布莱斯身不由己地向前迈了两步。“阿波罗，狄奥尼修斯，浮士德，多情的男子①，在这里究竟意味着什么？说明什么？什么也不说明。所有的人都在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前死去。这堵墙是用不公正地洒在这片土地上的鲜血砌成的。我们的关键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我们活着是为了了解它吗？”曼努埃尔松开握住罗布莱斯的袖子的手。“应该让某种东西复苏，让某种东西中止，让这一关键出现，使我们得以认识墨西哥。我们不能浑浑噩噩地活着、死去。您懂吗？我们不能终生都在想着忘却一切，希望每天的所有东西都是新的，并把镜头弄碎。羽蛇②们，科尔特斯们，伊图比德斯③们，胡亚雷斯们，波菲略们和萨帕塔们，所有的人各都堵在嗓子眼里。谁是我们真正的化身呢？到底谁是呢？”

“你们知识分子就喜欢自寻烦恼，”罗布莱斯张开衔着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羽蛇：墨西哥古代印第安人信奉的神。

③ 伊图比德斯（1783—1824）：墨西哥独立战争领导人之一，1822年称帝后即被推翻。

雪茄的嘴说，“这里只有一个真理：或者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或者饿死。只能在富裕和贫困之间选择。为了富裕，就必须加速走向资本主义，一切都听从资本的考核。政治。生活方式。喜好。时髦。立法。经济、一切。”

强烈的太阳光照射着花园。此时的阳光虽不如正午时的毒，但它在落山前仍努力放射出更灼人，更使人烦躁的光。

“不过，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萨马科那结结巴巴地说：“您发现没有？我们总是追求并不属于我们的模式，穿并不合体的时装，把自已伪装起来，为的是掩饰这样一个真理：我们是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尚待确定的人，我们同任何东西都没有关联。我们的国家是萌发自一片从创世的前一天就被创造出来的无名场景中的蘑菇。您没看见墨西哥为了仿效欧洲和美国而弄得头破血流？不过，学士，您刚才也同我谈起这一点。您没看见波菲略主义企图用实证主义为其辩护，把我们所有的人都伪装起来？您没看见这一切都是淫荡、君主制、自由主义、孔德①主义和资本主义吗？”

罗布莱斯朝曼努埃尔的西装领子喷了一口雪茄烟：“朋友，您想怎么办？让我们重新穿用羽毛做的衣服、吃人肉？”

“学士，这正是我所不希望的事情。我希望所有这些阴影不再使我们浑浑噩噩。我希望明白穿羽毛做的衣服的含义，为的是不再穿它，并且成为我，真正的我，不穿羽毛做的衣服的我。不，不是要沉溺于往事，贪恋于往事，而是要

① 孔德（1798—1857）：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实证主义创始人。

深入往事，理解往事，并把它理性化，让死去的东西不再复活，因为那是愚蠢、出于怨气的做法，拯救活的东西，最终理解墨西哥的含义，知道可以为她做些什么。”

罗布莱斯离开曼努埃尔，向栅栏走去：“您不要自吹自擂。为了墨西哥，只能做我们和革命所做的事情——让她进步。”

“进步的目标是什么？”

“是更高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意味着每个墨西哥人的个人幸福。您不认为是这样吗？”

“但是，假如墨西哥人的含义尚未解释清楚，每个墨西哥人的个人幸福又从何说起？您怎么知道每个墨西哥人都会希望得到您打算给予他的东西呢？”

曼努埃尔紧跟在罗布莱斯身后。工业家回过身，对着萨马科那说：“朋友，我的年龄比您大。我了解人的本性。人们希望得到实惠：一辆汽车，孩子能受教育，卫生设施。别无它求。”

“您以为凡是得到这些的人都非常满意吗？比如说，您以为历史上最富有的民族就是最幸福的民族吗？相反，她不是一个精神上备受折磨的民族吗？”

“可能。但是，朋友，这是第二位的问题。重要的是，大部分美国人吃得好，住得好，有冰箱，有电视机，上好学校，还不吝送钱给欧洲的乞丐。我觉得，他们总是挂在嘴边的精神上的折磨倒是无关紧要的。”

“也许您有道理。”曼努埃尔从口袋里伸出手，想捕捉住太阳的渊源和透明的风。他用手捂住眼睛。“我不知道。或许问题提得不合适。也许我对美国的仇恨近似病态。我终

究还是墨西哥人嘛。”①

罗布莱斯笑了笑，宽厚地轻轻拍拍他的肩：“您不要沮丧。我喜欢同年青人讨论问题。说到底，你们和我一样，也是革命的儿子。”

曼努埃尔也想笑一笑，但他发现他的笑是装出来的：“革命。是啊，这就是问题所在。要是没有墨西哥革命，您和我就不会在这里用这种方式谈话了；我是想说，要是没有革命，我们就永远不会提出墨西哥的过去及其含义的问题了。您说对不对？就好像在革命中，墨西哥历史上所有的人都粉墨登场，还带来了一大堆的问题。学士，我觉得，我真是觉得，革命映出了所有人的面孔，有的有教养，有的粗鲁，他们有节奏，有脉搏，有自己的声音和色彩。但是，如果说革命就是墨西哥的全部历史，它也不能保证我们能理解它，或者说，超越它。那是份令人痛苦的遗产，对我们尤其是如此，因为你们可以在行动中耗尽心血，认为它提供了充分的服务。”

“你们有义务继续我们的事业。”

“学士，事情并不一样。当初，你们有许多紧迫的事要做，你们做成了事，并且因此平步青云。我们碰到的是另一个国家，它既稳定又僵化，一切都已或多或少地定了型，被安排妥当，难以尽早对公众事务进行决定性的干预。这是个对其现状怀有妒意的国家。有时我想，墨西哥像是延伸了的电话簿，表面稳定，一方面想要取得内部的和平，另一方面

① 墨西哥人有句口头禅：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离魔鬼（指美国）那么近！

又是全部完成革命最初想出来的任务的障碍。”

“朋友，我不同意您的观点。不管从哪方面说，革命都完全实现了它的目标。它是以极大的智慧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或者您会说是曲线革命，它毕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您不知道1918年，或者1920年时墨西哥的情景。需要了解这一点才能认识国家的进步。”

花园里的桉树遮住了太阳。阳光消失在枝叶中，以其温暖，保护着树木的表皮。

“但是，那些曲线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呢？”曼努埃尔·萨马科那说。“当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它的生命周期，只是作为虚假、自负的东西苟延残喘时，我们却要开始向它迈进。这不是矛盾的事情吗？全世界都在寻求新的道德和经济模式，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我们本也可以为这种寻求进行合作，这不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事吗？”

“您想怎么办？搞克里奥约①式的共产主义？”

“随您贴上什么标签都可以，学士。我感兴趣的是找到适用于墨西哥的解决方法，能够首次把我们文化和人的本质同我们的司法形式揉合在一起，能够把这个国家分散的居民真正聚集在一起。”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花园的上方是一片玫瑰色的云彩。“您刚才谈到革命最初提出的任务。是什么任务？”

萨马科那不想再讨论了。他站在潮湿的草坪上不安地想，事物都有二个，或者三个解释本身的真理。如果随意附

① 指拉丁美洲本土。

合某个观点，就是缺乏诚意。诚意本身是信仰的一种方式。是的，信仰的一种方式："我刚才无意说出了这一点：把墨西哥整个地遮盖起来。把墨西哥的过去从遗忘和谎言中解脱出来。波菲略主义虽未公开说过，但它认为，一个民族只有懂得遗忘才是幸福的。它的谎言和伪装正起源于此。迪亚斯和他的科学家们以为，只要给墨西哥穿上孔德裁的衣服，让她住进奥斯曼① 设计的房子，我们就能加入欧洲。革命迫使我们发现，墨西哥的全部过去都是现存的。如果说，回忆过去是件痛苦的事情，那么，忘记过去并不能抹杀它的存在。"曼努埃尔的这些话有什么意义？他的言外之意又是什么？他的话真正、具体的依据是什么？对谁有用？是否想到这些，并把它说出来，这些话就能成为现实，随风飘动，深入到所有人的心里？是的，是这样，是这样。他又重弹弦外之音："明确地说，革命搜集了墨西哥历史经验的全部线索，给我们提出了十分具体的目标：土改，劳动组织，人民教育，尤其是克服人们犯的自由经济的错误，使左的和右的极权主义受挫，需要协调个人的自由与社会正义的矛盾。墨西哥革命是本世纪第一大群众运动，它提出了这一基本问题：如何充分保护和发展共同的东西，而又不损伤个人的尊严？自由经济对个人有利，但有损于社会和国家。极权主义对国家有利，但有损于社会和个人。面对这一全球性的问题，您不认为墨西哥在*1910*年至*1917*年的运动中找到了解决的原则？为什么我们不发展这一原则？为什么我们

① 奥斯曼（1809—1891）：法国人。在他推动下，建起许多大厦，改变了巴黎的面貌。

让问题的解决搁浅？我无法想象墨西哥革命唯一具体的成果是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美国取得了经济霸权地位，国内的政治生活则全面瘫痪。”

罗布莱斯轻轻地笑了三声，雪茄也随着笑声颤动着：“小朋友，镇静。关于第一点，被您称做特权阶层的东西只对劳动享有特权，能推动国家前进。他们不同于生活在千里之外的地主。第二点，墨西哥是一个处在发展工业阶段的国家，单靠自己的力量，还不能生产出足够的资本货。为了国国的利益，我们必须吸收美国的投资，况且，我们的法律很好地控制着这些投资。第三点，国内政治生活之所以瘫痪并不是因为革命，而是因为反对党太没有竞争力，缺乏群众基础。”

“不，学士，我不接受您的解释，”曼努埃尔感到自己的鼻翼搧动着，决定提前同罗布莱斯、尤其是同他代表的那个世界做最后的决斗。“那个新财阀并非萌发于劳动，而是利用了某种政治机会发了大财；它的过早形成使得革命最纯真的东西自上而下地成为空话。这一阶层不仅像您认为的那样执行经济职能，还执行政治职能，而这一职能是反革命的。您也知道，限制墨西哥企业中的外资的原则一向受到践踏，这些墨西哥企业有名无实①。您知道，要是外资不能有助于建立墨西哥国内市场，它就不值分文。您更知道，我们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振兴工业的可能性，我们的经济的平衡机制不取决于我们。说一党制②比任何一个被称作是反

---

① 墨西哥法律规定，在一般的企业中，外资不得超过49%。

② 指革命制度党，自20年代成立来一直执政。

对党的都要好，这我同意，因为它们充其量不过是革命制度党的同盟。我反对的是这个一党制，使墨西哥的政治生活处于昏睡状态，阻止政治运动的诞生。这些运动本可以帮助解决墨西哥的问题，给那些从未隶属于教会派，或是苏联派的政党、终日沉睡的分子猛击一掌，把他们组织起来。难道革命制度党准备认可这一现状，拿不出解决方案来？这等于告诉墨西哥人民：‘你这样很好。不需要你思考或者讲话。我们知道什么都对你有利。你就呆在那里好了’。但是，这不同波菲略·迪亚斯想的如出一辙吗？”

“您说话不负责任。依我看，我们互不理解，萨马科那朋友，”

“但是，我们十分需要相互理解，罗布莱斯学士。”

曼努埃尔伸出手，走到花园的栅栏边。在黄昏中，在秋天的晚霞朦胧的水晶体中，他显得苍白、透明：山谷被季节性的雨水洗刷一新，似乎每走一步便可采到桉树和桂树的芳香。

在黑暗中，奥特西娅·恰孔肿胀、带有静电的指肚摸索着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的胳膊。女人披散的头发发出窸窣声。通过门窗的缝隙可以感到暴风雨来临前沉闷的气氛。费德里克从一个就像抚摸他的肉体那么深沉、温柔的梦中醒来，睁开眼睛，感到奥特西娅的全身是一种启示。这不是他在托那拉街的公寓里渡过的第一个下午。但是，只有今天，他才以为完全没有了昔日的惶惑，懂得了这位从三年前开始陪伴他的女人的存在和某种费德里克还说不上的东西。现在，看着她躺在床上，他想起了两件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

情。同西恩富戈斯一起发掘昔日的形象和星期天他妻子准备去参加一个婚礼时不露声色地拒绝了他。从此，他就想，尽管没有声张，思索奥特西娅·恰孔的真正含义。但是，需要同她再呆在一起，在她身边沉睡，然后再对自己说，他不由自主的思索是真的。这位年已32岁，怀过3个孩子的女人的皮肤仍然柔软、细腻，腹部微隆，乳房已经松弛。罗布莱斯想起入睡前的情形。黑暗中的奥特西娅沉默寡言，没有呻吟、没有声响地奉献着，她专注、疯狂地奉献着，没有一丁点儿的做作。在高潮到来时，费德里克只是咬住女人的头发。他在黑暗中咬紧牙关，脑海中浮现出在日常生活里围绕他转的人这几天制造的混乱，塞拉亚战场的情景，他咬住缰绳，感到整个身躯都在战斗中变得高大了的那一天，在战斗中包围着他的人们和轰鸣声，以及骑在马上，咬住缰绳，全身肌肉绷紧的他能够征服这一切的感觉。他又清楚地记起西恩富戈斯的提问，便重新闭上眼睛：提问题的不是西恩富戈斯，而是一位年青人，那天下午他在他家用了午餐，信任地向他表述了他的想法。他不是把他作为成功和墨西哥内在的价值的象征，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对待。曼努埃尔·萨马科那的形象猛烈地搅乱了罗布莱斯的心绪，尽管他觉得这猛烈的程度从逻辑上讲无法论证。他注意地看着奥特西娅，在他回忆中的形象和眼前的这位人物中间寻找着某种联系，寻找着这突如其来的回忆似乎告诉他的结合物。女人夸张而又小心地动了一下。

"我已经醒了；你不用担心，"罗布莱斯头枕着枕头说。

"好的。"

这声音平稳而又顺从，但却是对他说的。从黑暗和寂静发出的声音充满了只想对他倾诉的愿望。他想，奥特西娅就是一切：平静、直接的力量；直接、有力地做出非凡之举；这所作所为有目共睹，无需通过上上下下的媒介便可表现出力量所在。沉淀，浆液，空气。塞拉亚被血染红了的平原。奥特西娅潮湿、洞开的身躯。罗布莱斯深深吸了口气；脉搏因血液流动的加快而急剧颤动着。他抬起多毛、纤细的双腿，坐在核桃木床的床沿。奥特西娅抚摸着男人的背。

“你高兴吗？”她问道。

罗布莱斯想在绷紧全身肌肉的同时，把在充满活力的每个思绪中心感到的力量转移到自己的身上。高兴吗？他感到浑身是劲，清洁，轻快……但是，明天，他想，就会把从奥特西娅身上吸取的全部力量消耗殆尽。他再次注视混血女人的身体，把目光移到她的腹部和黑色的阴部。力量的源泉是否同命运一致？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又通过曼努埃尔·萨马科那的嘴提出这样的问题。床单上露出费德里克和奥特西娅黝黑的肤体。

“奥特西娅……”

女人把手搭在罗布莱斯的肩上。

“你有时也回忆……？”

指头摸向长有硬毛的脖颈：“有一点儿。”

罗布莱斯搓搓脸；一个有着镀镍的边、长着霓虹灯的眼睛的白色世界迅速穿透他的瞳孔。在这个世界之后，是另一个世界，那处在地平线上的红色世界到处是歌声、名字、醒目的颜色和狂怒的骏马。每个世界的中心都有他的形象，一个透明、苍白，另一个黝黑、暗淡。被火烧过的人朝幽灵般

的人伸出双手；而幽灵般的人则不愿抬起自己的手。罗布莱斯把嘴唇凑到奥特西娅的头上：在那里，他感到了一个独一无二、充实的生命。从出生到死亡，只有一条浓黑、饱经沧桑的线，不会断裂……或许——他不想再思索了，只想揣着奥特西娅的宝贵的力量跑出去，把它扔给张开大嘴等待着这位有权势的人的赏赐的世界——或许只要拒绝用从奥特西娅身上获得的力量换取外部势力的原素……或许只要如此……

他站起来，打断思路。奥特西娅混沌的眼睛试图深入到费德里克的内心，只是听到他穿衣，皮鞋在地板上走动和呼吸的声音，她才笑了。

在拉蒙·古斯曼终点站，从满是泥土的公共汽车上下来一位戴着北方风格的草帽的男人，他的穿着棉布衣的妻子和脸上长块癣、十岁左右的瘦小伙子。男人用厚厚的嘴唇咬住发黑的香烟，眯缝着眼睛监视着人们从车顶上卸下他那装在一个帆布袋里的行李。女人说不上胖，但已没有了线条，就像是一包棉花。她垂着肩，拽住穿着蓝色裤子、衬衣敞着怀，指着马路叫嚷的孩子。

“好了，行李已经卸下来了。老太婆，你就会看到我们的首都了！”

“是啊。好像你以前来过似的。”

“没有，我没来过；不过男人知道的总比你们多。怎么了？”

“看，那儿卖冰淇淋呢；看，那儿卖冰淇淋呢。我要吃冰淇淋！”

“闭上你的嘴，缠人的小家伙。真想看到这个小魔王长

成大人。”

“是啊，那还用说。到时候你就该抱怨他喝酒、玩女人了……”

“住嘴，恩里克？这就会有人说是谁教孩子做傻事的了！”

“来吧，”蓄着不一般长的胡须，长着小眼睛的男人说。“你就瞧吧，特雷，你瞧瞧这座城市。说它是宫殿可不是瞎掰！你瞧这马路！你瞧那儿，那是街心花园，那是夸乌特莫克。费利皮托，谁是夸乌特莫克？”

“就是那个忧愁的夜晚①里的人。我要吃冰淇淋！”

“你看，特雷，所以要送孩子上学不是？费利皮托！告诉我谁是夸乌特莫克！”

“噢，真讨厌！我要吃冰淇淋！”

男人举起手恐吓小伙子；女人用责备的眼光看了看男人。

“好了，我们已经到了这里。美丽的墨西哥②。你就瞧着吧，特雷，我们会在首都摆脱困境的。这里挣钱容易，你就会看见的。凭我这皮匠的手艺，再加上这里的主顾都是美国人，要不了一年我们就会阔起来的。”

“我们从库利阿坎搬到皮德拉斯内格拉斯时你就是这么说的。可你瞧，现在连点开张的钱都没有。”

“特雷，你别提那些村镇好不好！你不看看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在这里，靠我们攒的钱就可以干起来，我还可以

① 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墨西哥的那个夜晚被史学家称为“忧愁的夜晚”。

② 这是一首称颂墨西哥的著名歌曲的一句歌词。

找个学徒工，要不了一年，我们一个月就可以净挣3000比索。你就瞧着吧。”

女人撅着嘴。小孩东指西指。戴着北方风格草帽的男人在改革大街和起义者大街的十字路口深深吸了口气。

“这是我的首都，是啊，主。”

平比内拉·德奥万多

“西恩富戈斯，您这个人真有意思。您约我在酒吧见面——请注意——现在又让我谈自己的生活。”

“那您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至少您还坦率。您想让我开张可能得到的东西的清单？”

“为什么不呢？”

“首先，西恩富戈斯是罗布莱斯的朋友，我可以通过您得到好处。同意吗？”

“同意。但让我告诉您一件事情。这位有钱有势的银行家快进养老院了。只要有人要他清帐，他的帝国大厦就会摇晃起来的。”

“那倒看不出来，听着……”

“那是因为谁都没想到罗布莱斯会像幻想家那样冒险，用银行的全部存款去购买一片沙地和别的什么东西……当然，这同我们的谈话毫不相干。”

平比内拉舔舔嘴唇，摆出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样子，说：

“第二，西恩富戈斯以为可以同我睡觉。而我，总想教训别人。我生来就是为了学会如何教训人的。同意吗？”

“同意。但这也不是我们谈的题目。”

“第三，这点您做不到，我却是老手①了：朋友，您想让一个贵族的名字给您添点光彩。我可以为此尽力。好像您本人说过，是不是？您给我钱，我给您地位，你给我地位，我给你钱。但是，由于这点做不到，我想，您是要让我谈谈我的生活，是吗？”

“确切地说，不是您的生活。是泛指的生活，是的……”

“那就都是流言蜚语了。”

“这正是您的嗜好。”

平比内拉笑了笑，摘下手套。她朝四周望了一下，打算寻找熟识的面孔。这个小酒吧的气氛更适合偷情者和腼腆的情人幽会。平比内拉更大胆地四下张望，寻找熟人。每张桌子都有一支插在圆锥形羊皮纸筒里的小蜡烛，幽暗的光线使人们的面孔看上去模糊不清，火车座舱式的布局更遮住了人的视线。在大厅里的男男女女发出的喃喃低语声中，回响着永不停歇的钢琴声。

“在30年前，餐厅的雅座里至少还有躺椅和其它服务项目。”

“我们这个时代真他妈捉弄人，小姐。”

平比内拉攥紧手套，眼睛射出愤怒的寒光：

“我不许你……有些词可以立即表明说话者的地位。”

“平比内拉，您想喝点什么？”

“我在同您说话！不要像下等人那样做鬼脸。”

---

① 该词原文为法文。

“亲爱的平比内拉，不识时务者一事无成，更谈不上收回庄园，复辟过去的时光了……”

“您懂什么！说风凉话当然容易。你知道什么！”

平比内拉站起来，背过身去戴上手套，强笑了一下，便走出酒吧。她开着自己的奥佩尔牌汽车向位于柏林大街的住宅疾驰。她真想立即回到那个适宜的藏身之地，那个精心营造的天地。打开房门后，她没有开灯，而是站了一会儿，嗅着松软的地毯的气味，千日红的芬芳和她自己散发出的、日积月累留在房间里的淡淡的幽香。黑暗中，她用手指触摸着罩着红天鹅绒的家具，用薄板贴面的玻璃柜和画框，然后打开唱机，把针头放在唱片上，优美的旋律如静静的流水充盈了整个房间。她倚在天鹅绒面的长沙发上，闭上双眼，随维瓦尔第①来到一个深不可测、充满气体、宛如水晶宫般的世界。完美的创作，平比内拉默默地重复道。被乐曲深深打动的她感到浑身酥软，就像是融化在乐曲之中一样；她真想感谢这部作品，因为她觉得这部作品专为她而作，是上天赐于新生儿和置身于生活的人们的奖赏；但同时她又默念道，她并未想过，也并未乞求过要得到这一奖赏。她并不因此欣慰，而只是感到自己头脑清晰了，人变得坚强了，能够自立了。她又想，她就是一片碎瓦，为了曾是一块整体的瓦片奋斗着，为使碎瓦复原而耗尽心血。在那神圣的一刻，平比内拉触摸、品味、回忆了昔日，并从往日中提取出复旧的狂热的全部要素。她受这复辟狂热的驱使，思绪忽前、忽后，飘忽不定，眼前是一片混浊、千变万化的烟雾。

---

① 维瓦尔第（1675—1741）：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

“太太，您的女儿平比内拉不想吃饭。”

奥万多夫人朝小女孩走去，身上的丝绸衣服发出嗦嗦嗦嗦的声音。一头棕红色卷发的小女孩哭丧着脸，面对一盘麦片粥，坐在桃花心木做的高椅上，宛如一枚金光灿灿的胸针落在餐室中心的波斯地毯上。她或许会记得，房顶上的两盏玻璃吊灯总是轻微摆动，黄铜包角的桌子可供24人就餐，从房屋两端的镜子里可以看到挂着绿色锦缎帘幔的墙壁，镶嵌着珍珠贝的细木小柜，白色大理石的花瓶上饰着由呆板的梨、花、核桃、桃子和栗子组成的，代表一年四季的环状图案。修剪整齐的花园簇拥着这宽大的房间。平比内拉扫了一眼屋内的摆设。带装饰套的软椅，塞夫勒①的青花瓷，洛可可②式的座钟，钟顶体态丰腴的丘比特手中的弓箭随着指针缓缓转动，绘有表现华托③作品的扇形图案的玻璃器皿，椅背上饰有阿拉伯式的提花图案，门的上方悬挂着笛子，银烛台上绘有黄色的条纹。门厅的壁龛里摆着两尊一模一样的马可·奥勒利乌斯④的胸像。两面镶着金框的镜子将屋里的景物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一个给爸爸，一个给妈妈……”

小女孩用双手搂着妈妈的脖子。

“怎么了，我的孩子？你不喜欢这糟糕的麦片粥？跟妈妈走吧，我的小太阳。”

---

① 塞夫勒：法国城市，以产瓷器而出名。
② 洛可可：18世纪法国盛行的一种浮华的艺术风格。
③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版画家
④ 奥勒利乌斯（121—180）：罗马皇帝，哲学家。

一辆带棉篷的四轮马车等在门外。平比内拉瞪着湛蓝的眼睛仰望天空。看着天空从树冠间闪过。她的双脚悬在空中，有节奏地摆动着，碰到了她妈妈那柔软的，几乎可以同王侯夫人媲美的衣裳。一幢幢被漆成粉红色和浅绿色的一层或两层楼房子，有着带铁栅栏的阳台和高大的门厅。头戴尖顶帽，身背水桶的男人在路旁行走。卖甜食的小摊，铺着石子路面的街道。呆板的煤气灯。天空又被甩到树丛后面去了。马车的四周镶着黄色花边，散发出尘土刺鼻的气味。石板地上哒哒的马蹄声使平比内拉昏昏欲睡，她闻着花边和她妈妈衣服的气味，头枕在妈妈的膝盖上睡着了。

“安赫利卡，我们一定要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

“女儿已经长大了。她应该得到别的东西，应该得到我们为之培养她的环境。你不能拒不给她这些，不能让她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一个被革命和粗俗所毁灭的国家里。”

“我们一定要维护我们的既得利益，安赫利卡。看看你的表姐劳伦萨。她同她的儿子真是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这个国家，而且还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们必须从这野蛮和疯狂中收复我们能够收复的一切。”

堂卢卡斯·德奥万多在穿衣间里踱着步子，一只手摁着挂在马甲的红色怀表链上，另一只手梳理着布满他那向前突出、坚毅的下巴上的花白胡子。短小的身材僵直笔挺，眼睛带有金属般的光泽，面颊上有两条深深的纹路，皮肤白皙，面色苍白。身材修长的安赫利卡在镜子前梳理着棕色长发。

“我弄不明白，卢卡斯……”

“你以为这次革命同别的革命有什么不同吗？不。这种

革命我们在墨西哥见的多了。我们家族亲眼目睹过阿科达达法庭①，皮奥·马尔查的声明②，卡萨马塔计划③，阿尤特拉计划④和拉诺里亚计划⑤，现在又见到了瓜达卢佩计划⑥。都是一码事。要平安度过，就首先要弄清楚每场动乱的经济原因，抓住不放。现在的危险来自萨帕塔的人和那些农村的无赖。他们会闹事的。”

“但是，卢卡斯，我们就靠庄园生活呀。现在怎么办呢？”

“要把庄园脱手。要尽快把它卖给美国人，然后在城里购置房产。在联邦区是搞不起土地革命的，安赫利卡。”

“我对这些倒不关心。我关心的是没有一个合适的环境……可怜的平比内拉！当我想到我没结婚时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时，……”

“我倒宁肯让我的女儿没舞跳，也不能让她饿死。就这样决定了。我已经看过改革大街顶头的那块地皮，很便宜，有好几个蠢家伙想用市中心的一个街角换我的一个庄园呢。你以后就会知道我是对的。”

“妈妈，你去过很多舞会吗？”

---

① 阿科达达法庭：1710年，为打击拦路抢劫行为在墨西哥成立的法庭。

② 皮奥·马尔查：19世纪墨西哥的一个军曹，1822年宣布支持伊图比德称帝。

③ 1823年2月1日，墨西哥军队发表第一个声明，旨在推翻伊图比德，恢复议会。

④ 1854年3月1日，墨军队一些将领发表声明，反对独裁，主张实行代议制民主。

⑤ 1871年，为反对民族英雄胡亚雷斯继续执政，波非略·迪亚斯提出不得连任的原则。

⑥ 1913年3月26日，墨西哥各路革命者汇集一地，达成此协议，反对革命的叛徒韦尔塔。

安赫利卡抚摸一下平比内拉的头。女儿的脖颈、胳膊和面颊在宽松的黑外衣的衬托下显得光彩夺目。安赫利卡想，平比内拉的鼻子长得很像卢卡斯的，显得高贵，不像小时候那样平塌了。

"是啊，那时的情景可不一样了，"安赫利卡想笑一下，"现在，你知道，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我过19岁生日时举办个舞会好不好？"跪着的平比内拉靠近妈妈的腿。还是那件穿衣间，只是显得破旧，没有仆人小心翼翼地掸掉落在大理石花瓶和基座间的缝隙里的灰土。"好吗？反正爸爸的丧期已经过去了……"

"孩子，问题是人们都走了。我们邀请谁呢？"

"为什么你和家族的朋友都走了呢？"

"总之，你父亲活着时有着非常明确的想法。正如他所说，他收复了一些东西。但是生活不仅是这些。还要有氛围，要同彼此相同的人在一起……"

平比内拉想的是所有她未能参加过的舞会，因为她知道妈妈的答复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一个体面的小伙子作伴，舞会不是由熟人举办，而且你妈妈受不到邀请，那末，你就呆在家里。"

"有个小伙子，妈妈……，是我同玛格丽达在一个茶会上认识的……，他是律师，还……"

"他叫什么名字？"

"罗贝托·雷古莱斯。"

"雷古莱斯？雷古莱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安赫利卡坐在一张并不舒适的绣花椅上，慢慢地吃着冰

糖栗子①。膝旁的平比内拉皱了皱缠着根黑色饰带的额头。

“但是，妈妈，他是个好小伙子，穿着得体，彬彬有礼。”

“人不可貌相，我的孩子。你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父亲很聪明，让我们过着舒服日子，而那么多人都倾家荡产了。我们能靠收房租过体面生活，没有必要掺和到新的环境中去。正如你父亲所期望的那样，我们保住了部分财产。我们也要学会维护自己的尊严。为了纪念你的父亲，我们必须忠实于他。”

“是的，妈妈……”

“我们不能为了一个舞会而牺牲这一切，平比内拉。不过，我理解你，我理解你。”安赫利卡把头靠近女儿的头。“我怎么能不理解呢？我年轻时，那真是不一样……你要是见过那时的衣裳，羽饰和帽盔该多好。四对舞②……然后是华尔兹。裙子像旋风般飞舞，倚在年青人的手臂里……就像在举行仪式，你知道吗？一年的某一天，这家举办舞会，另一天，那家举办舞会，就这样……”安赫利卡抓住平比内拉的双肩：“我们去欧洲吧！”

平比内拉跳起来挥舞着双手：“妈妈！妈妈！去欧洲！”

母亲提起黑裙子的下摆，跑到贴着薄板的柜子前，兴奋地翻着发黄的证件：房产证书，出租合同，最后突然抽出一张：“二·五大街，博利瓦尔大街……一平方米50比索。今天

---

① 该词原文为法文。

② 一种社交舞。

肯定值100比索；这就有了，孩子！就是这个！”

“妈妈，你还记得那个叫雷古莱斯的年轻人吗？”

“雷古莱斯？第一次……”

“第一次。是的。”

“你的雷古莱斯先生怎么了？”安赫利卡躺在松软、堆满垫子和枕头的床上，剧烈地咳嗽着。

“他结婚了。”平比内拉轻轻摸着镶金边的床头。她觉得，这位成熟的女人，即使是躺在病榻上，也能放射出某种光芒，使得她自惭形秽。“他同他的女秘书结的婚。要去纽约度蜜月。你还记得吗？6年前，我认识他时……他只是一个年青的律师。现在他是……”

安赫利卡小心翼翼地戴上白色护发帽：“是啊，我能想象出来。现在要出人头地快得很。毕竟1910年不同于1935年了。迅速、现代化，是啊，是这么回事，不过就这么回事。”安赫利卡又皱着眉头，咳嗽起来。

“他们住在洛玛斯区，有一个大花园，还有汽车。罗贝托是好几家新成立的公司的律师。”

“是啊，是啊，现代化嘛；从前只有成年人才能身负要职……”

“我本来可以同他结婚的。”

安赫利卡不耐烦地摇摇头：“我们不是很好吗，我的女儿？我们很好，什么也不缺。”

平比内拉紧紧握住床头：“我漂亮吗？”

“不止是漂亮。可以说你超凡脱俗。你继承了……”

“那又有什么用？妈妈，妈妈，你知道，我不愿意伤你

的心。但是，请告诉我，做一个体面、受人尊敬的名门闺秀有什么用。请告诉我。”

“孩子，不要激动。你现在风华正茂……”

“我们去欧洲时你就这么说。可谁来接近一个墨西哥的穷女人？在墨西哥有人接近我们吗？”

“要是你生活在我年轻时的年代就好了。要是你能去那些舞会、远足，享受上世纪的生活方式……”

“问题是我并没有赶上那个年代……不是一场舞会或是一次远足的问题，而是能属于今天，知道你为他人所容……我不知道……妈妈，我发誓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让你伤心。但是我想知道……”

安赫利卡向平比内拉伸出手：“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世界毁灭了。你不能怪我……通道被堵死了。”

“罗贝托是同他的女秘书结的婚。”

“让他结婚好了。这很好。那是他的天地，而不是你的。我们一切都好，什么也不缺。要是缺什么，你知道，我们可以卖掉一块地皮，再去旅行……”

“我是平比内拉·德奥万多。”

“噢！奥万多是个古老的家族吧？”

平比内拉莞尔一笑，扫视着整个大厅。她那愉快的神情使主人会对她产生误解。这是间加利福尼亚式的房子，窗户色彩明快，镶着楚利盖拉①式的窗框，铁栅栏比比皆是，地

① 楚利盖拉：为17至18世纪西班牙一家族。出了不少建筑家，其风格以浮华而著称。

面铺着砖。房间里摆满了现代家具：电镀的家具腿，塑胶椅子，红漆桌子，还有十几面各式各样的镜子：星形，月牙形，波浪形，梯形等等。女主人正饶有兴致地摆弄百叶窗。

平比内拉叹道："这是墨西哥装饰最漂亮的房子。"

"请不要客气，这就是您的家。"

"这幅画真美。"

"过奖了；这只是我买的第一批东西中的一件。"

"人们会把它当成是提埃坡罗①的作品。威尼斯的落霞，浓重而又优美。"

"是这样，是这样，威尼斯的黄昏，落日。"

"喔！"平比内拉对主人们微笑着说："真令人愉快：我好久没见到这么好的作品了。"

"是啊。"

"将军，您是行家，或许对我的几幅画感兴趣。当然，那是17世纪的作品。是传家宝。不过，因为是您，……"

"我们可以以你相称，是不是？"

"平比内拉！我学会了敬重您……，非常敬重你……"西尔维娅端来两杯冒着热气的茶。

"要柠檬吗？"

"谢谢。"

落日的斜辉透过落地窗，照进位于蚂蚱山脚的洛玛斯区的住宅，沐浴着平比内拉的双肩和头部。

"你的关于那天晚上的聚会的建议好极了，真是好极

---

① 提埃坡罗（1696—1770）：意大利画家，版画家。

了。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

平比内拉轻轻拍拍西尔维娅的手，“没什么。我非常高兴能在墨西哥找到你这样的人。亲爱的西尔维娅，敬重不是学来的。你知道吗，革命使我们丧失了一切，我们失去了财富，只有去寻找同我们类似的人，同他们一起能够使人觉得并没有丧失一切，还有谨慎的美德和高贵的气质……”

“亲爱的平比内拉。”

“总之，寻求共同的精神。”

“你的友情对我至关重要，”西尔维娅往上翘翘鼻子，摸摸自己的脖子和耳坠。“你知道，可怜的罗贝托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总统府经常把他叫去。他还是我也弄不清多少家公司的顾问。”

“是啊，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父亲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但是，西尔维娅，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结束了。你知道吗？我们也曾经是人物。”

“平比内拉！以前太可怕了！”西尔维娅捂住咽喉部，瞪大眼睛，“那些杀戮和做了刀下鬼的神父。还有抢劫。那些漂亮的庄园。”

“是的；都是真的。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最重要的是保持友谊而不是保存财富。友谊、超群、高贵，真正的精神财富。”

“是啊，是啊，平比内拉。正是这一点使我同你接近。有时，我失望极了。孩子们上学去了，罗贝托每天要工作到晚上10点多，我一个人呆在这里十分孤单。”

“你有我呢。只要你愿意，咱们可以一起出去散步，看电影，或者喝上一杯。”

外面响起一阵汽车喇叭声。平比内拉拿出一面小镜子，往脸上扑点粉："这是皮埃罗·卡塞奥克斯来接我。我们明天见，好吗？"

"好的，"西尔维娅又摆弄一下耳坠，咽了口口水。"皮埃罗·卡塞奥克斯。是那个报纸社会版常登他照片的漂亮小伙子吗？"

"就是他。他有魅力。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成天没事干，可以老陪女朋友兜风，真是开心！你想让我把你介绍给他吗？"

"诺尔曼，诺尔曼，要不是为了我们的友谊……"

"当然是这样，平比内拉，还能是什么别的原因。我怎么能不管你的事情。你的事也是我的事，我也是过来人。我有幸同费德里克结婚，结果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你怎么能以为我会不帮助一个与我同属一个阶层的朋友呢……"

"是啊，诺尔曼，是对我们这个阶层的忠诚救了我们。可有人不理解这些。"

"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我今天就同费德里克谈。他不愿意我插手他的事情。但是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

"劳伦萨姨妈很喜欢你。"

"她很和蔼，她使我想起死去的母亲。"

"她说你随时可以去看她，还说你使她回忆起她的年轻时代。"

"太好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尤其是在这个不道德的环境里。你对西尔维娅和卡塞奥克斯的事怎么看？"

“不应该责怪西尔维娅。她很孤独，得不到丈夫一点关心，尤其是在许多小事上。”

“我也一样孤独，但我不抱怨，也不去找别的男人。”

“当然，区别就在这里。你是体面人。体面给人以力量。”

“他已经带她去那个庄园了，是吗？”

“当然了，每个周末①都去。”

“活着是为了观察。平比内拉，有你做我的朋友太开心了。那些贱货没法同你比。”

“诺尔曼，有些东西是学不会的……是从小受熏陶的结果。”

“你不用担心，这件事一定会按你的意愿解决。让我记下你的想法，好吗？”

平比内拉从长沙发上站起身，点亮灯。唱针时不时地从唱片的槽沟中滑出来，不断发出小提琴刺耳的声音。但是，平比内拉想，这仍是维瓦尔第作品的一部分，便任凭这刺耳的声音无休止地响着。她站到镜子跟前，端详着自己金黄色的头发，苗条的身材，庄重的黑衣裳，大腿前绷紧的双手，鹰钩鼻子，闪闪发亮的眼睛，显得高傲的下巴上开始出现两道皱纹。她想透过镜子拾回童年时代的细枝末节，重温旧日的时光……“夫人，平比内拉这个孩子不想吃饭”……“你们没有权利对我说三道四，”说完，便关上灯。唱针继续在破损的唱片上吱吱叫着。

① 此词原文为英文。

一张线条分明、卡塔卢尼亚①人特有的脸对着一张饱经风霜、泛着红晕的圆脸。面孔线条分明的女人坐在一张与其后背一样僵硬的椅子上。窄小的房间里挂着几幅照片，两幅《幻景》②的复制品，还有一排书，有普拉多斯③，埃尔南德斯④，加西亚·洛尔卡⑤，莱昂·费利佩⑥，阿尔托拉基雷⑦等人的作品。

“这么说，你看见他了？”

“当然，夫人，看没看到只是一种说法……她的丈夫情况很不妙……您就是看见也不会认出来的。”

“在什么地方？”

“还能在什么地方？在塔拉戈纳⑧附近。但是，他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谁都不会认出他来的。”

“您忘了，我在墨西哥呆了快13年了。”

“尽管如此，你也认不出他来。他已判若两人。”

身子僵直，高大的女人知道这位圆脸泛着红晕的男人没有理解她的意思。她想说：他的脸没有变，还是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像个扛着生锈的毛瑟枪的民兵，就是这张脸，当

① 西班牙东北部地区。

② 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的一组蚀刻画，共84幅。

③ 普拉多斯（1899—1962）：西班牙诗人。

④ 埃尔南德斯（1910—1942）：西班牙诗人。

⑤ 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著名诗人。

⑥ 莱昂·费利佩（1884—1968）：西班牙诗人。

⑦ 阿尔托拉基雷（1905—1959）：西班牙诗人。

⑧ 西班牙地名。

圣费留①的风同从地中海和比利牛斯山脉吹来的风搅和在一起的时候，转过来，挥舞着帽子，若有所失地同她最后一次道别。民众和民兵一起引吭高歌……在特鲁埃尔②前线上，在火线上……巴勃罗抬起灰色的眼睛望着阳台，她站在那里甜美地微笑着；他的眼神越过嘈杂的前进部队，越过人们的歌声，越过融合在一起的气流和山峰与海洋，为她献上一首粗犷的马刺和战壕之歌……你若愿意给我写信，你已知道我的地址，那就是特鲁埃尔前线③……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这张面孔，面部线条分明的女人知道这一点。

“别跟我说无用的话，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夫人，您在墨西哥呆了13年了？”

“快13年了。您知道，我有一个糖果铺，还不至于挨饿。谁都不能把我们拒之门外。现在我们既是这个国家的人，也是那个国家的人。两个祖国总比一个好。你们怎么样？逃出来了？怎么逃的？”

“走路呗。都是夜里走路。一直走到佩纳山脉，然后再去哈卡。后来又爬上最高峰，下到法国的一个小镇。就这样。要是你走这么一趟，非累趴下不可。”

“你们总是很勇敢。”

“夫人，你也应该勇敢点。我在战场上离开巴勃罗时，他的情况很不好。”

“他会挺过来的。他受过施图卡的④俯冲，为什么就受

---

① 西班牙地名，位于卡塔卢尼亚地区。
② 西班牙地名。30年代内战期间，这里曾发生许多重大战役。
③ 这是西班牙内战时期一首有名的歌曲。
④ 二次大战期间的一种轰炸机。

不了佛朗哥①的腐败？特鲁埃尔·瓜达拉哈拉和马德里围城战，他都挺过来了。这就是我的巴勃罗。你应该知道这一点。你怎么了？他知道我在这里等他，一等就是13年……不说这些了。当他唱着歌同民兵一起离开圣费留时就这样对我说，你已知道我的地址。我们天各一方。距离是不能用大海来衡量的。"

"夫人……我不知道。巴勃罗已经死了。他在后面保护我们，结果被宪警杀害了。是他救了我们的命，人们都认为是他一个人救了我们。他是个勇士。"

圆脸庞男人急促的话语传遍了身材高大、僵硬，杏核眼，长手指的女人的全身。一连串景象浮现在眼前：告别，洒泪，逃跑，躲藏的士兵，雪地行军，歌声，高原和沿海地区的人的面孔，来自纳瓦拉②、瓦伦西亚③、卡斯蒂利亚④和厄斯特列马都拉⑤的人的面孔，皮靴和草鞋，酒和洋葱。这一张张面孔都有着光荣和纯洁的历史，经历过严峻的考验。用她长手支撑着从僵硬的椅子上站起来。低沉的声音包含着某种希冀。

"我说过，距离不能这么衡量。请站起来，先生，请站起来……请同我一起唱，像先前那样唱，用歌声向巴勃罗告别。"

面部线条分明的女人低沉的声音和圆圆的红脸膛男人沙哑的声音回荡在纳萨斯大街的小房子里：母亲啊母亲，我已随第5军团开赴前线，开赴前线……"

---

① 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军人，1936年发动反共和战争。后为国家元首。宪警为其部队。

②③④⑤ 均为西班牙地名。

尽管它刺痛了我的手

用晚餐时，罗布莱斯一直在回忆他的政治生涯，只是在端起酒杯时才停下来，这时，诺尔曼便像做功课一样机械地对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说：

“您读过库西奥·马拉帕特① 的文章？……一个印度舞蹈团正在艺术宫表演……上星期天，是在马术俱乐部……费德里克和我一起同殿下以及阿斯帕古科利公爵夫人吃过晚饭……我有幸找到一幅美极了的奥洛斯科② 的作品……我们从布鲁塞尔订了那些小玩意儿……”

等她丈夫把玫瑰红色的酒杯放到桌布上，她便缄口不语。

“西恩富戈斯，我刚才跟你说，我们的石油热应该结束了。我们没有能力进行长时间、大规模的开发。慢慢地，外国公司一定会回来的。他们会教给我们技术和方法。尽管他们会打着不同的招牌，但却可靠。否则，我们就不得不慢慢腾腾地搞工业化，因为高喊石油是我们的这类爱国口号对工业化进程有阻碍作用。我可以说，国家的最终利益高于任何爱国举动。”

西恩富戈斯静静地观察着这对夫妇的举止，他开心地发现，两人说话的时间几乎是一样长。桌子的一端坐的是身

① 马拉帕特（1898—1957）：意大利记者、作家。

② 奥洛斯科（1883—1949）：墨西哥画家，以壁画著称。

板笔直、举动缓慢并给人沉重感的罗布莱斯，另一端是他那娇小、金黄色头发的妻子。用完餐后，罗布莱斯点燃一支雪茄，为提前退席表示歉意："我有一个非正式的会议。不过时间还早，诺尔曼，你陪一下西恩富戈斯先生，请他喝杯酒。"说完猛地点一下头，便告辞了。

"你喝白兰地，薄荷酒，还是茴香酒……"诺尔曼一边问，一边搓着手，重复着扑粉的动作。

"好吧……来杯白兰地。"依克斯卡盯着她说。

好长时间没人说话；诺尔曼在准备饮料。又有几分钟的寂静：西恩富戈斯在用手捂暖酒杯。

"您完全没必要留下来，"诺尔曼抑制住哈欠说道，"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陪你是费德里克对我信任的表示。从我们一结婚开始他就这样。你想想吧。"

"对他有用吗？"

诺尔曼笑了："今天，那些纯粹的义务之类的话只能骗骗丈夫们。我喜欢干那些令人愉快或者感到危险的事情。哈哈！"

房间里有种令人不适的气氛。带有锦缎套的家具显得同殖民风格的建筑和楼梯旁饰有族徽的彩色玻璃窗不协调。各种风格奇怪地融合在这幢住宅里：仿照天然石块砌成的墙壁被漆成棕黄色，二楼有个阳台，上面有放着几位圣女像——雷梅迪奥斯，萨波帕——的神龛，罗马式的胸像以及中国式的小塑像，屋里有平比内拉卖给罗布莱斯夫妇、从前曾装饰过在汉堡的家的几幅费利克斯·帕拉①的作品，几件小摆设和

① 费利克斯帕拉（1845—1919），墨西哥画家。

一架三角钢琴，巨大的古色古香的镜子，沙发上罩着蓝色锦缎，镶嵌着精细的木雕。大理石的地面，餐厅里的烛座和窗户上的栅栏都显得和白天女主人的豪贵，她的衣服及珠宝不合拍。西恩富戈斯想着这块使费德里克和诺尔曼结合在一起的地方。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您为您的丈夫做了事。”

“我刚对您说过：没有功绩可言。我只是喜欢做事……”

“不，我不是指这个。我是想说，罗布莱斯由于结婚，从您身上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但是——如果我说话走了火请您指出来——您也利用他了吗？”

“您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跑码头的人。要是我告诉您，我之所以同他结婚是因为我走投无路，也不损害我一根汗毛。我的家庭在革命中被整垮了……”

“诺尔曼，在北方我见过您的兄弟。当时他在那家矿井里挣得很少。现在当偷渡苦工可能日子要好过些。”

诺尔曼觉得，只是像她那样皱皱眉头、笑一笑不足以掩饰她突然感到的不快：“西恩富戈斯先生，您是职业讹诈家？”

“在某种意义上是……我想对您说，对我您不必掩饰。或者您容纳我，或者现在就赶我走。”

“我已经对您说过：危险……或者愉快。”

“您怎样看这些名字：圣塔玛丽亚·德洛罗，罗德里格·波拉，佩德罗·卡塞奥克斯，圣费明庄园，纳塔帕，平比内拉·德奥万多？是危险，还是愉快？”

“要是您把我称作新贵、野心家，或者娼妓，我会感到

好笑。”诺尔曼说着点燃一支帕里亚蒙特香烟。“要是您说我势利，我会感到悲伤。今天谁不都在以某种方式势利？”

“那末，您以什么方式？”

“我，我追求名声，金钱，想使自己觉得是这个国家的精英。您知道摆脱墨西哥中产阶级庸俗的生活的含义吗？您知道天晓得为了什么法则而被迫变得平庸、低三下四、衣着不整、自惭形秽、因失去贞操而忧伤是什么滋味吗？我就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要是我仍然留在那种环境里，也许今天会在哪个商店里卖东西，幻想着星期六能去电影院看电影。不管您说我爱赶时髦，还是天才，或者具有生存的愿望，现在我在这里，而他们却留在了那里。”

诺尔曼站起来：“我禁止您提起他们……我会提到他们的：我的母亲和兄弟。他们没能得到需要的东西。那种胜利不可能分享，只有通过个人奋斗才能取得。要是这叫势利，我倒为此感到自豪。就这些。”

“或许势利比你说的要严重得多。或许它只是精神上的盲目性：把所有东西都看成是没有特性的。有只是思考思维本身，属于文化范畴的势利，有像您这样在社会范围内的势利，有一无所知，却居高临下属于无知的势利，有生理上的势利，还有您所想象得到的势利。所有这些，都抽去了万物的内容。他们喜欢的就是好的，他们讨厌的就是坏的。世界有一半人口死于他们的无动于衷。但是，世界从来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一半。不过，回到头来谈您，我只想称您为诺尔曼·拉腊戈蒂，是使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在另外一些人面前站稳脚跟，找到了与他离弃了的人们不同之处，并克服了羞愧的女人。同党。”

“您真逗。为什么不把这些说给费德里克听听？他是个很有自决力的人。而我，只是在费德里克旁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为我丈夫做的事就像今天晚上做的这些，从马拉帕特谈到无名鼠辈。”

“您真这么认为，还是没有发现？诺尔曼，请想一想，您是位真正的斗士。要是没有您，没有您的友好风格，没有您的知识，罗布莱斯难道会摆脱他的出身那个该死的泥潭？我说这些不是出于轻视而是想证实我们人民生活中向纵深发展的序列。您以为他只要有钱并获得成功就能做到这一点？”

诺尔曼摸摸面颊：“当我认识他时，对他说过同样的话。”她的眼睛和嘴作出天真、滑稽的样子：“您不认为应该享用这座崭新、欢快、世界性的墨西哥城吗？罗布莱斯先生，应该享用，因为所有的人在工作一辈子后都有权利享用。但是，需要同真正的男子汉一起享用。像我这样的体面姑娘，就没见过几位名人，更没见过几位有性格的男人，不然我可以帮他们许多忙。社交活动。服饰。喜好。真正享用生活的真正乐趣。您不这样认为吗，罗布莱斯先生？”

依克斯卡和诺尔曼一起笑了。她高兴地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同依克斯卡碰了下杯，两人握住手又大笑起来。

“说真的，西恩富戈斯，放纵一下有好处。我喜欢您。”

“当心！您要记住，我可以狠狠讹诈当偷渡苦工的拉腊戈蒂。”

“你去讹诈好了。不过这事您早就知道了。围着我转的那些呆小症患者没一个知道这件麻烦事。但是，就是您打算讹诈，也没有人会相信您的。我的态度和财宝要比您的所有

的话都管用。”

“您瞧，使我们分离的东西比使我们合在一起的要少。”

“要是我不再怀疑您自己也怀疑的东西，我会说，您正危险地接近庸俗。”

“正中脚后跟①。不过请让我坚持一下自己的意见：如果一个有想象力的统计学家要给您定性的话，会把您列入新闻人物类，下面还要加条注：‘社会经纪人。’”

诺尔曼一下喝完杯中的白兰地：“百万富翁的代理人……”

“我想，罗布莱斯下意识地懂得——在我国，下意识这个词可以弥补思维上的所有缺陷——无论是他的钱，还是他的成功都是无济于事的。有一些更有经验的人，他们懂得，对昔日荣耀的怀念和虫蛀的债券不能糊口。因此，诺尔曼·拉腊戈蒂。”

“所以，诺尔曼·拉腊戈蒂！头号社会野心家！嘣，啪”！

依克斯卡的眼睛闪烁着光芒，盯着坐在沙发上瘦小、肌肤柔软的诺尔曼晃来晃去。他也想放松一下，结果肌肉更紧张了。他感到每一个器官都流动着从大腿根部产生的活力，生殖器和腹部都绷得紧紧的。一股力量正在上升，从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来，射向诺尔曼和她的大腿。诺尔曼凝神注视着，感到他的眼神混浊，便哈哈大笑，打断了他的胡思乱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喀琉斯有一致命弱点，即脚后跟。此处意为正中痛处。

想。她摸摸面颊，说：

“你知道吗，依克斯卡？费德里克告诉我你要来吃晚饭，我还以为你是个女人，什么怪里怪气的名字！现在我又想到这些。你这副面孔是怎么搞的？你为什么不留平头①呢？你有时看上去像吉卜赛人，有点迷人，有时我又觉得你变成了凶狠的瓜达卢帕纳人。”

“听我说，诺尔曼……”

诺尔曼抬起手，举到乱蓬蓬的金发上：“唉，亲爱的。‘另一端的人都下意识地变成了酸奶酪。’”她皱着眉头，模仿着西恩富戈斯的表情和口气说。但是她知道，这次她的惯用手法不够用了，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不是罗德里戈·波拉：她张开嘴，湿润一下嘴皮，便闭上眼睛。西恩富戈斯把酒杯摔在地上。碎玻璃没有改变诺尔曼的姿势。

“我不应该允许他说出来他想告诉我的话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我已打下了天下，我费尽心血才走到这一步而现在我只想享用我拥有的一切——但这个男人想说这说那，使得我有越来越强的欲望，直至破灭，我没口才让他缄默，只有用肉体而我从未感到如此危险和快感，从未如此，就是同皮埃尔和费德里克在一起时也未如此，同他们多次在一起只感到单调而现在我的肉体有要求，要讲话，尽管我没这样的念头，尽管我什么都不想，因为我已经跻身上层，谁都不能把我怎么样，更不能加害于我，但我不能再往上爬了因为那会毁了我自己，毁了我自己。”

“依克斯卡摔碎了诺尔曼的的杯子，也摔碎了她的心。你

① 该词原文为英文。

是爱情，亦是死亡，确切地说，你是大海，能在你的深处容纳上万个身体，只吞噬，而不归还。”

“依克斯卡，我们不能玷污不属于我们的爱情与死亡，这个被生活放逐的爱情被带到了它的世界和死亡面前，我们骯脏的双手是不能触摸的。”

“你想过没有，诺尔曼？一天是不可能的，因为到时候你已经不在这里，已经不需要对别人说：她是诺尔曼·拉腊戈蒂（没有人记得你没有人找你也没有人知道曾经有过一个诺尔曼·拉腊戈蒂，她曾在上层社会生活）。”

诺尔曼睁开眼，看了一下站在那里，握紧拳头，张开腿的西恩富戈斯。她想发现他的举止中有低三下四，感恩戴德的神情：别人来找诺尔曼时都有这种表情。

“由于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对不对？”

“有的东西……”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我不这么认为。我是在你身边的时候感觉到的。”

诺尔曼躺在长沙发上，感到浑身疲软，有点受到歧视。她感到失去了控制，听到了自己体内有一种西恩富戈斯听不到的受伤的野兽的喘息声，感到全身的每个汗毛孔和纤维组织的强烈存在。她这一辈子都未曾真正地奉献过自己的肉体，而现在，她想把自己的身体赋予一种业已死亡的爱情。无论是她还是那位男人都不能触及到这常人所不可及的爱情。

“对我说‘我爱你’。”诺尔曼眯缝着眼睛说。

“为什么不生活在海洋深处……？那里有广阔的土地

……”

“对我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诺尔曼知道他根本没有听见这些话。他只知道从他的中心流到她的中心的那股黑色磁流。她站起来，抱住依克斯卡，嘴唇压住了他的嘴唇。两人的舌头互相搅合着。诺尔曼摸索着西恩富戈斯笔直的背，用指甲抠着。依克斯卡感觉到了诺尔曼毛衣下面温暖的、未戴乳罩的乳房。便用手指触摸着勃起的乳头。

“我就是这样。”诺曼尔紧紧贴着依克斯卡的嘴唇，低声边笑边说。她用手指更使劲地抠着男人的背，用深沉的嗓音说：“只有你现在知道了我的脾气。”

西恩富戈斯一边吻着诺尔曼，一边数着数；他咬着她的舌头，看到了她嘴边的每一个皱褶。这时，她挣脱开，用手推开他，表情凶猛地问：“我丈夫有的东西中有什么是我没有的？快告诉我。”

“权力，而且他还会利用它。”依克斯卡品着唇膏的滋味说。

“跟我来。”诺尔曼挽起依克斯卡的胳膊，整个地偎在他的怀里，一边拍打着楼梯扶手，笑着，抚摸着他的头发和臂膀，让他上楼。她打开卧室的门。

“权力！权力！”她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脱去衣服和鞋子。“看见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你知道这一点。”

诺尔曼双手抚摸着自己的身体，然后向西恩富戈斯伸出手：“我向你保证，我同我丈夫结婚后我再没同别的男人睡过觉。”

依克斯卡浑身肌肉都绷得紧紧的，站在她面前。在黑暗

中，他就像是火，只是在黑暗中才发光，若是离开了黑暗便会荡然无存。他说："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害怕。"

诺尔曼用手捂住乳房，对依克斯卡说："是的，是害怕。你看看我的身材，摸一摸，再看一看他的身材，你说我会不会害怕怀上一个像他那个模样的孩子……你说呀。"诺尔曼倒在床上。

"你想要一个像我这样的孩子？"

"不，一个都不想要……来吧，凶猛的瓜达卢佩。"

西恩富戈斯在床上坐下来，把手放在诺尔曼的脖子上："听我说，不幸的女人，你是要我的身躯还是想听我的话？我只有语言，就连我的身躯都是语言，这些语言可以属于你。"

"依克斯卡，你让我感到遗憾。"

"我要紧紧地搂住你，把你像鳄梨那样捏碎。听我说……你不需要肉体。你要的是语言，使人压抑的语言，使别人感到痛苦的语言。你没有权力自我满足，因为人们不单纯需要你刚刚告诉我你想得到的东西——金钱，名望，成为墨西哥的精英——而是想运用这些东西。你应该成为你，完整的你，不管你的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难道这不正是你想得到的吗？"

诺尔曼一声喟叹，眼睛里流露出的不是恐惧，而是不屑一顾近乎于贪梦的神情。赤裸裸的身躯由于失去了兴趣变得毫无吸引力。

"行使你的权力吧，它属于你。你不需要别的东西。在你没有照我的话去做，我的话没有使你感到恶心，没有紧紧地缠住你之前，在我的话没有变成你的话之前，我不会让你

体会到触摸我的身体的快感。”

依克斯卡又一次用牙咬住诺尔曼的嘴唇，直到咬得出血。诺尔曼不自觉地又一声长叹，又像第一次那样不问情由地紧紧抱住依克斯卡。她的手指抠着肉体，嘴里呜咽着，眼睛表现出探询的神情，感到自己被阳光抬起，被带到一片积着厚厚尘土的席子上，她独自跟在太阳后面奔跑着。她更用力地抠他的身体，吻他。与此同时，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的热气像是从排气阀出来的一样，送到她的耳边："你会这样做吗？诺尔曼，你会这样做吗？"

她的回答不像是她的嗓音，而是在一瞬间建造起来的新世界的全部回音，这个世界有着酣睡的眼睛，突发性和疯狂。她说："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过，你也会经常把我变做你的，对不对？"

西恩富戈斯想，诺尔曼会这么做的，她会自己毁掉自己的。他睁大眼睛，用舌头去寻找她的舌头，在她的体内同她说话。

父亲，母亲，外祖母和五个孩子坐着一辆车身沾满泥土，车内到处是香蕉皮、散发着呕吐物臭味的1940年出厂的犀飞利牌汽车来到阿卡普尔卡港。第一次看见蓝色的大海的孩子们又叫又嚷。"安静，小崽子们！""别这样，佩德罗，这是自然的。"外祖母抱怨开了："您当然是最有教养，最有礼貌的了。路易莎，你还记得那个对你大献殷勤的傻小伙子吗？后来你才认识这位有教养的男人的……"红脸膛、鬓角已经花白的男人一边开车一边抗议道："夫人，请您别讲了，假使您想让别人尊敬您的话。您别忘了，我曾经

在马依托莱纳①的部队里干过。要是我不用鞭子抽那个醉鬼班长的话，我还可以对像您这样爱管闲事、疯疯癫癫的岳母做同样的事情。”“您除了跟我干仗，还打过什么仗？贱胚！”坐在后排座位同衣服脏、头发乱的孩子们挤在一起的外祖母喊道：“夫人！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来呀，兔崽子！当我想，路易莎要是能够……”“算了，妈妈。佩德罗，我们要去的旅馆怎么样？最好没有游泳池。我就怕万一一个孩子……”“嗨！怎么不是呢！勒紧肚皮攒了一年的钱，到头来让一个孩子淹死。听着，路易莎，我们回去吧。我知道这次度假会是什么样子了。那个疯老婆子喋喋不休的……”“贱胚！天生的贱胚！”发髻也乱了，面部抽搐着的外祖母嘟囔道。“……你一直照顾孩子，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你连娱乐的时间都没有过，”皮肤黝黑的瘦女人开始抹眼泪了。“不是这个原因。你算算账。每个人吃顿饭要30比索，30乘8……路易莎，我们要成为穷光蛋的！还有小费，服务员都是傲气得要命，还要坐汽艇，还要喝椰子水。说实话，这就和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一样。”“那你为什么要带我们来？”“没一点男子汉的样子！要是路易莎嫁给……”犀飞利牌汽车的两侧是沐浴在阳光下热气腾腾的海港，到处是鱼腐烂的气味和汽油味。孩子们喊叫着，开始脱衣服。

---

① 马依托莱纳（1867——1948）：墨西哥政治家、军人，曾任州长、将军等职。

热带天堂①

这片私人海滨浴场实际上是个礁石林立的小海湾。旁边矗立着一幢晒台向外挑出的黄色大楼，还有一个用竹子和椰子树干搭成的酒吧。酒吧周围是蓝色的遮阳伞和遮荫植物。诺尔曼躺在黄沙上，听凭战战兢兢的海浪舔着她的双脚。她想，“这个男人想把我毁了。”她还想，自己是否在认识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太阳照射着她，使她回忆起另一段往事。诺尔曼抬起头，看见了依克斯卡正在海里有节奏地向海边游过来。万籁俱寂，只有从依卡科传来的口哨声和海燕嘶哑的叫声。一切都是那样的清晰，以至于诺尔曼像是用望远镜那样清晰地看到了依克斯卡。她下意识地问自己：“难道这个男人真想毁了我？”她咬了一下指头。“为什么一定是毁灭这个词？难道这不是另一种性质的要求？他期待着什么？”依克斯卡出现了，他浑身沾满了盐和泡沫，显得亮闪闪的。他扑倒在她的身上。诺尔曼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她看着男人留在沙滩上的脚印，才解开疑团，听任他的摆布。他渴望得到一切，得到她的全部肉体，最后摧残她，耗尽她的全部精力，然后使她痉挛致死。他要榨干她，完全榨干她，不对她说话，不给她以安慰，就连被榨干后可以得到别的东西，而不是再一次被毫无目的地榨取这类谎言都不许。诺尔曼不就想得到这些吗？依克斯卡

---

① 此标题原文为英文。

给予肯定的不也就是这些吗？两个湿漉漉的身体在沙滩上滚到一处，浑身是盐和泡沫的他使得被太阳烤晒的她情欲中烧。时间和一切未来的关系都停滞，在爆发前，只是这里，一切都是这里，太阳停止了转动，海浪在瞬间也停了下来。她想，她给予的是否太多了，她还以为，在依克斯卡的沉默和要求中看到了带有讥讽的微笑和几乎不加掩饰的同情的表示。诺尔曼使自己的胸部离开男人。

"放开我吧，"诺尔曼用嘶哑的嗓门说。依克斯卡仍是一言不发，在沙滩上滚动着他那亮闪闪、满足的身体，仿佛在诅咒女人瘫软无力的身体。诺尔曼一边用毛巾抹去依克斯卡沾在她身上的沙子，一边对自己说，他的微笑和讥讽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讽刺和淫荡的表示：那是一种严肃的微笑，一种庄重的讥讽。正是这些使她六神无主，虽已精疲力竭，仍跑到男人跟前，扑在他的身上，感到再也按捺不住，要默默地把一切给了他，为的是知道在这所有的一切之后会发生什么，为的是知道西恩富戈斯的激情会以什么可以理解的原因释放出来。当依克斯卡的嘴唇与她的嘴唇挨在一起的时候，她知道，这不是恩赐，而是一个新的要求，要求她打破防线，自我毁灭。但是，她发现，他永远不会疲倦，永远不会为女人的统治打开大门。这一点，使得她百思不解，几乎发狂。一个巨浪拍打过来，浪花急速地冲激着两个人的身体。他怎么能够在几乎什么都不摄入的情况下保持如此的力量？依克斯卡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巨大的真空，既没有怜悯，也没有爱情，就连仇恨都没有。佩德罗·卡塞奥克斯曾同她偷情，这是事实。当诺尔曼委身于他时，也得到了补偿：他使她懂得了女人的生活；罗德里戈·波拉只图短暂的愉悦，宣泄；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把她作为时而使用的通道，某种工具，但是也为此给她在这个世界上安排了一个位置，一个外部的、可以看得见的位置，在那里，他最紧迫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只有西恩富戈斯要求她付出一切，而又不允许她提任何要求。诺尔曼吻着依克斯卡发涩的肩头，低声说道，总该有个最终的说明才是，应该有一个清楚、迅即、无需解释的说明。西恩富戈斯笑了，他站起来，向大海跑去，重新消失在海浪里。她仍躺在沙滩上，被性爱弄得精疲力尽。她想，本可以穿上泳装，让他明白，她并不总是顺从他的。然而，她仍然躺在浴巾上，等待着他与海浪搏斗后回来，期待着他与海洋这个巨大的躯体接触后变得更加坚挺、富有性感，期待着在他身上释放出猛烈、炽热的欲火。但是，她不能等待，便望着大海寻找依克斯卡的头，希望能够再一次进行殊死的接触。她对他的讥讽表示怀疑，并且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判为一位主子的奴仆。她心神不定地胡乱想着。太阳已经爬到最高点，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海燕翅膀的拍打声。费德里克·罗布莱斯位于礁石顶的房子像一只石膏做的黄桃子，悬在空中。

纳塔莎被一只黑眼圈的丹麦种大狗拖着，走在一小群从卡莱提利亚去巴利酒吧的人的前面。她戴着中国苦力式的大草帽，颌骨下系着蓝丝绸巾，大墨镜几乎遮住整个面部。好在身材还苗条，纳塔莎还可以炫耀她的黑色宽松式衣服和坎巴亚式衬衣。跟在她后面不远的是夏洛特，她不住地挥动胖胖的手臂向所有认识的人打招呼。这些人有的刚从漂浮着油花和泡沫的大海里上来，有的正躺在海滩上憩息。这原曾清

静的海滩现在也成了储藏空瓶子、碎椰子壳和晒得出油的人的场所。博勃和古斯跟在后面。博勃已经完全没有线条，尽管他本人还不曾发现这一点；他那窄小的泳装就像是掉在面团上的一片干树叶。古斯穿着条子浴衣，跳跃着，为的是躲开地上还冒着烟的烟蒂。古基斯和胡尼奥正在一条汽艇上卸下使他们看上去像个大蜥蜴的水下呼吸器和潜水镜。他们叫着这四个人的名字，对他们挥舞双手。“当了尼普顿①，再去当巴科②，亲爱的！”夏洛特那皱着的眉头就像是一团固体的泡沫，凝固在海鲷鱼似的近视眼周围。她一边喊，一边指着棕榈树下传来吉它声和酒杯碰撞声的酒吧。纳塔莎把丹麦种大狗拴在巴利酒吧的一间茅屋的柱子上，找了一张空桌。这时正是下午一点，酒吧开始挤满了身着泳装的人和盛着冰镇朗姆果子酒和乡村鸡尾酒③的高脚杯。作为墨西哥扩张必不可少的细节，吉它三重奏没完没了地演奏着甜蜜的歌曲。在阿卡布尔科，凡是想出风头的人这时候都会到巴利酒吧坐一会儿，然后，拥有汽艇和游艇的贵族们会摆出征服大洋的架势，踩着滑水板去削游泳者的脑袋。夏洛特，古斯和博勃分开人群，向纳塔莎占的桌子走去。这位贵妇人正怒气冲冲的，原来，她周围尽是些浑身臭汗、头发向上梳着，袖子卷到腋下，胸前挂个鸡心徽章的青年人。他们团团围住一个姿色平平，浓妆艳抹的姑娘。姑娘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根本不懂他们的言外之意，还要他们帮忙解开泳装的带

① 罗马神话中的海神。

② 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③ 一种用果汁、茶、香料和酒对成的饮料。

子。

夏洛特一边坐下来一边说："看见古基斯和胡尼奥了吧？纳塔莎，我向你保证，以前总得是个贵族才能有那么多钱。你想想，古基斯原先不过是化妆品商店的职员，而现在，却出入我们所有的晚会，还同那个胡尼奥乱搞。那小子钱多得发了霉。他还是个小白脸呢。"

古斯和博勃走到桌前。博勃叹口气说："纳塔莎，要是再到这个到处是人的海滩来远足的话，我情愿把所有的证件都交出来。"

古斯一边拍着他那件条子浴衣的灰一边说："糟糕，现在这真是糟糕。20年前阿卡布尔科简直棒极了。谁都不认识谁，下午6点钟的时候可以光着身子沿着奥尔诺街跑步……"那时也没有游客，是一片处女地。

夏洛特说："那时你还是个孩子，是个孩子。嗨！古斯，这里永远也成不了戛纳①。不过，在这个穷国，这就算是天堂了。最起码，能看见熟悉的面孔，还可以同富人为伍。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报上会登你来这里的消息，还会说你乘了胡尼奥的游艇，去了罗贝托·雷古莱斯的晚会。要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不花钱的。等你回到特诺奇特兰旅馆，请帖会像雨点般地落下，你就可以交结朋友，发财，胖子！别装蒜了。"

古斯舔了一下有点浮肿的嘴唇："夏洛特，你太实用主义了。原先在墨西哥还多少讲一点精神。知识分子也像个知识分子的样，不和穷人掺和在一起搬弄是非。现在一切都乱

① 法国著名避暑、避寒胜地。

了套了，艺术家非得装出跑码头的样子，女孩子摆出没有什么不知道的劲头，大家什么都知道。我们还有点人性没有！”

浑身湿漉漉的古基斯和胡尼奥来到桌前：“各位好！来三杯苏打水，给这位女孩来杯醉奶①。我们这就回来。大海真美！”说完，两个人便手拉手迎着海浪跑去。

夏洛特叹道：“在揭示了自然界的真理后，我得喝双份龙舌兰酒。我不是对你们说吗？‘啊，大海真美！’上帝！”

“这是唯一的办法。”纳塔莎不无惆怅地重重叹了口气。这神情同热带的节奏很不合拍。“诺尔曼·拉腊戈蒂是怎么发家的？或者说西尔维娅·雷古莱斯？你知道，亲爱的②。两个人都是普通人家的女儿，算是中产阶级。后来靠说声大海真美，把全身晒得只有眼圈是白的，便找到百万富翁。墨西哥人不愿意他们的妻子有别的性质的问题。只要心安理得、高高兴兴地收下钱，时不时地③像死人一样躺下来，一声不吭地接受大男子主义的甘露……”

博勃和古斯听到这一见解哈哈大笑。总是注意社交活动的夏洛特突然挥舞起胳膊，原来是平比内拉·德奥万多打着把红色阳伞，叼着烟卷，在加莱塔街上走着。她那宽松的百褶裙在肌肉发达、挤成一团的年青人中间宛若一朵硕大的玫瑰。她正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争着向她献殷勤。

“不过，平比内拉的情况不同，”博勃说，一边晓着掺

---

① 拉美一种用酒、奶、鸡蛋等合成的饮料。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原文为英文。

杜松子酒的椰子水。“你瞧，在那么多下贱人面前还要保持矜持的劲头。可怜的女人，为了糊口也真是不容易啊！”

古斯把浴衣裹了裹：“她太顾及自己的贞洁，就好像贵族是靠那玩意定性似的。真的，博勃，当墨西哥城不过是个大村庄，各家都相互认识的时候，这么做倒也应该。可是现在有400万人了！坦率地说，又不会有人去数你同几个人睡过觉。”

四个人都对平比内拉绽开笑脸：

“亲爱的平比斯。①”

“你真漂亮！”

“你不能那么对待跑到海滩上来的平民百姓！鲜花哪能插在粪堆上！”

平比内拉像平时那样既亲切又冷冰冰地坐下来。

夏洛特问：“墨西哥城有什么新闻？”

博勃低声问：“已经发现西恩富戈斯搞什么走私了吗？亲爱的！我们在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喝马特纳图拉酒取乐……”

纳塔莎插嘴道：“还有1927年产的布鲁特……”

“……知道吗？我们这是等着别人找我们呢。我们以前曾经大出风头。夏洛特，那次在你们家的舞会真是绝了。社会版连着登了12次我的名字，还有你，还有那个发明了原子弹的糟老头子。看见没有？就是死也值了。”

古基斯和胡尼奥的返回使得大家没有像博勃期待的那样为他的机敏开怀大笑。

---

① 为平比内拉的爱称。

“你好，平比内拉。”胡尼奥边说边把湿淋淋的手放在她的印花布衣服上。“了不得！这可真是国际化了。就缺诺尔曼和她新的小朋友了……”

胡尼奥说完后，是一阵贪婪的沉默。然后，古基斯急促地说：

“要是你们看见的话就好了。大家都在这个海滩上偷偷热恋了。胡尼奥，要是我们今天不朝那个方向走又会怎么样呢？在这儿了解到的东西比在墨西哥城派个侦探了解的还要多。”说完，古基斯一古脑儿地喝完夏洛特的杯子里的饮料，弄得她手足无措。“我们了解这一点吗？了解吗？不是我干涉别人的私生活，问题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应该看好他的妻子。男人时不时地溜出去问题不大，但应该去找低一等的女人。”

“博勃，就是那个去过你家的人，干瘦干瘦的，话很多，还老盯着我们……”

博勃喊起来：“西恩富戈斯！我们的走私者！”

平比内拉好不容易插上话：“肯定不是为了钱。”

夏洛特打了个嗝：“不！是为了胡安·迭戈。”

平比内拉停了一会儿，微笑着等到确信别人都在听她的话。四个冒着热气的身子提着精神，二位站在那里，古铜色的皮肤往下耷拉的人朝前探着脑袋。平比内拉压低了嗓门不紧不慢地说：“费德里克·罗布莱斯要垮台了，真的。知道吗？他只是在维持门面。这是因为他把银行的全部存款都拿去搞一些奇怪的投资，结果蚀了本。现在他没钱了，就借钱来补自己的损失。我也不瞒各位，我已经从那里取回了我为

数不多的全部存款。你们想想，我总不能拿劳伦萨姨妈的一点遗产去冒风险，让她在养老院送终吧。当然，我是从最可靠的渠道得到这个消息的。别人要我保密，我也请你们保密。”

围着平比内拉的六个人都叫嚷起来，夏洛特情不自禁地叫道：“那个诺尔曼让我入了天晓得干什么用的1000股呢？”

博勃怪声怪调地说：“别提了！他从罗贝托·雷古莱斯那里不知贷了多少款。原来是这么回事！”

胡尼奥叹口气说：“我爸爸给他贴现了股票！”

只有古基斯离开了这群惊慌失措的人，端着她的姜汁啤酒，一步三晃地走到另一张桌子。一个欢快、带着几分醉意的男人对她说：“你好，古基斯！美丽的姑娘，摄人魂魄的精灵，托托纳卡①的梅萨利纳②！”

“我可亲的专栏作家！”古基斯搂住了穿衬衣的记者。“正像别人说的，你总是那么精神。”古基斯垂下黑眼皮，看了一眼记者的朋友们。他们正满脸堆笑地向她献着殷勤。“阿卡布尔科美不美？你们这些包打听！”

记者晃着他的杯子，对他的一个伙伴挤了挤眼：“是啊，或许明天人们会知道，你缠上了高原。最有魅力的庄园主。”

“真的吗，我亲爱的？”古基斯在记者的头上闻了一下。“人们会愤怒的。你瞧，在墨西哥要独立也真不容易，

---

① 墨西哥土著居民。

② 梅萨利纳：古罗马皇帝（Jaucliol）的第三个妻子，生活放荡。

随时会有人诽谤你。”古基斯笑着抬起胳膊去挠记者的头发。“他们想让胡尼奥同雷古莱斯的傻丫头结婚。你说说，他需要的是不是一个有经验的女孩子，能够引导他，帮他应酬。你说是不是。亲爱的，尤其是不要让他出洋相，”说着，古基斯坐到记者的大腿上，翘起腿。“罗布莱斯的老婆找到一个情夫，而她的老头子已经破产了……”

记者一边继续对他的同伴挤眼睛，一边把耳朵凑到古基斯的嘴边。

“……你觉得怎么样？我只是为那些在那里有存款的人着想。你可是传播这一令人惊恐的消息的工具。你得向我保证不把它搞到报纸上去！”

记者挠挠头，搂紧古基斯说：“不会的，小宝贝，我的责任是保护公众的利益。你以为我听了你说的事情之后我还能够安安稳稳地睡觉吗？罗布莱斯那里不也有我的活期存款吗？不会的，小宝贝，不会的。你做了件好事，真的。你避免了许多家庭的破产。”

纳塔莎远远地注意着古基斯的举止。周围是沾在泳装上的沙土的气味，吉它三重奏演员的汗味和粘在身上的油泥味。远处，一些滑水者像僵硬的木偶闪过。再远处，是在阳光下浑然一体、丑陋之极的一堆水泥、砖瓦和彩色玻璃。

古基斯开始慢慢走回自己的桌子。紧紧裹在衣服里的臀部随着肩和裸露的背扭动着。

记者对他的一个同伴说：“兄弟，既然不让谈论政治，我们也只有去写这些丑闻了。”

奇诺·塔博阿达躺在一张席子上，夕阳照耀着他那结实

的身子。他张开双臂，一手端着杯姜汁啤酒，另一只手拿着根雪茄。拿着雪茄的手时不时地伸到踝骨处挠痒。他的眼睛上遮着两块棉花，印着名人手迹的网状白色泳装在古铜色皮肤的衬托下格外醒目。脚上套着卷成一团的护踝，头上戴着红草帽。西蒙埃弗拉因戴着遮阳帽，坐在阴凉地方。他脖颈上扎了块黄围巾，穿着一条亚麻布球裤。罗德里戈·波拉笔直地坐在一张藤椅上，玩着一根吸管，自顾自地想着什么。

他终于开口道："喂，有一个题材肯定可以叫座，但是审查部门会禁止上演的。"

四脚八叉地躺在那里的塔博阿达嘟囔道："说给我听听。"海浪每拍打一次晒台的基座，海鸟便拍扑着翅膀飞起。黄昏悄悄地降临了。

罗德里戈接着说："是关于女性同性恋的……"

西蒙插嘴道："不怎么样。我们可以改编一下，先生，把它变成麦西哥①式的……"

罗德里戈感到一阵莫名的快意。他笑了，他终于感到高人一等了。他不知不觉地重复了梅迪亚纳在中学里说过的三句话，诺尔曼·拉腊戈蒂的一二个面部表情，他还听到了胡尼奥，平比内拉和博勃的笑声。现在他觉得肯定统治一切。当西蒙说"麦西哥"时，罗德里戈真想回他一句"圣灵，祖父家中的黑纱"。他已经学会了这种游戏。要是有人及时地告诉他，只要了解新的游戏的新方法，就可以超过所有人：爱捉弄人的知识分子，被财富弄得晕头转向的新娘和爱管闲事的母亲，那该有多好！因为游戏取决于玩游戏的人，对他

① 西蒙是中东人，西班牙文说不好，把"墨"说成了"麦"。

来说，只是掌握它的时间问题，他会成为必不可少的人的。

“埃夫拉因先生，我们会把它变成墨西哥式有，没问题。一切都已经得到解决：题材是世界性的，但具有地方特色，外国观众一定会得到深刻的印象。您瞧，两个女孩，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一个是贵族，一个是平民。”

塔博阿达又嘟囔道：“天方夜谈？”

“对不起，这就和您的架子上有座圣马可斯的狮像是一样的。”罗德里戈语气坚定地插话，“姑娘们怎么样呢？一个应有尽有……”

“另一个一无所有……”塔博阿达叹口气。“她在溪水旁出生，要照看她的弟弟。”

“她是个孤女。知道吗，奇努。她有非常好的邻居。我们要让这些场面土色土香，还可以省一笔钱。”

塔博阿达用威士忌漱着嘴，说：“西蒙，人们喜欢的是现实主义。很好。我们把象牙塔送给意大利人。请注意：邻居，晾晒的衣服，长舌妇，野汉子，整个气氛都是没有目的的叛逆者的，是儿童犯罪的气氛……”

“注意，这是彩色电影，”埃夫拉因不耐烦地晃着一条腿，感到这样非常舒适，因为，海风可以从裤腿口一直吹到膝盖。“要拍些漂亮的东西。”

“所以，”罗德里戈总结道，“另一个姑娘生活在贵族家庭，住在一座奢侈的别墅里，穿着华丽的衣服，开着折叠篷式的卡迪亚克兜风。”

“太妙了，”埃夫拉因伸长腿，让风吹到更里边。“我全明白了。那是一座大厅，到处都摆着黄菖蒲。大理石的大楼梯。米罗的维纳斯坐在楼梯上休息。用宽银幕效果非常

好。”

罗德里戈站起来，明亮的眼睛一会儿看着埃夫拉因，一会儿看着塔博阿达。“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贵族女孩开着她的玫瑰色汽车同朋友出去兜风……”

“太妙了！”

“……她最爱跳曼博舞。父母出门时，她便在家里开舞会，尽情胡闹，她还开始吸毒……”

塔博阿达坐了起来：“波拉，不要往下说了！我都看见了。另一位姑娘，就是出身平民的那位，终日在那架老式的辛格牌缝纫机上做活，为的是送弟弟们上学。后来，她组织了一次圣诞聚会，她跳的伦巴舞吸引了人们。一位剧院老板看见了她……”

“太妙了！简直是迪多①式的角色！”

“而另一个却遭了殃，被父亲轰出家门，落到几个探险者的手里……”

“好极了，塔博阿达先生！”罗德里戈举起胳膊划了个圆圈。“这个对比别出心裁。圣诞之夜，贵族姑娘满面羞愧地走近她父母的家。她站在马路上，窥测着他们的晚餐。她哭了。她不能进去。”

“她穿着箔片做成的衣服和缕空的袜子，对不对？”塔博阿达叫了起来，眼睫上的棉花都震掉了。

“是这样。太晚了。她 穿 过 马 路时，一辆卡车撞倒了她。”

“而另外一位，”塔博阿达疯狂地嚼着雪茄，“那个平

---

① 传说中的迦太基女王和建国者。

民姑娘，同剧院老板结了婚。”

他用毛巾擦着汗：“够电影节的水准了！”

罗德里戈又笑了。是的。他是在做游戏，但是他会让他们知道他是谁的；他要让他们尊重他；他要向他们表明……他会写一部伟大的剧本，会让他们惊奇地看到他的天才。爱森斯坦①，普多夫金② 弗莱厄蒂③：罗德里戈哈哈大笑。

“慢着，”埃夫拉因又不耐烦地晃着腿。“还要为女观众找几个奶油小生呢。”

“还要让他们唱歌，”塔博阿达嘟囔道。他心满意足地又躺下了。一个身穿紧身条子上衣的小伙子过来在他们的饮料里放冰块。

罗德里戈兴致勃勃地吮着吸管：“贵族姑娘的父亲在一家高级夜总会里唱博莱罗舞曲。相反，剧院老板是个农村出身的小伙子，空闲时就穿上皮背心，为那位平民姑娘唱小夜曲。”

“她要向圣母像做祈祷。要尊重宗教嘛。”西蒙把手放在膝盖上说。

罗德里戈环视着塔博阿达的夏日别墅。小桌上放着成了烟灰缸的空罐，陶土做的器皿和印第安人风格的餐具。罗德里戈想，在厨房里或许会用压力锅和搅拌器。他想问埃夫拉因，在好莱坞演员的家里，锅和耐火盘是不是都放在大厅里，但是，他忍住了。这时塔博阿达又叫道：“就这样。听

---

① 爱森斯坦（1898—1948）：苏联早期电影导演，对蒙太奇理论有重要贡献。

② 普多夫金（1893—1953）：苏联早期电影导演。

③ 弗莱厄蒂（1884—1951）：美国制片家，被称为纪录影片之父。

着，西蒙，让罗德里戈在这里呆一个星期，把我们刚刚说的都写下来。兄弟，你已经知道了，对话要有诗意，我们要拿出高质量的东西；比如，女孩被骗，一个周末，剧院老板来阿卡普尔科，到处做比较，看看大海是否像这个，浪花是否像那个，还有你的嘴，棕榈树等等。我去租设备，你考虑制片的问题。一个星期后开始拍外景，再过两个星期就可以拍完了。”

西蒙皱皱鼻子，挠挠脑门，说：“罗德里戈的思路已经很清楚了。四天就可以写完了。”

“开始干吧，干起来吧，”塔博阿达站起来，开始做徒手体操。乳头随着动作上下跳动着，贴在脖颈上的软发往下滴着凡士林。“不用担心，兄弟。喂，西蒙，那个临时演员有空吗？就是在我的上部片子里扮演受迫害的印第安女人的那个小个子。”

“就是没空，我们也能把她救出来呀，奇诺。”

“那就把她派给波拉伙伴，好让他高高兴兴地工作。这部片子一定叫座！我们给它起个什么名字？”

“威西列次尔斯立是起名字的专家。他会在奎尔纳瓦卡想出一个名字的。我们可以付给他钱。”

“好吧，好吧。”

“罗德里戈这是第一次，我们就付给他一万二千。”

“好吧，好吧。”

罗德里戈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哼着博莱罗舞曲。手中冰凉的酒杯，阳光下血液流动的加快，威士忌进到胃里后产生的舒适的暖意都使他感到惬意。太阳开始落山了，云彩的颜色看上去那么的和谐，这强烈的美感使得埃夫

拉因和塔博阿达也欢快起来。他们安静下来，默默地向大自然致意。罗德里戈睁开眼睛，突然产生了在瑰丽的天空书写“剧终”两个字的愿望。

“海浪太大了。”诺尔曼坐在修建在礁石上宽大的晒台上的帆布铁椅上说。

“那更好；我们可以试试帆船，”依克斯卡答道。

诺尔曼不想挪动她那晒成古铜色的身体。每个汗毛孔都闪烁着夕阳的余辉，每个汗毛孔都记载着这几天在星光和大海的沐浴下，在白色的海滩上和在青绿色的水底度过的日日夜夜。她一边用手摸着自己的肩，一边自言自语道，她从未有过这样充满爱的夜晚。她眯缝着眼，看着几乎一动不动、橄榄色皮肤的西恩富戈斯。他一只脚踏在阳台的边墙上，盯着大海，慢慢地抽着烟。

“你高兴吗？”

西恩富戈斯没有回答。落日照着他的脸和胸部，使他的皮肤显得更加油黑。

“亲爱的，”诺尔曼闭上眼，撅起嘴，“别担心，宝贝。你知道我会做你要让我做的一切的，我是你的人。”

依克斯卡微笑了，但他没有转过脸来。从海港那边开始传来手拉风琴的舞曲声。风越来越大，吹拂着海面。

“过来，诺尔曼。”

“要起风了。在这里真舒服。”

“过来。”

两人沿着石梯来到码头。西恩富戈斯升起帆。诺尔曼交叉着双手跳到帆船上。依克斯克把帆船驶向大海的同时，她

俯卧在船头，看着礁石向后退去。

“天气真好！”

大海慢慢变黑了：海水的颜色越来越深，天空剧烈动荡着。诺尔曼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她注视着正在驶船的依克斯卡的背，她真想站起来去咬他的背。她感到一阵不可抑制的欲望；不顾一切地去咬他的背，以作为她的爱情生活的顶峰。她想，她永远也不能回阿卡普尔科的家了；她还想，床染上了依克斯卡皮肤的颜色。现在，她想咬他的肉体。她回头看了一眼渐渐消失在黑夜和大风里的海岸。

“你爱我吗，诺尔曼？”依克斯卡用压过风帆扇动的声音的嗓门喊道。

“爱，爱！胜过爱我自己！”她扯着嗓子嚷道。依克斯卡，我们回去吧！”

“胜过爱你自己？”依克斯卡又喊道。但是诺尔曼没有听。海浪越来越大，劈头盖脸地拍打着小船。

“放下帆，依克斯卡！”

“胜过爱你自己？”

“我们要遇难了！放下帆！”

跪着的诺尔曼迅速地四下望着：两股莫名的、比黑夜还要黑的弧线张开大嘴，奔跑着聚在一起；巨响声中，诺尔曼绝望地去抓救生圈：她感到另一只手不是绝望地而是冷静地在夺下救生圈，感到另一只手在捏她的手腕，使她放开救生圈。诺尔曼感到另一种无形的圈吸引着她，在她的头脑里嗡嗡作响：闪电不时划破夜空，不见踪影的鱼在海里游荡，海水不规则地变换着颜色；不一会儿，她又感到抓住救生圈的依克斯卡在她右边喘着气，呼出的气都喷到了她的嘴上。

“给我，给我！”女人想喊，她不想相信西恩富戈斯在黑暗中像条不可理解的鲨鱼一样咧着大嘴在微笑。又是一声巨响：世界又是一片惨白，变得像唾液那样稠粘，又把手脚伸向远方，又刮起了风：她总是看见他那亮闪闪的脑袋靠在救生圈上。诺尔曼鼓足劲划了三下，靠近硬邦邦的白色救生圈。“给我，给我！”她喘着气，撕扯着西恩富戈斯的脸，掐他如同大地般结实的脖子，拍打着。直到搅浑了水，才抱住依克斯卡的头，把它往下摁，然后自己套上救生圈。

大海安静下来了。乌云在黑夜和诺尔曼之间飞快地闪过。精疲力竭的她向岸边，向有灯光的地方扑腾着。眼前是她自己的形象。她热血沸腾地想着自己的解脱，救出了自己的身体和全部权力。

下巴陷进了沙滩。全身肌肉都放松了。她闭上眼睛，只是感到海浪轻轻地从她的嘴里流进、流出。她找不到一句祷告的话，只是对着沙滩和大海喃喃地说“诺尔曼，诺尔曼”。这是个被淹没了的名字，是个得以拯救的身躯。她还记得许多名字，这些名字如同被根线串住那样从七窍中流出，但又没有离开她：“罗德里戈……平比内拉……”诺尔曼趴在温暖、泛着泡沫的海滩上昏迷不醒。“……依克斯卡……罗德里戈……费德里克……”这些名字缠绕着得救的躯体。她又感到头脑嗡嗡作响。她睁开了眼睛。

她毫然目的地在海滩上跑着，直到找到了一条陡峭的石梯。她向上跑去。这是失败之路。她向家门口跑去，穿过种满九重葛和遮荫植物的花园里和伸向海滩的大厅，最后来到她的卧室。她没有休息，而是把梳子、浴巾、唇膏、面罩往身上和脸上堆。一件印花衣服，白鞋子，包，钱。

她把钥匙插进汽车点火开关，把车飞快地开到公路上，穿过黑暗，来到港口有蓝色灯光的地方。从海滩到旅馆，都还有夜间行驶的车辆。敞篷汽车上坐满了晒成古铜色、衬衣敞开的小伙子，穿比基尼、披沾着沙土的浴巾的人，收音机都开到最大的音量。海港旁是放纵的人们：淫荡的黑白混血儿，大腹便便的黑女人，黄皮肤的孩子，钓不上鱼的渔线，卖椰子水的小贩：所有的人都背对城市、面向大海坐着。戴着草帽和墨镜，穿着彩裙，抽着雪茄烟，挎着照像机的美国人开怀大笑：酒吧和旅店的霓虹灯闪烁着，到处是汽油和臭鱼味，到处可以听到接连不断的 汽 车 喇 叭声和警察的哨子声，还有淹没在热浪中的手拉风琴声；门面高大、醒目，但已油漆剥落的新大楼同草房交错有致；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因患疟疾颤抖着；身体削瘦的人从海滩走向旅馆；肥胖、总是不成比例的身子穿着毛织的泳装；丢弃的浴衣，沙子堆成的保垒；到处是烟蒂和瓶子的海滩；疲惫不堪、张着大嘴的老狗；海面上泛着油花，被风吹散的滑水板和摇摆不定的小艇：杜松子酒和朗姆酒，啪嗒啪，杜松子酒和朗姆酒，啪嗒啪，啪嗒啪，离开子“蓝海滩”，再去“科帕卡瓦纳”，再去“砰砰砰”①，随着热带鼓的节奏，将身躯扭在一起，杜松子酒和朗姆酒，举起你的胳膊，啪嗒啪，四肢扭动，阿卡普尔科白色的指甲嵌进了酒精、水泥和美元的手指。所有这一切都把热浪扑在开着快车的诺尔曼的脸上。她在一家酒吧前停了下来：那棕榈叶搭成的屋顶同跳着四步舞的腿、崩克舞曲、酒杯和古钢琴一起翩翩起舞。诺尔曼走进酒吧，脱去

① 均为旅店和夜总会的名字。

鞋，独自走进舞池，张开腿，舞动起双臂。汗和化妆用的颜料浸湿了她的嘴唇和眼睑。一个肌肉发达，头发卷曲，胡须浓密，眼睛歪斜的男人搂住了她的腰。诺尔曼把自己的嘴唇弄得更加湿润，腹部紧贴在男人身上，舞动着双臂。

“你不喝点儿吗？”

“当然喝，给我在酒柜上放一排代基里酒①，要冰镇的。”诺尔曼开心地用嘶哑的嗓音说。

她一边跳舞，一边取走酒杯，一口一杯地喝着。崩克舞的节奏更强烈了，她来回跑着，跳着，从这张桌子转到那张桌子，喝了这杯再喝那杯：别的跳舞的人都离开了舞池。

“我就喜欢这样！”诺尔曼旋转起她的裙子时喊道：“要让人们知道有价值的东西！我就喜欢这样！让我一个人呆在这里！”

“小船来了！”卷发男人凑到她耳边说。

“什么小船，小木偶？”

“跳吧，你别装傻了……”

“跳吧，我不装傻。”

小船划破海面：管辖区外有一条挂着小旗的白色小艇。诺尔曼跳着舞从梯子走上船。一个身强力壮的红脸老头拦住了去路。

“是我，马卡拉卡斯，”卷发男人喊道。

“过来，小伙子。”

“你带钱了吗？”马卡拉卡斯问诺尔曼。

诺尔曼猛地站住，看了一下同伴冰冷的斜眼，发出一阵

---

① 一种用糖、柠檬汁和甜酒对成的鸡尾酒。

狂笑。她打开提包，拿出三张一千比索的票子朝他脸上摔去："拿着，混蛋，不识抬举。"

她摔倒在轮盘赌的桌子上；小船摇晃起来。她又要了几杯代基里酒。

"这儿有冰激凌，你想来点儿吗？"马卡拉卡斯过来说。

诺尔曼忍不住又笑起来。

"我还活着！知道吗？"

"问题是……"

"我不依赖任何人，知道吗？"

"唉，你这个姑娘……"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找所有的人的麻烦，知道吗？所有的人……"

"我就喜欢你这样，姑娘。"

"因为我是精华……"诺尔曼指指自己的太阳穴，然后勾住马卡拉卡斯的脖子，不停地笑着。"……是墨西哥的精华，知道吗？"

"当然知道。"

"所有的人都得听我的，不管是平比内拉，还是罗德里戈，就连那个淹死的人也得听我的。"

"过来。"

一个长着蓝胡子，身材削瘦，显得焦躁不安，戴顶船长帽的美国人把门打开。

"我想，我想要我的柠檬冰激凌，"光着脚的诺尔曼搂着马卡拉卡斯唱着歌飘了进去。

在联邦区法院的一条走廊里，墙上挂满了贴着传讯单和

无名尸体照片的黑板，一个小个子审讯秘书用右手的食指抵着左手心说："我知道，您给了我四千比索为的是按您的意思把事了了。可是，先生，证据确凿啊。没法逃脱。""是吗？"浑身冒汗的胖男人半张着嘴吹了声口哨。"您在这里看见过他妈的谁了？"

瘦小、殷勤的男人伸手摸了一下胖男人的衣领："别冲我发火，别冲我发火。您看我已经办妥了。"

9月清爽的风急速地吹过黑暗、肮脏的庭院。院外，一位独臂老人正在卖红色封面的法规、民歌集和官方公报。

"我把一半的钱送给了二审法官。只要案子送到他那里，您就打赢这场官司了。"

胖男人笑了，他擦着汗说："他妈的。那么，为了打赢官司，你给了初审法官多少钱？"

秘书淫秽地笑了，露出枯黄、稀疏的牙齿："五个妓女，尊敬的先生。您瞧，您总是能赢的。听我说，一个人就靠这点可怜的工资怎么活呢？您瞧，物价天天在涨。人们都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听说现在又爆发朝鲜战争了。您瞧。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奋斗，对不对？我对您说，不用担心，这场官司您准赢。"秘书用卷宗遮住磨破了的袖子，急匆匆地穿过院子，朝一群律师点头打过招呼，便像老鼠那样急促地迈上联邦区法院里破损的石梯。

分水岭

罗贝托·雷古莱斯在高尔夫球场上慢慢走着，心里一直

在想平比内拉·德奥万多告诉他的话。雨后，由一大群园工保养的球场显得格外葱绿。他长着一对灰眼睛，晒得黑黑的脸膛上有几道皱纹，已经花白的金发剪得短短的。打完第九洞后，他开始往俱乐部走去。跟在他后面的是一群戴着按太平洋歌剧院里美国海军上将的服饰设计的帽子，穿着安哥拉兔毛或是开司米毛衣，亚麻或法兰绒裤子和肥大的鞋子的人们。他们一边议论，一边笑着。雷古莱斯停下来等他们。

"学士，您今天打得真快……"

"是啊，"雷古莱斯笑道，"我想早点去办公室。"

"可刚11点啊。"

"真的，有件事要办。"

"真是的，我们都有重要的买卖。"

"可这是件急事。堂赫纳罗，您会理解我……"

"我？当然会的……罗布莱斯转让出那笔股票后，把我们这些蒙特雷人整得够呛，您不知道什么叫汗流浃背……"

"怎么不知道！"雷古莱斯两手玩着高尔夫球喊道。"这叫不诚实。但是，您瞧，谁也制服不了罗布莱斯。我以为，为个人利益工作是件好事，但得有个界线：那就是尊重别人的利益。堂赫纳罗，过于野心勃勃是危险的……"

"还用您对我说这些，学士！"要是突然把您变成那个强盗科托的同伙，您会有何感想？罗布莱斯对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他把他的百分之五十一都给了那个穷小子，结果把我们给耍了。"

"啊！是科托……"

"就是他……"

"我亲爱的堂赫纳罗：罗布莱斯转让给科托的股票是署

名的吗？”

“可惜不是。都是持有人的。”

“你和伊瓦尔根，贝拉尔德和卡德维拉他们关系很好，是不是？”

“噢，这不是什么秘密，我们之所以好是因为……”

“堂赫纳罗，为了庆贺我们的公司，我请你喝杯威士忌。”

“嗯？”堂赫纳罗的眼里闪过一道狡黠的目光。等到了俱乐部的酒吧，两人离开了其他人。

那天下午，雷古莱斯开始工作。他的新办公室面对哥伦布街心花园，墙上安着包皮的栏杆和玻璃窗。经过运动和按摩的雷古莱斯觉得格外清爽，他手端姜汁啤酒，不停地打着电话，每拨一个号码，仿佛都看到平比内拉·德奥万多甜蜜、清澈的眼睛。每谈完一次紧张、短暂的话之后，他都会想起那天别人在圣博恩斯餐馆把平比内拉介绍给他时，他看到的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那时候，墨西哥城有钱有势的人都在一家古老的、铺着瓷砖的宅院里聚会喝茶，吃点心。从瓜纳华托来的雷古莱斯刚刚进入这个圈子。他雄心勃勃，要捞取两样东西：金钱和地位。他希望能在圣博恩斯得到这两样东西。他以为平比内拉能给他第二样东西；今天，他要感谢奥万德家族，当年，这个家族出于优越感使得他求婚的欲望落空了。雷古莱斯此刻想，他自己造就了自己的地位。资本是一个东西，是两项式中的第一项。金钱能带来地位；他的成功必要归功于他以前的女秘书西尔维娅，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的姑娘，和今天的雷古莱斯夫人；还要归功于平比内拉，是她请求他帮助归还了一些庄园，还是她告诉了关于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经济状况不稳的消息，她还说，罗布

莱斯已经加入了日落西山的奥万多家族的行列。

“西尔维娅吗？……不，我没兴趣；我有急事要对你说。请你的朋友卡塞奥克斯马上和我取得联系……怎么了？你没有舌头吗？……恬不知耻？天哪！我还一直记得他，他完全可以行个好，给我回个电话……我跟你讲正经事。我想让他在半个小时之内给我打电话……是的，我知道，今天是贝提纳的生日，可是我很忙。你给她找一对伙伴，让她们去委萨略斯公园或者别的地方好了……好吧。再见。”

“科托朋友！太巧了！您总也不在家……嗯？是啊，我们都忙得要命。听我说……是的，当然，我明白……听我说，我抵押着您那笔价值90万的股票……是的，是开发硫磺的那笔署名股票……您瞧，我知道那里会出事的……啊！您已经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好吧，科托，我们是朋友，我们两人能摆脱这个困境……是的，任何人都会知道的，只要想一想就可以了……不，我怎么会不相信您的诚意呢。但是，说到底，我们两人都了解情况，要是我们把硫磺股票典到堂赫纳罗那里您觉得怎么样？您可以赚十万比索，然后，在别人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再来做硫磺买卖。请您注意，要是今天得不到您的回话，我也会把这笔股票脱手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有办法，您知道……今天为了你，明天为了我，谁都不亏！那么，一有您的回话，我就开始办，科托朋友……随时愿为您效劳……”

“是堂赫纳罗吗？办妥了。明天我就可以抵押科托的股票了……是的，我已经和他谈过了，都谈妥了……是的，他很贪婪，但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是头没有眼光的猛禽。我确实使用了您的股东的权利，只是稍有改动……是这样。科托

拿到十万就满意了……今天就中止罗布莱斯的转让权？好极了！那信贷也中止吗？……啊，当然，慢慢来，别让他嗅出什么来。啊！您对工厂附近的土地不感兴趣？罗布莱斯已经把它典出去了！糟糕！我觉得这事我也可以办……您说吧……侵犯劳工法？您可以制造他同工会领袖的矛盾……知道吗？很好：立即开始办。”

“您好，卡塞奥克斯。我开门见山：您同费德里克·罗布莱斯一起出卖地皮的事还没办完吧？……只差签名了，嗯！啊，已经预付给您一大笔款子了。没关系：小朋友，从您的额头上已经看得出来……哼！做买卖是一桩事，文雅是另一桩事。听着我的话，要不就滚他妈的蛋……就是您听到的话……那些地皮至少比您以为的数字要高两倍。罗布莱斯在耍弄您。我开的价是每米20比索……没错……小朋友，您欠了不少债，靠吹牛过日子是要付代价的……不，我不威胁您；只是因为西尔维娅说情，我才一直没吱声，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啊，预付的款项！是多少？……就这样定了：我给您一笔钱，您明天去交给罗布莱斯，把这事了了……就这样吧，小朋友，就这样吧。”

“是的，先生。明天我把钱全部从银行里取出来。罗布莱斯的情况很不妙。他投资搞硫磺矿，您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您是因为我知道您在那里有……政策不对，当然罗。与此相关的人知道的越多越好。应该保护金融世家的利益……愿为您效劳，先生，没得说的……是的，西尔维娅告诉我了。让夫人们决定吧，我会感到高兴的。很荣幸。那末，再见……”

“卡德维拉学士？我是雷古莱斯……雷——古——莱

斯，雷……是的，是堂赫纳罗的朋友……对不起，这事我知道，但是我有一个与企业有关的重要消息……是的，是罗布莱斯的工厂……是的，罗布莱斯同您进行的竞争至少是不诚实的……而且是背信弃义，当然……倾销？……不，问题是我有证据，能证明他触犯了法律，是的……当然，您可以看到这些证据。我也一样，学士，我也一样……愿为您效劳。”

雷古莱斯放下电话筒，整理一下红色丝绸领带和手帕的边角，在蓝色皮椅上坐下来，摁了一个按扭：

“小姐，请您记一下。马上给司法部发个密件。准备一份要同胡安·费利佩·科托签署的抵押契约，内容是给持票人价值80万比索的股票。等这份契约签署后，中止以前和同一位先生签署的契约。准备一份要同佩德罗·卡塞奥克斯先生签署的买卖契约，内容是购进一万平方米地皮，每平方米20比索。另外为卖方准备一份内容相同的契约；买方是赫纳罗·阿里亚加，一万平方米，每平方米35比索。请准备好这些文件，另外，让人把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的私人档案送到我这来。”

雷古莱斯从档案里摘出数字和材料，以及一切有助于了解罗布莱斯财富和生活的材料，一直忙到晚上9点。

“孩子，你变黑了，就像我记得的从前的黑夜那么黑，”特奥杜拉·莫克特苏玛寡妇让依克斯卡走进她那到处是潮湿的苔藓和干枯的花朵的房子时说。“你同太阳进行了搏斗，太阳也少见了。你给我带来了什么？”

西恩富戈斯一屁股坐在满是灰尘的席子上。这间房子像是祈祷的场所——背时的祈祷，就好像在祈祷让已经发生了

的事情不要发生——在被翻动过的土地和地下坟墓上总是有着灰尘、水渍和食物。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特奥杜拉·莫克特苏玛又问。她的眼睛已经只是脸上的一个黑洞，仿佛在焦急地等待着世界的复苏。依克斯卡把脸埋在手里，用一种瓮声瓮气，像是受过伤害、并不属于他的声音说：“特奥杜拉，我们的世界永远死了。就和你的孩子和塞莱多尼奥的骨灰被撒在大地上没有引起一个人的哭泣，没有燃起一丝得以活下去的希望一样。”

“孩子，”寡妇咬着牙说。她那钐刀似的身体俯在西恩富戈斯的背上。“你知道吗？生命不是由人创造的，而是由人踩着的大地孕育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可以掠走我们的财物，可以毁掉我们的记忆力，但是，孩子，在那地下，在那黑洞洞的地方，他们就不能践踏我们，一切都是平等的，大家的声音都能听到：你知道这一点。”

依克斯卡抬起头，吻了一下特奥杜拉的手，说：“不，已经听不到了。你瞧，我一直想听，这些年来我一直闭着眼睛等待着这声音。就好像一阵新语风卷走了所有的一切。今天的太阳已经不是我们的太阳，特奥杜拉，是一种……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太阳，是为了晒涂抹了合成油的皮肤的……”

寡妇盯着依克斯卡，她的眼神是那么遥远，根本听不懂他的话。她停留在已消失了几个世纪的某年某日上，同注定要到来的此时此刻毫无共同之处。依克斯卡感到，特奥杜拉那衰老的躯壳正在消失，只剩下一颗悬在天地之间、毫无杂质的红宝石。寡妇的宝石发出的碰撞声，使得依克斯卡又感

到、看到特奥杜拉的身影，她那饱经沧桑的肌肤，她那干瘪的面孔。

“谁知道，孩子，谁知道怎么到来，从何路到来……或许你创造的东西不是这个样子。或许用你我未曾见过的新衣服和新仪式可以做出同样的事情。因为这片土地呼唤着——我知道这一点，孩子，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呼唤着我们，它最后会吞噬下所有的东西，在恢复其本来面目后再把它们吐出来，尽管它们已经死去。没法逃脱。依克斯卡，这个女人，就是你想拔去她的根的女人……”

“叫诺尔曼，”依克斯卡平静地说。“请记住她的名字。”

“或许这个诺尔曼理解问题的方式不同于你我。孩子，又有什么办法！要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土地会把她吞噬，你看着吧。在一切行将灭亡的地方，在你的生命之链断裂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她的。在此之前不行，因为外壳不一样，而人们为了进行我们的仪式，理解我们的奉献而无处依附；但是，到头来，当穷苦人不能说话，也没有人能听懂他们话的时候，那时候就可以了，就可以了。那时我们可以居高临下，把他们变成我们的人。那里是我们的地区……不管怎么说，我们在那里生活过。”

寡妇蹲在炊具旁边，喉头发出一些听不清楚的声音。依克斯卡静静地听着，想把特奥杜拉的思想组织起来。最后，他说：

“特奥杜拉，难道你我思考这个问题就够了吗？难道你我试图经历这一切就是以使我们的世界真正得以存在了吗？或许那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力量？我们还能要求更多的东西

吗？特奥杜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寡妇用力揉着面团，说：“我只知道我说的话。孩子，我们的人逍遥自在，隐姓埋名，但十分活跃。你是知道的。他们总是获胜。鲜血在流淌，英雄献出了生命，死人则披红挂绿，高歌步入地下，孩子，这都是我在别的地方闻所未闻的。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们不会甩下我们不管的，到关键时候他们就在那里了。为的是恢复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本来面目，为的是告诉大家终点即是起点，所有的人和他们的特征都是如此，孩子，你不认为是这样吗？人们总是在沉睡，除非被人唤醒。孩子，尽管有人不愿意，我们仍然要唤醒他们，为的是使我们的生活理性化，使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面孔，永远把它戴好。你就看着吧。要是有人溜掉了，比如你的那位死去了母亲的朋友，就会有别人顶上。孩子，有一个就可以了。在我死以前，我会看见他，并且把我的宝石送给他，我还要最后看他一眼，让他知道有人知道他的事。孩子，要送给甘愿牺牲的人。我们已经枯萎了，人们在生活中已经把我们忘却。他们走了，只留下我们和一个戴着金属面罩的人。但是，在死亡中，没有人会忘记我们。依克斯卡孩子，你就瞧着吧。”

她把面团放在膝盖上，握起苍老、到处是伤的手，睁开眼，盯住西恩富戈斯变了色的脸，用一种从未听到过的声音讲话，这声音只有在业已消亡和被人遗忘的时间里，在埋葬在水底、尘埃、贝壳和鼓皮的时间里才会引起反响。她的话像是鳞片，而不是语言。她说道：“我们离分水岭已经不远了。他们将死去，而我们则在提供食粮后获得新生。我们已经交了梦税；城市会替我们继续交的。绿松石的宝库，石头

的内心，蛇的风，你不要再做梦了。”

透过这些没有说出来的话，西恩富戈斯看到了一道火舌和圣母领报，还有这座沉睡中的城市的形象紧紧挨在一起。他还看见，浑身是伤的罗布莱斯和诺尔曼在梦中，在最后一次的苏醒中紧紧地挨在一起。

“兄弟，让我们离开这里吧，我们走吧。”身穿褪色牛仔裤的小伙子在蚂蚱山大街布卡莱利街口停下来，挑衅性地看了一眼这座城市的人和物。“但是，我家，拉罗，我家……”“得了，你别惹我生气。你们家以为你在中学呢，就和我也在中学一样。从现在到要走，我们就吵个没完。谁都不会调查的。”另一个小伙子个头稍矮一些，穿一件黄毛衣，正咬着指甲。“够了……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你会打退堂鼓的”。“听着，兄弟，问题是我妈妈就一个人……”“算了，也许你还能为家里挣点钱呢。”“不，她是想让我上学，学点本事，你知道可怜的她为了我能上学念书一直在拼命地干活。要是我不回去，她会十分不放心的。”“只有傻瓜才工作，兄弟！你和我都是聪明人。可是在这座混蛋城市里人们不知道我们的价值。在华雷斯城，你会看到……”“可是你那位表兄弟，就是那个能使我们变富的人，你同他谈过了没有？”“没有，兄弟，但是，他讲义气，你会看见的。那儿有他的夜总会，还有所有轻柔的东西，你只要开心地玩，就能挣许多钱。这儿有什么？你算算账：我们还得再上一年中学，那时都成大人了，然后是二年高中，五六年大学。兄弟，也就是再有九年时间一分钱都挣不到！我们非变成傻瓜不可，那些教师只会捉弄我们。好吧，

要是你生来就是这个命，你就留在这儿吧。我自己去华雷斯城。”又矮又胖的小伙子皱皱眉头，低下脑袋。另一个高个子焦燥不安地梳梳黑头发，摸摸脖颈。“该死的城市！在这里，你最多当个擦鞋匠。你没看见那些坐在小汽车里的孩子吗？难道你和我能同他们竞争？你以为这样走着，就能遇上漂亮女人？哈……说真的，你还从来没摸过女人呢，小家伙？”胖小伙子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他的同伴。“兄弟，鼓起劲来，因为在北方一切都得动真格的。好了，你决定了吗？”

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正向托纳拉街走，迎面遇上焦躁不安的高个小伙子的目光。小伙子挑衅性地瞪了他一眼。“梅莫，这里所有的人都这么看你。都那么同情我们。我不会让他们这么看我的！我们一定要回来报仇，教训这些自以为高尚的首都人！”说完，两个小伙子把手插在衣兜里，躲避着电车，在汽车之间跳来跳去，穿过了马路。

奥特西娅·恰孔

“他没同您谈起我？真的吗？您怎么知道我的？”

“他十分温柔，十分纯真；他不让我抛头露面，我不因此责怪他，相反，是我愿意这样的，你知道——我们两人经常见面，除了第一次，都只有我们两人呆在这里。就好像我们的世界连一公分也不能扩展了。”

“他也坐在您呆的地方。”

“他先让我从远处感到他的存在。”

"……就是沙发这儿吗？"

"不，我不责怪他，我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做什么事都要有合适的地方，为的是让我们的爱憎能有基础，深化——相反，我害怕，是的，害怕我们会成为幽灵；我几乎曾经是幽灵；我也为此感谢费德里克，感谢他给了我爱和恨的尺度，使得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不说了，我会使你无聊的。想喝杯咖啡吗？不，我非常清楚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您瞧，您呆的地方有个咖啡色的沙发，左边是个烟囱，——只是个摆设，没有用处——然后是把椅子，在中间是……但我不能再让您感到无聊了……"

"我感到您想知道点什么，是不是？我知道您应该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我也是从远处来的，在那里我们无需交谈就能相互理解；我的容貌会告诉您的，要不然就没办法了。不是吗？我们不是靠语言而是靠眼光喂大的。但不能看得很久，您不这样认为吗？要是长时间看着自己的面孔，我们自己也忍受不了的。怎么对您说呢？有的面孔使我们害怕，有的面孔使我们充满激情，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这是不对的，您不认为吗？有那么多的规矩，一个人应该循规蹈矩，才能不失足，不使看见我们的人恐惧和害怕。要是我们显露出真正的面孔，他们会毁了我们的。是啊，我怀疑您的就是那眼神，您能得以评价我的也是那眼神，所以我知道我可以同您谈话，同您谈话是值得的。也许我们有某些相似之处。有的人比较相似；我是说，每一个都应该有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方式。但是原则地说，我就像一潭死水。我母亲是个穷苦人，我是她的私生女，您看见了吗？所

以我的童年无非是从这间房子跑到那间房子。其中一间是封闭的，里面只有一张挨着墙放的床，上面堆满箱子和旧衣服，有的衣服是别人送的；另一间也是这么狭小。不很美，是不是？我几乎不能动弹，也不能到大客厅去，怕主人的孩子骂我。我知道我的生日是个秘密，我母亲不敢告诉主人，因为那等于乞讨礼物，后来就什么日子都不记得了，连圣诞节也什么礼都不送了。但是这倒无关紧要……"

"……我也许使您厌烦了……"

"不，我想告诉您的是，从那时候起，我在漫长的童年悄悄地，不是通过语言就学会了期待，也就是说等待着自己长大（因为女人不能乞讨请求，也不能麻烦别人：那不是女人，永远不是女人做的事，那是身躯，是皮毛软乎乎的白鼠，稍微受点热，就长癣，毛发就脱落；女人应该不作声地等待，等待着痛苦的时刻，等待着别人叫她的时刻，而不能请求这痛苦和召唤提前到来，您懂得这一点；我学会了这些；我对您说，我不是用语言学会的，不是明明白白地学会的，而是在一个悄然无声。但一切都是明白无误的地方学会的。"

"西恩富戈斯先生，我母亲——一个穷苦的女人，攒了点钱。直到已经和平了（我是1918年出生的），我才能去上学，尽管我已经很大了，而且拉了很多课。我学了些基本的东西，然后又学了打字、速记。突然，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机会多起来了。"

"但是在我母亲和我之间产生了一条深沟，因为她仍然戴着面纱，穿宽大的带钥匙链和围兜的裙子，脸就像干枯没有颜色的核桃，太阳穴的皱纹多得像葱头，头上的发髻使

她显得严肃、虔诚。而我，已经可以穿丝袜，抹口红了，因为我可以去电影院看演员的穿着和打扮，在学校里可以和不同的人往来；但这是以后的事了，在此之间，只是烟熏火燎的厨房，带炉灶和通风设备的厨房，带臼和瓷砖地的厨房。在从前的宅院里，尤其是在我长大的那个宅院里，就是德奥万多夫人的宅院里，我总是偷偷地看平比内拉小姐出门，我总是想学她的姿势和穿着。”

“您会记得当时人们穿的裘皮服装，呢料裙子，有许多花边的草帽，或是大宽沿的草帽。”

“我向往这些，谁不向往这些？所以我决定上学，当女招待挣钱交学费（不，我母亲不很理解；她以为我们的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当年尽管她还怀着孕，而我则像一颗炽热的种子；我们仍从伊达尔戈的乡下中不顾一切地逃到墨西哥城，到这里找工作，我们做得的已经够多的了；她认为这样就很好，我应该呆在自己的地方，不应该学着做平比内拉孩子的衣服，更不应该去咖啡馆里当招待，那里的男人是不会尊重女人的）：（奥特西娅·恰孔，18岁，面孔虽是印第安人型的，但很标致，身材纤细，不过嘴唇很厚，有点往前突，高挑的个子，修长的大腿。）他就是在那里碰见我的。”

“我的丈夫，您知道……是那种个子不太高，但魁梧、健壮的男人，蓄着浓密的胡须，头发卷曲。我可能有一张照片……”

“他身着西服，戴领带：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切，穿西服，打领带，从财政部下班后便去喝牛奶咖啡，闲聊：怎么对你说呢？他爱不爱我？是的，不管怎么说，这仍然是件新鲜事，因为这就好像是发现一座城市——是的，就是这座城

市——发现我们所处的地方，通过幻想的爱情，把它变成我们的地方，因为那是经过选择的地方，就好像是要忘掉一切，到晒台上去飞翔，而且降下来，到住宅区的一家影院、蚂蚱山的树林和有算命鸟的小市场上休息一会儿，因此，我同他结了婚，并且同他生了孩子。”

“我同他生了三个孩子。他们都长大成人了。”

“我等着他再带我去电影院和小市场（怎么等，先生？不，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人们等待的只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情，等待的是两三件一开始就使我们定格、并且使我们不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事情，还有使我们满足于现状的事情——回忆这些有何意义？有何目的？——满足，不我不懂这个词）但这已是另一种生活，一个已婚女子的生活，她只有期待（让我告诉您，这是我学会的一样本事）但应该期待某种东西，而不是乞讨：知道别人不想让我们等待和认为我们不值得等待不同于别人并未期待我们有所期待；堂纳西亚纳就是这样的人；他从未让我知道他欣赏我的期待，尽管这一期待也许不会有任何结果，但是他理解（至少看到，只是看到）我这一无所获的期待；但是不，是宁静，是处于宁静中的肌体（是的，即便是他的肉体在我那缓慢而又贪婪的期待中和新一代的冷冻的胚胎中颤抖时亦是如此），只有在他以为自己充满了欲望时才摆脱宁静，才做那机械的、令自己大汗淋漓的运动：是的。人们知道，那是没有发出的声音；急切地盼望再度同朋友相逢，小饮一番，没有欢乐也没有怜悯，更没有在酒精中达到自我，那是男子汉的豪饮，而不是令人惭愧的长醉不醒——他同别的女人的爱情也是冰冷的，没有趣味的，更多的是为了说说笑笑（他期望从那个女人那

里得到的也就是说说笑笑，他去找她更多的是为了同她说说笑笑，而不是为了性爱。您知道吗？因为言语可以带来带去，可以在名人的圈子里给人留下印象，可以赞赏，可以坦诚待人，可以矜持，但是性爱做不到这些，因为它在一秒钟内便完成了，而且只是在两人之间完成。尽管这个动作的本身是可以重复的，在名人之间谈论它未免过于苦涩，而且残忍、渺小得不足以给朋友们留下印象：可以飞翔，但又停留在原地，为的是专治他自己留下的最深的创伤：在那里我们了解了自我：我，作为他的影子、他的洞穴，想了解自我，期望通过同他的接触得到某种真理）——在斗牛场上，他躲在千万个脑袋之间，远离那个耀眼的傀儡起劲地叫喊，而实际上，那听不懂他的漫骂的傀儡慑服了他和牲畜——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偶尔他也会动肝火：是什么呢？他和他的朋友：他们懂得，他们的生活赖以这些态度，并因此得到肯定：至少，堂纳西亚诺回来时眼睛总是炯炯有神，以为我会猜他在每一声漫骂中，每打人一耳光时，在每个妓院，每个酒吧中得到的新名声（他也许怀疑我没有这么做，我只是希望得到某种微不足道但又是温暖的东西：亲吻，小市场，电影院，我也不知道，只要是同他在朋友间损耗的名声无关的东西就行；就这样，他强奸我，要我把肉体完全奉献给他，他撕扯着我，也撕扯着他自己，为的是在那机械、冰冷的运动中炫耀他的大男子主义——他会想，第二天他回到一张桌子，或是一个档案柜旁接受别人发布的命令时，或许谁都不会知道他的阳刚之举，也许他在与我交媾时会想到这一点，因为他常常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但是他对我什么都不说，不在那里哭泣，不接受事实，不愿意感到自己是个可怜的魔

鬼——或许这样他可以得以解脱，因为尽管他感到绝望，还是得到了一点我的爱和尊敬，但是，一个像他这样的男人是永远也不会懂的，对不对？他会继续寻找这种虚假的自我肯定的时机，对不对？）所以，他永远也不会原谅我做的那件事：我母亲死后，我到他那个肮脏、隐蔽的写字间去找他要安葬费；他只是认为他找不出什么理由，一个低级职员不能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去同档案柜通奸，同电子仪器酗酒，更不能打上司的光耳：我能从他的眼神和绝望的动作中看出来这一点，他装作干重要的事情，去取这个卷宗，或是一份案卷。是啊，我感到了怜悯，也感到了鄙视：我违心地忍受了他低三下四的声调：女人，这儿不是殡仪馆，走吧：他只能摆出这种劲头，您瞧见了吗？”

“西恩富戈斯先生，我丈夫的一切我都能忍受，但是，有一次……”

“您从未对他……”

“没有，我从未当面说他是骗子。上帝永远不会允许我对他这么说。今天我恨他；要是我告诉了他事实，并叫他一声骗子，我会尽力把我的东西给他一些。我现在说的这些，听起来像是在一座空荡荡的庙宇里说的亵渎的话。先生，这并不是使我感到害臊！”

“在这里，有人会否认别人敢于肯定的东西吗？不，我们既憎恨别人，又对别人彬彬有礼。”

“是啊……”

“……我们强迫别人相信他的谎话，直到他死。这就是……”

“物价越来越贵，他却什么都不给我。我们那时全家已

经五口人了，您要记住：我的大女儿，瓜达卢佩，现在一定长大了，大概都要抹口红、擦胭脂了；恰尼托，他一发明什么东西，马上告诉我，他一懂事，就总陪着我，同我丈夫在一起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他是我的支柱；还有塞维罗，他后来死了。我们一家五口人，所以我对堂纳西亚诺——我的丈夫说，我也去工作吧，不管怎么说，我还上过秘书培训班呢，或许能帮他一把。”

“他又一次表现得和傻瓜一样，翻出大男子主义的一套理论来回答我。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呆着，别出门，难道你没有丈夫和孩子，就好像我不在拼命干活一样，别给我老来那一套，老老实实地呆着，你胆子不小，竟敢怀疑我能不能养活这个家，你以为我不知道事实真相，你只是想把我像条狗一样拴起来，你才不在乎钱呢！你是想把我圈在这里，你是忍受不了一个男人，你干瘪了，干瘪了，干瘪了，你招架不住我，而我招架得住你和三个女人。他对我说的竟是这些。”

“我仍旧去找工作，也找到了工作。先生，一找到工作，我就带着孩子走了。结果他受不了了。”

“并不是因为他爱我们，也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而是因为他需要有人对他的行为作出反应，因为他需要让我们，而不是他的朋友们知道他喝得酩酊大醉，知道他去逛妓院：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只能这么解释他的行为。”他这么做就是为了看到反响，为了让人顺从他。我那可怜的堂纳西亚诺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我想，我最后一次同他见面时，他第一次发现，我这个总是默默等待他的女子，我这个他随时可以泄愤的弱女子，比他要强有力，比他更有承受力（我忍受过

凌辱，生育和羞侮，先生，我一直忍爱着他吹嘘的那些令人作呕的事情，我比他更像个男子汉，因为我承受我的和他的生活负担，而他只能承受他自己的、下贱的生活的负担，他需要把这个负担讲出来，逃避它，并且把它转嫁给我。就是在肮脏、笨拙的交媾过程中，他也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相反，我却汲取并孕育他的生命的甘露，从而他又有了新的话题，新的酗酒，新的交媾，新的殴打。当然，这一切都落在我头上，是冲着我来的，永远不是针对他的）：于是，他了解到这一点。在他破口大骂之前，在我捂住自己的眼睛之前，我看到他脸上有这样的表情。”

“我无法忍受的时刻到了，您知道吗？而他却想报复。”

奥特西娅扶了一下墨镜，想摆出笑脸。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一边等她继续往下说，一边嗅着小房间里的百合花香，看着墨西哥风格的陶瓷画。

“在医院里，我只是想这么做有什么必要。只想这些。办公室的女友替我付了医疗费，还帮我看孩子。这时上司来看我了。我以前并不认识他。我还记得他那温柔的声音。他祝我康复，保证我什么都不会缺。后来他又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使我不好受。他来问我以前都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就把刚才告诉您的对他说了。后来，我就盼着听到他的声音，想同他单独在一起。怎么对您说呢？这就像是一块苦涩的圣餐面包①，它强迫我注意以前发生的事情，强迫

① 一种面包，弥撒后分给众人食用。

我忘却，或许（那时我还怀疑，现在我知道了）还强迫我寻觅爱情的确切位置。以前同堂纳西亚诺过的时候，我是孤身一人；而同费德里克在一起就不是这样了。先生，忍受孤独似乎变得容易些了。不在孤独中生活就好像是死于悲哀。这是费德里克教给我的，尽管他并不了解这一点，尽管他也是在孤独中生活。他也同我谈他的身世，谈他的童年和他的夫人。从他所谈的这些中，我懂得，我所遇到的（我的生活，对平比内拉小姐的模仿，对曾经享受过的短短几分钟的爱情的回忆，对弥漫着厨房气味的童年生活的回顾，还有后来有的孩子，所有一切，先生，所有我想告诉你的一切）要简单明了得多。我想等待（正像我对您说的那样），并变成让我等待的那个男人；我并不想完全变成像他那样的人，或者其他人。只想有自尊心，要等待的是一个善于为了我进行战斗的男人，而不是把我当作他的失败的痛苦的承受者。您懂吗？（希望他不要谈论他的横行霸道，而让我默默地感觉到，希望他不要把我当作他的生活的应声虫，而是稳重、高傲地来寻找长时间等待着他的盲人——我。）盲人。他们两个人都这么想。堂纳西亚诺把我变成了瞎子，而费德里克寻求盲人的我。他让我去回忆我从未见过的他的身躯。他给了我爱，还对我描述我的模样，描述透过百叶窗均衡地照在我们精疲力尽的身子上，照在我的额头和嘴唇上的阳光。我只能闻他，触摸他，并且总是等待，等待他获得新的、具有穿透力的、高贵的、无需辩白的力量，当然，他会尊重我，尊重真正的我，尊重之所以是我的我。因为他没有把我拔高，也没有使我沉陷，而是爱我这样的我，有着我的回忆、有比太阳中心还要炽热的眼睛、我的等待和我的一切的我。他把

男子汉的爱情给了我。对他既爱又恨。不，他使我离开了我的孩子。他把他们送到寄宿学校。但这不一样。也许为了这个我恨他。我也对您说过这一点。但是他希望如此，希望得到我的和所有人的爱与恨（先生，若是只有第一点，那就只是我的生活的一个部分）：他教我憎恨堂纳西亚诺，想到他被关入大狱而感到欣慰，他教我回想我的丈夫倾泻在我身上的秽物。但是，他的蛮性也是甜蜜的，您知道吗？我值得，也希望感受到这样的蛮性。这只是因为我知道，他，作为一个男人，对他的周围的人，表现出了真正的、伟大的蛮性（对他的妻子也是如此，他从来就不是我的影子，只是我的没有爱与恨的幻影和属于另一个世界的费德里克的爱与恨的幻影）。因为这个世界只能是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的世界，真的。现在还不是，因为费德里克不是现实中的费德里克，而是生活造就成的费德里克。就和我一样。但是，先生，后面就是他真正唯一的面孔。当费德里克承认我的存在时，先生，承认一个人在他之外，在他的生活之外存在时，那末，一切事物都会有它们应该有的模样，是的。他想象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他只配得到这样的世界。我为能为他奉献感到满意，因为一切都告诉我，现在是奉献给他，而不是他奉献给我。您会想，我奉献给他什么？他每天下午来时，我都不敢问他，因为这也是他寻求的一部分内容。现在，还是不要问，也不要涉足他的另一个生活。但是我知道，尽管（我干涸的眼睛有时也会放射出光芒，像一面深邃的镜子，不仅照出人影，也映出飞禽，它们翱翔在我的眼睑后面，与我的腹部联结在一起，把这座城市的时光还给了我。这墨西哥城孕育了我，给与了我生命和它的街道，它看着我在城里奔跑，

在它的土地上生儿育女，登上它的汽车，质问它的星空为何不把我想要的形象归还给我，而只是同我谈论一些腐败的东西；先生，我就是这样感觉的）我面对我呼吸的大气，面对皈依的气息和触觉，面对他们——不是面对费德里克，尽管对我来说他就是他们——问道：我奉献给他的是黑夜吗？费德里克·罗布莱斯能找到光明的地方就是黑暗的地方吗？西恩富戈斯先生，是这样吗？请您告诉我。”

奥特西娅咳嗽一声，把轮椅往前挪了挪。她愤愤地决定打破令人窒息的沉默，说：“他肯定没对您谈起我。您怎么知道我的？您想对我怎么样？您在这里做什么？”

为了爬上仙人掌

新的朝霞，新的城市。没有终点的城市——没有回忆或预感——它是柏油组成的河流，它那扭曲的形象是一泻千里的瀑布。墨西哥联邦区犹如一具散了架的骨骼，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踏着朝霞，沿着地下通道，从红色炮楼似的比斯开纳斯穿过通道，来到像水泥盖和垃圾桶似的圣胡安德莱特兰。通道里，充斥着毫无意义的喧嚣之声留下的纤维状物和果皮比比皆是：人体、废纸、夜总会的嘈杂声，在水泥地上拖沓着的人脚，以70或150比索的代价抚摸一下每晚从迈阿密到蓝须女盗大街的墙壁上降下三四次的乳房的人手。西恩富戈斯来到如今是铁幕般的马德罗博物馆，由于长期的等待，圣弗朗西斯科的石竹花的薰濡和对伊图尔比德宫殿的忘却，这座博物馆业已凋零。西恩富戈斯像往常那样走着，二

手插在黑色风雨衣口袋里，两眼漠然地盯着远方，只是在碰上建筑物或是在这一地区穿行的非同寻常的人们时眼光才收回来。这些人是：清洁工，巡夜警察，儿童和黑黢黢的老妇人。这个地区毫无特性：圣博恩斯餐馆，美洲书店，雷克斯影院，柯达公司，里茨饭店，还有不少外国商人开的商业中心。

此时正是城市之时。基本的轮廓呈现在金属般的灰色光线下，不像在阳光或月光下那么骇人或具有欺骗性。这是复苏前的时刻。依克斯卡认为，自己每天清晨出来散步，可以算作这一复苏的见证人了。静电的击打使他的手指抽搐，他只请求能把这抽搐着的形象固定下来。他感到自己掌握着罗德里戈，诺尔曼和罗布莱斯的真实情况。诺尔曼和罗德里戈就要露出自己真正的面孔了。罗布莱斯仍是不可捉摸的谜，他更像是墨西哥新世界的主人，连诺尔曼和罗德里戈都要对他顶礼膜拜，而不像这个世界的奴隶、叛逆，或是道貌岸然的人，他是唯一了解这广袤世界的源泉，又置身于束缚住所有人的中央世界之外的人。那么，什么是罗布莱斯的源泉，真正的源泉呢？依克斯卡站在马德罗和帕尔马街角点燃一支烟。他知道，或许罗布莱斯过于简单，以致于他永远也不会理解他。奥特西娅·恰孔奉献给他的处在黑暗中的生活是一种替代品，至多是寻根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利布拉多·依巴拉描述过他如何耍弄权术（那天上午罗布莱斯本人也谈到这点），那实际上是一种逃避，是他那隐蔽的根的构成。此时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感到，在其根源，将会有一场战斗，不是罗布莱斯的新形象，就是西恩富戈斯和特奥杜拉将在长满刺的腹地里获胜。他知道，白天具有权威性。他想，

在他周围有许多警惕的眼睛，这些思索着的眼睛加快了各自选择的命运的到来。

在华雷斯区的贝林街上，有套用清漆和天鹅绒装饰的公寓，里面放着板式组合柜和千日红干花。朝霞照在平比内拉·德奥万多脸上。她醒了。

诺尔曼·罗布莱斯从阿卡普尔科回来了。她晒得黑黝黝的，全无过去使平比内拉赞叹的举止，每个肢体都显得强健有力。她瘦了一些，但更结实了，也更光艳照人。她跑来告诉平比内拉，本哈明被银行解雇了，她还说，但愿她和所有的饿鬼都饿死。她又皱着眉头补充道：

“亲爱的，另外，你的庄园的事儿我也知道了。宝贝，要是你以为靠向罗贝托·雷古莱斯献殷勤，为西尔维娅打马虎眼就能弄回庄园，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可以告诉你：费德里克搞革命是有原因的，他正在保卫革命。小丫头，最好还是把这事儿给忘了。要是费德里克把你的事在报上捅出来，那也算不上是灾难。”

平比内拉哑口无言，没能反唇相讥，因为身着宽松式裙子，半躺在沙发上，又黑又瘦的诺尔曼不让她像平常那样接人待物，就像以前那样打乱她的习惯。平比内拉不明白诺尔曼这种毫无道理的态度。她们俩之间的接触一直很多，每次见面的目的都很明确，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现在一切都变得毫无道理。诺尔曼接着说：

“听着，小丫头，我不是什么贵族家庭出身；我父亲是北方的一个穷商人，我妈妈是个大老粗——很多年以前，你曾经在火车站上见过她，你还记得吗？你还以为是我的仆人

呢。我兄弟凿了大半辈子石头，现在是偷渡苦工。你觉得怎么样？但是，亲爱的，尽管你有爵位，有可以炫耀的门第，我还是比你强，因为我在上面，你在下面，看见了吗？你那狂妄的姑姑不过是个佣人，尽管她是贵族，她也只像你或者我的佣人罗莎那样是个佣人。”

在平比内拉看来，这个简单的道理比起关于诺尔曼出身的故事——庄园被掠夺，家道中落——更离奇。平比内拉觉得真应该对劳伦萨姑姑说：“诺尔曼真是俗不可耐，她的丈夫天晓得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下流货。”因为这是一个被人接受的事实，就像平比内拉每天吃的面包、辣椒，每天用的钱一样明白。气昏了头的诺尔曼又对平比内拉说：

“你知不知道？我的岳父母曾经是你姑父庄园里的雇工。而现在，你和你们的人成了费德里克的仆人。哈！亲爱的！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可是真正的佣人，不是弄着玩儿的，因为你的笨蛋表弟今天被开除了，而你却要一直等到毛驴长出翅膀才能弄回庄园。”

上身挺得笔直的平比内拉满脑子都是奥万多家族关于自尊心的戒律，但她知道一条也用不上，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些戒律已经失效、彻底毁掉了。束手无策的平比内拉放松肌肉，说：

“问题是我们需要这些，诺尔米塔①；劳伦萨姑姑已经很老了，你也知道，而华金托从未干过活，你想让他们以什么为生？一千比索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大数目了。你想想，以前他们应有尽有；比如明天你……”

---

① 诺尔曼的爱称。

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的诺尔曼的哈哈大笑声仍然在刚刚醒来的平比内拉耳旁响着。华雷斯区贝林街。

"亲爱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是诺尔曼约他这个时候在尼克特哈酒吧见面的。她通过一个女仆约他。起初，罗德里戈决定不去赴约，让她空等。他在约会前的一个小时，他坐下来写第二个剧本——《艳情夭折史》再有一个星期就拍完了——想象着诺尔曼等他时的模样。到了7点，他突然感到不应该被人抛弃，便赶到酒吧。在昏暗处，他发现了浑身上下珠光宝气的诺尔曼，她总是那么令人折服，显出屈尊迁就的神气。"亲爱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他不是理直气壮地（或许这符合他的特性）说了上次同诺尔曼见面时说过的话："我也不知道……写点儿东西……"她拍着戴着手套的手，喷出一口烟雾，说："亲爱的，你喝什么？""一杯马丁尼酒①。""哈，以前你可是只喝桔子汁的呀！"罗德里戈第一次不自觉地在诺尔曼面前显出厌倦的神情，斜眼打量着酒吧阴暗处的顾客。"怎么？你不开心？"

"怎么会呢？诺尔米塔，你总是让我开心的。"

"你总是那副穷酸相，我看不出来你是怎么开心的。你从未有过想法，你没有野心吗？哈！"

"你能提供什么帮助吗？"罗德里戈第一次感到了自己雄辩的才能。从前，他只有一人时才练习这一才能，解释自己的状况，证人只有茶壶和铁床。他感到这一才能会对他有

① 用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等混合成的鸡尾酒。

用：装扮成懦弱下贱的模样，然后突然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值得炫耀的身份。“对不起，诺尔曼。我没有权利用这种方式同你谈话。你明白吗？我们已经到了极限，那里自尊心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有温饱的需求……”

“亲爱的！所以我才约你来。有时候一个人应该慷慨些，对不对？是应该忘记过去的事。没准什么时候，我们会想起来，还有像你这样的老朋友，生活对他们不公正，他们需要我们的同情和帮助……你也可以同费德里克谈——要是你感兴趣的话，老朋友——还可以建议他给你找个工作。当然，罗德里戈，你没有野心，因此，你得到一点东西就会满足的，你不会要很多东西。肯定是这样的。要是你知道每隔15天……”诺尔曼的眼睛消失在烟雾之中。她用一只胳膊支撑着桌面，脸上的微笑就和冻住了一样，酷似弱智的撒玛利亚①人。

“是的，诺尔曼，是这样。”罗德里戈模仿着她的姿势说。“有了这些我就满足了。也许，我会时不时地荣幸地同你喝杯酒——自然是你付钱。”

诺尔曼笑了：“好哇你，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有我的友谊，怎么对你说呢？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友谊，很苛刻……”

“当然，我懂。但是，我们可以私下见面，是不是？用你丈夫付给我的工资，我就可以租一套好一点的公寓，你可以到那里去看我；就我们两个人，就像年轻时那样。我会随你的意的——你总得承认我还是有点模仿的本领的吧——

① 撒玛利亚为亚洲古城。

我会像你那样优雅，摆上两个人用的餐桌，点上蜡烛，放上香槟酒，远处还要有科尔·波特①的曲子。就像《生活周刊》上的广告那样，好吗？晚餐后，随着烛光的熄灭，你慢慢地脱去衣裳，我去闻你的臀部。他妈的！”

服务员走了过来。诺尔曼的声音和姿势仍然没有变，替罗德里戈要了马丁尼酒。她慢慢地拢了拢头发，吮了一口酒，说：

“正像我对你说的，是苟求的，是另一种格调的。是那种不要人同情的人，就像你。”

罗德里戈低下头。一位钢琴家一边同邻桌的人谈着话，一边开始在琴键上飞舞他的指头。一群头发耸立、眼光冷漠的青年走进酒吧。他们手插在兜里，嘴里叼着香烟，在酒柜前坐下。几个40岁左右的美国女人盯着这些小伙子，静静地喝着酒。

罗德里戈低声说：“以前，你还记得吗？以前没有什么必要把话说得很重去伤人。”

诺尔曼翘翘鼻子说：“伤人？你以为你碰过我吗？你对拖着鼻涕的年青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过于认真了。”

但是，罗德里戈不理会诺尔曼的话，又说：“你还记得吗？那是怎么回事？”

“哈！你让人把每件事都记住……”

罗德里戈揉揉眼睛：“是的。你叔叔是个黄头发的巴斯克人，很有派头。他是亚麻布制品部的主任，我母亲就在那里工作。一天，他把她叫去，请求她允许他邀请我出席一个

---

① 科尔·波特（1893—1964）：美国作曲家。

为你举行的小小的晚会。是的。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起初我拒绝去参加晚会；我从未去过这类聚会，我也不会跳舞。但是我母亲责怪我，让我为了她去晚会，要我替她想想她在百货商场里的差事。”

“一对乡巴佬！叔叔也是乡巴佬！你倒是一直喜欢看着我，贴上俗不可耐标签的我……”

“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穿好衣服。我一次又一次地梳头，在镜子里端祥自己棱角分明、因营养不良而显得瘦削的面孔。你还记得吗？那时你家在华雷斯区，离改革大街不远，叫什么街来着？……”

“……哈哈！”

“……我从乔波开始走，每个街角都停下来，犹豫一下，用了好长时间才走到。”

“亲爱的，你没有变。”

“诺尔曼，那时我19岁。你不能否认你……”

“噢，还是个毛孩子。”

“家里灯火通明，传出一支当时流行的曲子……”罗德里戈笑了笑，清清嗓子低声唱道：“天国啊，我在天国之中①……于是，我想皱起眉头。”他又笑了，仿佛皱着眉头、扮着鬼脸的诺尔曼不存在似的。“进去之前，我想摆出一副一般人都有的架式。小伙子们在街角开心地笑着，时不时偷偷看上一眼打扮得花花绿绿，坐在高皮椅上的女孩子。你记得吗？她们还绞着镶花边的手帕……”

“现在的女孩子仍然这样，”诺尔曼笑道。

---

① 原文为英文。

“舞曲响了，可没一个人敢跳舞。这时你叔叔告诉我你就要下楼了，他还说那天是你的生日。我仍然皱着眉头喝蓬切酒①。你出现了……”

“小鹿鹿！”诺尔曼急不可耐地喝了一口酒。

“……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一身哔叽料的衣服，大开领。”

她用力把杯子放在桌上：“住嘴！你以为我还和从前一样吗？看看我的脸再说。还有……？”

“你容光焕发地向每个人问好，微笑。别人介绍了我们的姓名，但是你没有说话；你仍然微笑着，喝着蓬切酒。你告诉我，也许我们早就认识，你听说过不少人谈起我和我的诗。”

“我的小兄弟！这真是太俗气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整个世界，除了我的功课和我写作的朋友之外，都是新的，你刚才说过的话就像……就像是知道有人能听到我的话……”

“别提了！那是我不得不装出来的。真的，那毫无内容。”

“……你对我谈着使我开心的事。真是容易。我对你说，我的诗没什么太了不起的，你回答说，我还那么年轻，就出了名，还让我看看在街角玩耍的那些孩子……”

“‘他们没有野心’，对不对？”

“是的。后来你请我跳舞，我说不会跳，可是你挽着我胳膊，脸上仍然挂着微笑，你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把我拉向

① 一种用甜酒和柠檬、鸡蛋等混合成的鸡尾酒。

你的怀里，带着我跳了起来。我只闻到你的头发的芳香。我想告诉你，我同你能谈得拢，能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能把我对事物的看法说出来，要是我们不想说话，只要这样呆着，也能让思想交流。”

“小木偶，你应该写一本《激情之路》。”

“后来你邀请我去花园，那个花园里种满了棕榈树。你举起手对我说，重要的是一个人，举办晚会的好处是认识一个人，然后把别人忘记，你还记得吗？我说我的想法也一样……”

“现在你跟我讲讲海盗的故事吧。”

“不；我搂住你的腰，你把头倚在我的肩上。”

“毛孩子，别让我笑掉大牙。”

“我对你说，一个人很快会知道，重要的不是一个思想或一个行动，而是一个人。你把脸挨在我的领带上，央求我尽快再去看你，还让我不要许无法兑现的诺言。你说：‘来，让我看着你的眼睛’，你重复着我的名字。我只是握着你的手，使劲握着，把你的头紧紧地挨在我的脸上。我捧起你的脸，我觉得我的话进到了你的嘴里，我请求你让我成为第一个男人。你只是重复道：‘我爱你，我爱你’不让我再说什么，便张开嘴唇……”

被罗德里戈排斥在脑外的酒吧里的喧闹声又响起来：谈话声，琴键声，尖细的笑声。“住嘴！”诺尔曼喊道，“就是说这些你也说不好！天晓得你胡诌了一段什么小孩子做的蠢事……”

“我只把我的感觉告诉你，如此而已。”

诺尔曼把毛皮围脖披在晒成古铜色的肩上：“你没有任

何感觉；你瞎编出你的感觉，就像你什么都能编一样，你曾是个大作家，能拯救世界。我怎么会知道。”

罗德里戈真想要面镜子：“那你呢？”

“笨蛋！我被你占了便宜，”诺尔曼向前挥着脸，摆出曾在平比内拉面前摆出过的毫无道理的疯劲。“你就会用手摸，只会在空闲时间摸。现在我可是了解你了。你只想自我感觉良好，可怜虫！连个苍蝇都打不死。”

“可是你的手，你的嘴唇，你的全身……”

“啊，是吗？”诺尔曼咬咬嘴唇。“你真是恬不知耻了吗？是啊，我可以喜欢过你，要是你让我这么做的话。请注意这一点。可以喜欢任何人，这是个人内心的愿望。要是你让我征服了你，或者说，要是你征服了我，那该有多好哇！但是你不想这样，知道吗？你只想让自己高兴，同我小打小闹一番，然后躲起来，自己去体会幸福感。但只是独自一个人。你只想挠挠痒痒。要是你有勇气强奸我，我倒会感激你的。”

罗德里戈玩着几根火柴，感到有点伤心，便有气无力地说：“你不要欺骗我，那是因为我穷。”

“什么穷不穷的！那是后来的事情，因为当时我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想成为我的人，你想成为人们不食烟火的救世主，把我当作你那崇高道德观善良和天才的无性别的见证人。你从未对我说：‘我要征服你；要不然，你就征服我。’这就是穷途潦倒的你和费德里克那样的男子汉之间的区别。他让我看到了这个区别，他无动于衷地挣钱，他有势力让我屈服。而你，何曾有过？”

《诗集》的作者发现，他几个星期以来取得的成功，还

未能把他那可怜兮兮的形象和他那不真实的举止从他的生活中清理出去。“这不是真的，诺尔曼，我发誓这不是真的。那是千真万确的。只有对你的爱是千真万确的，因为爱情需要被爱者的真正的存在。我当时要求得到的就是这些。只有仇恨才能不切实际地产生，但爱情不能。诺尔曼。”

“就是这点。你已经说了出来。你说什么真正的存在。哈！你何曾有过我的真正的存在？你只是在那里幻想……”

“不是真的。”罗德里戈就像他19岁那年，诺尔曼留下话，任何时候都不见他，而他却总是打电话，先是在位于华雷斯区的房子周围，后来是在位于拉斯洛马斯区的房子周围转来转去时哭丧着脸说：“我总把别的女人看成你，你的脸，你的身体……”

服务员走过来。诺尔曼作个手势，表示要帐单。“好吧，我不是来充当你的擦眼泪的布的，我是来帮你找个工作，让你不要饿死。罗德里戈，你做得太过分了。这是座女人都有目的的城市，只要愿意，谁都可以找到机会。每天都可以创造新的财富，只有傻瓜女人才会和个穷光蛋搞在一起。宝贝，把你的回忆扔到垃圾桶里吧，要面对现实。你会看到，只要一闻到腥味，女人就会扑到你身上的。或许你会忘了我。嗯？好吧，你想不想要工作？”

罗德里戈让诺尔曼付完钱。他站起来，跟在她后面走到临华雷斯大街的大门。诺尔曼说：“我的车在巴尔德拉斯街口，我把你捎到哪里？”这时，普拉多饭店的服务员打开一辆美洲豹牌折叠式顶篷黄色轿车的车门，车内是皮革和镍包裹的座椅。“谢谢，我的车在这里，”罗德里戈微笑着回答。只到此时，他的微笑才是真正的、胜利的微笑，这是他

一辈子努力奋斗的结果的微笑。罗德里戈想："我图的只是这个，能在这个女人面前如此行事。"诺尔曼的面部表情犹如一剂膏药，治愈了他所有的相思病和心灵的全部创伤。一个小孩举着晚报穿过诺尔曼和罗德里戈之间。他喊着："卖报！破产新闻！著名银行家宣告破产！"，消失在华雷斯大街的夜色之中。罗德里戈深深吸了口气，扫了一眼五颜六色的灯光，错落有致的建筑和大街的繁华景象，坐进埃夫拉因作为几个电影剧本的预付报酬，十分慷慨地送给他的轿车。

"不，他们不会把我打败的，"卷着袖子的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在一群围着他肥胖的躯体团团转的女秘书、散乱的打字纸和律师中间不断重复着，"西恩富戈斯，我曾经对诺尔曼说过，现在我再对您说一遍：要是今天我沦落街头，明天我就会重建我的财富。您看着吧！"

命令的声音、哀求的声音都向罗布莱斯扑来。

"学士，这项声明会影响所有部门……"

"……学士，这是您要的三明治……"

"……要是您要让董事们……"

"……我读给您听：'第437条：调节方案旨在……'"

"……雷古莱斯学士来电话……"

"啊！"罗布莱斯叫道，一边把一份卷案扔向空中。"这兀鹫总算出现了！让他听清楚了：这儿只有他的醉鬼母亲的地方……要是他以为现在可以趁火打劫的话……"

"通用税财政信贷，大量的债权人；全部开支……"

"告诉他，这么多年来我就没低过头；现在他敢来捞一把，告诉他和他的……"

“享有特权的债权人，对他们将……”

罗布莱斯像一只受了惊吓的猫，猛地站起来，用尖细的破嗓门喊道：“都给我滚出去！滚！都滚蛋！让我一个人呆在这里！”

大门在最后一个律师之后关上了。罗布莱斯希冀安宁、寂静和孤独的欲望一下子便荡然无存。也像泄了气的皮球，跌坐在沙发上。依克斯卡仍旧站着注视着他。

“这么多年没低过头！……”他躺下来，一只胳膊垂到地上。“西恩富戈斯，在墨西哥没有杀人罪。没有。只要通过报刊，造这个谣，诽谤你一家伙就行了。没有杀人罪。让他们面对面地来杀我也好呀。让我也有个站起来的地方呀。要像男子汉那样。但这里不行，我对你说。”

西恩富戈斯笔直地站在那里。他说：“您给过您的敌人机会吗？”

罗布莱斯的头像有个弹簧似地抬了起来：“您是什么意思？我做的完完全全是一个商人做的事情。我甚至没让别人掉下过一滴眼泪。是啊，我知道您的意思了。当有人来告诉我说蒙特雷人准备出卖他们的股份时，我对他表示了感谢，给了他信任，请他办重要的事情，并听从了他的劝告：先出击。您现在要指责我的就是这件事吗？”他的头又倒在沙发上。“我对您谈过我的经历。西恩富戈斯，我是在玉米地里长大的，我是靠我的劳动，靠我的雄心，才有了今天，没有靠任何人的帮助。说是我讲究效率别人愚蠢？这个国家的全部历史就在这两个词上面。只有这些。”

西恩富戈斯笑了。罗布莱斯呻吟着在皮沙发上坐起来。他那黄色的皮肤犹如年久的大理石，被涂上了黑色斑点。

“一会儿记者就要来了，这里将是地狱。您瞧，在附近的阿吉雷斯·色当①大街上有家末流咖啡馆。请您在那里等我，我们一起喝一杯，让我安安神。一会儿我去找您。”

依克斯卡走到华雷斯大街，慢慢地向艺术宫走去。曼努埃尔·萨马科那夹着几本书，从多层的门廊里走出来。阿拉梅达街旁的树木摇曳着。从办公室和商店里走出来的人们毫无笑意，一副哪怕受到不公正的打击也不会反抗的漠然表情，拖着沉重的步子走着。杂志摊增加了一倍，人们正排着长队等着购买风光杂志，苏克雷元帅杂志，洛马斯杂志和笔会杂志。萨马科那同西恩富戈斯打着招呼。

“刚开完一个关于墨西哥文学的讨论会。什么是否应该描述萨尔提略②的毛织披风啦，什么弗兰茨·卡夫卡是不是靠华尔街的钱过日子啦，什么社会文学就永远是两个斯达汉诺夫③工作者和一台拖拉机之间的关系啦，什么是不是越墨西哥化就越具有国际主义啦，什么我们是应该像佛教徒那样还是像火星人那样写作啦。处方开了不少，作品一部也没有。”

西恩富戈斯拽住曼努埃尔的胳膊：

“我请你喝杯咖啡。”

“当然可以。”

萨马科那比西恩富戈斯要矮一些，腋下夹着的书和胳膊上挂着的风雨衣使得他乍一看上去又胖又小。只有脑袋很大，黑黑的头发，侧影很纤细。这使得他有别于任何一个别的混血种人。中等身材、浑身虚胖的他正在穿过马路。“你

---

① 阿吉雷斯·色当（1876—1910）：墨西哥政治家。

② 萨尔提略：墨西哥地区，以生产毛织披风而著名。

③ 指积极参加有组织的工作的劳动者，30年代由一苏联工人提出。

瞧：瓜尔迪尼①，《孤独的迷宫》②，阿方索·雷耶斯③，奈瓦尔④，”走过墨西哥银行时，他指着腋下的四本书说。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生活就和我们的政治生活一样停止不前。只有资产阶级在运动，在前进，在把这个国家窃为己有。你看着吧，再过十年，这个国家就会掌握在财阀手里。而本可以作为这些财阀道义上的对立面的代表的知识分子，由于备受凌辱，会比一个被强奸的处女更加战战兢兢。墨西哥发动的革命是与知识分子一致的，同样，也是同工人运动一致的。但是，当革命失去了革命性的时候，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就成了官方的运动。这潭死水是该有人来搅动一下了！民族主义，虚假的价值，模仿。无奇不有！”

曼努埃尔的笑声在威尼斯风格的邮电大楼的桔红色墙上引起回声。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同他一起笑着。在墨西哥，不取笑自己的不幸可不是件好事。电车慢慢穿过塔库巴街：又是一幢大楼，这是矿业部办公楼，响起了爆竹声：学生们在要求提前放假。依克斯卡和曼努埃尔走进咖啡馆，一股马厩里的杀虫剂的刺人气味迎面扑来。日光灯管发出暗淡的灯光，咖啡馆显得若暗若明。既没有美国式的精致、豪华的卫生条件，也没有古老的墨西哥式的咖啡馆的气氛。萨马科那把这个没有任何需求的地方同狗、出生在这座城市的汽油和清水之中的私生子联系在一起。狗和人在桌子之间转来转去，嗅着满是裂纹的亚麻油毡地。

---

① 瓜尔迪尼（1885—1968）：德国哲学家。
② 墨西哥诗人、作家帕斯的代表作之一。
③ 阿方索·雷耶斯（1889—1959）：墨西哥诗人，散文家，历史学家。
④ 奈瓦尔（1808—1855）：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当提出辩论题目时，墨西哥的知识分子该怎么办呢?”曼努埃尔一边把书和风雨衣摞在桌上，一边笑着说：“依克斯克，这一天为期不远了，因为人们要求的就是这个。不要喧哗，不要枪弹，也不要革命制度党①去当反对派。不要。只要能公开地表达思想，能够谈论公共官员和社会问题。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仍会和以前一样当总统。问题不在这里。人民希望的，越来越强烈地希望的是最后的候选人不是由前总统们秘密集会挑选出来。他需要同人们讨论问题。当然，我们的雇佣新闻界帮不了什么忙。而知识分子不是世界上最愚蠢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以为最重要的是采取一个重大的，哪怕是孤立的行动，而不是同我们愚昧、机械的公众生活掺合在一起。”

依克斯卡向一位壮得像头牛，老是挠着大腿根的服务员要了两杯咖啡。西恩富戈斯有点儿咧着嘴似地说：“总有一步是不必要的，但任何人都不能避免，那就是凌辱。过去的教训不断被重复。但这是不够的。总要迈出这不必要的一步。”

萨马科那点燃一支香烟，挤挤眼睛，说：“这个国家受的凌辱够多的了。你想对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不。”依克斯卡的声音听上去很单调，仿佛他真正的嗓音听不见似的。“和所有人一样，只有一次。”

“什么时候？”

“当她忘记了第一个决定也就是最后一个决定的时候。”曼努埃尔想，此时西恩富戈斯的声音格外浓重，格外清楚依

① 墨西哥政党，自20年代成立以来一直执政。

克斯卡本人归结的特征。“只能是这个最初的愿望。其它都是伪装。”

曼努埃尔想猜测一下西恩富戈斯的伪装：“哪一个最初的决定？”

“最初的墨西哥做的决定。那时的墨西哥仍缚在她自己的肚脐上，真正保持着自己的习俗，真正建立在一种信仰之上，……”

“真正屈服于一股残暴的、血淋淋的、用撒旦神学做伪装的权力……”曼努埃尔打断了西恩富戈斯的老生常谈。

依克斯卡开心而又轻蔑地看了他一眼：“那现在的权力呢？一会儿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就要到这里来。今天，他就在行使——或者说曾经行使过——权力。这个廉价的、渺小的、唯利是图的权力难道比那个至少在想象中要与太阳结为盟友，与星座真正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力量结为盟友的权力要好吗？我对你说，我情愿死在祭奠石上，也不愿死于资本家的阴谋和报纸的谣传。”

两杯飘着油花，冒着热气的咖啡送来了。萨马科那拒绝了西恩富戈斯递过来的糖。“我喝不加糖的。是的，上午的报纸我看过了。我想知道的是，一个像罗布莱斯这样的人能失去什么？他要放弃的是什么？……”

“放弃？”

“是啊，”曼努埃尔不情愿地喝了一口用苦鹰嘴豆做的咖啡。“我想知道的是，他的人格是不是就依赖于今天被夺走的权力要素，还是还有一种真正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会允许罗布莱斯缩小，尽管他破产了。我想知道的是这些，而不是罗布莱斯破产这件事本身……”萨马科那轻轻一笑，盯着

西恩富戈斯的眼睛说："对我来说，费德里克·萨马科那是个人。"

西恩富戈斯做了个手势：罗布莱斯进来了。服务员同银行家撞了个满怀，他嚷道："喂，喂，看着点儿走好不好……"

罗布莱斯不得不苦笑一声。他挨着曼努埃尔，在西恩富戈斯对面坐下来。衰老的眼睑下形成了两个大眼袋，同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兀鹫般明亮的眼睛成为鲜明对比。

"是的，我认识这位先生……您已经看见了，西恩富戈斯。"他说着，把礼帽扔在一边。"我衣冠未换，举止未改，可是就连服务员也猜到我不是什么大老爷了。'喂，喂'……有好多年下层人没这么对我说话了。"

依克斯卡说："这是家末流咖啡馆，顾客也是末流的。"

"人也变成末流的了。我有了许多年的时间，在我周围建立起保护层……不管怎么说，这位萨马科那与我已经认识了。您瞧，大楼倒塌得真够快的。对于那位服务员来说，我不过是一个踩了他的脚的又胖又笨的印第安人。西恩富戈斯，放弃已经得到的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依克斯卡喝了一口塑料杯底部稀泥似的咖啡。杯口还有没洗净的唇膏的印记。

"您认为当应有尽有时要放弃难呢，还是一无所有时放弃难？"曼努埃尔挤挤眼睛说。他转过脸来看看罗布莱斯，马上又紧盯着依克斯卡。

罗布莱斯打断他的话说："不，我不是指物质财富。车和房子都无所谓。我放弃的是权力，您注意没有？我发明了

权力。没有我，没有费德里克·罗布莱斯手下的一小群人在30年的时间里进行的建设，就一无所有，也就没有了放弃的可能性。要是没有我们，我是说，要是没有这小小的权力层，我想一切都会在人民传统的冷漠中消失殆尽。”

“那革命呢？”萨马科那问。

“是啊，革命。你们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我是经历过这场革命的。没有纲领，没有思想，没有目标——尽管萨马科那朋友对这点持异议。首领都是临时推选的，华而不实的人。没有战术，也没有真正的革命思想。我同意：很多东西消失了，或者说被遗弃了。但是还是有些东西被拯救了。那是我们拯救的……”

“是讲究效率的人拯救的……”依克斯卡说，虽然他无意回忆起刚才同罗布莱斯的谈话。

“是的，先生。讲究效率的人，卡兰萨和卡列斯反对的是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萨帕塔和维亚。是我们不顾人们的惰性和冷漠进行建设，是我们弄脏了自己……”

依克斯卡情不自禁地想把此时此刻，把决定罗布莱斯命运的关键时刻记录下来。随着罗布莱斯的回忆，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塞拉亚战役中被人称颂的人物形象。

“……我们对上层人物献殷勤，对下层人摆架子；我们抛弃了自尊心，为的是拯救更重要的东西。我现在要放弃的是所有这一切吗？”

西恩富戈斯的脸棱角分明，有一股斧刀般的寒光。他凑近罗布莱斯说：“您是在拥有一切的时候放弃的。这容易做到。可怕的是，当您已经一无所有的时候还要放弃。”

罗布莱斯呻吟道：“开的什么玩笑！就是对上帝也不能

如此苛求。”

“上帝……”萨马科那喃喃说。

“当然，”罗布莱斯挺起胸，重新稳定精神。“要是说基督耶稣给人留下了印象，那是因为他拒绝像上帝那样自救，为的是让人们把他当小偷放到十字架上。你们以为相反的措施会有效果吗？小偷能像上帝那样献身吗？我以为……”

萨马科那急急忙忙地打断罗布莱斯的讲话：“但是耶稣并不是在排除了像上帝那样去死的可能性后才像小偷那样去死的。正是由于他，后来的每一个小偷才能像上帝那样去死。他的死代表了所有人的死，表现出对死，对放弃和对失败的决断。耶稣不仅放弃了表面的神谕，不仅放弃了做上帝的可能性，他还放弃了做人、小偷、圣者和淫媒者的可能性。大家都可以像上帝那样去死，因为上帝已经为大家死去了。大家都可以得到拯救——要不全部，要不一个人都得不到。在贫困和牺牲中编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的人和公开反对慈善和爱情的人都可以得到拯救。”曼努埃尔停了下来。他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有种从未有过的重音；他想起几个星期以前，他在博勃家里说过的话。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又有了新的思路：他的嗓音也流露出他的吃惊：“最大的罪犯也许会说：‘我犯的这个罪是事先经过周密思考的，我要做最不道德，最使人痛苦的事，毁坏我的受害者的自由。反正上帝对我，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的爱可以原谅一切，并且把我拯救出来’。”依克斯卡一直既开心又轻蔑地看着他。罗布莱斯注视着萨马科那的书和风雨衣。“唯一不能自救的人是复苏的人，因为他既不能犯罪，也不能感到有愧。他已历经

沧桑，是过来人了。”

“是拉萨罗①？”西恩富戈斯噘起嘴，想作个鬼脸。

三个人都笑了。萨马科那又皱起眉头：“拉萨罗。在他的思想深处，尽管并不清醒，但他坚信每一次死后都会复苏。他有背信弃义的条件和他的长处。他可以犯各种罪，因为他心里明白。等他死后，他会回来犯新的罪：任何人都不会让他开张单子。拉萨罗不会在地球上死。但是他已经死了，已经上天了。不是个不朽的人：要是在地球上永生，就意味着否认不朽。复苏者不能自救，因为他不能放弃任何东西，因为他不是自由人，因为他不能犯罪。”

罗布莱斯问：“可是您要求的是以一无所有为基本条件来放弃。这是为什么？请您慢点儿说。”

“因为拉萨罗和我们有犯过错的可能性。他没有，而我们却有。他已经不能对别人不痛苦或过错负责：他对生活是封闭的，他一无所有，就连认识自己的命运都做不到。”满脸困意的服务员走过来张望一下，罗布莱斯要了杯矿泉水。“所以，他不能把他的命运同他相似的人相提并论。学士，您懂我的话吧？第一层意义的放弃是在一个人应有尽有的时候，这样他得到的就很少，所以放弃就会引起思念、遗憾和疑虑。我们一样都失去了位置。他们在那边，我们在这里。而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放弃，那就只有痛苦和罪责，这就不是大家彼此彼此的问题了，而是在同类人之间的问题了。这是在我们的放弃和我们的遗失之间唯一的财富了。在抛弃了一切之后，我们只能同别人共处，为别人生存。而您，学士，

---

① 拉萨罗：宗教人物，死后4天被耶稣复活。

您是要放弃一切，然后再去回忆失去的东西呢，还是要放弃一切，然后连回忆都抛弃，剥去伪装的人格的外衣，把别的墨西哥人的哭泣和鲜血披在身上呢？这就是我的问题。”

罗布莱斯一直盯着桌面。一种非理性的，难以捉摸的，神秘的感觉占据了他的心头。他在曼努埃尔和萨马科那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焦点。他的话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只是构成一股得以流到另一地区的水流。他忘记了的眼睛试图重新树起罗布莱斯的形象。银行家像是被铅矛刺破了一样，皮肤呈现出灰色，几乎听不到依克斯卡以哈哈大笑结束的话语。

“我亲爱的曼努埃尔，如果你的全部论点基于一个能够接纳、创造、拯救、自责的人的思想的话，可能还是正确的。但是我看没有多大道理，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人，只有物——空气、鲜血、太阳、无名肿瘤、尸骨、石块、仇恨，而没有一个人。”

“那就是说，这是个撒旦之国……”萨马科那说。

西恩富戈斯又笑了，他眯起黄色的眼皮说：“撒旦！萨马科那，我在谈论严肃的问题，我没有中世纪的玄虚狂。”

萨马科那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银行家的矿泉水杯跳了一下，矿泉水流到地上。罗布莱斯颤抖着盯住曼努埃尔：“我在谈论现实。我在谈论人类团结的崩溃和破裂。在这个黑点上，得不到爱情和怜悯，就连自顾自都做不到，因为就是最小的单位也分裂了，生命之线断了，我们不能把自己缚在一个被人所爱的人身上，一个纯朴、能接受别的生命的人身上。那个虚拟的、只容纳自己生存的生命就是撒旦。”

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脸上虽然挂着微笑，但是他那又黑又亮的眼睛却流露出对在座的人的憎恨。他眨着眼，直到

混浊的湖水澄清为止。服务员走过来，举起胳膊做了个不满的手势，擦去流在地上的矿泉水。

现在萨马科那说："所以我想知道，西恩富戈斯，你所指的无名骚动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意义……就是知道了那无名的东西在哪里我们也得不到任何好处。我想知道你认为的墨西哥的无名肿瘤和鲜血与仇恨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的拯救都靠她，"西恩富戈斯把闪着寒光的脸挨近萨马科那满是皱纹毫无表情的脸。"世界的拯救就靠这个地球的中心、腹地的不出名的人民了。墨西哥人民是现代世界唯一的人民，他仍旧用牙咬着一开始就咬着的乳房。这是个臭味、痞、发粘的龙舌兰酒和铁钩上的肉组成的整体，它陷在根源的淤泥里。今天，所有的人都摔倒在这根源里，他们不知道，这根源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只有我们永远生活在这根源里。"

西恩富戈斯请罗布莱斯回答，肥胖的银行家的思绪离得太远了。在他看来，所有的话都变成了感觉或是形象。一连串的回忆使得他的目光漠然，身体轻飘飘的，坐在酒廊的小板凳上，仿佛是坐在淤泥之上。

西恩富戈斯说："费德里克·罗布莱斯也许会说，那是让我们停滞，要他们不工作，不相信工业、福利……是的。要摧毁这一切，以便明天我们能置身于荒漠之中，身无分文，只有我们的肌肤和语言。为的是让我们离开第一座竞技场，摆脱满是伤痕、屡遭失败的躯体。"要让世界呻吟，大声哭泣——依克斯卡不知道这是他正在想的话，还是已经把它说出来了，但是，从萨马科那的眼光来看，似乎他都听见了——那时它就会知道，这遗失的真正的痛苦本不是它的；

有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人，他们经历过的只有痛苦和失败。磨难的二分时在墨西哥发生过；在这里，所有的诺言和所有的背叛都结为兄弟；在这里，太阳的年龄最大，皱纹最多：只有这里，它的光芒成了昏暗的光线。太阳不停地吼着，但总是黑夜。黑夜里，众神仓惶出逃；黑夜祈祷着不要发生曾发生过的事情；漫漫长夜面对镜子，模仿着模特儿的姿势；肌肉一块块掉下来，泪水打湿了我们的双手。黑夜负着金银财宝，黑夜扛着刺刀，火石——西恩富戈斯知道，他的没有说出来的话如同跳跃的火焰，已经渗透到费德里克·罗布莱斯日益衰老的面庞里，他那杂乱的思绪里，他那漠然的眼睛里和他那和没有骨头一样的肉体里——罗布莱斯，萨马科那，火山灰一直飞到星空当中，去告诉所有的人：要是墨西哥人得不到拯救，谁都得不到拯救。如果说，在这片充斥酒精、背叛、谎言，变得粗野的土地上不可能有骑士风度——你所希望的那种宽容与爱情的骑士风度——的话，那么，在任何地方，任何人中间都不可能有骑士风度。要是墨西哥人得不到拯救，上帝造的人就一个也得不到拯救。但是，罗布莱斯，萨马科那，问题在于老鼠咬掉了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语言只是色彩、性和无声的地理位置，我们怎么把上述想法说出来呢？"萨马科那，在这根源，人们会知道，任何痛苦、失败或是背信弃义都无法同墨西哥所遭受过的相比。在这里，人们会知道，要是墨西哥人得不到拯救，上帝造的人就一个也得不到拯救。"

曼努埃尔·萨马科那一边听着依克斯卡的话，一边翻动着他的书，玩弄着火柴盒，把烟蒂在咖啡渣里浸湿。他说："是的。但是，这痛苦和这背信弃义应由谁来负责呢？西恩

富戈斯，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光表述出墨西哥的贫困和失败是不够的。应该归咎于谁呢？我是在严肃地同你谈话：每一个无辜死去，或献身的墨西哥人都应有一个对其负责的墨西哥人。我回到自己的观点上：为了让人不白白地死去，有的人应该承担罪责。为了每个被鞭笞的印第安人，每个受压迫的工人，每个饥肠辘辘的母亲承担罪责。那时，只有在那时，那个不同凡响的墨西哥人才是全体受凌辱的墨西哥人。但是，依克斯卡，谁对墨西哥的这些罪行负责哟！”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每一分钟都在衰老，每讲一句话都变得衰老。他像是静止的大山，像是地下的河流，他的眼睛像是岩浆在干涸的湖中奔腾。他似乎能触摸到曼努埃尔·萨马科那的每句话。“西恩富戈斯，可怕的是，有时候人们不知道这片血流成河的土地不是要复仇，而是要鲜血。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我就同意你的意思：无名的火山，人的分裂与死亡。”

但是，费德克·罗布莱斯听到的不是这蛇形般深奥的话语。他听到的是被人遗忘的、被成功和权力毁掉了的名字；他听到的是一个州府的热浪，一个被人忘却的胖子铿锵有力的声音和在石灰遍地和灌木丛生的原野上回荡的枪弹声。他用手揉着眼皮，竭力去想那些名字：他摸索着寻找萨马科那的话的化身。一个无辜死去的人，一个有罪的人。依克斯卡和曼努埃尔的话越飘越远，最后被远方的夜色吞没。年迈而而又被人遗忘的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犹如大海中最年长的一滴水，紧闭双眼，独自一人呆在那里，虔诚地竭力用自己的思维去回忆只有在今天，他破产的日子里，能够最后回忆起来的事情……

费利西亚诺·桑切斯

节日的欢呼声一直传到费利西亚诺的牢房里。那天是9月15日①，而他却被关在牢房里。费利西亚诺摇晃着他的方脑袋，想跟着喧闹声打拍子。他曾经指示过，在他被关押期间，大家要分散开来。现在却都聚到了一起：大家都聚在一起，把他的计划打乱了。喧闹声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外面的人们发出的声音，那里只有寂静。那是从别的地方来的：烟火的光和噼啪声引起的回忆。因为谁也不会在旷野喧哗——费利西亚诺多么激动地回忆起流逝的岁月！——之后，是关着门跳的醉饮舞②和狂欢。四壁之间的亵渎神明。费利西亚诺用手指在墙上刻下夜里听到的音调。他被完全隔绝开了。这不是第一次了：他总是冲在前面，在任何人都不愿意呆的地方冒险。同铁路工人一起，在绞尽脑汁的埃尔恰帕罗计划中同伐木工人一起，同矿工一起。当被捕时，他已精疲力竭，只有喘气的力气了。现在他们一定听到了他的话。这将不是最后一次。他走到铁栅栏前面，大声喝道：

"喂！……喂！！跟您说话呢，没心肝的。"

一个头上涂着凡士林，手里端着毛瑟枪的印第安人走过来：

"您就会找事，您就会找事……"

---

① 9月16日为墨西哥独立节，即国庆日。

② 一种土著人舞蹈，边饮边跳，直至醉倒为止。

“别出洋相了。听着，小伙子们没有来吗？”

“谁都不来找您，谁都不找您。”

他总是问同样的问题。工会的人一次都没有来过。他们从未为抓人抗议过。他们真会忍耐。

“喂，这是个什么店铺？我要一块手帕已经要了三天了。我感冒得非常厉害。”

士兵瞪着明亮的眼睛看了一眼费利西亚诺，笑了起来。他笑得前仰后合，然后忍着笑，慢慢地品着滋味，沿着牢房的走廊走开。走到尽头，他喊道：“就是要让你感冒。”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有着一对忧郁的眼睛，身着一身崭新的黑白点料子服。他被派去宣传当前的形势。那时他刚满39岁，新近在奎尔纳瓦卡建了一幢住宅。每到周末，一些野心勃勃的年轻律师，保守派银行家，德国外交官和褐衫党的领导人便来到他家。在依波德罗莫区的住宅也快修好了。房子将刷成玫瑰色，大门上还饰有颇富寓意的石膏雕带。他上升得很快，现在，这些因素——年轻、社会关系不多、思想影响不大——使他成为去州府说明费利西亚诺·桑切斯领袖往返的危险性的最合适的人选。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说：“此人会闹大乱子的。这个人在墨西哥各大城市的势力越来越大，但是，如果用漂亮的办法把他干掉的话，谁都不会在意的。跟着他跑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只要保住职位，他们宁肯和平解决问题。谁都不会为桑切斯报仇的，您不用担心。要找个藉口？不需要。桑切斯的把柄太多了。他把事情总是说得明明白白。他自己会给我们一个借口的。他会到这里的广场上讲演，在墙上贴告示：我的将军，来扰乱公共秩序。这个罪已经足够

了。您说吧？说真的：人们发现要是不及时把他除掉，他会葬送一切的。墨西哥的领导和我们的外国朋友认为他是我们的利益的破坏者，我不是说我们这些人，而是祖国。只要墨西哥有费利西亚诺这样的人，人们就不能在和平环境中工作。投资者会害怕的，他们会一分钱都不给我们的。”

将军坐在晾台的帆布椅上一字一句地说：“那桑切斯是不是也反政府呢？我们挖掘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不是更好吗？”

罗布莱斯想钻到将军周围的阴影里。他被安排在离将军10米远的地方坐下。那儿已是晾台的外面，在太阳底下。两人中间有张长桌。晾台周围，有几个持枪人站在那里。还有几个人慢腾腾地抽着烟在院子里散步。“不，我的将军。那家伙力量就在这里。他的独立性。跟他跑的人被政府说几句好话就可以征服的。工人将会不相信他们的领袖，那时再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边就容易了。”

将军露出耀眼的白牙说：“好吧，学士。我们在这里处理那家伙。”

费利西亚诺趴在行军床上，忍着咳嗽和咽喉的疼痛想睡一会儿。这时有人拍了拍他的背。费利西亚诺嘟囔一声，转过脸来。

“起来，起来。”

“噢，先生。我非常难受。天还没亮呢。”

“正是为了这个。我们要给您治治感冒。”

费利西亚诺站起来，扣上衬衣的扣子，揉揉疼痛的后背。他用拳头擦擦眼睛和已经花白了的胡子。他也不知道要

干什么，便跟在士兵后面走出牢房。他突然感到9月清晨的寒冷。两个士兵夹着他上了卡车。

“我们去哪儿？”马达响之前，他嘶哑着嗓子问了一句。

士兵露出雪白的牙齿说：“去庆祝15日。喝点儿龙舌兰酒吧，您的感冒就会好的。”

卡车开出栅栏门。费利西亚诺把瓶子里的酒一饮而尽。远处若暗若明的亮光表明在庆祝节日。亮光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像坐在雪橇上一样，费利西亚诺只看见眼前路灯照射的黑洞洞的公路。但是，他能闻到高原的气息和干旱的平原气息；他感到像是有堵玄武岩石墙，挂着月亮和石块。鱼眼睛士兵随着卡车的颠簸上下晃着脑袋。在这寒冷、使人昏昏欲睡的清晨里，费里西亚诺夹在两个士兵中间，随着车轮的飞转，注视着车外凋零的景象，和金属色的飞禽有预兆意义的活动。卡车停了下来。平原上的风更猛烈了，费利西亚诺·桑切斯的头发都被吹立起来。

“就在这儿了！”一个士兵对另一个士兵说。卡车的车灯照在费利西亚诺身上，使他闭上眼睛。

“跑哇！”军曹对他喊，并且把他推到公路旁一条灯光照射着的小路上。费利西亚诺捂着肚子，想栽在那里。他跪倒在坚硬的土地上。军曹把他拉起来，又推了他一下。费利西亚诺掸掉膝盖上的土，大梦初醒似地向黑暗里跑，躲避着卡车刺眼的车灯。

“盯着他的后背，”一个士兵说。一道光曲线形地照着费利西亚诺。

一阵催眠的雨点穿透了费利西亚诺的背，他仰面倒在低

矮的灌木丛和含铅的土地上。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站在他那正在修建的住宅的对面。他从跑马场公园的边上注视着在脚手架上来回奔跑的健壮的工人，嗅着砖、石灰和油漆的气味，想象着刻有丰腴的谷物神在麦穗和丰饶杯簇拥下的浮雕图案。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在他的身边等着答复。棕榈树硕大的阴影在罗布莱斯的黑脸膛上闪烁着。他那精心刮剃的面孔就像黄色面团，上面饰有两颗又黑又亮，但不如一般的眼睛穿透力那么强的纽扣。

“不，朋友，不。我并不为我的服务要求得到这么多的报酬。”

您要感谢将军送给您的这份礼。我在下一届革命政府中占一个位置是绰绰有余的。有的人为了事业作了更重要的贡献，有的人更有经验和管理才能。如果我不抛头露面对他们更有用处。请告诉将军，要是我能得到他在那里的几米地皮的话我就满足了。况且对他来说又不算什么，而且就如人们说的那样，还是在自己家里嘛。那些不毛之地，您知道吗？再过多少年也不会有人在那里盖房子的。请告诉他吧。

费德里克想，卫生间里也许需要安几块彩色玻璃，便把建筑师叫来。

15日的骷髅

罗布莱斯，萨马科那和西恩富戈斯在阿基莱斯，色当咖啡馆度过的下午的第二天，晴空万里，寂静得出奇。那是9

月15日。30万人坐着不准时的火车，汽车和进口折叠式顶篷汽车离开了墨西哥城。罗布莱斯一直不知道曼努埃尔和依克斯卡的争论是怎么结束的；他突然站起来离开酒吧，在街上走了一会儿，然后独自一人用面纱遮住印第安人特有的明亮的眼睛，又一次溜进了乱糟糟的办公室。他机械地继续办理破产的手续，嗓音再也没有高过：他像是在梦中，慢腾腾地处理卷宗，咨询件和文件。天亮时，他卷着衬衣袖子，躺在皮沙发上。他没有感到第一束强烈的光线，而是让黑夜继续在他眼前浮动，直到连自己的手的颜色都分不清时为止：只要不开灯，或者不离开沙发就行。他想，有人想看我，有人想一直看到我的内心。他不在这里，不在我的旁边。那没关系。他想用另一种方式看我。他想一直钻到我的眼睛里。就像两只蛋等着蛋壳破裂，让小鸟在我体内生长，在我体内扑动翅膀，并把我占据。他无法想别的事情。他独自一人呆在那里，只有擦得锃亮的皮鞋在清晨熹微的光线下闪闪发亮，同在沉重的眼皮下的眼睛相映成辉。罗布莱斯吐出一口气，感到肚子在咕咕叫。生殖器那里有种奇痒，一直传到大脑里。他两手紧紧攥在一起，好像每只手都握着一根鞭子，直到血管开始不规则地跳动，把血送到倦怠的全身。他仍然神志不清、僵硬地躺在那里、等待着什么。他想站起来，把灯打开。能看见什么呢？他脑海里浮现出办公室里的东西：档案柜，谈话和发布指令用的桌子，老式的保险柜，里维拉的画，皮椅子，能滤阳光的淡蓝色落地窗。这是权力所在地。罗布莱斯第一次感到这地方和他不相吻合。他脱去衬衣：皱巴巴的背心遮不住多毛的桂皮色的胸膛。他把剃须用的肥皂刷弄湿，打开热水开关。随着剃刀小心地在费德里克·罗布莱

斯的脸颊上滑动，面具似的白色肥皂沫被抹去，露出黑黝黝的皮肤。

那天清晨，曼努埃尔对依克斯卡说："我要去阿卡普尔科，坐我的老爷车去。你跟我一起去吧。我要为英雄们表示庆贺。"

整个晚上两个人都在喝酒，争论问题。曼努埃尔强调他的矛盾性，依克斯卡则冷峻地用他的眼睛表达思想。出租车把他们撂在改革大街奈瓦街街口。"我的车就在这儿，来吧。去太平洋的明珠阿卡普尔科，去恢复我们精神上的疲劳。"曼努埃尔拽着西恩富戈斯的袖子说。"兄弟，去看看海滨上裸体的人们，去过我们应该过的生活。你不去？"曼努埃尔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脑袋问。"我没有勇气为我所说的献身。就这些，既然我没有勇气，为什么还要继续呢？"他把车开到改革大街。依克斯卡在清晨的薄雾中快步走着。

纳塔萨，博勃，夏洛特，帕科·德尔金托和古斯上午11点出发去奎尔纳瓦卡。拉里保证请他们在她家的游泳池旁吃烤肉，还有二三位社会新闻专栏作家出席。

"是为可怜的平比内拉报仇的时候了，要把我们知道的关于那个新贵拉腊戈蒂的事都抖出来，"夏洛特一边说，一边捂着鼻子，躲避佩尼亚波布雷造纸厂废料散发的臭气。

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帕科·德尔金托开心地听着，脸上露出鄙视的表情。坐在他旁边的古斯拍打着她的绸围巾。"帕基托①，你别对我说这不是捉弄人。不知说了多少遍失去的

①帕科的爱称。

庄园和堂娜卡梅里塔·罗梅罗·鲁比奥①！”帕科·德尔金托把头伸出车外，演戏似地尽情呼吸着难闻的空气。

从下午6点开始，立宪广场挤满了人。游行队伍拖沓着静静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杂乱的队伍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纪律。7点钟，聚光灯亮了，映出大教堂，国民宫和市政大楼，照亮了石块，黑头发的脑袋，白色的汗衫和交头接耳的人们，剪出焰火架的雄姿。城市的咽门大黑湖挤在灰蒙蒙的天际和古老的水地之间狭促的地带。寂静中，第一声礼炮响了：不需要让人们静下来：礼炮声无需城墙便能盖过一切，然后爆发出火星，向四面散开，引起阵阵回声，用烟雾笼罩着人群，焰火架张开它的胸怀，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撒出蓝色和狸红色，没有颜色的火星和烟幕。在万紫千红的焰火中，人数众多的管乐队奏着乐：绿色，白色和红色的焰火布满夜空，把光撒向四面八方。空气中飘荡着猪肉，热玉米面小饼和鲜西印度番薯的气味。空中是五光十色的仪式。地上是尘埃，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干燥的高原，黑黝黝的身体，紧盯着阳台②的目光。

“打倒加丘平③！”

自懂事以来，菲弗每年都来参加“吼声④”庆祝会：偷钱

---

① 指罗梅罗·鲁比奥的妻子。罗梅罗·鲁比奥（1828—1895）：墨西哥政治家，曾任议员、部长等职。

② 因为总统会出现在国民宫面临广场的阳台上，以示与民同庆。

③ 为定居美洲的西班牙移民。

④ 全称为“多洛雷斯的吼声”。1810年9月15日深夜，伊达尔戈神父在多洛雷斯敲钟，号召人们进行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独立战争。

包，卖玉米面小饼，在女人身边蹭来蹭去，喊两声“打倒加丘平！”。他在人群中拱着，想看清楚中央阳台和在灯光照耀下的多洛雷斯大钟。他消失在焰火声中，被一股人流吞没了。他抬起头，觉得自己要消失在人群之中。另一群在看国民宫窗户的人被照得十分清晰。他们想看见窗户里面的东西。多洛雷斯钟敲响了，人们举起胳膊喊叫起来，礼炮齐鸣。菲弗换了一个姿势，以便能透透气。他四周人头攒动，焰火和聚光灯在头顶上扫来扫去。

“菲弗，菲弗！”

“打倒加丘平！”

图诺说：“都穿过广场了，还早哩。兄弟，一会儿干什么去？”

加夫列尔说：“贝托，喝汽水太没劲了。走，我们去酒馆去。”

大家狂呼一声表示同意。这一小群人吹着口哨，往莫内达街走去。菲弗趿拉着鞋，加夫列尔挠着松软的头发：

“我知道该去哪儿了。我要看看谁有本事。来，贝托，我们来把一瓶酒一饮而尽。”

龙舌兰酒使大家晕头转向。贝托喊道：“啊呀呀！今天要来个一醉方休！”

图诺说：“那还不是小意思！”

大家相互搂着，钻进皇家学院旁的小巷，往梅塞德街走去。奶油色尖顶的大教堂在焰火中闪闪发亮。他们又唱又叫：“……从摇篮里开始，便受苦受难……”

“棺材拿来了吗？”

“在那儿呢，就在外面。但愿不需要用它。”

“拿来的棺材是什么颜色的？”

“白的，小天使的颜色。上好的木头。不想弄个丝绸靠垫？”

罗萨·莫拉雷斯跑到点着两根大蜡烛的房间里，找出一个小犹大像。木偶是黄褐色的煤炭似的黑鼻子，尖尖的尾巴。

“快装进去吧，这是他最喜欢的玩具。”

安葬员捏着犹大的鼻子，把它侧着放进馆材里，以便能盛得下尸体。

“您能再帮个忙吗？孩子死以前是不会有人来的。请告诉小酒店的老板，今天要为孩子守灵。我来煮咖啡。”

罗萨又走进屋子。豪尔希托已经变成青紫色的，舌头也伸在外边。

“已经……哪怕知道他是得的什么病死的也好呀。”

她点燃第三支蜡烛，但是她无法注视圣母像。她扫了一眼光秃秃的房间，饼铛，炭火，涂漆的小锅和地上的面团。她回过头看看孩子。他已经死了。罗萨拉上把临街的房间隔开的帘子，往泥泞的小径走去。酒馆和杂货铺里挤满了“吼声之夜”的顾客。小区的上空焰火飞舞。罗萨感到自己受了惩罚和嘲弄。告诉我，胡安，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既然是一回事，为什么要挑三拣四的呢？她用纱巾蒙住脸，把白色棺材抬进屋。

曼努埃尔·萨马科那在阿卡普尔科没有找到住处。他决

定沿着比耶德拉库埃斯塔去科尤卡，一直熬到天亮。晚上的头几个小时是在海滩上过的。现在，11点刚过，他离开三色灯照耀着的海港。绒布裤被汗水浸湿了，袖子卷着，身边是一堆书和风雨衣。炎热使得书页卷了起来，变得更白了。在比耶德拉库埃斯塔，大海怒吼着，盖过了几个围在火堆旁的青年的吉它声。公路往沼泽地那边延伸过去，消失在茂密的香蕉园里。这时，曼努埃尔发现车在漏油，油箱的油急剧减少。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周围尽是醒着的鹦鹉。他又慢慢开了一段路，直到看见灯光才停下来。三四间破草屋后面是座白墙平房。里面传出尖细的嗓音和手拉风琴的声音。几个黄皮肤的女人躺在吊床上，听任赤身裸体的孩子在公路的水坑之间跑来跑去，因为小酒馆里“吼声之夜”的喧闹声使他们无法入睡。曼努埃尔把车停在离小酒馆不远的地方，想去掉倦意和身上的臭汗。他点燃一支烟，翻了翻一本书：大家都是孤独的，这是孤独的时刻……他下了车，打开后备箱，取出一个铝质罐，重复着奈瓦尔的话，向酒馆走去。手拉风琴慢腾腾的舞曲同大嗓门，扯着嗓子的喊叫形成对照。穿着白衣服的男人们几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说着下流话：他们的牙齿都脱落了，脸色都是黑中透着青紫色。

“对不起，能卖给我几升……？”

一个人回过头看了看曼努埃尔·萨马科那；这个长得像根树桩，圆眼像玻璃球的男人用手枪冲着萨马科那开了四五枪。

曼努埃尔扔掉铝质罐，用手捂着肚子，张着嘴走到弥漫

① 此句原文为法文。

着植物气味的道路上，倒在地上，死了。

长着玻璃球眼睛的男人说："谁都不能这么看我。"

过节的那天，费德里克·罗布莱斯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办公室里的皮沙发上，望着远处阿拉梅达街的树木，圣委拉克鲁斯和圣胡安德迪奥斯教堂的尖顶，回想着他的所有往事。从被遗弃的圣地亚哥特拉特洛尔科大广场和它的黑洞洞的兵营以及高大的残垣断壁那里，从喧闹的佩拉尔维略那里升起焰火和烟雾。但是，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看到的不是这些；首先在他脑海里跳耀的是一份用套红的八版篇幅报道一家银行骤然破产情况的报纸，这家报纸还报道说，银行的经理不仅把社会资本而且把他的全部积蓄都用来做风险很大的生意；接着，是一份晚报，上面的消息点了名；第二天，银行门口挤满了激动得挥舞双手的男男女女，人们纷纷取出存款，接着是代价昂贵的活动和急促的交易，以便清算股票，出售地皮、房屋、申请贷款。脸膛在高尔夫球场上被晒黑的罗贝托·雷古莱斯睁大灰眼睛，咧着嘴，对每一只要求存款的手都报以微笑；雷古莱斯已经拒绝贷款，相反，他在各处游说，证实罗布莱斯经营不善是事实。他还反对付息，以应付破产的局面，并且以半价收购物权，以三分之一的价格购进有价证券，逢人就保证要在罗布莱斯的破产中捞一把。在这一切的后面，在他大脑中某个地方，闪烁着费利西亚诺·桑切斯布满弹孔、苍白的面颊；再后面，在大脑的某个角落，是弗洛兰·亚诺斯的面孔，他在米却肯的一间满是灰尘的破草房里的火堆旁同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的父亲谈话。两个人的面孔在脑海里联结在一起，分不清你我：两个人的面孔都

是弹痕累累，血迹斑斑，毫无二致，尽管罗布莱斯并不想回忆起他们。他以为，或许他在想，这两个人都是无辜者，但是他无法说出，或回忆起："是我，是我杀害了你们！"罗布莱斯的眼前浮现出二位死者的脑袋，联结着一具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躯体。他回忆起的弗洛兰·雷耶罗和费利西亚诺·桑切斯不过是所有死去的无名氏，所有的奴隶和所有饥寒交迫的人中的两个。一股为所有的墨西哥人感到忧伤、悲痛的心情油然升起。阿尔瓦诺……一个言语不多的老人，他所说过的不多的话语被抛到这个世界之外，像一块烧红的石头，被扔到太阳的中心。每天晚上他的皮凉鞋都沾上泥土，然后放到太阳底下晒干。太阳还晒干了老人身上的全部汗水。梅塞德斯……一个躲藏在黑暗中的妇女，接受着年青的费德里克的抚摸……弹片和太阳，塞拉亚战场，种子和肥料，狂怒的骏马奔驰在战火之中，如同……如同……罗布莱斯想回忆起一个更早一些的人的名字，但此时，他只能想起弗洛兰·雷耶罗和费利西亚诺·桑切斯的名字和面孔。此时，这两个人的死就像火盘，围绕着罗布莱斯身体和生命。所有可触及的物件都逃离了这个世界：只留下一个硕大的黑包裹，死人的两颗流星和脸朝下、翅膀折断和眼睛挨着大地一动不动的他。呼吸停止了，思绪起伏；幽灵的梦：一个眼睛对另一个眼睛说着话。

"怎么，依巴拉？工伤？"

"这个消息应该从一家私人机构传出来。"

"两眼凶狠，双手柔软的老人。"

"于是罢工开始了，大家都知道会饿肚子的……我既痛心，又愤慨，我永远也忘不了。"

"那是个瘦弱、温顺的印第安人，他明白"

“您要是能看见那些平静的面孔。”

“另一个妹妹快满16岁了。”

“2500个下层人被抓走了。”

“美差就要到手了。”

“麦可脱被围在瓜赫了。”

“总是这样，请吧，总是这样，脏。”

“多年的爱情，没。”

“在墨西哥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创建了稳定的中产阶级，有。”

“现在这是个大都市了！应该享用这个世界性的新墨西哥城，您说对不对？”

“我们原来就是，还是后来变的？学士，您没有孩子。”

“有时我想，生活不应是这个样子，这么多的应酬；请相信我，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

“我们不能糊里糊涂地活着，死去。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高兴吗？”

“奥特西娅。”

“要是墨西哥人得不到拯救，那就任何人也得不到拯救。”

“依克斯卡，谁造成了墨西哥的罪孽？”

“费利西亚诺脸朝下倒在灌木丛中。”

罗布莱斯猛地用手捂住眼睛。夜幕降临了。城市各种各样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传到办公室里。人们正在庆祝“吼声”。11点的时候，礼炮声此起彼伏。费德里克离开办公室，躲着

醉鬼，庆喜的人们和放鞭炮的孩子，上了车，来到洛马斯区。家里的客厅没有开灯。费德里克喊着他妻子的名字，走到亮着灯的卧室：诺尔曼穿着镶花边的绸睡衣①，在床上看着他。

丈夫和妻子特点分明：诺尔曼的眼睛红红的，身体松弛，费德里克肌肉僵硬，两手抽搐着，眼睛显得苍老了许多。

诺尔曼只是哼了一声。这一声哼永远注定了这间用软木作墙板、镜子镶着金框、地上铺着红地毯的毫华房间的厄运。

诺尔曼软弱无力地说："这幢房子也要不属于我们了吗？你不要骗我！我问的是房子！"

费德里克又看了一眼房间。他像是被铅铸在了地毯上一样，但他的身体已经不属于此地了。地毯的颜色使他感到眩目；他觉得他俩的身体、面孔都是从这红色的斑点中冒出来的。

"也不属于我们了。"

诺尔曼抓着枕头："你怎么办？我们去要饭不成？告诉我！"

"这是暂时的。我们会恢复元气的。"罗布莱斯不知不觉地就说了这番话；他感到在体内有一种新的欲望，要去憎恨、毁灭，新的机遇。这是今天他独自一人回忆着往事和故人时萌发的欲望。他伸出同他僵硬的身体不相称的弯曲的食指，说："把首饰给我。"

"哈！"诺尔曼一下子在床上坐起来，睡衣下胸脯一起

① 此词原文为法文。

一伏，脖子上的青筋直蹦。“还要什么？你要让我当女招待混饭吃，还是要办个家庭缝纫车间？”

“不用喊，佣人们会听到的。”

“你啊，不会有人听到的。”诺尔曼把手叉在胸前，从头到脚打量着费德里克。“女厨师回老家过节去了，罗莎的小家伙快死了。你也不来陪我……”她垂下头。“我感到都要气死了，我孤单极了。”

罗布莱斯第一次感到想跑过去安慰她，把她抱在怀里，温存一番，不像以前在一起度过的夜晚那样机械，没有激情，一切都是事先计划好的，十分精确，而又明了，各自算计着，注视着另一个人的运动，准备情况和卫生状况。这个回忆在费德里克和哀怨的妻子之间垒起一堵墙。但是，这也是第一次诺尔曼没有打扮得珠光宝气，没有打算去掉两个汗毛封闭的躯体接触时产生的气味。罗布莱斯一动不动地说：

“首饰。”

诺尔曼把身子挪到床沿，说：“不！我跟你说不！至少这些东西要归我。”

“你给我首饰，就能和我在一起。”

床单和诺尔曼的花边绸衣滚在一处。她丈夫仍旧令人生畏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和你在一起！但是，宝贝，你破产了！今天我同西尔维娅·雷古莱斯谈过了；她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我，比报纸上说的要详细……！和你在一起！你要知道，我嫁给的是这幢房子，汽车和我的首饰，不是你！”

罗布莱斯伸出手，诺尔曼一直退到枕头边：“你给我出去。今天我不想见你，费德里克。我不想说我不说的话，现

在……我不知道……让我安静会儿。我们俩谁都不应该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做了一番游戏。很好。但是，我们已经成了现在这个模样。你走吧！今天我受不了你……不！”

费德里克像个被程序控制着的机器人向诺尔曼走去。妻子觉得他十分可怕，像是不能控制自己似的，一点儿也不像原来的罗布莱斯。

“怎么？你忍受不了事实？我说你走开，费德里克，怎么？你要打我？哈……”诺尔曼的话同她吓瘫在床上的身体没有一点相同之处。罗布莱斯走到她跟前，按住她的肩，吻了一下她的脖子。诺尔曼挣脱了金属般沉重的胳膊。

“走开，走开。”

罗布莱斯喃喃低语道：“首饰。现在就给我。”

“我什么都不给你。”诺尔曼跑到门口。“明天我就带着首饰离开这里。我不需要你。你知道吗？我有我的世界，同像你这样的家伙没有任何联系……你要知道，我有我自己的力量，这并不是因为我嫁给了你。你一个星期只找我一次要我同你睡觉，你知道你把我一个人丢下的时间里我都在做什么吗？”诺尔曼浑身都充满了力量。“从新婚之夜开始，你就在调查我是不是处女。你还想知道什么？你为什么容忍我？因为我能给你什么，是不是？那是你的几百万财富所不能给你的东西。那就是你不是个粗俗、肮脏的印第安人，你可以成为有教养的人的感觉。哈！……你知道……”诺尔曼站在罗布莱斯僵直、沉重的身躯对面笑道。他的眼睛表明他又在回忆起遥远的过去。“……由于成了你的人我才不能成为强者；我一个人也能活下去，也能去爱，去征服人，去凌驾在别人之上；并不因为我嫁给了一个只会吹牛的贱货，一个庄

园里的雇工，一个……你看清楚了自己没有？你以为自己是个电影明星还是什么别的玩意儿？哈哈！”

在笑声中，诺尔曼又感到自己被大海冲走了，被她所战胜、控制的大海冲走了。大海把她带到远离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麻木的笑脸的地方，一直来到岸边；她；非凡的诺尔曼·拉腊戈蒂仍旧站在她所战胜的人面前。

“你从来就没觉察出，当我同你睡觉时，我感到恶心，强忍着让你征服我的肉体吗？我是把你当作……别的东西，一条变色龙，而不是一个人才让你爬上我的身体的。你从未觉察到吗？你以为……？”

罗布莱斯肥胖的身体像面没有节奏的鼓，站在那里怒气冲天地翻着抽屉、衣柜，撕扯着窗帘。诺尔曼急促地从嗓子发出笑声，笑声越来越大，同先前的笑声碰撞在一起。狂怒的罗布莱斯冲出卧室，来到走廊上，跑下楼去。诺尔曼仍旧大笑着。当她听到费德里克一脚轻一脚重地在客厅的大理石地面上走着的时候，便关上门，把钥匙扔在衣物狼藉的床上。四脚八叉地躺下来，感受着笑声如何从腹部往上升，消失在胸部，然后从嘴里冒出一阵嘟囔声。这愤怒的笑声对任何人都无益，不会给任何人留下印象。听到嘟囔声时，诺尔曼颤抖起来，仿佛这声音不是出自自己的嘴，而是旁边一个人的嘴。

夜里12点后，埃夫拉因，奇诺·塔博阿达和罗德里戈来到拉里位于奎尔纳瓦卡的家。三个人一整天都在游泳池旁讨论罗德里戈新写的剧本的细节。罗德里戈最初的想法——一位修女脱下长袍，去征服世界——考虑到观众对天主教的情感，被改成一位后来成为修女的夜总会女招待的故事。拉里

的家是按墨西哥风格装饰的。房前有一排高大的曼密苹果色的马铠。别的墙有的是茴香绿，有的是脂粉白，墙上爬着叶子花。门上挂着彩带，彩色玻璃的上方是卫生间。仿照17世纪风格的描金，铜版画的从前的还愿祭品和殖民风格的三折屏强烈地反映出主人的喜好。在看得见悬崖的大阳台上，帕科·德尔金托端着瓶香槟酒，来回走着。

博勃在花园的树丛中发现了抹着凡士林的奇诺，便叫起来："科阿查科阿科斯河①的刘别谦②！"

"喂；布布③，这幢屋子要是用来拍我们想出来的《魔鬼十字架》倒是不差……"埃夫拉因把房子上下看了一遍后说。

"我向你们介绍一下罗德里戈·波拉，我们的文学新秀，一代风流人物！"塔博阿达挥着胳膊，对坐在帆布椅和皮椅上的古斯、纳塔莎、夏洛特、平比内拉·德奥万多和帕科·德尔金托说。那天在阿卡普尔科从古基斯那里打听到消息的记者也在场。大部分人都还记得参加过博勃和夏洛特举行的晚会的罗德里戈：而塔博阿达的介绍却使所有的人露出感兴趣的目光，好像是第一次见到波拉。大家说了声"很高兴认识你"，算是打了招呼；只有总是戴着墨镜的纳塔莎微笑着向罗德里戈伸出了暴着青筋的手。

"挺帅，你说是不是？"夏洛特对平比内拉咬着耳朵说。

---

① 该河发源于恰巴斯，注入墨西哥湾，全长300公里。

② 刘别谦（1892—1947）：德国电影导演，以拍情节复杂的社会风俗喜剧片闻名。

③ 埃夫拉因，是外国人，西班牙文说得不好。

“有他的风格；瘦了点，对吧？”平比内拉高声答道，然后对记者说：“我对您说过，凭自己的努力上进是件好事；一个种族不满意的是模仿和谎言。你知道，我们之所以接受诺尔曼，是因为我们以为她在革命时期同我们一样吃了不少苦头……”

纳塔莎在皮长沙发椅上曲起腿，呻吟着说：“亲爱的，一场革命不是干出来的：是说出来的①。”说完，她站起来，整理一下丝绒裤在腹部的褶子。罗德里戈微笑着等待着。纳塔莎找到镶金的打火机，点燃一支长长的俄国香烟：“嗨嗨。就连这也是如此，我们的小宝贝②。”她挽着他的胳膊，在阳台上散步。罗德里戈深深呼吸着山谷里飘着凤凰木和鳄梨芳香的空气。

“看来你已经做出了决定。你已经有了一种颜色的翅膀。你牺牲了一些东西，是不是？”罗德里戈并不想相信戴着整齐的假牙的纳塔莎的话。她又说：“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命运。先生，为什么要有一个同大家相反的命运呢？噢，起义、混乱；管它呢！那是诗人的事，你说是不是？可是你哟！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就从你的额头上看出你气宇不凡，知道吗？只有有雄心的人才会为不属于我那亲爱的小傻瓜夏洛特的晚会的圈子感到不快。而现在，你已经属于这个圈子了。要努力，是的，努力③，顺着他们的意思，服从他们的规矩，这样你就会应有尽有了。问题不是自己做，而是让人做④。世界属于无为而治的人，而与想改造它的人保持距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③④ 原文为法文。

离，你是知道这些的。”

“与裙裾周旋！”罗德里戈捏了一下纳塔莎冰凉的手臂，笑着说。

“亲爱的，你很有思想……是的，事物是相似的，真的。我曾认识另一个世界，那是个既定、稳固、庄严的世界。这种资产阶级开始上升的时刻并不怎么令人惬意。使我好笑的是，我在这里经历的是欧洲一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出现了一个靠金钱和受法律制裁的昧心买卖发家的新的统治阶层。革命追求的都是支配权；罗伯斯庇尔①使拿破仑走了弯路……有什么办法呢！世界就是这样。你要活，就要遵从它的规律。你会上升的，罗德里戈。你现在所处的时刻正是墨西哥有着各种各样发财致富的机会的时刻。现在的资产阶级法庭只尊重金钱和富贵。革命被葬送了。请注意这点，你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人物的；不掌握这点，你就会沦落为流氓无产者，看着城市飞快地发展。是啊，你说的有道理：我会把你变成我的人，我的墨西哥人……”夏洛特笑了，罗德里戈也跟着笑，但是他内心感到一阵燥热，有一种获得了荣耀的感觉。他看到平比内拉·德奥万多一直在注意他；短短的宽松式上衣，细蓝条的百慕大牌高级衬衣，罗德里戈真是焕然一新，非往日典型的是墨西哥中产阶级的人物可比了：橄榄色的风雨衣，灯笼裤，厚厚的垫肩。宽大的领子。纳塔莎见他们俩四目对视，便开口道：“平比内拉很可爱，只有一个人不喜欢她。”她有意补充道：“因为妒忌，因为她知道尽管她有钱，也学不来平比内拉那个阶层的优

① 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人物。

雅① 和品质。她就是诺尔曼·罗布莱斯。这个小暴发户②！”

纳塔莎的话说明了罗德里戈的新姿态；从这时候起，他再也没有疑问，或者非理性的问题了。整个世界，弹痕与高墙的世界，童年斗殴的世界，在罗森达的摇椅旁度过漫长黑夜的世界，努力在文学上获得成功的世界，罗德里戈此时此刻所想到或回忆起的一切都永远结束了。陪伴罗森达终生的令人心醉的话此时也同她一起，进了圣佩德罗德罗斯皮诺斯的坟墓里：谁都不会再说这些话，想这些话。两条生命线在罗德里戈的血液里交织在一起。它们的起点是一天的清晨，是贝勒弹痕累累的高墙，终点是罗森达和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之间一次幽灵般的谈话。这两条生命线也切断了，永远不存在了。

当悬崖那边响起鞭炮时，德尔金托喊道："听听这该死的青铜的种族③ 的声音吧！有什么好庆祝的？从戴假发的总督到拿权杖的首领。我看还是总督好。"

罗德里戈走近平比内拉，在记者的位置上坐下来。记者这会儿同夏洛特去跳桑巴舞了。"德尔金托使我们感到好笑，"罗德里戈说。他把"我们"两个字说得很重。"我们这个社会可悲的地方就在于，少数人稳重、聪明、高雅，成了人民社交活动的榜样。"

"大家都会做到的，"平比内拉一边回答，一边把胳膊挨近罗德里戈。"我们的社会太年轻了；会慢慢成熟的，幸运的是，我们这些人恢复了部分传统的价值，你知道，墨西哥

---

①② 原文为法文。

③ 《青铜的种族》是玻利维亚作家阿格达斯（1879—1946）的代表作。作品描述了印第安人反对白人的斗争。

革命是场浩劫。但并不是一切都丧失了。”

从平比内拉的眼神里，罗德里戈看到一种友好的表示。“平比内拉，您说的有道理。我母亲——迪亚斯将军的密友，堂拉米罗·苏巴兰的女儿——总是这么对我说。我能理解她。我们从罗马区一座宫殿式的建筑搬到了乔波区一栋简陋的房子里。搬迁的唯一作用就是使我们更加坚持我们真正的价值……”

“您的真诚使我感到愉快。”

平比内拉和罗德里戈握了握手。他用眼睛邀请她去跳舞。一只皮肤细腻、散发着香水味的手和一只冰凉的手镯抚摸着罗德里戈的脖颈。

“你瞧，奇努。罗德里戈的口味真高啊。”

“埃夫拉因，她没多少钱，不过，为了……”

“奇努，他有钱，而她会使他的身价倍增。两个人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啊。”

拉里蹲在电唱机旁挑唱片，然后放上十几张布鲁斯舞曲的唱片，端起香槟酒酒杯舒了口气；该降10公斤体重。我爱你，是出于情感①。

加夫列尔搂着贝托，蜷缩在酒廊里。酒杯的酒溢了出来，蜡烛劈啪燃着，马里亚奇乐队唱着歌。“让马里亚奇乐队给我唱歌，我今天就要死了！唉，贝托，每年9月15日都让人心酸；你会想起你不愿意想的事情。一个人总是自寻烦恼，是不是？谁指挥我们……”

① 此句原文为英文。

“由于今天是国庆，为了各位顾客，本店准备了丰富的菜肴。夫人在那里做了准备，为的是让各位更加高兴……”在人们一片嘘声和喊叫声中，胖胖的店老板喊道。其实，大家都知道他的算盘：调味酱沙锅，豆饭，烤焦了的海滨式玉米粽子，盛玉米牛奶糊的玫瑰色的小罐还有玉米面小饼送来阵阵香味；还有甜食（甜奶酪，果酱，麦芽糖，仙人球），把苍蝇都招引来了；撒了桂皮的黄色龙舌兰酒杯开始在人的脑袋上面传来传去。长长的指甲，东西塞得满满沾着调味酱的嘴，胡须上拖着的是酱，衬衣上沾的也是酱。吉它成了肉，指头作出再见的手势。

加夫列尔在他的座位上喊道：“让开，我受伤了！使劲唱，就好像我们要在这里被枪决一样！啊……！”

大家都跟着他喊：有的坐着，有的站在桌上。围着马里亚奇乐队的人都有一对明亮的眼睛，黝黑的皮肤，湿润的嘴唇。乐队的人长着杏仁似的眼睛，胡须向下耷拉着，浑身闪闪发亮①，大草帽上的银边都生锈了：我在悬崖边上等着你，我在仙人掌旁候着你，对你，做手势，对你吹声口哨，你就出来②……人们僵硬地挥舞着胳膊，像是在挑战，有着真正的热情，嗓子都冒烟了。

“肯定，加夫列尔。你在想15日晚上的事情。你应该把你想的说给朋友们听听，心里有事要讲出来嘛。”贝托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摇摇头说：“每个人都对生活不满！每想起一件事就要掉眼泪！”

---

① 马里亚奇乐队队员的服装一般都饰有箔片，讲究的是饰银片。

② 歌词。

“完全是在回忆。”图诺挠着耳朵说。

“我想是的。受罪，贝托，受罪。要不是同我这样的弟兄，那能跟谁？真他吗的。贝托，真的，我喜欢你，真的，我就是你的兄弟！”加夫列尔搂住出租汽车司机的脖子，拍着他的肩膀说。

“一团迷雾。”图诺无动于衷地说。他的面部表情漠然，仿佛身处遥远的地方。

“贝托，还不是为了朋友。让我跟你说说我的倒霉事吧。你认识约兰达吗？就是那个听说她妈妈在这里干活的女人。一到关键时刻，她缩得像个乌龟。”菲弗弄得指节喀巴响，说道。

“就是那个眼睛像黑莓，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

“就是她。她就是约兰达。不过，贝托，别把母狼当羊羔……她转脸就不认人。兄弟，对她来说男人的心连粪土都不如。”

“这种人才伤人的心呢。啊……！这种人……那些自以为是美国佬，把打仗当儿戏……算了，菲弗，今天晚上谁还说这个呀！一溜烟就跑回美国，跑回美国①。喔……！我最讨厌美国人！一个墨西哥人可以顶100个美国佬！婊子养的！”加夫列尔站起来喊道。

马里亚奇乐队的吉它声如高山流水。穿着短上衣的女人搂着她们的男人。呕吐物的臭味开始盖过食物的气味。人们紧握拳头，闭着眼睛，不停地喊叫着热血沸腾，振臂高呼，哈利斯科②万岁！

① 本页变体字的句子是他们在酒馆里听到的一支歌的歌词。

② 墨西哥地名。

“豪尔赫·内格雷特①唱过这首歌。我们在得克萨斯的帐篷里听过这张唱片。你还记得吗？”

“美国佬滚蛋！”

“加夫列尔在那里！”一个浓妆艳抹、镶着金牙的女人嚷道。

马里亚奇乐队队员喝了杯酒，然后又开始慢腾腾地弹拨琴弦。酒馆里的人开始低声说话，加夫列尔分开人群，走到那个女人跟前。索奇米尔科②，依斯塔帕拉帕③墨西哥的鲜花多美丽……一个又瘦又高，戴着宽沿草帽，穿着风雨衣的男人走进酒馆，跟着进来的是一个总是同他在一起，咧着嘴，瞪着眼睛的人。“感觉，感觉，”加夫列尔叹着气说。他踩着别人的脚，扒着别人的肘部，扳着别人的肩膀。大家都听到了他的喘气声，看到了他忧虑、不安的眼神……随着匕首一闪，加夫列尔喊了一声。

“我对你说过，小兄弟，事不过三，”瘦高个手持滴着鲜血的匕首说，“跟我别来这套。走吧，库皮托。”

加夫列尔的身子在酒馆满是废弃的爆竹和彩带的地上扭动着。马里亚奇乐队停止了演奏。戴宽沿草帽的瘦高个收起匕首，推开人群，走到门口：“他是自找的……”他的同伴挠挠头，嘴咧得更大，发出一声长长的奸笑。

加夫列尔已经不动弹了。贝托走到黑黝的身体旁边。加夫列尔的混纺布裤子都染红了。鞭炮声，打情骂俏声，喊叫声重又响起。彩纸小旗到处飞舞。马里亚奇乐队又唱起来，

---

① 豪尔赫·内格雷格（1911—1953）：墨西哥歌手，电影演员。

②③ 均为墨西哥著名风景区。

亲爱的朋友，他弯下腰，走到一边。

浓妆艳抹的女人对贝托说："他死了！"

"水！母羊羔！"

罗莎用围裙捂住脸，对莫克特苏玛说："堂娜特奥杜拉，请告诉我的女主人。就是诺尔曼夫人；我这就给你电话号码。请告诉她，孩子死了，我要为他守灵！"寡妇两手放在膝盖上，注视着躺在引火松棺材里木偶旁边棱角分明，身体已经冰凉的豪尔希托。"诺尔曼，你要记住这个名字"，依克斯卡曾经对特奥杜拉说过。寡妇深邃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孩子。她像是有预感似地对罗莎·莫拉莱斯说："要是有个高个子、黑脸膛的人来找我，就告诉他一会儿回来，让他等我，陪陪你和孩子。"

"不远了，"特奥杜拉坐在空荡荡的公共汽车的木椅子上想着。车是往蚂蚱山旁的洛马斯区开的。司机不安地从反光镜里看着她。今天晚上，是谁都不会坐二等车①去洛马斯的。那里的佣人和花匠都去立宪广场了，要不就请假回家过国庆了。为了早点到终点好下班，司机把车开得飞快。寡妇身上的首饰相互碰撞着。沉甸甸、刻着浮雕和符号的金手镯在特奥杜拉的手腕上跳动着，用链条挂在脖子上的金面具在她干瘪的胸前摆动着，面具上的人形斜眼笑着。"不远了。"

因此，下车时，她并不因为变成红色的天空和腾起的烟雾

① 墨西哥城的公共汽车有两种。一种只允许上坐客。另一种，即二等，站坐均可，票价较便宜。

感到吃惊。在熊熊烈火中，住宅的黄色粉墙，雕花窗户，黑栅栏，瓷砖和彩色玻璃都像是变黑的松明，失去了昔日的风采。着了火的大门成了一团黑炭。玫瑰园被围观者和消防队员踩得乱七八糟。

“往后退，往后退。”

寡妇在观火者的后面眯起眼睛。火蛇扭动着，烧到了栅栏边。水柱猛地扑灭冲天的火焰，但大火即刻便在更大的范围里蔓延。

“抓住那个老太婆！”

特奥杜拉一边扯下胳膊、脖颈和耳朵上的首饰，一边像只兔子轻巧地跑到燃烧着的大门口；在众目睽睽下，她那布满硬痂的皮肤，黑炭似的眼睛，和她那默默无闻的生命同大火熔为一体：特奥杜拉举起手：手中古老的首饰闪闪发光，显得比火势更加强有力。

“谢谢，孩子！”这呻吟仿佛不是发自喉部，而是发自她的全身。她把首饰扔到烟雾弥漫的客厅中央。

消防队员用湿漉漉的、发烫的手抓住寡妇的肩膀：“您在这里干什么？不知道危险吗？”

“因为我的朋友罗莎住在这里，先生，她是这里的厨师，”特奥杜拉·莫克特苏玛露出洁白的牙齿，微笑着说。

“佣人的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楼下也没有人。要有人，也在楼上了。现在没办法了。请走开，夫人！”

特奥杜拉又笑了。摘下首饰后，她觉得胳膊和脖颈很灵活。“依克斯卡孩子，我们俩希望的就是这些，”她一边离开费德里克和诺尔曼·罗利莱斯的燃烧着的住宅，一边喃喃低语到。“我对你说过；他们一直躲着，但总会出来的。是

来接受供奉和祭品的。”

诺尔曼一只手捂着脸，另一只手敲打着门，边咳边慢慢地跪下来。当她闻到从窗缝里飘进来的呛人的浓烟，看到窗户外的大火时，两手哆嗦着，竟然找不到裹在床单里的钥匙了。大火把房梁烧得吱吱直响，转眼就吞掉了窗纱：诺尔曼跑到门口，一边喊，一边用拳头砸着：红色的火舌在地毯上游动，抚摸着床单，最后烧到她的睡衣和鞋。诺尔曼突然感到溃烂的手指触及她的背，她“啊！”的一声，倒了下来。

在点着两根蜡烛头的大门外，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靠着破碎的土坯，听着罗莎·莫拉雷斯趴在她儿子的棺材上痛哭。依克斯卡的眼睛流露着占卜的神情；他心里想的所有的话和仪式都在血液中沸腾，聚集在一起，在胃里组成了一句话：“到祭奠场所要走四天，”他抿着嘴，悄悄地对女人和棺材被烛光不规则地投到他身上的影子说。依卡斯克·西恩富戈斯靠着墙：“四天；戴着冠羽的人将祭奠太阳；面向落日，他们将被抬着送往苍天彩带的中心。”

他那不出声的话语咀嚼着两个影子，吞噬着罗莎的呜咽：“到盛大的祭奠场所，最后的祭奠……我们要带去祭品，罗莎高举着饰有羽毛的胳膊，走在想击溃我们的两座大山之间……”他使劲顶着墙，想当见证人，但不知如何当；想领会罗莎·莫拉雷斯的哭声和细微的思想活动，但不知如何做。“八片荒野和八座山丘把我们同圣殿隔离开……我向你保证，我将把你看作夜晚的第一个精灵，因为我知道我们要一起去参加祭奠活动，朝圣者的幽灵会在那里游荡。山丘袒露出胸怀，让我们抵达黑色的祭奠场所。大腿之间抹上

油，头发上涂着血，为的是在抵达时显得高贵。红狗带我们从河边走。”依克斯卡咬住嘴唇，耸起肩，想起一句不知如何说的祷词来：“我们已经来到再生之地。这是我们曾经抛弃了的土地。她重新获得了生命。我们没有抛弃。她就是埋葬。我们没有旅行。我们走进九座地狱，走进我们从那里离开的点……”在依克斯卡的祈祷声中，罗莎的呜咽声使人昏昏欲睡。在鞭炮和彩带之上，太阳打着呵欠出现了。花衣袍套在特奥杜拉·莫克特苏玛瘦小的身上显得颇为肥大。她沿着土路来到被影子割碎的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的身旁。

“祭奠已经结束了，”寡妇一阵风似的走到靠土墙站着的依克斯卡跟前，对他咬着耳朵说。“我们可以重新做人了，孩子。已经没有必要伪装了。你将同我一起变成你们的人。在我走之前你给了我一份小礼物。那个女人，就是诺尔曼，已经被那老家伙干掉了。”老妇人用弯曲、黄得像玉米叶的手指指着新升的太阳说：“你瞧，它又出来了。我们可以进去了。孩子，你的新女人已经在等着你了，还有一个孩子。他们同我的孩子和塞莱多尼奥在一起。”

依克斯卡不想弄懂她的话；他只是在无尽头的梦幻中重复着他的祈祷和谁也不懂的话。他回想起活着的豪尔希托，想起他夹着报纸，黄昏时站在大教堂前的情景；他猜测孩子会不会回家，回到奥特杜拉和她的死人的仪式、默默无闻的生活之中。

“依克斯卡孩子，你听她光会哭。可怜的女人不明白。你就在这里和我们为我的孩子祈祷那样为她祈祷吧。一会儿你再进去安慰她。”

“母亲，留下了一个生命。”依克斯卡一个人靠着墙低

声说道。

"孩子，你要愿意，就看看她吧。但是你已经和我们在一起了。你要在这里生活。另一种生活已经结束了。你知道，各人都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年迈的特奥杜拉·莫克特苏玛轻快地走进小房子。蜡烛、棺材和罗莎·莫拉莱斯在里面呻吟着。

城市像是蜕了一层皮。最后一批疲惫不堪的马里亚奇乐队队员呵欠连天地赶着路，一会儿挨着玫瑰色的墙，一会儿撞上绿色、灰色的墙，嘴里还懒洋洋地哼着晨歌：

在清晨，我爱上了你。
半夜一个吻，黎明一个吻……

梅塞德斯·萨马科那

昏暗中，窗户旁的女人露出严峻的轮廓。高低起伏的线条朦胧地显示出她的额头、鼻子和脖颈。窗外，天气豁然开朗。用石块铺面的广场上寒风凛冽。尖叶落羽杉成为低矮房屋的高大屏障。房屋四周有装着栅栏的阳台，后面是新辟的花园，那里有攀缘植物、陈年土墙，被改造过的马棚和混浊的水井。梅塞德斯慢慢数着手里的念珠。一会儿就能听到科约坎教堂的晚祷了。梅塞德斯听不到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的嘈杂声，只听得到（每日这一时刻，她总是喝一杯牛奶，吃几块由圣赫罗尼莫修道院的修女们制作的面点和甜食）佣人在

黑色的火山岩地面上行走。她还听到，玻璃门被打开了（破旧的金属窗帘发出叮当的响声），佣人的脚步悄无声息地沿着松木做的靠壁桌绕了一圈。

“夫人……，有人找您。”佣人轻声说。

“是曼努埃尔？”梅塞德斯把背转向窗户，风吹拂着她挽成发髻的斑白头发。

“不是曼努埃尔，是一个叫西恩富戈斯的先生。”

“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高个子，夫人，高个子……”

“还有呢？”

“黑皮肤，眼珠很黑，很黑。”

梅塞德斯默默重复着佣人的话：“黑皮肤，眼珠很黑，很黑。”她从使她窒息，使她失去严厉外表的远处收回目光。她发现她在佣人面前低下了头，平常一直耸着的双肩也垂了下来。她整了整镶着花边的衬衣胸口。胸前有一颗雕有人像的宝石，宛若花边上最美丽的图案，十分醒目。

“你知道，除了曼努埃尔，我谁也不见。告诉来人我不在。”

“是，夫人。”

脚步声，金属帘子与玻璃的碰撞声和佣人的鞋跟踏在火山岩上发出的钟鸣般清脆的哒哒声循着相反的方向重复了一遍。梅塞德斯环视一下新近粉刷过的、没有任何装饰的、光秃秃的四壁。她在椅子上重新直起身子，摆好下午常有的姿势。一个黑皮肤，眼珠很黑很黑的男人。她拿起念珠，打开祈祷书，脸上露出厌恶的神情，又把书合上。她想，这些话并不是真实的，这是一篇充满了甜言蜜语，缺乏磅薄气势的

平庸之作。一个黑皮肤的人。广场上满地的落叶被突然刮起的一阵风吹得沙沙作响。很快，一切又静了下来。梅塞德斯用一只眼睛往街上看去。伟大的言辞一定是编造出来的——她想，她应该想到这一点——并且同精神和宗教中恐怖和黑暗的东西一起共鸣。黑暗的东西。她用双手捂住眼睛。她不想再回忆起这一切；可是，这些年来，除了回忆，她还做过什么事情？她日复一日地回忆着每一个细节，所有微弱的气味。一阵轻柔的风和一股水果的味道都能使她重新描绘出那个男人的形象和那个时刻。不，今天不——她高声对自己说，驱赶着犹如狂奔的骏马一般的思绪。

“真理将为我作证。”

“是的，因为只有在很久很久以后，梅塞德斯才想到福音书中的这些话。童年时代去莫莱利亚上学时，当教区神父的叔叔就教她背诵这些话。一位冷漠的、浑身散发樟脑味的小姐教她认字和算术。当然，向她传播上帝的旨意的是神父。正是上帝的旨意使梅塞德斯学会分辨附在真理上虚假的表象，学会顶住世俗的诱惑和人们的流言蜚语，去维护真理：真理最终会胜利，会为真理本身和梅塞德斯作证，如同证明了基督的存在一样。但是，这只是她想到的——不是在当时想到的，可能是从那时开始想到的；不管怎么说，是后来才回忆起来的——因为她的神父叔叔要求她背诵，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反复背诵真理——将——为我——作证。”

“现在你别碰我，我还没当上神父呢。”

“但是，一个已经学会认字和算术的13岁的小姐应该回到母亲身边学一些别的东西。可是，她的母亲被困在轮椅上，她的姐姐已经出嫁了，岁月使她日益消瘦，就好像一个

压扁的、笔直的金属，应该不断去掉多余的东西，变成一块永恒不变的金属板一样。她的哥哥是联邦军的一名军官，成天枪毙暴乱分子。

“梅塞迪塔斯①，上个星期天，有四个人，四个暴乱分子，要一起死。他们十分自豪，一点儿也不惧怕上帝。他们相信四个人能相互宽恕，他们还相互鼓励，一点儿也不怕上帝。”

“梅塞德斯扔掉手中的毛线，捂住眼睛：请先别碰我……等我当了神父再说，现在不行——她曾这样想过，或者回忆起自己曾这样想过，而实际上，她仅仅是现在才这样想——在上帝召集我们，对我们做出裁决之前绝对不行，只有以后——或者现在——她才以为在回想这些话：也许是在听弟弟谈话的时候，回来休假的弟弟歪戴着军帽，穿着铿亮的皮鞋，蓄着卷曲的黄胡子，在靠近乌鲁阿帕附近的庄园里向女皇报到；或者当她感到像根冰冷、纤细的金属柱子的姐姐用能把人融化的眼睛无声地审判着每一个人的时候，30岁的姐姐唯一一成不变的乐趣就是形影相吊，顾影自怜；或者当她看着被困在轮椅上的时候，母亲还是个哑巴，就好像她沉默的时间总是不够似的，她无声地指责上帝不应该让她残废，默默地发泄着对自己和使自己残废的上帝的不满，在两种相得益彰、互为渗透的观点中进行选择；只有她哥哥挥舞着剑进行审判，以未曾说出的话语的名义，以及母亲和姐姐震撼人心的沉默的名义进行审判，用剑、血和残废的母亲和仍是处女的姐姐认为是死人的身体来补充那些观点——这就是梅

① 梅塞德斯的爱称。

塞德斯从莫莱利亚回到家时看到的情景。13岁的梅塞德斯穿着印花布衣服，长及腰际的栗色长发梳成两条瓣子，前胸微微隆起，腹部常常疼痛。她想用眼神同母亲和姐姐交谈，然而她们俩谁也没有明白，也没有向她解释，因为母亲已经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姐姐则把一切藏在遮羞布后面。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默默坐在硬邦邦的靠背椅上，阵风送来烤咖啡豆的香味和电子蟋蟀喂养器的鸣响，风在山和热带土地之间缓缓流动，痒丝丝地搔挠着梅塞德斯的鼻子。她闭上眼睛，听凭一种硬块似的、有水果芳香的东西下沉到肿胀、疼痛的腹部。风从洞开的窗户里吹起来。”

“你，当祈祷时，要把门关上，然后向处在幽冥之中的圣父祈祷，你的圣父能在黑暗中洞若观火，他会给你补偿的。”

“她本想——她以为她会——敲打母亲和姐姐默默的咽喉，让她们为自己的生命合唱，使自己能闭门祈祷，从而创造出一个旋律，是的，任何一种旋律，能支配自己的祷告和生活，把两者联结起来的旋律，而不是这样平淡无奇、默默地祈祷。梅塞德斯每天早上出门，一头扎进由第一批早起的人们的脚步和木轮大车掀起的薄薄的尘埃当中，任凭强烈的炊火的气味扑打鼻翼。喷薄而出的红日生机勃勃，几只公鸡在通向鸡笼不远的小径上悠闲地散步，在圆的和奇形怪状的石子上磨爪子。一条小路沿着收割过的田野和夹在河流与高山之间的平原延伸。梅塞德斯在收割人之间穿行，拾起几粒黑色的咖啡豆。这咖啡的芳香是当地任何别的东西都比不上的。她走过时，黑皮肤、长面孔、碎玉般眼睛的男人都抬头看她。14岁时，她感到自己走路的姿势不同于以前了，她感

到有种新的成分存在，沉重而又高耸，要求她举止矜持，节奏随意而又要有意识。14岁的梅塞德斯就这样在咖啡园里走着，试图看清用草帽遮阳干活的男人们的眼光，同时又回避他们。这是新姿态所要求的。她只想听合唱，听她永远也听不见，也不会给予重视的评论，但是，在简洁的低语中，她创造了使她能够登堂入室的旋律——会使人信服——独自祈祷——会予以证实——为某事感到后悔——挑逗性的行为——为某事请求宽容——用不可捉摸的眼光——就这样，她今天以为她当时已经想到了。最后，她注意到一个目光——但没有任何结果，因为她再没有见到那个不寻常的男人，或者说，即便看到他，他也不会知道她注意上了他——于是，她的步子乱了，她停下来，抬头望去，听到了一个声音。那是她自己的声音在说——我将会出事，不久我就会出事——她感到脖颈发凉，便急速，但并不匆忙地拖着双腿回到家，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捶胸顿足，默默地为自己也不明白的挑逗行为忏悔——因为只有她知道的才是受惩罚的，神父已经向她解释了上帝的话。她应该懂得，应该把上帝和魔鬼区分开来——而在黑暗中洞若观火的上帝将会给她补偿，只要她祈求宽恕，哪怕她犯了罪，也会给她补偿一切；但是，上帝永远不会给她补偿——她现在想——因为上帝不会有此等经历，并曾默默地反对恩赐，就像家里的另外两个女人一样。应该追随上帝，舍弃一切去追随上帝，追随他的言词和他的精神，还有他的化身。”

“跟我来，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

“他有罪孽和宽恕的活化身，是万物的中心和最终的模样：死人把死人埋葬在轮椅和硬邦邦的摇椅上，埋葬在淀粉

和与世隔绝的沉淀物的气味中，埋葬在沉默的、愤怒未能渲泄出来的矩形中，黑色的破布压抑住这愤怒，浑身尿臊味的叔叔称颂过这愤怒；在高墙边，她哥哥神情紧张但又坚决地一挥马刀，下令开枪；除了那个地方之外，她上帝去哪里她就能跟到哪里；上帝不应该在那里，应该在任何一个散发着潮湿泥土和咖啡豆芳香的人那边；如果不在那里，就应该在蜂鸟遨游的天空，或者在尽收眼底的绿地上。有时，梅塞德斯登上教堂的钟楼，一动不动地眺望着河谷，饱览上帝的世界，那里没有埋葬死人的死人，只有降临于绿色硬壳的永恒的创造活动。在绿色的硬壳上，眼睛相互注视着，想对她说些什么，说一些她母亲、姐姐、牧师和她本人组成的悄无声息的矩形里听不到的话。他们把她关在僻静的角落里，让她成为证人，或是像女人那样沉默，或是像当神父的叔叔那样雄辩、喋喋不休。”

“真理的精神，
给饥饿者以食物和水。
精神上的卑贱者，
离开这里，撒旦，不要打上帝的主意。”

“应该追求的东西就在外面：当她想到这里时，就感到血液往上涌：这是上帝的世界，而不是封闭的家园。于是，做作的举止，对新近隆起的胸脯的知觉和大腿间不可言状的搔痒感都是无所谓的了，她只感到闪亮的新中心的存在，它如同三个孪生的月亮在相互对唱，在叙述它们突然的、令人惊恐的诞生和宛如摔碎的玻璃般的死亡：它的另一半是黑黢黢的：圆圆的月亮在太阳面前黯然无光，但到了夜里却银光流泻，这就是她的感觉，而所有躲在咖啡园里的目光都无法告

诉她这一切，都不能让她切身感觉到她孤独一人时她的想象力告诉她的东西——她独自站在钟楼里，跪在卧室里有着白色栏杆和巴罗克式紫铜床头的床跟前时，绿色的小昆虫仓惶从她脚边跑过，或者跟本不顾可能会突然而至的一巴掌，固执地绕着煤油灯飞舞，在灯光下，它变得十分狂怒，因为它知道这不是夜晚的自然之光——不是像某种充实的、永远溶进自己身体里的东西，而是像新涌现的中介物在寻求自己真正的目标：闪闪发亮的灯光沐浴着她，看着她做祷告，看着她捶胸顿足，祈求宽恕。这就是三个月亮、孪生的果实和搔痒感。在白色的钟楼上，乌鲁阿帕肥沃的土地尽收眼底。那是种子和蟋蟀的故乡，院子里的鲜花凋零，绿苔斑驳，墙壁白粉剥落，瀑布跌落在泥地上，貌似荒芜的火山灰上嫩芽蓬勃萌发，削瘦、长脸、呆板的男人，终日为饭菜、衣服和孩子操持的女人。在带有庄重而又灰暗的色调的植物中，轻风送来生生不息的果实的芬芳。从种籽中萌发的果实滋生出浆液，变成酒和糖来。梅塞德斯想："现在，在这里，我将会出事。"

"从小门进来，因为大门和大路是通向堕落的。"

"后来，每当妇女们聊天并回忆往事时，都会说，梅塞德斯满15岁那年，知道了她的当神父的叔叔将从莫莱利亚来，陪同他的将是一位衣着整洁、瘦削、精干的年青人，这样的年轻人见上一两次就会难以忘记，比每天她在咖啡馆里散步时盯着她看的人要强得多。他抵达时，神父说他是教堂的司事，一个虚心、勤快、恭敬的印第安人——这些话敲打着她的心田，就像叔叔习惯于喋喋不休地重复他的神学句子一样——梅塞德斯只同那个印第安男孩打了个照面，就让他到厨房去吃饭了，而神父则不停地说他的虚心、勤劳、恭敬，梅塞德斯头

脑里浮现出那一闪而过的黑眼睛，目光深邃，好像是心灵的泄露，这同当地农民的目光毫无二致，但是，他的眼睛不像当地农民那样到处乱看、显得专注，与他的身体，与他的男子汉气质不可分离。梅塞德斯发现，每次吃饭时那个小伙子都从隔开餐室和通往厨房的黑暗走廊的贝壳门帘探出脑袋，坐在桌子顶端的她能感觉得到那如同熊蜂般的眼睛在黑黑的走廊里慢慢向后退去，最后，随着门发出的轻轻吱扭声消失了。不管是三个女人单独用早餐时，还是中午在牧师带领下共享美味午餐时，或者是晚上8点钟当冒着热气的咖啡和溶化了的黄油的香味从厨房里经过走廊飘到有彩色玻璃做装饰的院子的拼花磁砖上的时候，她都能看到他的眼睛。每天早上在咖啡园散步时，梅塞德斯总是对自己说，今天，是的，今天，那双眼睛会在默默不语的叶子中间闪光，然后，将会连同他的全身一起在太阳下露面。炎热的日子一天天飞快地消逝。每次吃饭时，那双眼睛总在窥探她，而她则在清晨散步时寻找这目光：这一次是他，低着头，沿着一条小路行走：身上虽然穿的是城市小伙子穿的衣服，但他仍很不习惯；神父把这些衣服由一个司事传给另一个司事。他俩交臂而过，但梅塞德斯没敢寻找那目光；不过她停下来，扣上鞋子的袢子，用眼梢追踪着低头走路的小伙子。梅塞德斯在不远处跟着他，时不时停下来抚弄一棵草，或是摸摸一匹马的鼻子，小伙子向路尽头的鸡笼走去。一片尘雾沿着小路向那边腾起：崎岖不平的土地上传来马的嘶叫声。梅塞德斯停住脚步，紧紧腰带，呆呆地等着嘶叫着的马狂奔而来。终于，她能够看清马抽搐的鼻翼和嘴唇上的白沫了；飞驰而来的马用蹄子踢着马镫，掀起一阵尘土，把梅塞德斯裹了起来。马的眼睛像针一

样直刺她的胸膛。当她把手从脸上挪开时，感到有人在附近征服它。大汗淋漓的马越发怒不可遏，长嘶不止。小伙子手持带刺的木棍，站在马的面前：马背上有一颗黑色的钉子闪闪发亮，小伙子小心翼翼地抓住松开了的韁绳。由于小伙子背对着梅塞德斯，她只能看到他隆起的肌肉，蓬乱的头发和握住木棒的手。黑马长嘶不止，背上的钉子带着鲜血：马打着沉重的响鼻腾空而起，然后又落下去。梅塞德斯被这一景象迷住了，她用眼睛打量着马，力图在亢奋的动物身上，看到自己和所有人的影子，并对此作出解释。小伙子抓住韁绳，靠近马垂下的脖子，马眼仿佛在燃烧，马嘴吐着白沫，鲜血染红了钉子。她感到大腿根的地方一阵剧烈的搔痒，就像是播下了力量的种子，就像是愤怒、疯狂和威严的源泉。梅塞德斯连喘气都不能够了——或者说，她感到上气不接下气，几乎连呼吸的可能性都没有——她的眼神从拿着棍子，抱着马脖子的小伙子身上扫到站立着的马的肩峰。力量之河磁石般在男人和动物亢奋的肉体之间流淌。小伙子和马编织在一起，像是一尊破碎了的半人半马怪像，姑娘像是两个月亮的画像：月亮在搏动，好像在这个值得骄傲的征服时刻，整个大自然都凌空而起。马喘着气，低下前额。小伙子被激怒了，他原先只期待着马对他俯首帖耳，等待它的力量被摧垮，以此来证实人类的怒火和力量。他没有喊叫，而且咬紧牙关，太阳穴上渗着汗，用木棒抽打着马，好像是在剖开一个成熟的开心果，棍子上满是腻人的黑色马血。梅塞德斯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马颤抖的肉体。人和动物都是不可屈服的，都有力量之源。当一切都平息下来后，道路显得宽敞开阔：尘土又落回到它永久的栖息地上，农田的人们离开了战场，

道路由于马和驯马人的奔跑显得更加漫长。”

“……将来要清扫场院，把谷子收到仓库里。但是，要焚烧秸秆，火焰永不熄灭……”

“不，她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俩什么也没有说，却都知道了约会的地点，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两个童男童女懂得需要做的事情，他们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说，没有激情，只有纯粹的性的欲望。在阳光从未照进的教堂黑暗的阁楼里，两个人默默地睁大眼睛，好像他们的眸子可以撕破黑暗的帷幕，舞动光的大刀。他们不仅通过眼睛，而且通过对方灵巧的手在黑暗中的每个爱抚传达感情。他们实际上没有见过面，因为他只在吃饭时窥视，而她只能看到他躲起的眼睛。他来到阁楼，她也来到那里，无言地摸索他的手，身体紧紧贴在他那已经不灼人的胸脯上。他突然压在她身上，在黑暗中两人寻找着对方的嘴唇和一切，相互触摸着，笑着，倒在与世隔绝的圣器室的旧毛毯上。伴随着他们的是室外午休时的一片静谧。她想为他增加些力量，只想这些；给他一部份力量的种子，让他同她一起驯服马匹，手中拿着布满钉子的大棒，同他一起开辟道路，收获果实，告诉他她有三个月亮和它们存在的道理，这些月亮给了世界热和气味：因为它们从来没有气味，从未感到恶心、鄙视或同情：梅塞德身上有股咖啡和蜡烛的气味，她确信自己每天下午在钟楼时都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当时的思想都是同今天一样纯净，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成为她祈祷的一部分，成为周围景色的一部分，在付诸行动前她本可以想象出，并相信这一切。因此才有恐惧、恶梦和上帝命令的决裂——在上帝实实在在的、可以触摸到的化身身上——上帝同田野，同太阳和钟楼脚下的大

地融为一体，来到两个在黑暗中的人的嘴上和手上，带来了声音和光明，照射着古老的圣器室，让梅塞德斯第一次看见靠在一起的两个身躯。小伙子用手捂住眼睛，那不是因为光线刺眼，而是想把黑暗与光明分开，重新回到黑暗之中。这时，姐姐用一块黑布捂住自己的嘴，剧烈地咳嗽着，神父叫喊着，像乌鸦拍打翅膀般挥动着胳膊。”

“叔叔我对你说过，我看到过那姑娘那姑娘(!)的那种眼神那不安的神情那新的面容就好像一只破杯子仍能修复一样好恩不得好报养虎为患给饥饿者以食物他却给你家带来耻辱这个家从未遭人非议从未出过丑闻而我的榜样叔叔我以正直和贞节的榜样牺牲了自己的青春来照顾生病的母亲为的是让她让他看他们俩就像狗一样他们就是令人作呕就是堕落罪孽带来一个肮脏的印第安人真是养虎为患体面的人体面的人在黑暗中两人像瞎子一样真恶心真恶心体面的人将会怎么说将会怎么说将会怎么说我的上帝名声扫地罪孽我的上帝他们被罪孽和淫欲吞噬了把这个女孩带走不要让正直的人再看到她我负责处治这个魔鬼婊子婊子她是无辜的被那个野蛮人强奸了她不知道也没察觉自己做的事情你将葬身于永恒的火焰之中梅塞德斯永远不会得到拯救我在这里照顾脚有毛病的母亲自己也日益衰老我将会教你区别什么是体面的女孩子什么是婊子养的印第安人我在这里维护家族的声誉告诉我叔叔告诉我叔叔我我我。”

“因为梅塞德斯已经忘记而我我我要抓住时机和命中注定的生活而我我我此时此刻她意识到并感觉到自己处在死亡的边缘自身的死亡和孕育着生灵的身体的死亡她想抓住现在的自我而抛弃过去因为她气愤地面对屈服了的小伙子当时间

和光线不对称时梅塞德斯衣冠不整地跑回家去，人们从昏沉沉的午睡中醒来抬起惺忪的睡眼望着她，她既感到骄傲又感自卑——她可以说骄傲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学习和造就成的，而她在此时此刻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她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她是个正经人，而他是个肮脏的印第安人。她的姐姐已经做出了牺牲，他的叔叔拥有上帝的旨意，所有这一切——骄傲、哭泣、耻辱——紧紧地挤压在两腿之间，如同熟练的剖析，如同用言语作剪子剪断绳索，还有半个恐惧感（因为据说从那时起就没有完整的东西，只是半拉的了：骄傲和罪孽，爱情和耻辱）搏动着上升到腹部，在那里突然停止不动，如同一匹被狂怒攫住的骏马，对过剩的力量不知所措。她知道将要有一个孩子，感到理性的骨骼在体内咯吱作响。晚祷的钟声在肥沃的谷地上空缓缓飘荡，惶恐不安的乌鲁阿帕男女以及从各地来干活的人们此时都眼神愠怒。梅塞德斯想抓住所有的时机，收获和播种、丰收和干旱，太阳和星星，开垦的土地和陡峭的山峰，她想加快步骤把整个大地都装进自己的胸膛，好像整个大地都压在自己的腹部要加快分娩：事情就是这样。之后，人们议论——至今还在议论——她那狂妄的形象和受了困挠的眼神。她挺着大肚子，整日在咖啡园中散步，非但不感到廉耻，还为自己新的模样自鸣得意，体内的胎儿使她像燃烧殆尽的煤块那样发着红光。白天，有时是晚上，她赤足在路上溜达，向农夫讨水喝，反驳他们的目光——好像她们从未见过孕妇一样，好像她不再是先前他们窥视的她了，好像她不再带来同现在一样的果实了——然后，她上床睡觉，不去理会干瘦的母亲的哽咽和敲打着卧室房门的姐姐。姐姐想同她一起祈祷，以便日

后梅塞德斯不因为她的行为，埃内斯蒂娜不因为她的逃避下地狱。躺在铜床上的梅塞德斯显得高大，她带着骄傲和罪孽感入睡。她每夜都遭受谴责，公然躺在罪孽之上，等待死亡的来临。她的无辜和快乐变成了光线和时间，造成了一片混乱，使人预感到死亡的来临——人们就是这样议论的。母亲和姐姐终于开口说话了。她们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板着铁板一样、但涂成肉色的面孔，谈论罪孽和灵魂的永久堕落。她们侃侃而谈，仿佛从未沉默过一样。她们还说美德和贞洁，谈论过世的父亲和模范绅士，以及脾气暴躁当兵的哥哥知道此事后会作出的反应。她们一辈子都没说过这么多话。从被有报酬的弥撒玷污了的宗教不可侵犯性，说到大赦、晚祷、星期天的颂诗班，和受上帝恩惠的死者。直到梅塞德斯呻吟着，用牙齿咬着床单的那一天，她们还喋喋不休地谈着，回忆自己做过的，慈善活动，等待那个罪孽的果实的降临并自行消亡：梅塞德斯独自一人撑着无力的身体来到卧室的阳台，打开门，把积压在嗓子里的话喊了出来，这不是理性告诉她的话，而是一个孤独的女人在分娩时的心声。梅塞德斯看到穿着黑衣服的母亲和姐姐从眼前走过，姐姐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一起向教堂走去，此时，孩子已经分开她的两腿，就像是一条只在夜里才流淌的香气四溢、不安宁的河流，此时是一片黑暗、一片寂静，就同她受孕时一样。有气无力的梅塞德斯等待着婴儿出生时的轰鸣，从桌子上抓起剪刀，又重新倒在床上，扭曲着，咬着双手，孩子降临了。然后，她闭上眼睛，胡思乱想，只是不愿意回想这几天的事情。她蜷缩起疲惫不堪的身体，拿开剪刀，把婴儿从脚下抱起，拍打着他，嘴里还哼着歌，一支过去的歌，只有当她唱

的时候，才想起那是一支以前学过，但后来忘了的歌。醒来后，她没能找到他，只感到乳房像火烧一样，就像肉体经过地震后冒出两块岩石一样。她寻找着他，袒露着发疼的乳房，奶水一股股地往外涌，孩子却不在。只有在这时，她才想起要寻找另一个人，孩子的父亲；她在朦胧的梦中指责他使她遭受痛苦——受孕和分娩的痛苦，使她漫无目的地生活，在黑暗中寻找真理，使自己满足，找到自己的根——她仅凭直觉察觉——她被自我束缚住了。她指责他失去了力量，她还记得驯马和交欢时他显示的力量，她指责他是一个卑贱、自私的小人，在头脑发昏时播下种子，这珍贵的果实现在却只属于她，而他则永远消失了：梅塞德斯无声地谴责他，用双手寻找没有父亲的孩子；在黑暗中聚集力量，然后在光明中把它消耗。她永远也找不到力量和果实之间确切的、有理性的模式。她只记得孩子他父亲的名字。她记起来，他从未说过自己的名字，只是有一次神父叫他时才偶然听到。她无法终生怀念他。从乱纷纷的头脑中，从苍白虚弱的身体中冒出了一个名字，她喊道：

“费德里克！”

这里，总是名字同思念巧遇的时刻。梅塞德斯的思绪停了下来。天黑了，只有贴在脖颈上的头发上的发卡闪闪发亮。她也许已经闭上了眼睛，然后。

“然后，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一直这样呆着，头枕在枕头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卧室的墙壁，没有见过面的儿子的面孔依稀记得的他父亲的面孔混在一起。从大厅里传来喃喃低语，声音低沉而言辞锋利。下午十分炎热。脸蛋像奶油蛋糕的神父长着两只像是不对称地嵌在面粉上的葡萄干的

眼睛。他凑近母亲。母亲的面孔也不再是病态的、疲惫的、痛苦的表情，而是被从未听到过的话吓傻了，直想往后躲。两人挨得很近。神父说："安娜·玛丽亚，你女儿犯了要下地狱的罪过，她的身体和精神都犯了罪，她将永远也不允许我进入她的卧室听她的忏悔、重复我们的圣母可以安慰她的话和对她的拯救。而你，安娜·玛丽亚，只要她不低头不悔恨，你也应该谴责她，站在上帝和教会一边。"我的上帝，救救我吧，让我离开这地狱，摆脱忧伤让我成为公正的人请允许我以你的名义在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上伸张正义，赦免罪过不要让我对那些激怒了你的淫棍宽容惩罚这个女孩吧以便让我得救请执行你可怕的意志和你的判决吧，我的上帝，为了让我成为你的执行者让我有机会向你表明我的忠诚 神父又重复了一遍，把嘴唇凑近心不在焉的母亲，坚强些，安娜·玛丽亚，同我一起来谴责她吧；以在天国里安息的你的丈夫和教堂里的所有死者的名义永远谴责她，因为我认为这个不幸的女孩子将永远得不到宽恕，她的后悔只能是魔鬼般的狂妄。他这样想着。但是他并不知道，他集中在某一点上的想法会一直传到梅塞德斯正等待着的卧室里 现在她遭了罪，可以知道凡人是什么痛苦都能忍受的，能找到自我便是一种安慰，便能够找到适当的措辞和通向精神宁静的捷径，她将触摸到上帝的手指，感受到上帝的呼吸，她将不需要听我的话，也不需要服从我以上帝的名义作出的决定，更不需要接受我作为上帝的使臣对她作出不宽恕，确实，她将成为上帝的女人，不需要我，不需要我 但是，梅塞德斯听到了她的神父叔叔的内心独白，念着生与死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在失去贞洁和受孕的时刻学会的，在这两个字中，她找到了安

宁与决心。正因为如此，她能够昂首挺胸地以一种新的情感走出家门，那是一种富有进攻性的屈从的情感——有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有些事情是不得不做的——她带着一把蓝色绸伞，两只箱子和一个印第安仆人到米却肯州和整个巴希奥地区的孤儿院去寻找。挎包里装满了百元一张的钞票，那是已经不在了的母亲悄悄送给她的。神父的话和她自己从未说过的那么多的话都使她感到恐慌。她完全瘫了，感到了迷茫和内心的谴责。梅塞德斯坐着庄园的一辆旧马车走遍了巴希奥地区。陪着她的是一个印第安仆人和一位穿着白衣服的车夫，她手里还拿把绸伞。她对四处举起的旌旗和枪炮全然不知，只是在队伍中搜寻使她受孕的人的眼睛。她敢肯定，他会在某处又站出来驯服烈马，他的性格需要鲜血和战火。后来，在塞拉亚，她以为他死了。那是在奥布雷贡和维亚的部队交战之前的一天，在一家孤儿院里，她看到一个面孔发红、身材瘦削的孩子，她用她姐姐的名字埃内斯蒂娜签了名，把他带到墨西哥城，在科约坎买了一幢房子，给孩子起名叫曼努埃尔，怀着真正的爱把他带大。岁月流逝。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只有这些：孩子他爸，你只有压榨我的力量，你应该回到我的身边和你孩子的身边，这样你才能找到真理和你的力量的源泉。其它的一切，包括没有果实的骄傲和可怕的罪行都将烟消云散。她预感到他在周游世界，在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城市里，用她和他的根给予的力量从事驯服人的工作——潮湿的土地，大地的果实，墨西哥的眼睛、手和脸都是她的爱的证人。”

天已经黑了。一队骑兵参加9月16日庆典游行归来。疲沓的铁蹄声打破了广场的寂静。梅塞德斯站起来关上窗。女佣

人又顺老路走来告诉她晚餐已经就绪。梅塞德斯就像一幅无法理解的出殡图一样在黑暗中走着。她那挺得笔直的双肩只承受过爱情、骄傲和拯救几个时刻。之后就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前天晚上，曼努埃尔·萨马科那没有愚蠢地死在格雷罗的一家小酒馆里。在最初播下的种子中找到梅塞德斯指出的真理之前，费德里克·罗布莱斯没有把他的力量施于死亡。梅塞德斯坐下来，一口喝光土陶杯子里香喷喷的巧克力。

断了翅膀的鹰

熹微的晨光照射着费德里克·罗布莱斯。昏暗中的他老态、沉默，穿着皱皱巴巴的衣服，双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好像沐浴着他的晨曦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他神情呆滞、毫无目的地在他不熟悉的市郊游荡。他一直严格地固守城区，并在那里获得了成功和权力，这些地方是不在他的记忆之中的。眼下，他无所寻求，无所预见，在寒风中盲目地行走；城市灰蒙蒙的骨骼未能引起他的注意，他用老眼光看着，在独立节后的垃圾堆中不紧不慢地走着，昼夜演奏的马里亚奇乐队，可爱的醉鬼，带着用披巾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在奶制品商店前排队的妇女从费德里克·罗布莱斯身旁闪过，但他却毫无觉察。他不看，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注意他、观察他。他那黑黝黝的身躯，突然到来的老态和他全新的形象在这里无不合时宜。此时此刻，他是一个能为众人所接受的普通人。过马路时，罗布莱斯突然停下来，一辆载重卡车的隆隆声压过了他耳朵里大火的呼啸。他重又疯狂地在洛马斯区的

住宅里奔跑，怀着隐秘的、从未产生过的、从未意识到的破坏的欲望；那是瓷花瓶摔在地上的声音，是台灯被从插座上掉下的声音，是桌布带着刀叉、盘子、没人动过的已经冰凉的晚饭和为餐厅照明的烛台一起被扯下桌子的声音，是诺尔曼敲打着房门的哭喊声，当时，费德里克并没觉察到餐具和瓷器的寒光以及打翻的蜡烛慢慢吐着的火舌，一摔门就从家里跑出来，坐上自己的汽车离开洛马斯区，眼前是相互重叠、狂舞的影子，灯光，笑脸，毁灭和惊恐的肉体。他睁开眼睛，猛地把车刹住，在他从未到过的一个地方呼吸着清晨的空气。他终于发现自己跑了不少路：褪了色的墙壁挡住了去路，电话线和电线杆组成一片密密麻麻的电森林。罗布莱斯穿着三天没换过的皱皱巴巴的衣服下了车，看看街牌：托尔盖马达传教士大街。一条笔直的马路穿过一排排住房，伸向前方。罗布莱斯失魂落魄、毫无目的地被别人的手、别人的脚带着朝城市的中心走去。城市透明的气体凝聚在一起，然后又消失在白昼的忙碌和弥散的光线中。这是火车蒸汽和轮子的气味，是煤气泄漏的气味，是拿到市场上出售的鲜花的气味，是洒在墙上、地下的尿的气味，是一天最早升起的炊烟的气味。这是裹夹在明净的空气中的城市的气味。奥加林和奥布雷奥区的马路没有名字，也没有特征，就像一条灰色的蛇，在起伏不平的城市里爬行，在费德里克疲劳的脚下盘卷、直立。从下水道升腾起的烟雾包裹着一间用灰色土坯、钉子和木头搭起的破房子。那里传来一阵喃喃祷告声和低声的哭泣。罗布莱斯停住了脚步。

“早上的星星……”

“约柜①……”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眨着眼，从开着的门向里看了看。面前是高大、带着花环的蜡烛，身着黑色的破衣烂衫的人们跪在一个白色木棺旁祈祷，黑暗遮住了他们的身影。

“大卫之柜……”

“上帝的羔羊……”

“别哭了，堂娜马格达莱纳，别哭了。”

“他一定是让别人杀死的，肯定是这样……”

“可怜的加夫列尔！”双眼惺松、两手像干面包一样的老人捧着棒球帽说。

“他回来时有着美好的幻想，给家里每个人都带了份礼物。谁能对他说……”

“他是我的好朋友，”贝托吸溜一下鼻子。“请喝咖啡，堂皮奥金托。没什么可抱怨的。”

“我们要去会会那个瘦小子……”菲弗开口说。

“放尊重些，兄弟。”图诺低着头说。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像只俯冲的鹰，看着这间弥漫着栀子花和蜡烛气味的小房间。

“请进来，先生，您也是他的朋友？”

贝托抓住怔怔的费德里克的胳膊肘，往他手上放了一杯黄色的龙舌兰酒。“加夫列尔已经离开我们了，先生！事情不是他挑起来的，但让他撞上了，真的：命该如此。”

“命运……”费德里克重复着，恍若梦中一般。

“人究竟为什么要死！轮到谁死，谁就升天了。”贝托

① （圣经中的）用来存放经书的地方。

举起酒杯，向罗布莱斯致意。女人们的窃窃私语压过另一些人的长吁短叹："可加夫列尔，先生，他这么年轻……就死了。毫无理由地突然死了。连杀死他的人的模样都没看清，也没来得及自卫。这真是死得不上算，先生。"

罗布莱斯呆呆地扫视着加夫列尔僵硬的尸体，腹部的血流和几位往尸体嘴里塞东西的身着黑衣的妇女。这是民众的眼睛，民众的肉体，民众之死。"这是那天清晨在贝勒被枪决的我的表兄弗洛兰，"罗布莱斯那双愈发衰老的眼睛说道，尽管他的舌头不能讲出他们的名字，头脑也记不起他们是什么人；"这是费利西亚诺·桑切斯，是在石灰岩上奔跑着，从背后被打死的……"那是曼努埃尔·萨马科那的声音和那双滴溜溜转的眼睛在罗布莱斯体内重复着这些话：皮肤黝黑、肥胖的男人把脸转向门口，望着渐渐发白的天空，星星在太阳的震撼下，疯狂地向地面压下来。他想迎着最近的星球飞去，因为他感到自己的胃紧贴着大地，自己的身体在无辜的尸体中蠕动。"为了死无须做任何事情，"那个神圣的声音、那个映出自己身体的眼睛对他说，"自己送死是无足轻重的。"

费德里克又看了一眼加夫列尔的尸体。"谁能解释他的死？"那个神圣的声音愤怒地响起来。"谁是杀死他，杀死我们所有人的凶手？"费德里克哽咽着跪在铺着席子、满是尘土的地上。贝托的手碰了一下罗布莱斯向前弓着的肩膀。

"他是我们中的一员，"贝托说。"我们彼此没有区别，完全一样。你懂吗？就是说，加夫列尔就是我，我就是加夫列尔。这就是朋友。"

费德里克的膝盖陷进松软的土地。这是有地下湖泊和地下泉水的土地，藏而不露，表面是干燥的硬壳，古老的岩心却湿润、隆隆作啾。罗布莱斯不想承认从他的心灵深处生出的直接解释。在这蒙受屈辱、遭受失败的时刻，他感到自己的生命不是在自己的骨骼和血液里，而是在别人的生命里。在默默哺育了他的生命里他找到了真正的解释：这些连名字都不知道、也不会说话的生命，在命运的哑剧中不断滋生繁衍，直到覆盖了墨西哥的全部土地。费德里克的脑海里浮现出所有他经历过的失败、残杀和战斗。

罗布莱斯跪在地上，抬起手抚摸了一下加夫列尔冰冷的额头。

骤然衰老、疲惫不堪的罗布莱斯沿着托那拉大街上一座矮小的公寓楼的楼梯往上走。他感到每一级台阶都是一段回忆。这座楼有三层，每层有两个单元。用易碎的彩色砖装饰的楼梯顺着被孩子和佣人们涂抹得乱七八糟的墙壁攀缘而上。楼顶的天窗落下一层灰色尘土。奥特西娅·恰孔住在三楼。但是，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知道，在底层和住在三层的盲人奥特西娅之间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他想说，一个生命——她同她的老仆人每天下午都等待着费德里克的来访。同他一样，她们沉缅于杂乱无章、用理性无法解释的往事的回忆之中。这个理性编织了组成日常生活的网。现在不同了，现在不再回忆往事，而是井然有序地做模棱两可的解释。这是阿尔瓦诺·罗布莱斯的台阶；潮湿的土地。这是弗洛兰·雷耶罗的台阶：在瓦罐里弄湿硬刷似的胡子；饥肠辘辘地站在卡宾枪和弹痕累累的高墙之间。对他来说，不能一人独处无异于

痛苦至死。这是梅塞德斯·萨马科那的台阶：温柔、黑皮肤的萨马科那香甜地睡着午觉，她的肉体召唤着没有眼睛、没有语言的幽会，在她身上，所有的种子悄然无声地在爱情之手上发芽，在她身上，生命的时辰延伸为一条漫不经心地划出的直线。面对昂首嘶叫的马群，她在原始、深沉、昏暗的混沌中第一次播下爱情的种子。这是塞拉亚的台阶：在尸骨堆成山的田野上，机关枪，刺刀，起床号，滚烫的马蹄，以及整个世界都永远地消逝了。而另一个被满身是血和泥土的人开创的新世界诞生了。这个新世界没有昔日那种里程碑，人们开创它就是为了征服它，占有它。这是利布拉布·依巴拉的台阶：风华正茂、雄心勃勃的夜晚，被城市扭曲了的夜晚，道路被轻易打开，棱角被伎俩、欺诈和手腕磨掉的夜晚，尔虞我诈的夜晚。这是费利西亚诺·桑切斯的台阶：那是在出人头地之前，在获得被人承认、被人赞美的权力之前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和最后一个决定。这是诺尔曼·拉腊戈蒂的台阶：身体驯服地沿着修筑好的渠道游动，在那里谁也不会伤害我们，那里没有任何生命，那里的一切都是永恒的，磨的铿亮的生命之钩在欢快的氛围中慢慢弯曲。最后一个台阶已经破损，疲软的脚在那里失去了平衡，整个生命都再次受到震撼，生命要求人们对它进行回忆，要求人们知道一切不愿结束的往事。在那里，在最后一个台阶，奥特西娅·恰孔的房门敞开着。

好像是直觉，好像是蝙蝠的听觉在陪伴着费德里克缓慢地爬托那拉大街公寓楼里的楼梯。双目失明的女人坐在轮椅上，开着门等待着。他和她都没有说话，两个人手拉着手，由费德里克推着轮椅穿过小客厅，走进卧室。他一直握着她

温暖、肥胖、黑黝黝的手，端详着她。奥特西娅小巧的印第安人的脸上微微露出笑容。墨镜遮住了她的眼睛。费德里克轻轻触摸着她的指尖，感到她血液的搏动。他全身的血液也都往这接触点涌去。两人悄无声地坐着，生命在指尖跳动着。血液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奴隶的，是属于被降服的主人的，是属于永远忘记了自己生命的人的。这对身着西方文明的衣服、皮肤黝黑的男女握着手，只有这手指告诉他们是同一种族的，不同于西方人。两人保持缄默，手指的接触使两人心心相印。

费德里克觉得，这一天的太阳上升到了顶点，放射出白茫茫、璀璨但又伤人的光芒。他知道，在这里，在奥特西娅·恰孔的指间，他会悟出许多道理。他抚摸着女人乌黑的头发。

"你来……"奥特西娅终于开口说。

"我来了。"

"我不知道；我等了你好长时间。"

"你在等我？"

"是的，等了好长时间……"

奥特西娅摸索着走到床沿，坐在罗布莱斯身边。之后，她躺了下来。罗布莱斯把脸颊偎在她胸上。两人听到的不是心脏的跳动，也不是说出的话语，而是感到欲望的冲动。屋子里一片漆黑，两人喘着气默默地相互抚摸着。他俩并不孤独，也没有合二为一，而是独立的两个主体。是的，是两个独立的主体。但是，你即是我，我即是你，如同我们中的一员，如同属于我的另一个人。正是这无声的思想使奥特西娅和费德里克产生了一个愿望：让此时肉体的结合孕育出另

一个生命，让另一个生命生活在两人炽热的焦点。这个生命已经承认了他们，正在这对男女的接触中要求得到自己的生命形式。这一切无须用语言表达。两个人的躯体扭在一起。奥特西娅·恰孔和费德里克·罗布莱斯激动人心的交欢是对躁动着的孩子的第一次抚爱。正是这个孩子要求他们交欢。

费德里克睡着了。奥特西娅守护着他。在厚厚的、用梦编织成的帷幕后面，罗布莱斯看到自己同别人在一起，再也不形影相吊了。那张在泥罐里浸湿胡须的面孔对他说，孤独并不可怕，同别人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痛苦。奥特西娅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仍睁大眼睛守护着他。她要让费德里克在睁开眼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她，并通过她，看到整个世界。

黑夜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1951年9月16日。

三

贝提纳·雷古莱斯

海梅·塞瓦略斯一向以雄心勃勃、精明强干而著称。15岁那年，他就在州里的小报上发表诗作。在法律学院读书时，曾在水库峻工典礼上，面对州长发表演说。之后，又在一年9月16日国庆典礼上，在总统面前发表演说。他学习成绩优异，风度翩翩，举止老成，穿着庄重，赢得了瓜纳华托州的所有上层人物的青睐。因此，1954年4月，当首都的风流女子、被社会版记者称为"黄金女郎"，著名的律师和金融家罗贝托·雷古莱斯的千金贝提纳·雷古莱斯来瓜纳华托度假时，当地所有的夫人都力促他俩相识。

起初，贝提纳同谁都不说话，只是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同人打招呼，并不同人深谈。显然，她在窥测形势。开始，她对海梅同对别的追求者别无两样。但是，在认识了当地的社交界人士之后，她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海梅。海梅感到两人之间的鸿沟消失了。贝提纳往鼻子上擦粉时，一个极其微小的动作证明了这一点。于是，海梅邀请贝提纳跳舞。两人的面颊慢慢挨近。海梅鼓起勇气搂住19岁的贝提纳的腰，紧紧握住她

纤细的手指。最后，两人全然不顾乐曲的节拍，静静地依偎在一起。沿着大厅坐成一排的女士们都露出欣喜的神情。

“贝提纳真是漂亮极了。一个首都来的佳人，怎么会不碰上我们的才子呢！”

“是大地在召唤她，堂娜阿松森。贝提纳的父亲也是瓜纳华托人，他也是从这里出去打天下的。”

“多么美妙的一对儿。”

“堂罗贝托有万贯家财。这对海梅十分有利。一毕业，海梅就可以去墨西哥城，堂罗贝托可以教他做买卖。喔：他们两人都赚了！”

每晚的时间都变得那么短暂。起先，海梅和贝提纳手拉手沿着普雷萨大街散步；后来两人相互搂着漫步在红墙小巷里；最后，两个人躲在贝提纳的汽车里，眼睛放出光彩，嘴里不断重复着说过千百遍的话，接着就是沉默。

“你高兴吗，我亲爱的？”

“海梅，我高兴。”

“我抽烟，你不介意吧？”

“我不介意，真的……”

“肯定不介意？”

他体会着贝提纳的双唇，舌头和紧紧贴在他衬衣上的胸脯。

初恋的夜晚过得飞快。对爱和欲的渴望折磨着他们。他们希望永远停留在这爱的时刻上。

“贝提纳，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吗？”

“永远在一起，海梅，我亲爱的，我亲爱的！”

“我亲爱的，我真想把满天的星斗都摘下来戴在你的头

上……”

“不要说话，海梅，紧紧搂住我……”

贝提纳真是头顶满天星斗。两人拥抱着躺下来。贝提纳用颤抖的双手搂住海梅的脖颈。他从贝提纳衣服后背的开口处把手伸进去，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腰肢、双臂和轮廓分明的前胸。正像他们期望的那样，瓜纳华托的夜晚缓缓流逝，四周寂静无声，远处的酒吧隐隐传来反复演奏的流行唱片的声音：

重要的是此时此刻
我们的爱情在此地永驻

海梅粗重的喘气一直喷到贝提纳的耳朵里，她稍稍挪动了一下双脚。

到了星期天，贝提纳就像变了一个人。当两人来到下午5时在饭店举行的茶话舞会时，贝提纳变成了一个同海梅单独在一起时完全不一样的人，展现出不同于海梅所渴望和想象的形象。她在衣服式样雷同的女孩子中间炫耀着她那庄重、但撩拨人心的长裙，蹙着眉头，处处显示出首都人的高雅和优越感，嘴里不停地说着“俗不可耐”，眼角里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她还愿意在舞步笨拙的本地人面前兴高采烈地跳步法复杂的舞。

她用比平时高得多的嗓音对海梅说：“在巴黎时，我们住的是克里翁饭店。爸爸说，那里记录了巴黎的全部历史。你想想，广场上还有断头台呢。”

海梅感到贝提纳判若两人。但他依旧赞赏她，赞赏这种

首都人的独往独来的神态。要是他在首都住，也会掌握这门武器的。

6月初，贝提纳该回墨西哥城了。海梅等一毕业，就去墨西哥城看她，把事情定下来。

海梅的论文不像大家期待的那样优异。他自己安慰自己，并为自己开脱：彻夜失魂落魄，每日一封长信，胸口总是火烧火燎的。

在布埃纳维斯塔车站，朝思暮想的贝提纳在等她。她披着一头金发，看上去有点倦怠，向海梅挥着手。海梅注意到姑娘嘴角露出的一丝厌倦。穿着节日的黑色礼服，紧身马甲，扣眼里插着一枝石竹花的海梅下了火车，跑上去拥抱贝提纳。

“不，海梅，现在别这样；人家看着我们呢。”

他们坐着黄色的GM牌汽车，头发被风吹打着，来到别人向海梅推荐的一家小客店。

“海梅，我一直在想我们去玩什么。你喜欢什么？高尔夫球，网球，还是骑马？”

“贝提纳，你知道我不是运动健将。功课，书信……”。

“那么我们想法弥补一下。你挑一样吧。今晚9点我来接你。噢，对了。你有没有不那么笔挺的英国式衣服？知道吗？要既高雅，又舒适。另外，这里的人不把花插在扣眼里。”

“我不知道……我应该买几件衣服……你能陪我去吗？”

“好吧，我会陪你去的。再见，亲爱的。晚上9点

见。”

贝提纳发动了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汽车，掀起一阵烟尘。

博勃的客厅仍是老样子。热情的主人更胖了，上身穿的麂皮马甲的带子松散着，满口黄牙转动着一柄镶金烟嘴。他出来迎接贝提纳和海梅：

“亲爱的！请进来寻求永恒的真理吧！那儿有个印第安人正拿着托盘送饮料。这里，噢，兰波……”

博勃转身走了，身影淹没在屋中弥漫的烟雾和杜松子酒及威士忌的气味中。海梅为在旅途中被弄皱的黑色礼服感到不安，还觉得手指上那枚带有校徽的大戒指不合时宜。他时不时偷偷整理装饰手帕的边角，用裤脚的卷边擦亮皮鞋。

“亲爱的古斯！”贝提纳惊喜地叫道，一边拥抱一个矮小、肥胖、眉毛稀疏的男人。

“美人儿！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上次还是3月望日见的面。”

两人谈笑风生。古斯一手叉着腰，定定地看着海梅：

“贝提纳，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位殡仪馆的代理……”

可是，海梅已经转身走到酒柜了。贝提纳跟了过去，咬着牙说：

“亲爱的，至少要有一些教养……”

两个人融汇到晚会的气氛中去。贝提纳如鱼得水，而海梅则跟在后面，呐呐说：“很高兴认识您……很高兴……，我今天到的……是的，贝提纳同我说过……”他环顾着博勃的客厅，涂成五颜六色的墙壁，绘图和塑像。眼睛上抹着

厚厚的睫毛膏的皮奇从楼梯的顶端探出身子，叹息道：

“我的王宫里的爱情故事。爱情故事。”

博勃挨近贝提纳和海梅说：

“今天肯定是星期五。不久前，你的父母还是这里的活跃分子。今天，你已经成了这里的公主！逝者如斯夫！多少欺诈和苦难！自从诺尔曼惨死后，墨西哥也不是原来的墨西哥了……”

“可怜的诺尔曼，她有些俗气，但是，归根结底，”身子僵硬，仿佛缺油水的夏洛特·加西亚挥舞着缠着胶布的长柄眼镜打断别人的话，“她就在蚂蚱山附近的洛马斯被活活烧死了！你相信吗？她的幽灵还在这里游荡呢。你知道那个有名的银行家的消息吗？”

“一点都不知道，”博勃喘着气，嘴里衔着镶金烟嘴，“有人说他同一个女佣人结婚了，真可怕。班帕那个骗子怎么样了？”

夏洛特用手捂着胸口说：“唉，我连想都不愿想这致命的打击。那事情发生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你就这样取笑我们。”

博勃脸色阴郁地说：“最后我们才弄清楚，他不过是旧金山一家意大利式馅饼店的厨师。”

“可我们对他就像对贵族一样！别提这事了，真气死我了，……想到皮埃罗·卡塞奥克斯曾经雇过他。博勃，我每次在那里吃饭，都感到连通心粉都知道我的秘密！”

“唉，有多少不幸！”贝提纳笑着说，一边玩弄着钻石项链。近视的夏洛特又看了一眼海梅：“不，美人儿，还有不少美妙的事呢。博勃，我为平比内拉和罗德里戈这幸福的

一对感到高兴。”

“罗德里戈第一次来参加这里的酒会时，我就同你说过，”博勃又来了精神，“那青年很聪明，不是吗？”

“是啊！你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待客的！位于佩德雷加尔的房子漂亮极了。那里的一切都令人赏心悦目，一切都别具一格，陈设精美，趣味高雅。在这个可怜的大村庄里，谁是什么模样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阿斯帕古科利伯爵夫人噘着嘴走过来说：“亲爱的人们，我的钥匙丢了，谁邀请我到他家里住一夜？”她用贪婪的眼光扫了一下人群，盛气凌人地指着海梅问：“年轻人，怎么不认识您？”人群发出一阵哄笑，海梅禁不住脸上泛起红晕。看到这些，贝提纳的笑容一下子僵在那里，她迅速转过身，向梳妆台走去。纳塔莎在那里。干瘪的纳塔莎就像一具包着一层皮的骷髅，正无所事事地用色彩鲜艳的香味唇膏勾勒唇线。

“你好，贝提纳！”纳塔莎发出一声有气无力的声音。“我们已经看到你的未来了。就是那位，对吗？”

“他十分殷勤，”古基塔加重语气说，“所以你同塞萨尔吹了？坦率地说，美人儿……不过，想想那个虚情假意的玛丽亚·德尔罗萨里奥将得到几百万的财产。我亲爱的，这太奢华了！”

贝提纳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认清目标就是没有目标，”罗德里戈·波拉对一群洗耳恭听的人高谈阔论，“在电影界出名就是那么回事！要不断地冒险，成功者就是善于支配，善于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广大群众服务。显而易见，墨西哥有一个庞大的观众群，他们

需要娱乐性强、轻松而又有一定水平的影片。我们的明星，剧作者和制片人对我们的观众是欠着债的。”

夏洛特说：“你的成就辉煌无比。你不参与挑选新的明星吗？”

“啊，那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你懂吗？”罗德里戈身着三个扣子的意大利式西装，配着丝织领带，脸上露出机敏和稳重。

胡尼奥走近海梅：“您就是贝提纳的……？你听我说，我妈妈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她甚至去大教堂祈求圣母不让贝提纳同您结婚！这是什么事情啊！”

热带乐队走进来，开始演奏　犹豫的人，犹豫的人，喳喳喳，喳喳喳

古基斯在镜子里端详着自己，悄声对贝提纳说：“你别忘了向你父亲提我的事。就是巴利拉科那块地皮，记住了？”

但是贝提纳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他不仅穷，”贝提纳拿着粉扑想，“还不会处事。是的，真可悲。他平庸、低贱，对财富和奢华无动于衷。”但是，对抚摸与亲吻的回忆与她的思想冲突起来。头脑里又出现了小乡巴佬的形象：土气的穿着，不善言辞，不会炫耀财产和高贵，接着，又回忆起他那颤抖的双手，和亲吻，亲吻，亲吻。

嘿喳，嘿喳，嘿喳，火星上如此称呼，喳喳喳

“所有的东西都是陈旧的，只有获得成功才是新的，”罗德里戈·波拉对他的崇拜者们重复道。只要他一出现，就会赢得掌声。“这是一个好的剧作者的秘决。你们已经看到了《赤裸的灵魂》的成功。这是一部完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

爱情故事，但是它置于阴暗的背景之下：罗密欧离不开女人，盲人斗牛士的女儿朱丽叶是记卡员。然后就是新故事了。多丽丝·莱阿尔扮演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她通常扮演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古老的，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模式，加上新颖的内容，就是票房价值！”

吃或是不吃奥尔加的玉米粽子

每当大厅里又走进一个人，皮奇就叹息一声：“我的皇家骑士来了。”

古斯对皮奇咬着耳朵说：“谁是你的骑士？能告诉我吗？”皮奇神情茫然地又叹口气：“他来了，古斯，我的王宫里的骑士来了……”

请吃巧克力，请付欠的债

皮埃罗·卡塞奥克斯走进大厅。随他来的一个女子光彩夺目，浓妆艳抹，一双眼睛同羚羊一样灵巧。“波拉先生在这里。”女孩儿把嘴张得大大的对皮埃罗说：“我们会试片吗？”

砰啪，砰啪啪，砰—砰—砰啪

海梅一个人交叉着双手，面对着窗户。贝提纳走过来，挽住他的胳膊，轻声问：“海梅，你觉得这里的人怎么样？”她又把手放在他胳膊上：“明天我们去看爸爸，他什么都同意，他还希望你马上进律师事务所。他告诉我要送给我们一幢位于安苏雷街的房子。”

海梅慢慢摸着贝提纳的手，两个人沉默着。

我不想用肘拱，也不想用头撞

罗德里戈·波拉

凌晨一点的时候，罗德里戈离开博勃的晚会，走到起义者大街。他的车停在靠拿不勒斯街街角的地方。他拉开车门，正准备上车，突然发现车里有一个黑暗的影子。他后退一步，用力关上门，定定神，试图透过车窗看清那黑影的面孔。那黑影对罗德里戈探询的目光报以苦笑，把车门打开。

“我变得很厉害吗？”黑黝黝的皮肤，神色倦怠的面孔开口说。

“依克斯卡！三年了……”

“上来吧，咱们去兜一圈儿。”

罗德里戈开车沿着起义者大街向前驶去。他感到身边的西恩富戈斯变了，他不仅不修边幅，衬衣上不打领带，而且外表懒散，不像先前那样，总是贪婪、笔挺。依克斯卡用手摸着美洲虎牌汽车上的皮椅子。“这同罗萨莱斯大街的小房子相比真是大不相同了。”依克斯卡终于开口说。汽车开到蚂蚱山，华哈卡和起义者大街的交叉口，路边一张香烟广告上，一张扁平、带笑的面孔嘴里吐着烟雾。

“我把你放在什么地方？”罗德里戈问。在等红灯时，他戴上手套。12月的夜晚，星光灿烂，一阵微弱的寒风吹拂过去。

“你到哪里去？”

“回家。我住在圣安赫尔区的佩德雷加尔。不过，我可以把你带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随便什么地方……”

依克斯卡注视着罗德里戈被游泳池和威士忌重新塑造起来的面孔，他的骆驼毛厚大衣和黄色手套，勉强笑了笑。

“你过得好吗？”罗德里戈驱动车问。

“这无关紧要。你过得如何？……请给我一支烟。”

罗德里戈从暖和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按了一下打火机。依克斯卡吐着烟圈，挤挤眼睛：“你的愿望实现了，对吗？我很高兴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

“你的成功，你的金钱，你的妻子。你已经不是我在罗萨莱斯大街的小房子里看见的你了。那时，你半死不活，门窗紧闭，连煤气都……”

罗德里戈开心地笑起来。那几页夹在皮奥·巴罗哈[1]书中已经发黄了的自白不知还在不在？真想现在念给依克斯卡听。但是，当他离开罗萨莱斯大街的房间时，他突然决定不带走任何东西，他告诉看门人可以拿走黄铜床，衣服，茶具，巴罗哈的著作和他的自白。虽然那几页纸没有了，但是，藏在他漂亮的新衣服里的可爱的小精灵开始吱吱喳喳，要求他再一次对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回忆纸上写的东西。

“煤气！成功！我的妻子！金钱！”罗德里戈笑起来。汽车在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大街又一次被红灯挡住了。“当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是，依克斯卡，另一种生活不也曾是我的吗？你以为因为有了我的现在，就没有我的过去？你这样认为？你以为新生活能毁掉、并遗忘旧生活

① 皮奥·巴罗哈（1872——1956）：西班牙作家。

吗？”

“你有了新生活，就应该忘掉过去……”

“胡扯！”罗德里戈猛地开动汽车。“依克斯卡，纯粹是胡扯！你不会给我别的答复，只知道教训人。你教训够了吗？再教训啊！他妈的，真轻巧……你有你的秘密和鲜为人知的过去。你是什么东西？你凭什么站在河对岸看别人列队而过，捂着鼻子，在头脑里安排别人的命运？”

“酒后吐真言。”

“滚你的蛋！你一定是……我不知道。同性恋者，或别的什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你为什么总是戏弄别人……”

“戏弄别人？”

“是的，只有这个解释……你曾经对一个儿子隐瞒了他母亲去世的消息……”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这对我没有关系吗？”罗德里戈想起了罗森达。他想，谁是唯一目睹了他的幸福和成功，并且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人。是诺尔曼？不。诺尔曼曾经是目击者，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去“夜海”夜总会。对他来说，在那里，诺尔曼同他的关系就算完结了。他还有更深的隐秘，想起来不无羞愧，真想一吐为快。但是，罗森达从未看到他的成功。他记不起母亲的模样了，一阵风尘吹来一股浓重的气味。起义者大街上闪烁着望不见尽头的霓虹灯广告和五光十色的彩灯——圣诞节临近了。“不，我不知道，不是她。像她那样，就那样。她有自己的名字和一张永远不变的面孔，可能不是……对我很重要……然而她从来不知道，不是吗？她从来就不知道我的意愿，只知道我在那一时刻和每一时刻的模样。但是，

她不知道我的意愿。事情要有一个好的开端，不要收场，自我辩护，自我摧毁。糟糕。我是怎么为自己辩解的呀！依克斯卡，我也要教训教训你。我现在还有勇气。混帐！”

罗德里戈一边说，一边想什么才是自己的真正面目。他没有必要讨好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他的新的生活要求他在别人面前举止得体，特别是不要解释，不要自我辩解。但是……

“听我说，依克斯卡，要毁掉一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问题是有些东西不能被毁掉。而我只拥有要被毁掉的东西，一阵风都会把它们吹掉。现在我不能碰它们，我尊重它们，爱护它们。一切都是新的。让爱情、自尊、事业和所有的东西都见鬼去吧……我母亲知道我会这样的。你懂吗？因此，她要我按资产阶级方式保护自己，我最终这样造就了自己。我母亲理解我，当然罗，每件事她都理解我。我要为她尽管知道，但不愿意说的事替自己辩护。就像一场游戏，两个人虽然不照面，但每个人都在疯狂地做游戏，以为对方也在做同样的事。”

“可你现在不也在这样做吗？你没有觉察到？不管你怎么努力，你也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我现在知道，你愿意坦诚相见，罗德里戈，然而你只是寻求我的同情，要我对你新的辩护词表示赞美。你是一个……”

“住嘴，混蛋！你知道什么！你就像个影子，暗地里窥探、吞噬别人的生命。你这个没心没肝的家伙。装得高尚！婊子养的！你不如一次把自己洗刷干净，做一个可怜虫的好……”

“那你就去做好了，没必要说出来。”

罗德里戈紧紧攥住打火机："装得高尚！一个强者可以把自己的全部悲剧埋在心里。胆小鬼，你只会教训别人，让别人按你那该死的办法去做正直的人。你从不想……罢了，你现在不能轻视我了！"

依克斯卡慢慢吸着烟，身子埋在汽车里的一隅："你为诺尔曼感到难过。"

罗德里戈戛然把车刹住。依克斯卡猛地向前一冲，两手都碰到了挡风玻璃上。"混蛋！你再敢说一遍！看你……"罗德里戈把拳头伸到西恩富戈斯面前："你当然知道！你把她带走，想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谁会理解你为什么干这种事——你并不爱她，你从未爱过她。听着，没有谁像我这样爱她！我不会认为你那样做是为了向我证明，我一生也得不到的东西你却垂手可得。但是，你每次从家里出来钻进妓院时，并不能得到她，你不可能把每个婊子的身体和脸蛋都看成是诺尔曼的，你不可能有瞬时的欢心。你无法对那些妓女讲你本想说给诺尔曼听的话，无法说那些你只为诺尔曼想出来的话。你不能让几十个没有名字、没有面孔、没有听觉的躯体代替诺尔曼。混蛋！"

依克斯卡懒懒地半躺在自己的角落里，笑了。

"肯定是这样，朋友，肯定是这样。你笑吧。你还能怎么样。"

汽车又慢慢往前开。罗德里戈戴着手套的双手无力地握住方向盘。"仅此一次，"他自已发誓道，"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他想，什么事情都解释得通，没有必要回忆痛苦的往事，回忆那些在他的新生活中不应占有一席之地的事情。

“原谅我，依克斯卡，”罗德里戈想，这个姿态不正符合他的身分吗？“我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你无所不为……当然，按你的观点来看，你无所不为。2＋2＝4，就这么简单。不，不是这样……因为，当你有天赋而发挥不出来的时候……当你知道能爱，而不去爱的时候……当你知道什么是真理而却故意用谎言遮掩的时候……”

“那么，现在，现在你什么都有了？”

他最后发誓道：“什么？平比内拉？她给了我某种东西，给了我她的头衔，她的高雅和她的关系网——但是，诺尔曼也给了我一些东西，尽管她自己知道——而我却什么也没能给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同平比内拉结了婚。为了她能给予我的一切，甚至贞洁。她一定以为我也给了她某些东西。劳伦萨姑姑修好位于汉堡街的破房子，轰走犹太人和定居美洲的西班牙人，招待她喜爱的遗老遗少们。华金托可以抱着上好的白兰地酒瓶子安然死去，不必为智力低下的本哈明操心了。但是，我没有给我真正是我的东西。依克斯卡，相反，她却在帮助我。你懂吗？她让我广交朋友，把更多的遗老遗少带到佩德莱加尔。但是她不知道，永远不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这样更好！”

“你别笑，她不知道我是多么卑贱。她一定以为我是个大人物，可以用10部卖座的剧本建起一座有高大白墙的住宅，里面有石头墁地的花园和游泳池，摆着亨利·摩尔①的雕像，门口停放着美洲虎牌汽车，妻子一定是名门望族的。

---

① 亨利·摩尔（1614——1687）：英国哲学家。

她肯定是这样想的，并为此感到心满意足。但是，我已是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犹如一抔黄土，变做一座孤岛。我只能在心里想——因为我已经不能同任何人讲这些事，人们不会原谅我——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你瞧，”罗德里戈把放在方向盘上的双手伸到依克斯卡面前，“这双手同别的手没什么区别……”

“别闹着玩，好好开车。”西恩富戈斯微笑着说。

“这手能自淫，能写作、干活，能找女人，能做游戏，能劳动，你看这手。依克斯卡，我这手没干别的什么事……只能擤鼻涕。这手——你知道这一点，我并不祈求怜悯——本可以写出伟大的诗篇，可以去爱诺尔曼·拉腊戈蒂……你看这手……本可以，本可以，本可以……我母亲以为这手可以把她从贫困和对死者的崇拜中拯救出来……本可以。可这手连合上她的眼皮都没能做到。不，我当时正忙着擤鼻涕呢。”

依克斯卡紧紧缩在一角，吼道：“你给我住嘴。你让我恶心。你已经拥有了应该得到的一切。”

“应该得到的！我母亲应该得到的是什么？让被处死的父亲复活？诺尔曼应该得到的是什么？得到一个没心肺的、名叫罗德里戈·波拉的人的爱？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得：我母亲得到的是怀念，诺尔曼得到的是死，而我，则是鼻涕。”

汽车高速通过新莱昂十字路口立交桥。路旁的灯光少了，花园多了。

罗德里戈微笑着问：“你了解了我的秘密，会不会因此负起什么责任？”

“我只是你的旁观者？”

“是啊，这样更自在。这样可以成为唯一超脱的人，是

不是？”罗德里戈仰面大笑。“让我想想：一次是在上高中时，同托马斯·海迪亚纳一帮人在一起，你那时大概17岁，但是面孔却同现在一样，完全一样，你那时就是超脱的。另一次，是为大学的自立而罢课，你也是超脱的。之后，到了1951年，你自称是费德里克·罗布莱斯的心腹。现在，你现在干什么？”

“我不住在这个城市，”依克斯卡回答说。“在这里，我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罗布莱斯和诺尔曼的好处都让你捞光了，你就一走了之？正人君子勇敢的一生！”

依克斯卡一直瘫在汽车里的角落里。他没戴领带，穿着黑上衣和灰色的旧裤子，同街上的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所有的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我也是……”

“归宿？噢，是的，你经常谈论这个问题，还有牺牲。去你的吧！”

“牺牲，”西恩富戈斯的粗嗓门又响了起来。“诺尔曼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

“是啊，你同我谈谈这件事。这同你有没有关联？”

“同我？毫不相干。他们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奉献了出来。”

“罗布莱斯无影无踪了。你知道他的情况吗？听说他又结婚了。”罗德里戈派头十足地、稳稳地开着车。他希望这是他留给依克斯卡的最后一个印象。汽车从几家鸡店和只有一层楼的餐馆前驶过。

“是的，他又结婚了。他住在北方，好像有块地，在种棉花。我想是在科阿韦拉。他还有个儿子。”

“火灾的原因还没查清？”

“没有。罗布莱斯去找警察，说责任在他自己，他要对诺尔曼的死负责。当时他精神恍惚，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尤其是在知道他破产了的时候。”

“是谁同他开的这个玩笑？不管怎么说，罗布莱斯怪可怜的。据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我那位可敬的同桌同学罗贝托·雷古莱斯搞的把戏。现在说说你怎么样？”

西恩富戈斯感到眼睛里又放射出昔日的光芒：“我？”

“是的，你。有时我问自己，你吃不吃饭？睡不睡觉？”罗德里戈笑了起来。

依克斯卡踩住罗德里戈的右脚，慢慢压迫加速器。

“当心……”

他又踩一下罗德里戈的脚，车速加快了。“我吗？你想知道什么？我的回忆？我的生活？你以为我不想知道吗？”

“依克斯卡，挪开你的脚……”罗德里戈把胳膊支在喇叭上，喇叭在汽车轮胎的沙沙声中鸣响起来。

“你以为我记得自己的面目？我的生活每天都在开始。”依克斯卡冲着罗德里戈大喊大叫。“我从不记以前的事，知道吗？从不；所有的事都不过是场可怕的游戏，一场陈腐的游戏；她一定感到满足了，她肯定会满足的，她一定认为诺尔曼是必要的牺牲品，认为我们一旦做出牺牲就会重新陷入贫穷，就会重新歇斯底里地对我们的亲友飞短流长，就会重新玩弄人类！”

“依克斯卡，把脚从加速器上挪开。我要失去控制了……”

“她逼我同这个佣人和她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再次使我

陷入黑暗中！罗德里戈，你不认识我母亲……我母亲是块石头，是条蛇，没有……”依克斯卡叫着，笑着，越发用力地踩着罗德里戈的脚。公共汽车和其它车辆的灯光如同红色的萤火虫从两个人的眼前闪过。依克斯卡继续无声地笑着，终于把脚挪开。汽车猛地停住，冒出一股油烟。前面是卡门修道院。依克斯卡竖起外套的翻领，笑着拧拧罗德里戈的耳朵，下了车。汽车重新起动朝佩德莱加尔方向驶去。西恩富戈斯站在古老的修道院的墙旁边，吃吃笑着，感到寒冷刺骨。一片薄雾从带有廊子的花园升起，缓慢地裹住西恩富戈斯的身子，渗进他的身体。他的轮廓变模糊了。最后，雾占有了他，把他也变成了雾，尽管这片雾没有那片向上升腾、冰冷的雾那般真实，那般明净。12月的寒风带着西恩富戈斯在城市的大街上飞速游荡。他的一双眸子——这是这具黑黝黝的躯体上唯一有活力的两个亮点儿——吸吮着房屋、道路和悠闲的行人，目光一直刺透夜幕。在石鹰、风蛇般的眼睛里，西恩富戈斯化作整个城市；他的声音、记忆、喃喃低语和预感化为广漠的、无姓氏的城市。从科皮尔街到洛斯印第奥斯街是他交叉的双臂，从佩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到四马路是他张开的双腿，立宪广场是他扭曲的、闪着金光的肚脐；他是水缸、屋顶平台和黑黢黢的花盆，他是玻璃摩天大厦，彩石镶嵌的穹隆圆顶，火山岩的墙壁和斜角屋顶，是用铁皮和土坯搭起的简陋房子，是用钢筋水泥、红屋顶、铁栅栏砌成的住宅，是在这失去平衡的大峡谷里散落的姓名、气味和肉体，是盖在坟墓上的石板和声音，是同他的儿子一样只想一人得救的赫瓦西奥·波拉，是喉咙里喊着马德罗万岁死去的弗洛兰·雷耶罗、佩德罗·里约斯和辛度弗·马索特

尔，是对不成功的爱情和由此萌发出的力量记忆犹新的梅塞德斯，是被埋在用水貂皮和珠宝堆成的坟墓里的诺尔曼·拉腊戈蒂，是含泪高歌西班牙内战歌曲的卡塔卢尼亚女子，是吮干了墨西哥的鲜血之源泉的费德里克·罗布莱斯，其目的就是出人头地，双目失明的奥特西娅·恰孔一直等待着，一直等到有一个声音使她相信自己的存在；他是所有自负、狂妄的傀儡，夏洛特，博勃，阿斯帕古科利伯爵夫人，古斯，佩德罗·卡塞奥克斯，古基斯，贝提纳·雷古莱斯，海梅，塞瓦略斯，他是带着美好的幻想从北方来到这宫殿之城的皮匠，是一个没有钱买化妆用的油彩的小丑，是躺在坟墓里、最终化为尘埃的罗森达，因为尘埃曾是她的爱情、言语和妊娠的第一个幻觉，他是走完了人生道路的利布拉多·依巴拉，是一个眷恋波菲略时代的建筑的黄胡子老人，是得到些许幸福就会不由自主地祷告的格拉迪斯·加西亚，是贝托，菲弗，图诺和堂娜塞莱纳，是那些无名尸和蹊跷死去的曼努埃尔·萨马科那和加夫列尔，是去阿卡普尔科度假时花掉全部储蓄的一家人，是在弹雨中倒下的费利西亚诺·桑切斯，是平比内拉·德奥万多，最后，是他，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的声音。

最明净的地区

我们是黑夜的主人，因为我们在黑夜中梦游；我们是生活的主人，因为我们懂得，生命的孕育和消耗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你敞开了心扉：只有你不需要讲话、只有你的声音在回荡。你没有记忆力，因为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你的出生的

间长如太阳，短如生物钟：你学会了每天出生，从而发现每天夜里死去：若是没有死，你如何理解生？你怎么能理解一个活着的英雄？玉刀是长的，黑夜张开没有牙齿的血口，把它送给了你，怎么能够拒绝黑夜的请求？实际上这是你的恳求，刀是长的，心是近的，祭奠是迅即的，你毫不怜惜，心平气和地随即把它交出，因为你自己要求你这么做，因为你想使你胸部受伤，心脏摘除——把它杀了，在这起义烽火连天的春天，在这永恒的春天，你无法遍数你的自发、温存、手势、过度；把他杀了，他就是你，在他开口说话之前就把他杀了，因为当你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不能战胜他，你就会愤恨，羞愧，你就会想为了他，而不是为了没有了你的名字的你而活着：杀了他，你就能相信他，杀了他，你就有了你的英雄：用火去烧他的脚，让肉体升华为齑粉，你的尸骨飞翔在山谷上，精确地落在人名的子午线上，稠密、沉重的名字，用金子和鲜血砌成的名字，星光般完美、富有哲理的名字，饰有羽毛的名字，有着你唯一的面具、你的匿名面具的汗毛孔的名字：脸挨脸，一千副面孔，一副面具，阿卡马皮茨特利①，科特斯②，索尔·胡安娜③，依茨科阿特④，华雷斯⑤，甘特⑥，马德罗⑦，费利佩·安赫莱斯⑧，莫罗内

---

① 阿卡马皮茨特利（1350——1403）：墨西哥阿兹台克人的第一个首领。
② 科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墨西哥征服者。
③ 索尔·胡安娜（1651——1695）：墨西哥著名女诗人。
④ 依茨科阿特：自1428至1440任阿兹台克第四代国王。
⑤ 华雷斯（1806——1872）：墨西哥总统，曾领导著名改革战争。
⑥ 甘特（1480——1572）：为第一批抵达墨西哥的西班牙传教士之一。
⑦ 马德罗（1875——1913）：墨西哥总统，领导了著名的1910年革命。
⑧ 费利佩·安赫莱斯（1869——1919）：墨西哥军事家。曾追随马德罗参加1910年革命。

斯[1]，卡德纳斯[2]，卡列斯[3]，奥布雷贡[4]，科蒙福特[5]，阿尔萨特[6]，桑塔安纳[7]，莫托利尼亚[8]，阿莱曼[9]，利曼图尔[10]，奇马尔波波卡[11]，贝拉斯科[12]，伊达尔戈[13]，伊图里加拉依[14]，阿尔瓦拉多[15]，古铁雷斯·纳赫拉[16]，潘菲洛·德纳瓦埃斯[17]，古铁雷斯·德塞提纳[18]，波菲略·迪亚斯[19]，

---

① 莫罗内斯（1890——1964）：墨西哥工人领袖。

② 卡德纳斯（1895——1970）：墨西哥总统，30年代领导了将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斗争。

③ 卡列斯（1877——1945）：墨西哥总统、将军，1928年离开总统职务后，仍保持对国政的影响。

④ 奥布雷贡（1880——1928）：墨西哥1910年革命领导人之一，总统。

⑤ 科蒙福特（1812——1863）：墨西哥总统。

⑥ 阿尔萨特（1737—1799）：墨西哥科学家。

⑦ 桑塔安娜（1794—1876）：曾几次任墨西哥总统。

⑧ 莫托利尼亚（？—1569）：第一批抵达墨西哥的西班牙传教士之一。

⑨ 阿莱曼（1900—？）：1946—1952年任墨总统，对墨西哥的现代化起过重要作用。

⑩ 利曼图尔（1854—1935）：墨西哥经济学家，曾任迪亚斯总统的财政部长。

⑪ 奇马尔波波卡：1417—1427为阿兹台克国王。

⑫ 贝拉斯科（1511—1564）：新西班牙（即今天的墨西哥）的第二任总督。

⑬ 伊达尔戈（1753—1811）：墨西哥独立运动领导人。

⑭ 伊图里加拉依（1742—1815）：新西班牙的第56任总督。

⑮ 阿尔瓦拉多（1485—1541）：西班牙征服者。

⑯ 古铁雷斯·纳赫拉（1859—1895）：墨西哥诗人。

⑰ 潘菲洛·德纳瓦埃斯（1470？—1528）：西班牙军人，参与征服美洲。

⑱ 古铁雷斯·德塞提纳（1520—1557）：西班牙诗人，曾乔居墨西哥。

⑲ 波菲略·迪亚斯（1830—1915）：任墨西哥总统达30年之久，被1910年革命推翻。

桑托斯·德戈利亚多①，莱昂纳·比卡里奥②，莫莱罗斯③，卡耶利亚·德尔雷耶④，莱尔多·德特赫达⑤，莫克特苏玛⑥，胡斯托·西埃拉⑦，阿马多·奈尔沃⑧，苏马拉加⑨，巴塞内⑩，阿克萨亚卡特尔⑪，马林切⑫，萨帕塔⑬，奥多诺胡⑭，司各托⑮，阿连德⑯，阿巴索罗⑰，阿尔达马⑱，雷比利亚奇赫多⑲，路易斯·德阿拉孔⑳，巴斯孔塞洛斯㉑，

---

① 桑托斯·德戈利亚多(1811—1861)：墨西哥军人，曾任华雷斯总统的陆、海军部部长。

② 莱昂纳·比卡里奥（1789—1842）：墨西哥独立女英雄。

③ 莫莱罗斯（1765—1815）：墨西哥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

④ 卡耶利亚·德尔雷耶（1755—1828）：新西班牙第60任总督。

⑤ 莱尔多·德特赫达（1823—1889）：墨西哥总统。

⑥ 莫克特苏玛（1446—1520）：1502—1520任阿兹台克国王。

⑦ 胡斯托·西埃拉（1848—1912）：墨西哥教育家、历史学家、诗人，曾任教育部长。

⑧ 阿马多·奈尔沃（1870—1919）：墨西哥诗人。

⑨ 苏马拉加（1468—1548）：墨西哥的第一位大主教。

⑩ 巴塞内（1811—1888）：法国元帅，曾任侵墨法军总司令。

⑪ 阿克萨亚卡特尔（1500—？）：阿兹台克首领之一。

⑫ 马林切（？—1527）：一印第安女人，为西班牙征服者科特斯的情妇。

⑬ 萨帕塔（1879—1919）：墨西哥1910年革命时的著名农民领袖。

⑭ 奥多诺胡（1762—1821）：新西班牙的最后一届总督。

⑮ 司各托（1786—1866）：美国军人，1847年率美军同墨西哥交战。

⑯ 阿连德（1769—1811）：墨西哥军人，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

⑰ 阿尔索罗（1784—1816）：墨西哥独立运动参与者。

⑱ 阿尔达马（？—1811）：墨西哥政治家、律师。

⑲ 雷比利亚奇赫多即古埃梅斯-帕切科（1740—1799），新西班牙的第52届总督。

⑳ 路易斯·德阿拉尔孔（1580？—1639）：墨西哥戏剧家。

㉑ 巴斯孔塞洛斯（1881—1959）：墨西哥作家，政治家，曾任教育部长、全国图书馆馆长。

卡洛塔①，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②，埃斯科贝多③，里瓦·帕拉西奥④，索斯特内斯·罗恰⑤，泰勒⑥，戈麦斯·法里亚斯⑦，波萨达⑧，福雷⑨，韦茨利韦特尔⑩，托尔萨⑪，萨哈古⑫，潘乔·维亚⑬，安东尼奥·德门多萨⑭，西古恩萨-贡戈拉⑮，塞瓦斯莱安·德埃斯拉瓦⑯，埃恰维⑰，迪亚

---

① 卡洛塔（1840—1927）：墨西哥皇后。

② 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1776—1827）：墨西哥作家。拉丁美洲第一部有世界声誉的长篇小说《癞皮鹦鹉》的作者。

③ 埃斯科贝多（1826—1902）：墨西哥军人，曾任国防部长。

④ 里瓦·帕拉西奥（1803—1880）：墨西哥政治家，曾任众议长，州长等职。

⑤ 索斯特内斯·罗恰（1831—1897）：墨西哥军人，曾任全国军事学院院长。

⑥ 泰勒（1784—1850）：美国第12任总统。

⑦ 戈梅斯·法里亚斯（1781—1858）：墨西哥政治家，任外长、副总统、代总统。

⑧ 波萨达（1852—1913）：墨西哥版画家。

⑨ 福雷（1804—1872）：法国第二帝国参议员、元帅，曾指挥法军侵墨。

⑩ 韦茨利韦特尔：14世纪墨西哥一印第安部落两位首领的名字。

⑪ 托尔萨（1757—1816）：墨西哥建筑师，雕刻家。

⑫ 萨哈古（1499—1590）：西班牙传教士，1592年以后定居墨西哥。

⑬ 潘乔·维亚（1878—1923）：墨西哥1910年革命中著名农民起义领袖。

⑭ 安东尼奥·德门多萨（1492—1552）：新西班牙的第一任总督。

⑮ 西古恩萨-贡戈拉（1645—1700）：墨西哥诗人，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

⑯ 塞瓦斯蒂安·德埃斯拉瓦（1684—1759）：曾任新格林纳达（今天的哥伦比亚）总督。

⑰ 埃恰维（1540—？）：西班牙画家，常年在墨西哥作画。

斯·米隆①，贝尔南多·德巴尔布埃纳②，塞万多·特雷莎·德米埃③，内萨华尔皮利④，米纳⑤，安东尼奥·卡索⑥，胡安·埃斯库提亚⑦，塞万提斯·德萨拉萨尔⑧，卡兰萨⑨，巴斯克·德基罗加⑩，哈维尔·维亚乌鲁提亚⑪，阿维拉·卡马乔⑫，冈萨雷斯·奥尔特加⑬，内萨华尔科约特尔⑭，坎梯弗拉斯⑮，拉瓦斯提达⑯，马克西米利亚诺·德哈布斯

① 迪亚斯·米隆（1853—1928）：墨西哥诗人。

② 贝尔南多·德巴尔布埃纳（1568—1627）：出生在西班牙，年幼时即随叔父去墨西哥，后成为诗人。

③ 塞万多·特雷莎·德米埃（1765—1827）：墨西哥作家、政治家，曾任议员等职。

④ 内萨华尔皮利（1460—1515）：墨印第安人首领。

⑤ 米纳（1789—1817）：西班牙军人，墨西哥独立战争的英雄。

⑥ 安东尼奥·卡索（1883—1946）：墨西哥哲学家，曾任大学校长。

⑦ 胡安·埃斯库提亚（1827—1847）：1847年反美入侵的战斗中，著名的"英雄六少年"之一。

⑧ 塞万提斯·德萨拉萨尔（1514—1575）：西班牙人，1551年去墨西哥定居。任大学教授、校长。

⑨ 卡兰萨（1859—1920）：墨西哥总统，领导制定了迄今有效的1917年宪法。

⑩ 巴斯克·德基罗加（1470—1565）：西班牙传教士，1531年去墨西哥。

⑪ 哈维尔·维亚乌鲁提亚（1903—1950）：墨西哥作家、戏剧家。

⑫ 阿维拉·卡马乔（1897—1955）：墨西哥总统。

⑬ 冈萨雷斯·奥尔特加（1822—1881）：墨西哥军人，任将军。

⑭ 内萨华尔科约特尔（1402—1472）：古代墨西哥的传奇式人物。印第安人首领。

⑮ 坎梯弗拉斯（1911—　）：原名为Mario Moreno，墨西哥著名喜剧演员。

⑯ 拉瓦斯提达（1816—1891）：墨西哥大主教。

布戈①，金塔纳罗②，伊图比德③，埃米略·拉巴萨④，埃乌拉里奥·古铁雷斯⑤，米拉蒙⑥，伊格纳西奥·巴利亚塔⑦，何塞·克莱蒙特·奥罗斯科⑧，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提略⑨，胡安·阿尔瓦雷斯⑩，瓜达卢佩·维克多利亚⑪，维克多利亚诺·韦尔塔⑫，布斯塔曼特⑬，伊格纳西奥·拉米雷斯⑭，努涅奥·德古斯曼⑮，胡安·迭戈⑯，夸乌特莫克⑰，

---

① 马克西米利亚诺·德哈布斯布戈（1832—1867）：奥地利大公，后任墨西哥皇帝。

② 金塔纳罗（1787—1851）：墨西哥律师，政治家，记者。

③ 伊图比德（1783—1824）：墨西哥政治家，1822年称帝。

④ 埃米略·拉巴萨（1856—1930）：墨西哥律师、作家，曾任议员。

⑤ 埃乌拉里奥·古铁雷斯（1881—1939）：墨西哥军事家，政治家，曾任州长等职。

⑥ 米拉蒙（1831—1867）：墨西哥军事家，政治家。

⑦ 伊格纳西奥·巴利亚塔（1830—1839）：墨西哥法学家，曾任州长、外长、内政部长等职。

⑧ 何塞·克莱蒙特·奥罗斯科（1883—1949）：墨西哥著名壁画家。

⑨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提略（1495—1583）：西班牙史学家，后参与征服美洲。

⑩ 胡安·阿尔瓦雷斯（1790—1867）：墨西哥军事家，政治家，参与过独立战争和改革战争。

⑪ 瓜达卢佩·维克多利亚（1786—1843）：墨西哥第一任总统。

⑫ 维克多利亚诺·韦尔塔（1845—1916）：墨西哥政治家、军事家，1910年革命时，背叛革命，自任总统。

⑬ 布斯塔曼特（1774—1848）：曾任墨西哥议员。

⑭ 伊格纳西奥·拉米雷斯（1818—1879）：墨西哥作家，曾任司法部长，最高法院法官。

⑮ 努涅奥·德古斯曼（？—1550）：参与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

⑯ 胡安·迭戈（？—1548）：相传瓜达卢佩圣母曾对他显灵。他在墨西哥教徒中颇有影响。

⑰ 夸乌特莫克（1502—1525）：阿兹台克的最后一位国王。

阿尔塔米拉诺①，皮诺·苏阿雷斯②，阿瓦布-盖依波③，曼努埃尔·阿库尼亚④，奥梯利奥·蒙塔尼奥⑤，尼古拉斯·布拉沃⑥，梯索克⑦，还有不知名的你，被烧红的铁铬过的你，埋葬了腹部插着红箭的你，得到黑夜明镜之爱的你，把手插进干燥的土里榨取龙舌兰汁的你，在清晨的魔鬼祭坛上哭泣的你，身兼法官、教师二职的你，有着玉米绿松石花穗的你，猴子般捏住你妻子的生殖器的你，为孤独和失败哭泣的你，在魔笛声中翩翩起舞的你，像红毛狗那样旅行的你，生下两个肚脐眼的孩子的你，把天使刷成紫红色、对长着刺的上帝吐唾沫的你，看见了新生的太阳奄奄一息的你，指明了道路的你，满身弹痕倒在血泊中的你，种下甘蔗的你，忘了你的特征的你，在大蜡烛间祷告的你，失去了舌头的你，忍饥挨饿劳作的你，举起棍子、石块的你，被砍去头颅无名的你，耻辱柱上的你，无名的你，生下来便没有记忆力的你，在刺刀尖上生活的你，重又重重摔倒的你，赤足扛着步枪的你，唱着那些名字的你，穿着用皱纸和硬纸板做的衣裳的你，点燃鞭炮的你，卖彩票和凉水的你，卖报纸、在地上过夜的你，在太阳穴上贴椴树树叶的你，抓住包袱的你，叫卖

---

① 阿尔塔米拉诺（1834—1893）：墨西哥著名作家，曾任议员、领事。

② 皮诺·苏阿雷斯（1869—1913）：墨西哥律师、诗人，曾任副总统。

③ 阿瓦布-盖依波（1751—1825）：西班牙著名传教士，后去墨西哥定居。

④ 曼努埃尔·阿库尼亚（1849—1873）：墨西哥作家、诗人。

⑤ 奥梯利奥·蒙塔尼奥（？—？）：墨西哥政治家。

⑥ 尼古拉斯·布拉沃（1786—1854）：墨西哥独立战争领导人之一。

⑦ 梯索克（1481—1486）：任墨西哥一印第安部落首领。

鲜血和蔬菜的你，在夜总会奔波、张开大嘴在街上看是否能说出话的你，跑到远处去蹚漂着冰块的河的你，摘邻居的桔子的你，当披星戴月的挑夫的你，看着又黑又瘦的孩子离去、自己动手找糊口的东西、在门廊下过夜、蹭车旅行、不知何谓痛苦的你，什么都不能忍受的你，蹲着等待着的你，有了欲望的你，孤苦伶仃同饥寒搏斗的你，没有鞋子、肚子里填满炸肉灌满烧酒的你，无论是离去、抵达还是返回都没有人迎送的你，开始谈论贫困的你，坐下来编织草椅的你，弹吉它挣几分赏钱的你，两眼失明、靠吹口哨过马路的你，星期天浓妆艳抹、买块遮脸布的你，带些草药去广场兜售的你，等待着躺在铁床上的人的到来的你，在垃圾堆里翻寻烟蒂的你，一毛不拔的你，捣蛋的你，骗人的你，玩轮盘赌的你，死于水痘的你，焚烧犹大像的你，在圣母像前祷告的你，坐电车的你，在街头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你，倚在桌子上的你，复活节时垒起砖头放鞭炮的你，跪着去圣母教堂的你，鼓着嘴在墨西哥的沙滩上吹口哨的你，开出租车的你，抵达时发现一个死婴的你，吃炸猪皮、辣椒鸡蛋肉饼、罗望果汁、曼密苹果、汤和炸菜豆、花粉奶酪和龙舌兰蛆、炸肉和肉汤玉米、石榴和马尼拉式芒果、黑皮西瓜、羊肉鸡汁酱和炸果盒、龙舌兰酒和辣椒烩玉米饼汤、番荔枝和刺果番荔枝、水晶甜食和三色火腿的你，头上戴着草帽、里面一件条子衬衣、脚上一双镂空袜子、下身一件粗布裤子、脖子上围着毛围巾、腰里扎根镶银和宝石的皮带、上身一件混纺粗呢衣服、外罩蓝色工作服的你，天不怕、地不怕的你，酩酊大醉的你。①

① 此段描写的是墨西哥伟人辈出，但人民生活仍十分悲惨。

在真空中，我的心情无法平静。

在彼岸，是期待着福利和名声的你们——我，我们，你们，永远不是你，永远不是第三者——对厄运冷嘲热讽为的是不成为你的你们，只要有一个太阳、一次出生便可能成为挑夫和乞丐的你们，在仙人掌果王国注册、精选出来的你们：周游世界、穿梭般往来、有着一个命字和一个明确的目的的你们和沉浮不定的你们和蚂蚁般的你们和修建公路、高炉、成立股份公司、工厂企业和与投资商密斯脱和赚钱密斯脱携手合作的你们和离开赛马场便去郊区便去豪华住宅便去别墅便去赛艇俱乐部便去溜须拍马者之家便去自命清高者的庄园的你们和涂脂抹粉、做乳房手术的你们和帽上饰绒球、头上戴假发的你们和衣冠楚楚的你们和爬上镀镍的用祭奠用的牛的皮做成的椅背的椅子的你们和四周围有栅栏的你们和与硫磺大王和爵士乐王后结交的你们和待人彬彬有礼、不冷不热的你们和有着广阔世界的你们和洗坐浴、喷香水的你们和没有名气的你们和你们的祖先 彬彬有礼并不排斥古朴之风！书香门第的后代！礼貌待人先生和殷勤待客女士，风流密斯脱和风骚密斯：没关系，我求求您了，请您先走，普选，不得连选连任！①

我们梦见在演说，演说的话被挑在刺刀尖上，随着鞭炮声消逝：他说我的鼻子在远处像月亮那样亮晶晶的，我的王座用银子做成，当我向王座走去时大地闪烁着光亮，人们回

① “普选”和“不得连选连任”为1910年革命时的口号。作者在此讥讽那些滥用这些口号的政客。此段描写的是资产阶级和贵族的面目。

答他黄色和白色的玉米来自金字塔顶的房子和鱼宅，但是到了晚上当霓红灯灭了的时候当人们与狗挤在一处的时候当人们寻找犄角旯旮准备用麻布和报纸盖着过夜的时候他又一次对我说看看我们，听听我们，不要把我们扔下不管，请给我们新的后裔，古老的秘密，多年的隐身服，朝霞的祖母而她的替身却回答说语言将是奴隶！树木将是奴隶！石块将是奴隶！但是在那个时候每个关节都有一张嘴，每张嘴都能咀嚼，那时候，当孩子出生时，母亲已濒临死亡，而孩子有幸受到蛇的抚养，四百只野兔带走了母亲的尸骨：这些声音回响着，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在空中游荡着，话是鹰的羽徽，话是绿松石色的标枪，人们知道母亲有着一副面具似的面孔，孩子们可以以此为标记在烟雾弥漫的地方采花，所有的喉咙都在同时歌唱，在山上，在蜂鸟翅膀上，在虎爪下，在石雕下都能听到这歌声；像是镶嵌满绿宝石的船在湖泊上高歌，石梯和我们未曾见过的在油里浸过的假发在高歌，所有的声音都在同时高歌但是一只鹰吃掉了它们的舌头，于是石头在火中变黑，四处响起号角声、喊声和口哨声，羽饰和金币最后一次城市上空飞舞，阴茎仍然坚挺着便死去，连喊叫一声都未曾来得及便死去，天花、瘟疫蔓延，人们纷纷掘墓盗金，逃到山上，寻找野生植物，人们开始下矿，紧闭嘴唇，穿上紧身坎肩、长外套和紧袖短外套，另一些人穷途潦倒，连双鞋都没有，却心安理得地闲谈度日：于是勋章倒了一个个，铸币机开始为脚夫、定居美洲的西班牙移民、神父和法官所有，于是有了镀金垂花饰和雕带：这里成了坎布雷[①]和马

---

① 坎布雷，法国北部城市。

贡①和爪哇②式的商业中心，成了拉关系、祈求上帝、朝圣、传教、寻欢作乐的场所，成了销售马具、绣花和刺绣的场所，成了检查官、文书、市政官员、官僚（徒劳地维护着天意）、游手好闲的人和在圣卢卡尔③拖渔网的人横行霸道的场所，那是个黑色的山顶：乔装打扮的密探，重操旧业的罪犯，非天主教教义的信奉者从事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业。④

因为老人只想求得奴隶的解放。

因为雷霆——受制于雄鹰的雷霆——只想求得较好的结局和内心的幸福。

因为只有两颗用血迹斑斑的长矛挑着的头颅在人群的一片嘘声中被扔来扔去：被血染红的白发，刺出第一剑后便用白手绢扎住流血不止的太阳穴的面孔。

因为这些家族由于法律的确认而声名狼藉，因为他们是赋税人，却被整垮、贬黜，法律不能给他们带来丝毫益处，他们只得分掉国家的土地（这不是我的话，是我内心的渴望）。

因为你们看到的这位可敬的老人是我的父亲，而祖国高于一切，因为胜利不是被长矛挑着的头颅，因为胜利是戴着桂冠的头颅，是由王室钦定的，是帝国的开国元勋根据他们的命运、财产、代表性和观念确定的，被确定的有教会什一税的全部产品，*1593*座隶属宗教组织的妇女经营的庄园，慈

---

① 马贡：法国地名，工业和商业中心。

② 爪哇：印度尼西亚地名。

③ 圣卢卡尔：西班牙海港。

④ 此段描写的是征服前后的情况。

善机构的不动产，隶属宗教组织的男女们收到的施舍和年俸，*1204*个教区交纳的实物税和瓜达卢佩教堂的物质财产，以及祭坛装饰、油画、铜钟、装饰品、大理石和所有的烛台、香炉，还有大教堂里的金银珠宝，因为那是*1822*年5月的夜晚，堂娜尼古拉西塔成了公主，其他人成了宫廷的听差和王室的侍从。①②

因为老人只想解放奴隶，并把土地分给土著人部落(这不是我的话，是我内心的渴望)。

因为爱好斗鸡的人宣布绝对拥护联邦制、进步、自由和上个世纪的道德观做为社会斗争的旗帜提出的各种观点，墨西哥的最高拯救者是宗教和法律，一位教士驱车去埋葬一条断腿：请不要拒绝我想送给我的孩子的唯一称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墨西哥人，还有波因斯特先生③，苏格兰人，纽约人，《太阳报》，《联邦邮报》，清教徒，温和派，戈麦斯·法里亚斯和霍乱。④

驻扎在蒙特雷的老牌萨克斯部队随时可以开到你们的桑塔-安纳的鼻子底下，只要我们举起枪，墨西哥与戈尔多山脉相邻的栎树丛生的布埃纳维斯塔悬崖峭壁就会倒塌⑤，但普

① 指伊图比德称帝的事。

② 此段描写的是独立战争前后的情况。

③ 波因斯特（1779—1851）：20年代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在其任职期间，墨西哥失去了得克萨斯。

④ 此段描写的是独立战争后，墨西哥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进行的斗争。

⑤ 位于墨西哥城南部重镇。

埃布拉[①]的钟没有敲响，终于，墨西哥市政府代表她的人民，在全世界面前，向美军司令庄严宣布，战争的厄运使这座城市置于美国手中，但她永远不会接受任何一个首领、个人或政府的管辖，不管外部势力的统治有多长，她将只接受墨西哥共和国批准的联邦宪法赋予的权力：在我的指挥下，步枪团的罗伯特上尉率领一支突击队于13日多次攻打蚂蚱山[②]，为的是把我国的星条旗插到国民宫上；这是自科特斯征服以来，飘扬在这幢大楼上的第一面外国旗帜，我的所有的部队都奋勇地挥舞着星条旗；混进许多小偷和盗贼的国民宫被交给华生少校和他率领的海军陆战营看管。

由于莱恩先生已经抵达梅西利亚[③]，拉乌瑟特·德布尔邦[④]已经到了瓜依马斯，陛下降旨国务秘书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权杖，另一项条例规定，只有内阁成员可以让他们的随从穿黄色衣服；轮船送来一箱又一箱瓜达卢佩教会的财物，州长和司令的官职也成了交易的对象，彼尔卡舞依旧流行，有人借走教会的财物，然后窃为己有。于是，阿由特

① 这段描叙的是1846—1848年美国发动的侵墨战争。战争一直打到墨西哥城。其时，桑塔安纳任墨西哥总统。战争的结果是美侵占了墨西哥的一半领土。

② 当时蚂蚱山为墨西哥总统官邸所在地。1846年5月13日，美宣布对墨战争。

③ 梅西利亚：墨西哥北部地区的名字。1853年，美国以1千万比索低价买走墨10万平方公里土地。梅西利亚泛指这一地区。

④ 德布尔邦（1817—1854），法国人，19世纪50年代带领一支法国部队攻打墨西哥的瓜依马斯海湾。

拉①的人们的脸色又一次阴沉下来，他们举起斑斑点点的旗帜，虽然一言不发，但却瞪大了明亮的眼睛：狂欢节的帷幕降了，但人们需要付出代价：为了在塔库瓦亚②发生的事情，为了奥坎波③和圣托斯·德戈利亚多④，还有马尔克斯⑤，议论声慢慢渗入龟裂的土地期待着，将教会的财产全部收归国有，国家的交易和纯属教会的交易是绝对独立的，召开一次议会特别会议，以便自由地组成代议制民主共和国，但仍有人鼓吹帝制，墨西哥的皇冠要献给她的陛下费尔南多·马克西米利亚诺亲王和他的子孙，与此同时，盖托塔沃的印第安人⑥身披黑色斗篷，头戴黑色的高帽，驾着也是黑色的四轮马车，奔驰在干旱、尘土飞扬的土地上，奔驰在只生长着带刺的绿色植物的荒野和起伏的山峦之间，在蚂蚱山上做出决定，将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在教堂向皇帝致词，还决定由皇家乐队的指挥提请皇帝钦定对艺术家的调整，还决定在王室设立典礼局、礼宾局和庄园事务管理局，还

---

① 阿由特拉：为墨西哥地名。1854年3月1日，一些自由派人士聚集此地，制订了著名的"阿由特拉计划"，谴责保守主义，主张召开立宪会议。

② 塔库瓦亚：现为墨西哥联邦区的一个区。曾在此发生过一系列重大事件。

③ 奥坎波（1814—1861）：墨西哥政治家、自由派人士，曾任外长、财长、内政部长、议员等职。

④ 圣托斯·德科利亚多（1811—1861）：墨西哥军事家，参加过著名的改革战争，曾任陆、海军部部长等职。

⑤ 马尔克斯（1820—1913）：墨西哥政治家、军事家、保守派人士，曾枪决Santos Degollado等自由派人士。

⑥ 指华雷斯总统。他于1806年出生在盖拉塔沃一个印第安人的家庭。

决定在向红衣主教授红色四角帽时，贵妇人和王室的伴娘必须佩带圣卡洛斯绶带和皇后勋带，还决定让一条无名的河流绕着高原上的白墙流淌，让人们继续倒在巴赞①和迪潘②的枪弹下，不让墨西哥的血海干涸，永远不让它干涸，成为唯一的恒河，唯一在炎日下能使鲜花盛开的河，但是，还决定（在其心中），只有在墨西哥的皇帝驾崩时（再见了，卡洛塔妈妈③），才能举行国葬（他们已经预感到了失败），届时（再见，我亲爱的），王室的谕旨将用黑漆封印，她已经知道，我不应该折服于一个以冒险家著称的波拿巴，玷污波旁王朝的血统！他以为，在为保卫民族的斗争洒尽最后一滴血之前，我仍能执掌大权！骁勇的马尔克斯将军，风流倜傥的米拉蒙将军④，无畏的梅西亚将军⑤，爱国的维达乌利将军⑥，在前线，2500名默默无闻的士兵沿着圣胡安河前进，在盖雷塔罗⑦形成了包围圈。你远离同你的卡洛塔共同生活过的故乡，来向并未侵犯过你的国家的印第安人——华雷斯挑战，那时是1857年7月19日上午7时5分。一位欧洲的儿子作出了这样的分析，在发生了这些血腥事件之后，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值得大书特书的钟山⑧，一位奴仆还跑去扑灭

---

① 巴赞（1811—1888）：法国元帅，曾率法军入侵墨西哥。

② 迪潘：法国军官。

③ 墨西哥其时的皇后。

④ 米拉蒙（1831—1867）：曾任墨西哥北方军司令和代总统，保守派人士。

⑤ 梅西亚（1820—1867）：墨西哥将军，保守派。

⑥ 维达乌利（1808—1867）：墨西哥军人，起初支持改革，后转向保守派。

⑦ 盖雷塔罗：墨西哥城名。

⑧ 1867年6月13日，马克西米利亚诺皇帝在钟山被枪决。

致命的一枪的弹药在长礼服上燃起的火苗，你尊贵的夫人跑到巴黎，得到的是拿破仑的鄙视，可怜的妇人跑到梵蒂冈，失去的是理智，之后，有着盖雷塔罗少女那样的眼睛的尸体被浑身涂抹上香膏，被扔在砷水池中褪去毛发，被注射了氯化锌使得全身发乌，之后，尸体被抬上诺瓦拉号①的甲板。②

面无表情的人重新谈论墨西哥人：中央政府重新在墨西哥人的墨西哥城建都：我们现在要致力于获得、并巩固和平。举国上下真正的愿望是和平，墨西哥共和国全体人民渴望的是和平，不管是在修道院的大门前，还是在赛马俱乐部的街角，人们想的都是和平，和平就是把他们给毙了！和平就是管理多于政治，和平就是把印第安人村社的土地分解成庄园，和平就是法院布告和农村卫队，和平就是大棒、诱惑和政治领袖，和平就是贝勒、国家峡谷、卡纳内阿和里约布兰科③，和平就是阿乌依索特④之子和波萨达⑤精心装饰的骷髅，我们早已说过，只要能无限期地掌握政权，迪亚斯将军就愿意尽可能多地为祖国谋利：是的，我们已有条件行使

---

① 诺瓦拉号：马克西米利亚诺皇帝被枪决后，是用“诺瓦拉号”把他的尸体运回法国的。

② 这个自然段描述的是墨西哥19世纪下半叶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和拿破仑三世委任的皇帝对墨西哥的统治及其结局。

③ 这里描述的是19世纪末墨西哥在迪亚斯独裁统治下的情景。在这几个地方，都曾发生过镇压人民的惨案。

④ 阿乌依索特（1486—1502）：墨西哥阿兹台克的皇帝。在其统治时期，领土面积最大。

⑤ 波萨达（1852—1913）：墨西哥版画家。

民主，墨西哥人民的命运不应该攥在迪亚斯将军的手里，墨西哥人民应该有决心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请选择吧！假如你们愿意要脚镣和贫困，愿意受外国的欺辱，过苦日子，我们就去支持那个为你们提供了所有这一切的独裁者吧！要是你们向往自由，希望经济能有所改善，墨西哥民族的尊严能得到维护，希望做自己的主人，不再忍气吞声地生活，那就请支持与有自尊心的男子汉为友的自由党吧①。

当一群鸽子在蚂蚱山的城堡周围飞翔时，胸前挂满勋章，浓密的白胡子盖住了线条分明的嘴唇，雪白的衣服遮住了印第安人肤色的老人②举起蜥蜴般宽大的手掌说："假如在墨西哥出现反对党，我将感到高兴。"

于是，所有的人物，歌曲，名言，条例，战役，习俗，都成了日后回忆的对象，我们当初并不想有这样的回忆对象：（要是你知道的话，就是当彗星来临的时候）时代造就出一代人物，每根骨头都从悲哀的大地里冒出，说出他想说的话，然后倒下：坟墓、鲜血、烈火中的面庞，而记忆（在万里晴空）最终是大家的记忆，是所有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的记忆，人们彼此猜测对方是导致灭亡的罪魁祸首，彼此承认对方在这片血染的四方形国土上的存在（2月22日是黑色的一天③），乌云翻滚，骏马狂奔，黑夜榨取着心脏的甘泉，火炮抹去

① 从"是的，我们已有……"到本段结束，为反迪亚斯的马德罗的竞选演说。

② 指迪亚斯总统。

③ 1913年2月22日，马德罗总统被叛军杀害。

咽喉的尘土，华雷斯城城堡“被懂科学的庄园主或者恶霸霸占的一山一水都将回到人民手里”维亚同乌尔维纳[①]、同堂马克罗维奥·埃雷拉[②]同佩雷亚[③]同孔特雷拉斯[④]联合起来，“为了组建一支使我们的目的得以实现的军队，特任命立宪军第一长官。”再见我所有的朋友我悲痛地向你们告别不要为这背信弃义的世界感到骄傲。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安东尼奥·比利亚雷阿尔[⑤]、弗朗西斯科·穆希卡[⑥]、埃乌拉维奥·古铁雷斯[⑦]等人的名字是属于大家的，是属于他们自已和前人的。这条大川奔腾在鼎沸的人声之中，其痕迹大如人，其墓大如人，其歌大如人（阿亚拉村[⑧]的钟声响起，埃比亚尔达马·奇华华为了萨尔提略[⑨]的萨拉佩朝韦韦托卡走去）：只有大地在谈话，够了！往事被抛在脑后。就像高空彩云上的祷告台被骤然打开一样，千人一面，千人同声：从墨西哥的腹地到塔拉乌马拉[⑩]的山脊都只有一个声音[⑪]。

---

① 乌尔维纳（1864—1934）：墨西哥诗人、作家。

② 堂马克罗维奥·埃雷拉：墨西哥作家。

③ 佩雷亚（1871—1942）：墨西哥作家，记者，历史学家。

④ 孔特雷拉斯（1866—1902）：墨西哥雕刻家。

⑤ 安东尼奥·比利亚雷阿尔（1879—1944）：墨西哥政治家。

⑥ 弗朗西斯科·穆希卡（1884—1954）：墨西哥政治家。

⑦ 埃马拉维奥·古铁雷斯（1881—1939）：墨西哥军事家，政治家。

⑧ 1911年11月28日，一些农民起义领袖聚集“阿亚拉村”，发表声明誓把土改进行到底。

⑨ 墨西哥地名，以出色彩鲜艳的毛料披风萨拉佩出名。

⑩ 墨西哥北部山脉。

⑪ 这个自然段描写的是1910年革命时的情景。

后来，硝烟飘落，疲倦不堪的铁蹄在平原上酣睡，吉它弹拨出最后一个刺耳的音符，骚动平息了，多热闹的场面！五彩缤纷的画面！在中部，城市重新膨胀，它失去记忆力，像是一尊石膏做的青蛙像，蹲在干涸的土地、尘埃和被人遗忘的湖泊上，霓虹般的酒，水泥、沥青般的面孔，在城市里，性犹如手无寸铁的猎手，为嫖客洞开的屠宰场不分昼夜地工作着，挥霍无度，淫荡至极，踪迹全无：……加夫列尔犹如涵洞，博勃就像汽体，罗森达被我们大家遗忘，格拉迪斯·加西亚是吞噬人生命的悬崖峭壁，奥特西娅·恰孔永远是痛苦的象征，利布拉多·依巴拉代表着逝去的瞬息，特奥杜拉·莫克特苏玛是停止不动的太阳，是徐徐燃烧的火焰，贝托发出下流的笑声，罗贝托·雷古莱斯则臭不可闻，赫瓦西奥·波拉僵硬地躺在那里，听凭风吹雨淋，蛆虫咀嚼，诺尔曼·拉腊戈蒂崇尚金银珠宝，菲弗身处社会的底层，费德里克·罗布莱斯使人想起耻辱的失败，罗德里戈·波拉大难临头，罗莎·莫拉莱斯被大火焚尽，人们的头颅和咽喉又一次分离，又一次破损，记忆化为灰烬，偷渡苦工仓惶逃窜，银行家四面楚歌，他一人得救，他与别人一同得救，他是首领，是奴隶，镜子前的是我自己，他模仿着真实的我，容忍着这无法回避的世界，承认他人的存在，忍辱负重，他是仇恨的化身，你就是爱情的果实，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决定，是随心所欲，是在提最后一个问题之前的一刹那间感到的孤独，是无谓死去的人，是徒劳迈出的一步，是雄鹰或是太阳，是统一或是分裂，是贵族的象征，是被遗忘的仪式，强加的时尚，砍去头颅的雄鹰，化作尘埃的猛蛇，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的星座之间，在破灭和被征服的幻觉中，在古老、血迹斑

斑的羽冠之上，在铁十字架上，在华尔兹舞和波尔卡舞盛行的宫殿之巅，在环绕拥有游泳池和三辆汽车的住宅、遮掩住身披貂皮、浑身珠光宝气的人们的高墙之上，尘埃飞舞着，所有曾被说出或未曾被说出的话语都飞快地随尘埃而去。

"至少应该让一个人活下来，宁肯让一个人活下来，也不让四个人一起死。"

"我们有我们的秘诀；我们知道国家的需要，我们了解它的问题。"

"我只请求上帝不要毁了我的自尊心；那是我唯一的，也是自以为真正的财富。"

"罗德里戈，在墨西哥没有必不可少的东西。"

"你父亲没有运气，只有死亡；自出生起，就注定要和其他人一起去死。"

"当你因为熟记了课文内容而在课堂上举手的时候，当你等待别人过马路以便向乞丐施舍的时候。"

"说真的，一个人需要同另一个人一起白头到老。一切可以共享的东西都不会消失，就仿佛它会再生一样，您不认为是这样吗？"

"他转眼就同情起别人了。"

"在墨西哥找到一份能养家糊口的体面工作比什么都强！"

"于是我们知道，太阳也会感到饥饿，它抚养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把炽热、硕大的果实奉还给它。"

"任何人都没有独自离去；我为所有的人验尸。"

"我只想再为你焐一次被窝，然后就忘掉你的面孔和身体。"

“死亡与出生，出生与死亡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永远联结在一起。”

“我真有参与感，我真想摆脱他们遗传下来的失败。”

“无论我们是活着，还是死去，都想忘掉一切，然后再获得新生；他们知道，每天的一切都是新的，都在压榨着我们。”

“你带钱了吗？”

“应该保护金融世家的利益。”

“孩子，这就像从往事中获得新生，为的是告诉世人一切事物都终结于开端。”

“人们期待的只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情，期待的是重复，是原则的三个时刻，亲吻之前的时刻，火花闪灭后的时刻，是的，等待着的是死亡。”

“您想一想，他们什么没有过？就好像明天你……”

“每当一个墨西哥人无谓地倒下，便有一个身负重任的墨西哥人站起。”

“告诉我，胡安：我们跑到这里图的是什么？”

“亲爱的，你就像是幽灵。”

“贝托，还不是为了朋友；要是我告诉你我受过的苦的话。”

“你知道，每个人都是命中注定的。”

“我的上帝，为了让我得以超脱，请把这个女孩送下地狱，请执行你的意愿和你的职能吧。”

“孩子他爹，你只有欺压我的能耐。”

“他曾经是我们的人。”

“我不知道；我曾那么长时间地等待着你。”

在风尘中，格拉迪斯·加西亚敏捷地在诺纳尔科桥头站下，点燃当晚最后一支烟，把火柴扔在金属板屋顶上，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城市里，火车的蒸汽弥漫，夜游神四处游荡，到处可以嗅到汽油和酒精的臭气，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的声音伴随着对所有往事的回忆，静静地在城市的尘埃中回荡着，这声音似乎想触摸一下格拉迪斯·加西亚的指头，告诉她：我们命中注定要呆在这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在这片最明净的地区。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最明净的地区
作者＝（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著徐少军　　王小芳译责任编辑：郭素芹
页数＝４７５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２７８
出版日期＝１９９３年０３月第１版